武俠世界

魔孽情障（新穎倫理哀艷故事）　馬騰・著

天下間事，無奇不有，一見鍾情，信亦有緣，魔尊遺孽，一廂情願，糊塗母親，居然爲償兒女痴願，幹出糊塗事來，先是殺人示威，繼之毀莊擄人，……到頭來仍是白費心機，差點……



第26年
32

編者話

「魔孽情障」是一篇俠情倫理哀艷故事，內容情節充滿感人氣氛，悱惻纏綿，是馬騰先生近期最新之作。故事講述一個糊塗的母親，竟然一廂情願地爲償兒女的痴願，幹出一宗不可饒恕的糊塗事來，但到頭來白費心機，好夢成空，最後還殺人示威，毀莊擄人……過程相當曲折，感人肺腑，閱讀之餘，令你感到天下間事，無奇不有，一見鍾情，信是有緣？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便知端的。

* * *

由今期開始刊出的「縱火者」是馬雲先生繼「快樂島」後另一個千門故事。這個故事集是以現實社會爲題材，寫下光怪陸離的千門鬥法事蹟，寓意警世惕人，不容錯過。

* * *

王一龍除了近期替本刊寫作中篇「關門弟子」外，下期他另一新作山貓王森故事「天羅地網」又與各位見面，是篇叙述一個洗手不幹的土匪，他雖然退出江湖，但盛名仍在，由是被一夥毒梟看中，逼他重作馮婦，於是故事展開了……下期奉告各位。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2期
（總號132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魔孽情障

新穎倫理哀艷

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血手逞兇威　佛門沾血污

關洛大道。

時正夕陽西下，西天邊殘霞燦爛，陣陣投林歸鳥，啁啾聲聲，恍似催促途人趕快投宿一般。

一陣微風吹來，送走了那一天的燠熱，令到跋涉於途的旅人，頓感精神一爽。

時令正是爭秋奪暑的關口，所以，這天氣是特別的燠熱，特別是火傘高張的時候。

×　　×　　×

一條背面衣衫濕透了的漢子，正脚步急急地走着，不時放眼向前張望，神情間顯得有點憂急。

泥土大路一直向前伸延，目光所及，一片開闊，看到的只是一片綠野，根本就看不到幢一屋影，一縷炊烟。

而大道上，這時候居然就只有那條漢子在走着，往日情形不會這樣冷清的，今日是怎麼了？

「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看來今晚要露宿一宵了。」那漢子脚步不停，嘟喃一聲。

原來這漢子是心急投店，這就難怪他心急了。

因爲前路一眼望去，茫茫綠野，一戶人家也沒有，到哪裏投宿？

那漢子舉袖抹去額頭上的汗水，仰望一眼，暮色已像輕紗般，飄降大地，再有一刻，天就黑了。

這時候，那漢子反而將脚步慢下來，優哉悠哉的走着。

——既然已經趕不上宿頭了，那何不走得輕鬆點，又何必如此急急忙忙地往前趕？

眨眼間，夜色在不知不覺間侵襲大地，四下蒼茫一片。

那漢子却恍似不覺，不疾不徐地往前走着。

橫竪要露一宵，管它夜色遲來早來。

倏地，他的神色震動了一下，脚步亦不由停下來，側耳聽着。

先是聽到一陣似有若無，恍似來自九天高處的一陣悶雷也似的響聲，繼之，悶雷也似的聲響由遠而近，由隱而顯，只不過眨眼間，前路那邊塵頭大起，悶雷也似的聲響，也像擂鼓般密集急驟，地下彷彿起了一輕輕顫。

瞧這聲勢，原來是有數騎奔馬急驟而來。

那漢子的目光倏地一亮，漂亮修濃的雙眉聳揚了一下，脚步一動，繼續向前走去。

擂鼓也似的震響聲轉瞬間恍似鼓搥敲擊在他的心頭般，那漢子下意識地往路邊讓開去。

因爲揚起的塵霧，就像龍捲風般，瞬息間，已疾捲而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五匹健馬，馬上五人，皆是一身勁裝。

不用說，馬上的五人，都是武林人物了。

那漢子不由皺了一下眉頭。

而他也打消了向來騎詢問前路附近可有村店的打算。

他雖然不想招惹這五騎人馬，但這五騎人馬却在馳到他的身邊時，馬嘶連聲中，五騎奔馬陡地被勒停下來，人立的奔馬被勒得後蹄半轉，橫停在路中，對住了那漢子。

那漢子又皺了一下眉，脚步亦不由停下來。

「嘿，這位朋友，何事急着賫夜趕路？」五騎爲首的一名年輕人在馬上朝那人馬鞭一指。

那漢子雙眉又皺了一下，側轉身，抬眼打量着爲首馬上那意態有點輕狂的年輕人，口中冷冷地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沒有碍着你吧？」

爲首馬上的年輕人年紀大約在二十四五之間，相貌不俗，英氣勃勃，背插一雙短槍，可惜口氣有點輕狂，失之穩重，這大概是由於出身的關係吧。

因爲瞧他坐下的那匹神俊非凡的健馬，及華麗精緻的鞍鐙，以及那一身絲緞勁裝，這年輕人應該是富家子弟，那就難免在意態之間，流露輕狂了。

而後面的四騎人馬，亦是衣鐙鮮明，雖然年紀都比那年輕人大，但一看，就知道是那年輕人的從人之類。

那年輕人被那漢子冷冷的話說得氣往上衝，雙眼倏睜，厲聲道：「呔，本少爺好言相詢，你却出言不遜，莫非吃了豹胆熊心不成？」

那漢子左眉梢跳動了一下，仍然冷冷地道：「閣下，我一向只吃猪牛羊肉，從來對豹胆熊心不感興趣，也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倒是啃慣了乾糧！」

那年輕人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只是睜着雙眼，望着那個漢子。

那漢子轉過身去，不再理會那年輕人，移步往前欲走。

「狂徒，休走！」那年輕人厲喝聲中，雙腿一挾馬腹，那匹健馬四蹄一動，就像一陣風般，攔在那漢子的身前。

這年輕人馬上功夫倒很精嫺。

那漢子倏然止步，輕哼一聲，雙眼倏地精光暴射，盯着那年輕人。「閣下想怎樣？」

那年輕人被那漢子那雙冷電也似的目光盯射之下，恍似觸電般，心頭輕震了一下，那股輕狂之態，也忽然消失了，穩重地道：「不想怎樣，只想請教朋友怎樣稱呼！」

那漢子目光閃了閃，仍是冷然地說道：「你我素不相識，只不過道左相逢，算不上朋友，我也不想高攀，所以，我不想說。」

那年輕人被那漢子這一頂撞，不禁又怒氣上湧，當下臉色一變，怒聲道：「你若不將姓名說出來，休想走前一步！」

說時手上的馬鞭凌空一抖，「啪」地一聲脆响，甩了一個鞭圈！

那漢子却鎮定如恒，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目光却注定在那年輕人的臉上。「閣下，你這就太霸道了，難道沒有王法的麼？」

那年輕人傲然道：「對你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若不霸道一點，怎成？至於王法，哈哈，你以爲唬得了本少爺？」

說着哈哈大笑起來。

那漢子也哈哈笑起來。那是因爲那年輕人居然說他不知天高地厚，感到好笑，所以忍不住笑起來。「閣下，我沒有興趣與你瞎纏下去，請讓開！」

說着伸手作勢向那馬頭一撥，便移步向前走去。

說也奇怪，那匹健馬被那漢子虛空作勢一推，恍似被大力推開般，驚嘶一聲，前蹄一顛，打橫驚跳開去。

那年輕人冷不防之下，身軀晃了一下，幸好他騎術精湛，反應快，身手敏捷，一扯鞭繩，便穩住了身形。

那漢子却已兩步便越過了馬匹，向前走去。

年輕人不由大怒。「找死！」上身一擰，手中的馬鞭呼地一聲，疾抽向那漢子的側背！

這時，一直勒馬不動的其餘四騎，亦發出叱喝聲，一撥馬頭，兜截那名漢子。

天色經已黑齊了。

× × ×

那漢子剛才的虛空作勢一撥，無異已顯示出他具有一身精湛的內功，試想一下，能够以氣勁推開馬匹，若是內功稍欠火候的人，又豈能够，可惜年輕人被怒火矇蔽了理智，致令到他不知進退。

而這漢子看來毫不起眼，却具有如此深厚的內家功力，確是令人不大相信，這亦是年輕人不識厲害的原因。

馬鞭呼嘶有聲，眼看便要抽落在那漢子的側背上，要是抽中，雖然不致喪命，但那種滋味也不好受。

那漢子就在那刹那，猝然扭轉身來，伸手一抄，便抄住了鞭梢！

他的動作看來不快，其實却快疾無倫，看得那年輕人心頭大震，臉上變色。

因爲他看得清楚了，那漢子的擰身出手，快疾得令人匪夷所思，否則，又焉能在那刹那，抄住他的馬鞭。

但也引起了他那股好勝之心，口裏叱喝一聲，握鞭的左手向後一扯，企圖將馬鞭自那人手上扯脫，就算不能，也希望能够將對方扯跌，扳回一點面子。

他這一扯，用上了八成功勁。

但那漢子依然緊抄着鞭梢，整個人就像一座山般，在年輕人的力扯之下，那條馬鞭被扯得繃直，他的人却紋風不動！

年輕人的臉上，終於露出驚懍的神色，望着那漢子，狐疑地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漢子淡淡道：「你不是看到了麼？一個趕夜路的人。」

「好！」年輕人怒笑一聲，右手一翻，撤下背後插着的一根短槍，只見那紅纓乍展，寒芒飛閃，槍頭疾刺向那漢子的臉門！

那漢子居然不閃不避，抄着鞭梢的左手在那刹那一鬆，並順勢向前一推。

這一來，那年輕人在驟失爭持之力下，上身猛地向後一傾，由於去勢太疾，收勢不住，從馬鞍上倒翻下來，刺出的一槍，自然亦刺了個空。

幸好他反應够快，順勢一個倒翻，從馬鞍上翻躍落地上，姿勢還不算難看。

那漢子却看也不看，擰轉身，又向前行去。

但其餘四騎者却叱喝聲中，從馬鞍上躍下來，攔在那漢子的身前，阻住了他的去路，並且亮出了兵器。

一式的斬馬長刀！

正所謂旁觀者清，那四名騎者看得清清楚楚，眼前這漢子身手高明，不是易與之輩，他們有自知之明，只怕就是亮出兵器，也未必能够阻截得了這漢子。

那漢子掃一眼四人手上的斬馬長刀，目光飛閃，神色一動，脫口道：「若我沒有看走眼，四位是關洛道上，大名鼎鼎的馬氏四雄吧？」

四名勁裝漢子聞言之下，神色一愣，狐疑地打量着那漢子，其中一個神態異常沉穩的短鬚漢子道：「不錯，正是咱兄弟，閣下……」

驀地，一聲怒吼中，一條人影揮舞着雙槍，疾撲向那漢子，也打斷了短鬚漢子下面的話。

夜色雖已籠罩了大地，但却有星有月，所以，夜色一片清明，仍能視物，那漢子一閃眼睛，便看出撲來的人，是那位年輕人。

年輕人可謂惱羞成怒，又謂羞刀難入鞘，羞怒之下，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領，只見槍影急閃如輪，已將那漢子罩住了！

那四名勁裝漢子一見，同時驚叫出聲：「少莊主，快停手！」

但已喝阻不及。

他們之所以出聲喝阻，一是自忖那年輕人不但傷不了那漢子，還可能在那漢子被逼出手還擊之下，傷了他，二是他們認爲那漢子既然能够認出他們的身份，決不是無名之輩，若是無端端與之結上仇怨，那豈不是平白惹上一個厲害的仇家，這是划不來的！

× × ×

那漢子在年輕人那急驟如輪的槍影罩洒上他身上的刹那，倏地發出一聲輕笑，一道比駭電還疾的閃亮燦芒，猝然從他的身上飛閃而出，疾繞一圈，倏然又隱沒在他的身上！

只聽一陣「叮叮錚錚」之聲珠串瀉地般响起，槍影隨之消散，那年輕人「蹬蹬蹬」一連顛退開三步，仍然立脚不住，一跤跌坐在地上！

手上的雙槍，亦鬆脫在地上！

那馬氏昆仲一見，臉色大變，飛身搶撲過去，關切地問道：「少莊主，你怎樣了？」

「少莊主，有沒有受傷？」

那位漢子瞥了那年輕人一眼，冷然道：「他一點損傷也沒有，四位不用替他担心。」

說完，便又往前走去。

馬氏昆仲這時已將那年輕人扶起來，那短鬚漢子搶前兩步，疾聲道：「這位朋友請留步。」

這短鬚漢子正是馬氏昆仲的老大馬伯雄。

在關洛道上，提起馬氏四雄，確是叮噹响，沒有什麼人沒有聽聞過他們的大名，四人不但刀術精奇剛猛，而且是四條鐵錚錚的忠義漢子！

那漢子對馬氏四雄似乎頗有好感，聞言停下步來，望着馬伯雄，說道：「馬朋友，有什麼指教？」

馬伯雄忙朝那人抱拳道：「指教不敢當，朋友，請看在馬某薄面，賜告大名，以免誤會加深。」

那漢子淡然一笑，亦抱拳道：「承蒙馬兄垂問，區區若是再不將賤名說出來，那就未免不近人情了。」

一頓接朗聲道：「區區項白羽。」

「啊！」馬伯雄一聽，雙目倏睜，恭聲道：「閣下原來就是有神龍之稱的項大俠！」

項白羽連忙謙道：「馬兄，你太過奬了，區區當受不起。」

這時，馬氏三雄與那年輕人俱皆驚呆住了，怔怔地望着項白羽，那年輕人更是一臉愧色。

「項大俠，這是一個誤會，請你海涵。」馬伯雄再次抱拳一禮。

項白羽「哦」了一聲，道：「馬兄，莫非諸位誤將區區認作要找的人？」

馬伯雄訕訕一笑，說道：「正是，請項大俠不要介意，這只怪小莊主年少魯莽冒失，也不問清楚，便貿然出手，得罪了項大俠。」

項白羽連忙道：「馬兄，說起來，區區也有不是，若是區區一早就將姓名說出來，那就不會造成誤會了。」

接瞥一眼那名年輕人，好奇地問道：「馬兄，區區冒昧請問，不知諸位要找的那人，是什麼人？」

馬伯雄想也不想就道：「實不相瞞，咱們要找的是江湖上人稱血手的屠奢！」

「是他！」項白羽微吸一口氣，「諸位怎會惹上他的？」

馬伯雄亦吸口氣，道：「項大俠，咱們根本就沒有惹上他，是他要動清平莊，柳莊主在聽到這個消息後，便立刻將莊中的人手分派成六撥，馬某兄弟恰好在莊中作客，怎能袖手不理……便與少莊主一撥，沿着大道搜尋下來，不意誤將馮京作馬涼，冒犯了項大俠。」

一頓，接又道：「柳莊主接到的消息，說那血手屠奢，會在今晚起更時分，趕來清平莊，所以柳莊主欲將他在莊外截下來，以免被血手屠奢血染清平莊。」

「血手屠奢，區區是早聞大名了，聽說此人生性嗜殺兇殘，不出手則已，出手必要染血，武功高强，諸位自問若是遇上他，能够狙殺他麼？」項白羽直視着馬伯雄。

馬伯雄慨然道：「這一點，咱們不敢妄自尊大，不過，咱們若是遇上那傢伙，不管是不是他的敵手，會全力截住他，同時發出訊號，召喚其餘幾撥人手，合力將他截殺，不計犧牲。」

項白羽目中露出敬佩之色，忽然一改話題。「馬兄，區區久聞柳莊主大名，久欲拜訪，未知馬兄可否引介？」

馬伯雄爽快地道：「項大俠之名，馬某如雷灌耳，如今得識尊駕，榮幸之至，柳莊主在與馬某閑說中，對項大俠稱許不已，渴慕之情，溢於言表，難得項大俠有此心，馬某敢不引介？」

說着，轉過頭去，朝那年輕人道：「少莊主，還不過來見過項大俠？」

那年輕人只好尷尬地走上前，朝項白羽躬身行禮。「項大俠，請恕小可適才魯莽冒犯之罪。」

項白羽笑道：「不知者不罪，說起來，我也有不是之處，正所謂不打不相識，少莊主，那既是誤會，不要再提了。」

馬伯雄道：「項大俠，這一位就是柳莊主的公子。」

年輕人又抱拳道：「晚輩柳擊壤，請項大俠多多指教。」

項白羽忙還禮不迭，說道：「柳少兄人中之龍，眞是虎父無犬子，柳少兄不用太謙。」

柳擊壤想起先前自己的狂妄不自量力，羞愧得垂下頭來。

項白羽看在眼內，暗暗點頭：「看來，此子還可敎。」

接一轉話題。「馬兄，如今已近二更，不知諸位可還要搜尋下去。」

馬伯雄望一下前路，斷然道：「消息是說屠奢起更趕來，如今已近二更了，仍不見他的踪影，大概他不會走這條路來了，搜下去也是徒勞，我看，還是趕回莊去吧。」

柳擊壤與馬氏四雄的老二老三老四均沒有反對。

於是，馬伯雄便對項白羽道：「項大俠，你一個人貪夜趕路，不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吧？」

項白羽苦笑道：「哪有什麼緊要事！只因發現這一帶前不見村，後不靠店，橫豎要露宿一宵，便趁晚上涼爽，再趕他一段路，然後找個地方，胡亂睡一晚。」

「原來這樣。」馬伯雄喜道：「項大俠何不隨咱們趕返清平莊？相信柳莊主一定無任歡迎。」

項白羽毫不矯作，坦言道：「區區亦久欲拜識柳莊主了，正是固所願，不敢請耳！」

「那咱們立刻趕回去吧！」馬伯雄轉對老四馬季豪道：「老四，你與老二共乘一騎，讓出一騎讓項大俠乘坐吧。」

馬季豪應聲將座騎牽到項白羽的身前，將韁繩遞給他。「項大俠，請。」

項白羽也不推辭，接過韁繩，道了一聲：「多謝。」便翻身上馬。

馬伯雄與柳擊壤五人亦紛紛上馬，仍然是柳擊壤一馬當先，扭轉馬頭，朝來路馳去。

五騎六人，刹時就像一陣風般，鼓聲

雷動，捲起一天塵土，消失在夜色中。

一條幽靈鬼魅般的人影，也就在這時，從路邊約三四丈遠的一片草叢中，閃冒出來，掠上了大路，望着那去得無影無踪的五騎人馬，發出一陣陰森森的笑聲。「嘿嘿嘿，算你馬老大等人今晚走運，遇上了神龍項白羽，嘿嘿嘿，否則，一個也別想能够活着回去見那柳老鬼！」

清明的夜色之下，可以分辨出，這幽靈般的人物，是個年約四十上下，身形瘦長，身穿一件雙袖又短又闊的麻衣，短眉突眼，頷下無鬚，臉形狹長的中年漢子。

而他的一雙手，五指粗長，有別於常人，一看就知道他在一對指掌之上，浸淫過一段時間，而且頗有成就。

「嘿嘿，格老子就讓你們驚擾一番，弄到你們寢食難安，心神俱疲，然後再下手未遲！」這短袖麻衣人陰陰笑着，身形一閃，順着大路飛掠下去。

× × ×

清平莊不大，但在關洛道上，名聲卻無出其右的。

這就合了一句老話，廟不在大，因佛出名；清平莊就是因了莊主柳清平，而名噪關洛道的。

柳清平的外表十足十是一位讀書人，不知道他身份的，還以爲他是一位屢試第的老塾師。

但關洛道上的武林人物，無不知道他有一身深不可測的奇異武功，而他亦眞滿腹詩書，可惜他生性淡泊，否則，他若有志功名，一定金榜題名。

憑着他的文才武功，雖然他不大在江湖上走動，但清平山莊之名，仍是不脛而走，武林中人鮮有不知的。

而自柳清平於二十年前建成清平莊起，從來沒有人敢動清平莊的一草一木的，因爲他甚得道上武林人物的愛戴，加上他甚少與人結怨，武功又高，沒有誰敢平白無故地惹上他。

但這一次，血手屠奢不知爲了什麼，居然想動清平莊，莫非他吃了豹胆熊心不成？

這一點，他是令到柳清平百思不得其解的。

這時候，他正在莊中的一座草軒中，負手蹙眉，來回踱着步，並不時抬眼向外望去。

他雖然已年逾五十，但從他那清癯中透出書卷氣的臉相上，却比實際的年紀輕多了，就像一位才入中年的文士。

三更鼓響。

柳清平踱到草軒階前，停下步來，一雙目光定定地望着通向莊院前面的碎石小徑。

派出去搜截血手屠奢的五路人手，爲何直到現在，仍然一點消息也沒有，就算是找不到屠奢，也該回來了，莫非皆出了事故不成？

想到這裏，他一顆心頓時「砰砰」跳動起來，忙吸口長氣，將心中那股慌亂的思緒，壓抑下來。

但他却再也待不住了，心中生出了一股出去看一下的衝動，正想抬步走出草軒的刹那，一陣脚步聲適時從小徑的那頭傳來。

柳清平一聽，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

因爲他已從脚步聲中，聽出其中有他兒子的步足聲，那表示，柳擊壤與馬氏四雄那一路人，無恙歸來了。

隨着迅速接近的脚步聲，一行人亦出現在他的眼前、當先走着的一人，正是柳擊壤。

跟隨着的，正是馬氏四雄，陪着一名陌生的漢子走進來，這令得柳清平大感詫異。

因爲他並不認識項白羽，而這時候出現了一個陌生人，不感到奇怪才怪。

在那刹那，他心中曾閃過一個念頭：「這人莫非就是血手屠奢？讓壤兒與馬氏兄弟擒下了？」

但他隨即便知道想錯了。

因爲他雖然從未見過血手屠奢其人，但其名却久已聽聞，知道血手屠奢的年紀與自已不相上下，而眼前這孩子，年紀最多三十四五上下，又怎會是屠奢呢？

「爹，孩兒與馬叔叔他們回來了。」柳擊壤一眼看到父親站在草軒前，張口便叫。

柳清平走出草軒，看了兒子一眼，接道：「壤兒，你們這一路沒有遇上血手屠奢？」

柳擊壤輕鬆地道：「爹，要是遇上了，孩兒與馬叔叔四位，早已放出旗花訊號了。」

柳清平啞然笑了一下，轉對馬氏四兄弟道：「四位老弟，辛苦了。」

馬伯雄連忙答道：「柳莊主這樣說，太客氣了吧？」

柳清平一笑道：「不管怎樣，愚兄仍是對四位老弟感激不已。」

這一轉話鋒，目注項白羽道：「馬老弟，這位是……」

馬伯雄「哦」了一聲，忙介紹道：「差點忘了給柳莊主引介，這位是人稱神龍的項白羽項大俠。」

接轉對項白羽道：「項大俠，這位就是柳莊主。」

柳清平不等項白羽行禮，雙目中異彩一閃，滿臉欣喜地道：「原來是近年來名噪武林的神龍項白羽大俠，柳某久聞大名，今晚能够一見，果然勝似聞名。」

項白羽忙抱拳施禮道：「柳莊主太過奬了，區區與柳莊主比起來，有如螢光之與皓月。」

「項大俠你太謙了。」柳清平目光沒有離開過項白羽的身上。「項大俠，有謂盛名之下無虛士，來，請到草軒內坐下再說。」

一行人於是便走入草軒內，分賓主落座，項白羽再次抱拳道：「柳莊主，區區深夜造訪，實在打擾了。」

柳清平忙道：「項大俠，快不要這樣說，能够得項大俠光臨敝莊，實在是一種榮幸。」

柳擊壤忽然插口道：「爹，項大俠還未吃晚飯的，我這就去吩咐老趙，整治一桌酒菜送上來。」

柳清平忙不迭道：「項大俠原來還未吃晚飯的，壤兒，那你快去吧，吩咐老趙，要快！」

柳擊壤應諾一聲，向項白羽道了一聲

：「失陪。」便走出了草軒。

項白羽正想說些什麼，柳清平却已說道：「四位老弟，你們是怎樣遇上項大俠的？」

「說來慚愧。」馬老大馬伯雄有點不好意思地道：「那是因爲咱們誤會了項大俠是血手屠奢，少莊主還與項大俠動起手來，幸好項大俠手下留情，沒有傷了少莊主，後來經過說明，才知道咱們認錯人，但也因此而認識了項大俠，眞是不打不相識。」

「項大俠，柳某在此代犬子向你致歉。」柳清平說着，誠意地欠身向項白羽抱拳一禮。

項白羽慌忙還禮不迭：「柳莊主，事出誤會，怪不得少莊主的。」

正說到這裏，前面傳來一陣脚步聲與語聲，柳清平雙肩舒展，對馬伯雄四人說道：「四位老弟，這大概是孟平他們回來了。」

馬氏四兄弟一齊移目望向外面，老三馬季揚道：「柳莊主，看來他們也沒有遇上血手屠奢。」

柳清平吁口氣道：「沒有遇到最好，否則，難免會有傷亡！」

正說着，碎石小徑那頭急步走來一人，年紀大約在四十上下，一臉精明，來到草軒前，朝柳清平道：「莊主，四路人手皆已回來，均無發現血手屠奢的踪跡。」

柳清平道：「孟老弟，辛苦你們了，請到厨下，吩咐老趙弄些酒菜，讓他們吃了，才去歇息。」

這孟平原來是清平莊的總管，當下道：「莊主，那麼小弟告退。」

說完轉身而去。

柳擊壤這時却轉回來了，在途中遇上孟平，說了幾句話，便走向草軒這邊來。

未幾，酒菜送上來了，項白羽也實在餓了，也不客氣，在柳清平父子及馬氏四雄的相陪下，吃喝起來。

吃得差不多的時候，項白羽終於忍不住，將心中的一個疑問說出來。「柳莊主，請恕區區冒昧動問，貴莊到底與血手屠奢有什麼恩怨？他居然敢動動貴莊？」

柳清平吁口氣道：「此事說起來，柳某却是莫明其妙！項大俠想必也知道，血手屠奢一向在西南一帶走動，柳某一向只聞其名，却從未與他見過面，更別說有過節了，柳某自接到消息，說血手屠奢會來找敝莊的麻煩，便苦思不解，血手屠奢爲了什麼，忽然間找上了敝莊。」

柳清平這一番話，聽得項白羽大是奇怪。「柳莊主，所謂事出必有因，血手屠奢雖然生性兇殘嗜殺，但斷不會無緣無故找上貴莊的，這其中必有因由，或是出於誤會，也有可能受了別人的挑撥唆使也未定。」

柳擊壤聽到項白羽說到「誤會」兩字時，臉上不由有點訕然，紅着臉低下頭。

項白羽看在眼內，忙朝他笑了一下，表示自己不是有心觸動他的痛處的。

「項大俠說得對！」柳清平點頭讚同。「事出必有因，只是柳某却實在想不出，他爲了什麼原因來找敝莊的麻煩！」

「柳莊主，依小弟之見，不用多費腦筋了，待血手屠奢找上來，當面問他，不就明白了麼？」馬老二馬仲武忽然插口。

馬伯雄道：「老二，這還用你說。」

柳清平却道：「馬老弟，馬二弟說得對，看來，只有當面問清楚血手屠奢，才能够明白原委了。」

一頓接道：「這個問題既然弄不明白，再說下去，也是徒費腦筋，得不出結果的，不說也吧！」

話題一改，轉朝項白羽道：「項大俠這一次到關洛一帶，請問有何貴幹？」

項白羽坦然道：「區區自出道江湖，一向只在江南一帶走動，久聞洛陽乃歷朝都會，久欲遊覽一番，這一次，區區是專程到洛陽一遊，順便拜會柳莊主你。」

柳清平道：「項大俠這樣說是沒什麼緊要事待辦的了，若不嫌敝莊簡陋，請在敝莊盤桓數日，讓柳某略盡地主之誼。」

項白羽本來想明天便走的，但主人既然出言相邀，若是拒絕，那就不免會被誤會爲胆小怕事之人，何況，柳清平在江湖上一向聲名甚好，既然叫他遇上了這件事，憑他好奇及好打不平的性格，他也想留下來，弄清楚血手屠奢到底爲何要找柳清平的麻煩！

更何況，他也想會一下那位兇名遠播的血手屠奢，領教一下他的手段。

於是，項白羽便爽快地道：「承蒙柳莊主看得起區區，那麼區區就不客氣，打擾了，區區先在此謝過。」

說着，向柳清平抱拳一禮。

柳清平高興地道：「項大俠，別那麼客氣，是了，項大俠趕了一天的路，想必已又睏又倦了，壤兒，你帶項大俠到客房去吧。」

說着站起來，朝項白羽道：「項大俠，請隨犬子到客房中歇息。」

項白羽忙站起身來，連聲道：「柳莊主，實在打擾了。」

說着抱拳一拱，再朝馬氏四雄拱拱手，才隨着柳擊壤走出草軒。

× × ×

距清平莊約莫四十里左右，有一座鎭甸，鎭名高橋。

在高橋鎭口，確是一座高橋架設在鎭口那條河溪上，凡是入鎭的人，都必須經過那道橋，才能够進入鎭內。

晌午時份，一輛敞篷馬車，馳上那道高橋，直向鎭上馳去。

趕車的車夫雖然土了一頂馬連坡大草帽，但在烈毒的日頭烤晒之下，那件短袖粗布衣衫幾乎濕透了。

但躺在車廂內的那人，却舒泰多了，渾身上下，一絲汗水兒也看不到，正閉着雙眼，不知是假寐，還是睡着了。

由於是午飯的時候，所以，鎭口那條大街上，行人稀少，而馬車的速度也慢了下來，那車夫頭也不回地問道：「客官，高橋鎭到了。」

車廂內那人連眼也沒有睜。張口道：「鎭上是不是有一家姓程的大戶？」

那車夫想也不想就答道：「客官說的可是程萬通程老爺？」

「不錯。」車廂上那人道。

「程萬通老爺就住在鎭南頭那條大街上，客官可是要找他？」車夫終於將頭扭轉，望向車廂中那人。

那人倏地睜開雙眼，目光森寒逼人，疾聲道：「不錯，載某家到程家！」

那車夫目光觸及那人的目光，不禁打從心底裏寒出來，急忙將頭扭轉過去，吸口氣，忙催馬向鎮南頭那邊馳去。

那人却已又將雙眼閉起來。

馬車來到鎮南大街盡頭處的一座宅子前，那車夫吆喝一聲，將馬車勒停，然後怯怯地道：「客官，到了。」

這一次，他連頭也不敢回。

車廂中那人慢慢將雙眼張開，目光四下一掃，漫聲道：「沒有錯？」

那車夫聽在耳內，渾身起了一陣鷄皮疙瘩，慌不迭的說道：「這就是程老爺的宅子。」

心內却奇道：「原來這人不識程老爺的，看他那種陰森呆板的臉相，不會是個好人，只不知他來找程老爺幹麼？」

也不見那人翻身坐起來，然後下車，忽然間，只見他身形平飛而起，從車廂中飛落地上。

幸好那車夫沒有看到，否則，一定會大驚小怪得以爲那人是妖怪。

那人落在地上，原來是個瘦長個子的人，身穿一件袖子又短又闊的麻衣，狹長臉，短眉突眼，雙手十指粗長，不是那血手屠奢，還有那一個！

翻着那雙鼓突突的兇眼，血手屠奢定定地打量着那座宅子，那車夫却怯怯地望着他，一副欲言不敢的神態。

好一會，血手屠奢才收回目光，他才發覺到，那車夫仍未走，於是皺着眉頭道：「你怎麼還不趕車走？」

那車夫心中雖然驚怕，但終於鼓起勇氣，怯怯地道：「大爺，你……你還未賞小的車錢啊！」

血手屠奢那雙突眼一睜，幾乎奪眶而出，那模樣就像一頭擇人而噬的猛獸般，嚇得那車夫連脚也軟了，幾乎站立不住，想走，但又走不動，忽然間覺得褲襠內一陣濕濕熱熱的，脚下的地上滴嗒有聲，才知道自己已嚇得撒出一泡尿來。

血手屠奢瞧到車夫那種熊樣子，那陰森呆板的臉上，終於展露出一絲笑意來。

——他是覺得好笑。

「拿去！」他的手在懷中一摸一翻，遞給那車夫一錠足有三四兩重的銀子。「快滾！」

那車夫一眼看到那錠銀子，喜出望外，也不顧尿濕褲子，急忙挪動雙脚，上前一把接過那錠銀子，雙腿也驟然有了力氣，三步併作兩步，跳上馬車，揮鞭趕車，急急離去。

血手屠奢沒有再理會那車夫，舉步向那座宅子走去。

那座宅子的大門閉着，門前也沒有站着僕人，這令到血手屠奢心中有點狐疑起來。

這時候是大白天，可不是晚上夜深時分，照說，這座宅子不應該將大門關起來的，莫非宅子內沒有人？

「哼，那沒有骨頭的傢伙若是敢騙某家，某家不將他撕開八大塊才怪！」血手屠奢嘟喃着，走上大門前的石階。

盡管心中疑惑，他還是舉手用力扣動門環。

「砰砰砰」門環聲響，屋內却沒有人應門。

他不由心中有氣，用手大力拍門。

「砰砰砰」拍門聲震天價響，就算屋內的人是聾子，也應該聽到了。

但仍是沒有人來開門。

這一來，他兇暴之性大發，也顧不了街上行走的行人看到，右手暗運內勁，一掌劈在門上！

「嘭」然大震聲中，那兩扇大門被他的掌勁震擊得四分五裂，倒塌開來。

他隨即大步走了進去。

大門內是一座宅院，擺放了不少花草盆栽，中間一條石砌甬道，直通向大門對着的一列房屋。

血手屠奢在大門內略爲停了一下，放眼打量了屋內的情形一下，見沒有什麼異動，這才邁步向前走去。

才走出十數步，却看到一名下人裝束的漢子，急匆匆地自庭院對面左邊的一間屋子內奔出來，邊奔出來，邊手忙脚亂地束着腰帶，氣息咻咻的，不知剛才在幹着什麼，居然聽不到血手屠奢的拍門聲，直到大門被震破，才匆促走出來察看。

屠奢立刻在庭園中站停下來，雙眼定定地望着那漢子。

那漢子一眼發現了血手屠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怒聲喝道：「嘿，你是什麼人？胆敢擅闖進來，你可知道，擅闖民宅，是犯法的？」

屠奢緊閉着雙唇，沒有說什麼，但那雙凸眼却忽然怒突欲脫，那模樣兒恐極了，那漢子終於看清楚了，心頭猛地劇跳了一下，臉上露出驚慌之色，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寒氣，立時閉上了嘴巴。

好一會，屠奢才語聲森寒地說道：「你驚呼大叫做什麼？這裏可是程萬通的屋子？」

那漢子一聽到血手屠奢提及他的主人程萬通，不由胆氣陡壯，大聲道：「你既知道這是我家老爺的屋子，還敢搗毀大門闖進來，難道你活膩了？」

「嘿嘿，」血手屠奢驀地踏前兩步，獰惡地道：「你這個狗才，可知道我是誰麼？」

那漢子被血手屠奢的神態嚇得胆氣盡洩，驚顫地說道：「你……難道是皇帝老子？」

屠奢一字字地說道：「聽着，江湖上的人稱某家爲血手……」

那漢子一聽，一張臉刷地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雙腿發軟，渾身不由自主地抖顫起來，「你……你就是……血手……屠……奢？」

屠奢哼了一聲，厲聲道：「快說，程萬通可在？」

那漢子猛地抖震了一下，不能自已地脫口道：「老爺不在……家……」

「他去了那裏？」屠奢喝問。

那漢子身不由己地道：「老爺陪着夫人小姐，昨天便去了玉柱山的白雲寺上香，聽說要五日後才回來。」

「沒有騙某家？」血手屠奢逼問了一句。

「小的……所言……屬實……」那漢子只盼血手屠奢快些離開，他已被嚇得幾

乎無力站立了。

血手屠奢桀桀一笑，盯視着那漢子。「你可知道，某家爲何要找你家老爺？」

那漢子驚疑地道：「這……小的不知道。」

血手屠奢忽然大笑起來，好一會，才止住笑聲，每一個字從他口裏吐出來，就像鐵錘砸地般沉重得震人心弦。「聽着，某家是來殺他的！」

那漢子驚駭得再也站立不住，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駭然望着血手屠奢，嘴唇抖顫着，却說不出話來。

血手屠奢忽然展露出比哭還難看的笑容，逼近一步，俯下身，將頭湊到那漢子的鼻尖前，森寒地道：「你將你家老爺的行踪說給一個要殺他的人知道，可說不忠不義，你自己說，該不該死？」

那漢子在血手屠奢的壓迫下，已驚恐慌亂到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只是順着血手屠奢的語氣，連說：「小的該死，該死，該死！」

他一連說了三個「該死」，在說到第三個「該死」時，血手屠奢已獰然道：「既然你自己也承認該死，那某家就成全你吧！」

說話聲中，右手併掌如刀，筆直揮向那漢子的胸窩要害！

那漢子就只有眼睜睜地望着血手屠奢的手掌，「噗」一聲，插入自己的心臟之內，甚至連驚叫聲也叫不出來。

因爲他根本就不可能閃避血手屠奢那一掌。

血手屠奢大笑三聲，就像野獸捕捉到獵物，飽噬一頓般滿足，將深深插入那漢子心窩的手掌抽出來，鮮血淋淋的，染紅了整隻手掌。

那漢子大張着口，雙眼瞪突着，心窩處血箭標射，仆倒在地上。

血手屠奢殺人必須手沾血，這是他一向的習慣，這就是他「血手」這個外號的來源，而且，他殺人之後，例必留下一個血手印。

而他就用那隻沾滿了鮮血的「血手」，在那漢子的背心衣服上，印上一個血手印。

接着，他運起他的獨門邪功——血手功，只見他那隻滿是鮮血的右手，突然冒起一片暗紫色的烟氣來，眨眼間，沾在他手上的鮮血，奇跡般消失得乾乾淨淨。

原來，他的獨門邪功——血手功，是靠吸收人血練成的，越吸收得多人血，功力越深。

他手上的鮮血，便是那樣被他「吸收」入那隻右手之內。

吐出一口氣，他正想離開，陡地，從那漢子奔出來的那間屋子內，傳來一下响動聲，他不由疑心大起，思疑那間屋內，有人藏着。

他立刻大步向那間屋子走去，並暗中運起了他的獨門邪功——血手功！

走到那間屋子的前面，却聽不到屋內有聲响發出來，他略爲遲疑了一下，便飛起一脚，「嘭」然聲中，將那兩扇屋門一脚踏開來。

這一次，他沒有立刻走入屋內，而是先看一下屋內的情況。

這大概是一間下人住的屋子，屋內有兩張床，兩條板櫈，一個木櫃，沒有其他的東西了，而屋內也不見有人影。

這令到血手屠奢不禁有點狐疑起來——剛才聽到的聲响，到底是人還是貓兒弄出來的？

隨之他一脚踏入了屋內，目光再次搜掠起來。

屋子內一片寂然。

皺了皺眉頭，他轉身往外走出去。

但一脚才踏出門檻，倏地，他猛然將身子車轉來，一雙森寒的目光直射在那個木櫃上。

剛才，他聽到一聲細微的急喘聲，自木櫃那邊傳出來！

他盯着那個木櫃，一步步走前去。

陡地，他的右掌一揚，向那木櫃劈過去。

一聲震響中，那個木櫃被擊得四分五裂，破碎開來，一聲驚駭的尖叫聲，也就在這刹那响起。

血手屠奢的目光不由一凝。

原來木櫃內藏着一個女子。

一個衣衫不整，年約二十五六，敞開的胸襟處，露出一片白嫩的胸脯來，神情驚恐，亂髮披掩下，却掩不住那張驚恐中，不失姣好的臉龐來。

血手屠奢那雙目光就像鐵遇磁般，緊緊地盯在那女子的胸脯上，那模樣，就像一頭饞貓遇到魚兒般，露出貪婪欲噬的惡相來。

從那女子的裝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下人，而她那種衣衫不整的模樣，加上方才那漢子又是從這間屋子內走出來的，不難想像到，方才這兩人在屋內幹的是什麼。

那女子駭怖地望着血手屠奢那貪婪欲噬的惡相，一個身子抖個不停。

「嘿嘿，小娘兒，原來你剛才與那漢子在快活。」血手屠奢嚥下一口口水，淫惡地笑着，「某家也要與妳快活快活！」

說話中，他已有如一頭餓狼般，撲向那女子。

那名女子忍不住又發出一聲尖厲的斷叫。

可是，這叫聲才起，便一下子噎窒住了。

× × ×

待到血手屠奢滿足地喘着氣，穿回衣衫時，躺在其中一張床上的那女子，全身赤裸，心窩處一個手掌般大的血洞中，汩汩地湧流出鮮血來，張口瞪眼的，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

在她那赤裸平坦的小腹上，赫然印着一個腥紅觸目的血手印！

血手屠奢不但在那女子的身上逞其獸慾，並且在快活過後，仍然不放過她，更用她的鮮血，鍛鍊他的血手邪功！

穿好衣衫後，他看也不看那死去的女子一眼，舒暢地長長吐了口氣，便走出了屋子，穿過庭院，揚長走出宅子而去。

走出宅子之後，他一直走出鎮口，轉向東南那條泥土路，由於不敢施展輕功，所以，他只有加快脚步，一直向前走去。

目光所及的盡處，矗立着一座就像一條柱子般挺立着的山峯，那就是玉柱山！

他正是要趕到玉柱山去，殺程萬通！

× × ×

白雲寺建於玉柱山的山腰上，寺的規模不大，但香火頗盛，是附近百里內，最有名的寺廟。

血手屠奢趕到白雲寺時，已是日落傍晚時分。

這還是他走了三五里路後，大不耐煩，轉入僻野，認準了方向，施展開輕功，一路飛掠，否則，只怕這時候還在路上。

白雲寺規模雖不大，但却頗見氣勢，寺前遍植松柏，一條石板蹬道，直通寺門之前。

血手屠奢這一次不理三七二十一，朝寺內直闖進去。才闖進山門內，便有一名僧人橫身擋在他的身前，單掌問訊。「施主何事夜闖敝寺？」

血手屠奢橫眼打量那僧人，沒好氣地道：「某家生來便是這副德性，有什麼地方是某家不可以闖的？你這裏又不是皇宮內院，佛門方便之地，難道也有分時候才予人方便的麼？」

那僧人年紀不過三十出頭，但却異常沉靜，被血手屠奢那番似是而非的話說得愕了一下，但隨即便回過神來，正容道：「施主此言差矣，敝寺雖是方便之地，但家有家法，廟有廟規，若是任人來去自如，要闖便闖，那豈不……」

「禿驢，你少在某家面前嚕嗦！」血手屠奢不耐煩地疾喝一聲，一掌直插向那僧人的當胸！「讓開！」

那僧人料不到眼前的人這樣蠻不講理，胆敢在佛門前撒野，向他出手，臉色一變之下，幸好他亦是會武功的，反應也不慢，偏身一讓，左手便扣向血手屠奢的右手腕脈，同時微帶怒意地叱道：「施主請別在佛門前撒野，有話好說！」

血手屠奢殺性已起，揮出去的右掌倏地反手一拍，「啪」一聲，拍落那僧人的手臂之上。「禿驢，說你娘的大頭鬼去吧，有甚麼好說的！」

那僧人顯然沒有聽過血手屠奢的大名，所以認不出他，自然也不知道他的厲害了，但在捱了那一掌後，却震駭得一張臉變了顏色，蹬地退了一步，駭然瞪着血手屠奢，抖着聲問：「你是：：什麼：：人？」

說話間，他一個身子抖個不停，手臂被拍之處，袖布成灰，露出手臂上一個血紅的手印來，腥紅得詭異，而那條手臂已無力地虛垂下來。

而他的額上，冷汗正簌簌而下，看得出正極力抵受着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

原來，血手屠奢的血手邪功，施展出來，被擊中的人，所中之處有如被火燒般炙痛，彷彿有一團火焰在他受擊的肢體之內，熊熊烤炙，椎心蝕骨，其痛難當，很少有人能夠抵受得了，由是而喪失抵抗之力，而身受之處，骨肉焦萎！

那僧人正是這種情形，而手臂上那個血紅色的手印，只不過眨眼間，便已隨着臂肌的萎縮而黯淡下來，變成焦黑之色，就像那是用燒紅的烙鐵烙上去一般。

那僧人的那條手臂，已被廢了。

血手屠奢的血手邪功，果然歹毒無比，怪不得江湖上的人，莫不談「虎」色變，對他忌憚三分了。

屠奢桀桀一笑，森寒地道：「他去死吧！某家是什麼人，關你屁事！」

說話間，那隻左手仍然併掌如刀，疾揮向那僧人的前胸！

那僧人居然閃避不開，眼睜睜看着那隻手掌插入他的當胸要害！

而他也沒有叫出聲來！

「施主快請住手！」一聲有如獅子吼般的叫聲，及時傳來。

那僧人聞喝渾身震動了一下，霍地扭轉頭去，大叫一聲：「師叔——」隨之寂然垂下頭來。

原來，血手屠奢已一掌深插入他的心胸深處，被那一聲喝震得心神震動了一下，急忙將手掌抽出來，有點震驚地抬眼循聲望去。而那僧人頭一垂的剎那，心胸與熱血標射，「噗」地摔跌落地上。

聲東擊西計　邪功斃神拳

對正山門影壁的第一重佛殿的左邊殿階上，一名身穿灰黃僧衣的僧人，不怒自威地合掌站着，一雙炯炯的目光，有如兩道冷電般，直射在血手屠奢的身上。

血手屠奢的目光與那僧人的目光相觸，心頭居然沒來由地跳了一下，頓時感到一陣心虛，但目光却毫不示弱地與那僧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擊着。

這時，寺內鐘聲「噹！噹！噹！」地急響起來，隨之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殿後傳來，不用說，剛才那僧人的一聲獅吼般的喝聲，已驚動了寺內其他的僧人，聞聲知警，正趕出來防備。

原來，血手屠奢趕到白雲寺的時候，寺內的僧衆正在晚膳，寺內的山門前，就只有一名僧人在守着（那業已死了的灰衣僧人），以防有人亂闖，並負責招待進寺上香或是借宿的人，所以，不知道前面發生了什麼事，直到那名穿灰黃僧衣的僧人膳罷，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要交代那灰衣僧人明天一早去辦的，便走出來欲吩咐那僧人一聲，才轉出殿前，便一眼看到血手屠奢一掌直插向那名僧人的心胸，驚懍之下，運起內勁，發出那聲獅吼般的喝聲，企圖能夠將血手屠奢震住，想不到，却震不住屠奢，眼睜睜看着他殺了那僧人——他的一名師姪！

那僧人年紀大約四十五六上下，剛才一聲吼喝，顯示出他的內功深厚，這時唇嘴翕動，連連喧着佛號，一步一步踏下殿階，直向血手屠奢走來！

血手屠奢自出道以來，幾乎沒有怕過誰來，但這時瞧着這名中年僧一步步沉實地走過來，居然心頭一陣跳動，忙吸口氣，運起血手邪功，暗自戒備着。

而他那隻沾滿了鮮血的右手，泛冒起一片暗紫色的烟氣，那些血漬逐漸滲入他的掌內。

那僧人自然看到，目光一閃，神情微微震動了一下，在血手屠奢的面前約七八尺遠站下來，有點狐疑地道：「施主莫非就是稱血手的屠奢？」

屠奢吐口氣，傲然道：「和尚好眼力，一眼就認出某家來！」

中年和尚吸口氣，目光更銳利，沉聲道：「屠施主，敝寺與你有仇怨過節？」

屠奢向來是蠻不講理的，也不喜歡被人問長問短，但這一次却不知怎地，居然忍着性子，順着那中年僧人的口氣說道：「某家生平第一次來這和尚寺，怎會有仇怨過節！」

那中年僧人的臉色陡地一冷。「那麼，施主爲何夜闖敝寺，行兇殺死貧僧師姪呢？」

屠奢被那中年人問得啞口無言，但這一來，却也激發起他的兇性，蠻不講理地道：「某家生平殺人是從來不問原因的，只憑喜惡，你那禿驢師姪阻住某家，不肯讓某家進寺，某家若不殺死他，又如何進寺？」

那中年僧人就算涵養再好，聽了他那番蠻不講理的說話，如何忍受得了，當下騰地踏前一步，沉喝道：「屠施主，佛門清靜之地，怎容你如此撒野行兇！」

說着馬步微沉，亮出一個架式。

屠奢雖然天不怕地不怕，生平殺人如蔴，從來沒有怕過誰來，但對這僧人，却生出幾分戒懼之心，當下「嘿」了一聲，獰聲道：「和尚，是你逼某家大開殺戒的，某家生平甚少殺和尚禿驢，今晚就殺他媽的一個痛快的！」

那中年僧人冷凝地道：「除魔衞道，出家人本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旨，今晚我就血濺佛殿，也要將你這魔道人物除去！」

說話間，那雙合起的手掌霍地一分一錯，作勢便要出手。

「飛雲師弟，發生了甚麼事？」適時，一聲宏亮的喝聲自殿上傳來。

原來這中年僧人佛號飛雲，正是白雲寺主持大師出雲和尚的師弟。

飛雲和尚聞言霍地收回勢子，扭頭朝佛殿上望去，朝一名站在殿前階上，身後跟着二十多名僧人，年約五十許六十歲的黃衣老僧合掌躬身道：「主持師兄，這位人稱血手的屠奢屠施主，無故殺了青雲師姪！」

說時回頭伸手一指血手屠奢。

豈料也就在這剎那，血手屠奢猝然向前一標，右掌平飛如刀，直揮向飛雲和尚的頸側！

殿前階上的老和尚聽了師弟飛雲的話，兩道花白的長眉一揚，口誦佛號：「阿彌陀佛，罪過……」一眼瞥到屠奢向飛雲猝然出手，驚得他陡地打住佛號，舌綻春雷般，疾喝一聲：「師弟小心！」

殿上的僧人，無不色變！甚至有人發出驚叫。

但却被出雲老和尚那一聲恍似震天雷般的巨喝，遮蓋住了。

出雲老和尚這一聲巨喝，較之飛雲和尚那一聲大喝，威勢更甚，足見他的內功深厚無比。

這一聲巨喝，令到血手屠奢體內的氣血爲之一窒，疾揮出的手掌亦爲之一窒。

飛雲和尚因此而逃過一次厄刦！

因爲他驚覺到血手屠奢向他出手時，屠奢的指尖已離他頸側不到一寸，他空有一身高明的本領，深厚的功力，但在這猝然之下，無論他反應如何快，也不可能避得過那一掌，出手封擋更不可能，縱使勉强閃避不被揮中，但只要被屠奢的掌刀觸及頸額，便挨上了他蘊聚在掌上的血手邪功，那麼，亦是必死無疑！

因爲，頸額是人身要害之處，試想一下，頸額被血手邪功的邪異功力所燒炙焦毀，又豈能活得了？

飛雲和尚也就是在血手屠奢被巨喝聲震得掌勢一窒的刹那，身形暴旋開去，堪堪避過那致命一掌。

血手屠奢一掌落空，正所謂一不做，二不休，身形隨斜搶而上，右手掌勢不變，改揮向飛雲和尚的左側腰背，左手同時疾探，五指暴攫向飛雲和尚的背心！

飛雲和尚眼見血手屠奢咄咄逼人，不禁怒氣勃發，叱喝一聲，上身一擰，左手一揮，五指如刄，刺向血手屠奢的左手腕脈，右手拳握，擊向他的掌刀指尖！

他是想憑着自己精湛深厚的內勁，將血手屠奢的手指擊折。

但他却沒有想到，血手屠奢的雙手一但運起血手邪功，萬萬碰觸不得的，雖然可以擊折他的五指，但挨了他的血手邪功，那隻拳頭也勢必被邪功所毀！

血手屠奢左手暴縮，避過了飛雲和尚揮劃的左手五指，右手直捅的掌刀却驀地手腕一翻，化刀爲掌，迎向飛雲和尚的拳頭！

血手屠奢打的是如意算盤，因爲他不想冒被擊折五指之險，他這一次來，主要是殺程萬通的，若是正點子還未解决，便受了傷，在勢孤力單之下，他自忖沒有能力殺得了程萬通，而據他所知，程萬通表面上是高橋鎮的富戶。實則，乃是一名武林高手，可不是省油的燈，所以，他必須保護自己。

於是念頭一轉，碰着硬挨飛雲和尚一掌，最多是手臂被震麻一下，但只要飛雲和尚的拳頭沾上他的手掌，飛雲的拳頭便被他的血手邪功所毀了！

這就是他打的如意算盤。

眼看着飛雲和尚的拳頭便要撞擊上的手掌，他不由心中竊喜不已。

但就在這剎那，忽然間一般强勁無比的罡風浪濤般湧擊而至，在飛雲的拳頭擊中屠奢的手掌的霎間，硬生生將兩人的拳掌撞歪開去！

一條人影有如一朵黃雲般，飄飛而落，正好將兩人分隔開來。

飛雲目光一閃之下，叫道：「主持師兄！」

原來在危急一髮間，劈出一股渾厚强勁的掌勁，將兩人的拳撞歪開去的，正是白雲寺的主持大師，出雲老和尚。

屠奢心頭驚懍之下，不由吸了口氣，退了一步。

出雲老和尚望也沒有望屠奢一眼，喧一聲佛號，然後說道：「師弟，你忘記了血手屠施主練的是血手邪功，碰觸不得的麼？」

飛雲惶然道：「主持師兄，飛雲一時情急氣怒之下，忘了顧忌，多謝主持師兄及時解救了飛雲毀手之厄。」

出雲老和尚喧聲佛號，然後道：「飛雲師弟，你且退下。」

飛雲和尚應了一聲，退了下去。

而這時殿上僧人亦隨着出雲老和尚的飛身下殿，亦跟着走了下去，分散開來，

站在幾個有利的位置上，堵住了血手屠奢的退路，更有幾名僧人，高擧火把，照得殿前那些空地上，光耀照人。

另兩名穿灰黃僧衣的中年和尚，在出雲老和尚的前後左右，成犄角之勢站着，眨也不眨地注視着血手屠奢！

這兩名中年和尚，一名停雲，另一名靜雲，皆是出雲老和尚的師弟。

屠奢雖然生性兇殘，見過不少大陣大仗，但他却萬料不到，這座白雲寺的和尚，居然隱着世外高人，眼前這位出雲老和尚的一身功力，便難測其深淺，不由心中忐忑起來，目光亂閃，不知在打些甚麼主意？

「屠施主，敝寺與施主向無仇怨，爲何無故闖寺殺人？」出雲老和尚喧一聲佛號，雙目神光烱烱，直視着血手屠奢！

屠奢雙眼一翻，厲聲道：「老和尚，這只怪你這位小禿驢攔着某家，不讓某家進寺。」

「如此便要殺人？」出雲老和尚目光一凝。「施主實在太暴戾嗜殺了！」

「老和尚，某家殺了人又怎樣？」屠奢目露兇光。

「阿彌陀佛……」出雲老和尚正想說下去，忽然，從佛殿上掠下一條人影來，在出雲老和尚的身前落下來，瞥一眼地上青雲的屍體，再看一眼血手屠奢，才對出雲道：「主持大師，這是怎麼回事？」

出雲老和尚忙單掌一豎，朝那身形微胖，一臉富泰相的體面中年人道：「程施主，驚動你了，罪過，罪過……」

驀地，血手屠奢轉對那中年人，目光一亮，疾聲道：「阿哈，你就是那個程萬通了吧？」

那中年人一怔，目光一轉，在血手屠奢的身上打量着，狐疑地問道：「不錯，正是程某，閣下是誰，咱們似乎未見過面呢？」

血手屠奢哈哈笑道：「程萬通，你應該聽聞某家的大名……」

出雲老和尚插口凝重地說道：「程施主，這一位施主就是有血手之稱的屠奢施主。」

程萬通一聽，目光暴縮，神情微變了一下，說道：「哦！原來是血手屠奢，你也太過兇狂了，胆敢在佛門清靜之地，出手殺人，程某可不怕你，怎容你在此撒野行兇！」

出雲老和尚忙道：「程施主，這是敝寺與屠施主的事，請程施主暫時……」

下面的話，却被血手屠奢的話打斷了。「嘿嘿，姓程的，你可知道，某家巴巴地從高橋鎮趕來，找的就是你，你旣然不怕某家，正合某家之意，來來來，某家與你到和尚寺外，看誰够手段，看誰殺得了誰？」

屠奢之所以忽然提出到寺外動手，那不是他忽發善心，恐怕沾污了佛門清靜之地，而是怕在寺內動手，萬一程萬通不是他敵手，他下手擊殺程萬通時，出雲和尚出手相助，那他豈不是白費一番氣力，不但殺不了程萬通，恐怕也走不出白雲寺了，雖然他暗中有所仗持，但他是一個狡猾的人，不想在身陷重圍之下，與程萬通動手，以免殺不了程萬通，也脫身不得！

因爲他是來殺人的，而不是給人殺的，所以，他便要準備退路。

而寺外，松柏森森，就算寺內的和尚跟出去，藉着那些松柏的掩護及身上帶着的絕活，他自信也可以從容退走。

程萬通却訝然不解地道：「屠奢，程某與你素未謀面，互不相識，你找程某幹麼？」

屠奢陰森一笑。「旣然你與某家素不相識，難道某家找你喝酒快活不成？」

「那你找程某到底所爲何事？」程萬通語氣陡沉。

「殺你！」屠奢語聲如冰。

程萬通神情微震，不解地問道：「程某素聞你動輒便要殺人，但總該有個原因吧？」

屠奢寒着聲道：「某家殺你，當然有原因，但某家不會告訴你！」

一頓接道：「程萬通，你到底敢不敢與某家動手？」

程萬通遲疑着道：「程某在未知道原因之前，不會與你動手！」

屠奢聽了，眼珠轉了一下，說道：「好，某家就讓你做個明白鬼吧！」

一頓，故意停了好一會，才放輕了聲音道：「程萬通，你聽清楚了，某家殺你的原因，是因爲某家……」下面的話，他忽然說得輕如蚊鳴，令到程萬通根本就聽不到他說的是甚麼，不由傾前了一些，想聽清楚屠奢說的是甚麼。

這一來，却上了屠奢的惡當。

就在程萬通凝神傾聽，上身傾前的剎那，屠奢忽然語聲陡高：「眞正要殺你的……」話聲中，他猝然向前標射向程萬通，同時右手併掌如刀，疾揮向程萬通的咽喉！

血手屠奢這一下猝然出手，令到在場的所有人，均大驚失色，出乎意料之外，因爲出雲老和尚等人亦像程萬通一樣，出於好奇心，都在凝神聽着，誰也想不到，血手屠奢使的是狡計，目的就是吸引在場所有人的心神，以利他猝然出手擊殺程萬通。

是以，就連距離程萬通最近的出雲老和尚，也來不及出手救程萬通，只能夠發出一聲驚叫：「程施主快避！」

飛雲靜雲等和尚驚得臉色急變，但却都來不及，只能眼睜睜看着，因爲遠水救不了近火，有幾名定力不夠的和尚，接連發出了幾聲驚呼聲。

程萬通驚變之下，却慌而不亂，在生死一髮間，將潛能盡皆發出來，居然奇跡般，以最快捷的動作，仰頭拗腰，施了一招鐵板橋，以間髮之險，避過血手屠奢那奪命一掌！

那知道血手屠奢那一着只是虛招而已，目的只是將程萬通的心神完全吸引在他那一招上，而他眞正的殺着，却在他的左手！

只聽得「噗」地一聲，血手屠奢的左手有如利刄一般，插入了程萬通的右側腰上！

程萬通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厲的呼叫，拚盡全身之力，一脚飛揚向血手屠奢的小腹！

但血手屠奢是謀定而動，早已將一切

的可能算好了，左手才插入程萬通的右側腰內，手腕一擰，便已飛身後退，恰好避過程萬通那一脚。

程萬通在血手屠奢的左掌猛抽出來的剎那，全身的力氣也像被抽空了一般，踢起的右脚半途中無力地垂下來，隨着傷口上噴濺出來的血箭，軟倒在地上，寂然不動。

血手屠奢雖然避過了程萬通那一脚，但却無法避得過隨着喝聲飛撲過來，揮掌劈擊的出雲老和尚那一掌！

只聽「砰」地一聲，血手屠奢右肩膀上，挨了出雲老和尚那一掌，厲叫一聲，一個身子橫飛出去！

飛雲和尚臉色驟變之下，飛身疾撲過去。

出雲老和尚亦乘勢追撲過去，同時口中疾喝：「截住他，不能讓他走脫！」

停雲靜雲則雙雙撲向倒伏地上的程萬通，察看他是否死了。

那些和尚呼喝驚叫聲中，紛紛撲向血手屠奢，堵在那面的幾名和尚，已亮出戒刀，撲斬向屠奢！

屠奢身形在空，變換不易，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切間，只見他右手向下疾探，一下子攫抓住兩柄戒刀，接右手向着一名擧刀削向他雙腿的和尚當頭一按，只聽「噗」地一响，那和尚連慘呼聲也叫不出，便倒跌在地上，光禿禿的頭頂上，那猩紅奪目，令人心悸的血手印，觸目驚心，令到那幾名和尚心胆俱寒，軟了手脚。

血手屠奢藉那一按之力，身形陡地一翻，從那幾名嚇呆了的和尚頭上，翻掠過去，落在地上，身形一起，便欲躍掠向寺牆那邊！

但一左一後兩條人影，幾乎不分先後，在他的身前身後掠射落地，堵住了他的前後去路，同時間各自叱喝出聲，劈出一掌！

血手屠奢發出一聲怪叫，身形斜搶出去，那隻血淋淋的左手反臂向外揮洒出去，只見點點血雨，有如扇面形般，急射向那前後撲掠到的人影。

那兩條人影撲掠在前的，正是飛雲和尚，後面的自然是出雲和尚了。

兩人一掌擊空，眼見一溜血雨飛射而至，也不以爲意，爲了不讓血手屠奢有逃脫的機會，所以沒有閃避，只是擧袖在身前遮擋，以免血點濺射在頭臉身上！

那知道，這一來，却上了血手屠奢的奸謀。

原來，血手屠奢暗中憑藉以脫身的絕活，原來正是他獨門秘製，向不輕用的歹毒暗器——碧血毒砂。

他在被出雲老和尚一掌擊飛的剎那，左手已探懷取出一小撮色澤有如血般的碧血毒砂，混在那些血漬中，洒射出去！

出雲飛雲雖然目光銳利，但在急切之間，也分辨不出，那些血點中，竟然混合了碧血毒砂！

只聽兩人的衣袖上响起一陣急驟的「噗噗」暴响，血花暴現，兩人正欲搶撲前去的剎那，却先後發出一聲驚叫聲，臉上一片煞白，急忙煞住了身形，各自長吸了一口氣，將衣袖急捋起來。

原來，出雲飛雲的手腕臂上，各自中了兩三顆碧血毒砂，剎那間，整條手臂居然痲痹起來，渾身一陣發寒，一口眞氣也提聚不起來，嚇得兩人心神俱震，如何還能夠追撲過去。

而兩人腕臂上的兩三點比綠豆還小的傷口，這剎那已流出暗碧色的血來！

血手屠奢這剎那已一晃身，搶出了山門之外，一溜烟般，消失在寺外那黑森森的松柏林中。

本來，以他兇殘的性格，他是不會就此放過出雲等和尚的，無奈他挨了出雲那一掌，受傷不輕，整條手臂骨折欲裂，痛不可擋，幾乎動不了，他雖然邪功厲害，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怕討不了好去，而且，旣然目的已達，那就犯不着身陷重圍，所以，他只好含恨溜之乎也！

而他的碧血毒砂雖然細小，但却歹毒異常，劇毒無比，中者不出一個時辰，必然毒發喪命！

停雲靜雲耳聽主持及飛雲師兄發出驚呼，急抬頭望去，見兩人中了暗算，一個身子簌簌發抖，幾乎連站也站不穩，大驚之下，先後從地上搶撲過去，一人一個，扶住了出雲飛雲。

「主持師兄，你怎樣了？」扶住出雲的靜雲急聲問。

寺中其餘的和尚一見主持及師叔中了暗器，俱皆大驚失色，也顧不了追截血手屠奢，紛紛奔了過來，察看究竟。

出雲老和尚功力深厚，正拚着一口氣，運功抗拒毒性蔓延，吐口氣。開聲道：「師兄與出雲師弟中了那惡徒的淬毒暗器，靜雲師弟，你快到師兄的靜室去，將那瓶玉露解毒丹取來！」

靜雲忙應了一聲，叫一名弟子將出雲扶住，身形如飛般，掠向後面。

飛雲的內功沒有出雲的深厚，未能將毒性遏止住，只能夠運功阻慢毒氣的蔓延，由於內功耗損得厲害，已無法站立，倒在停雲的懷中。

停雲見他大有支持不下去的勢子，忙運起氣勁，將右掌按在他的靈台大穴上，將本身的內力輸入他的體內，以助他抗拒毒性的蔓延。

一陣悲哭聲忽然打破了夜之沉靜，聽在耳內，份外悲切凄涼，衆和尚急忙循聲望去，早巳氣絕身亡的程萬通的屍體旁邊，正跪伏着一名婦人與一名少女，在哀哀悲哭不已。

衆和尚皆認出，那正是程萬通的夫人與女兒。

出雲喘口氣，掙扎着對一名弟子道：「半雲，你去照顧兩位女施主。」

一名和尚應了一聲，走向程夫人母女那那邊。

適時，靜雲如飛般掠了回來，將手上的一個白玉瓶的瓶塞拔開來，將瓶內的藥丸傾倒在掌心上，出雲適時開聲道：「師弟，先喂飛雲師弟五顆！」

靜雲答應一聲，走到飛雲的身前，叫一聲：「飛雲師兄，請張開口！」

飛雲得停雲之助，情形已好了很多，聞言張開了咀巴。

要知道這種玉露解毒丹乃是白雲寺的創寺祖師白雲和尚窮研數十年，才創製出來的解毒靈丹，功能消解天下百毒，乃是

天下罕有的解毒靈藥，其色清瑩如玉，甘芳撲鼻，若是一般的毒，只要服食一顆，毒性便解，這一次由於血手屠奢的碧血毒砂實在太歹毒了，所以，出雲才叫靜雲喂五粒給飛雲服下。

飛雲和尚服下那五顆玉露解毒丹後，立刻盤膝坐在地上，運起內功，以助藥性之發揮。

出雲老和尚由於功力深厚精純，是故只服食了兩顆，亦盤膝坐在地上，運功催發藥性。

衆和尚立刻分佈在出雲飛雲的周圍，戒備着，以防血手屠奢去而復返，出手暗算。

停雲靜雲亦守在兩位師兄身前，以防有意外發生。

程夫人母女已在半雲和尚的勸慰下，停止了哭聲，並已從半雲和尚的口中，知道了事情的經過。

母女兩人却想不出，血手屠奢爲何要殺程萬通。

因爲程萬通雖然身懷武功，並且功力不弱，但却算不上是一位武林人物。

那是因爲程萬通幾乎沒有在江湖上行走過，一直以來，也沒有與武林人物打交道，在高橋鎮上做他的糧食生意與經營布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生意人，根本上不可能與武林人物結上仇怨，更不可能與血手屠奢有仇。若是屠奢那語焉不詳的說話是實，那麼，母女倆也想不出，有什麼人要殺程萬通。

出雲和尚等人更加想不出了。

大約一柱香功夫，出雲老和尚與飛雲先後從入定中醒過來，飛雲從地上站起來，長吐口氣。「好歹毒的淬毒暗器！」

出雲老和尚緩緩站起來，喧了聲佛號：「阿彌陀佛，幸得佛祖保祐。」

靜雲停雲等和尚見兩人已無恙，這才放下心來。

出雲轉望到程夫人母女仍在悲泣，忙大步走過去，安慰母女兩人。「兩位女施主，程施主被血手屠奢殺害，確是不幸，老衲等未能搶救程施主，罪過，罪過，請兩位女施主節哀順變。」

程夫人泣道：「大師，殺人者血手屠奢，大師等人爲了阻擋血手屠奢殺害拙夫，差點死在那惡人的歹毒暗器之下，大師有何罪過？功德無量才是！」

出雲和尚又喧了聲佛號。「兩位女施主且請到殿上，好讓老衲吩咐寺中弟子，將程施主的屍體停放在後殿淨室中，超渡程施主的亡魂。」

程夫人母女强抑悲傷，謝了一聲，站起來，向殿上走去。

出雲老和尚立刻吩咐兩名和尚，將程萬通的屍體舁放到後殿的靜室中，再命一名和尚準備一切喪事要用的東西。

然後，他與飛雲停雲靜雲三人，向他的靜室走去。

× × ×

一連三日，都不見血手屠奢對清平莊有什麼異動，這就令到柳清平等人思疑不已。

因爲消息是絕對正確的，柳清平才會在接到消息後，那樣緊張，派出五路人手，搜尋阻截血手屠奢。

但在聽了神龍項白羽的一番話後，柳清平便改變了主意，將人手集中在莊院的附近，嚴密戒備着，以防止血手屠奢的進犯。

而項白羽只是簡單地說：「將人手分散出去搜尋阻截血手屠奢，雖然採取了主動，也極有可能將血手屠奢拒擋於莊外，不致令到莊院遭殃，但這一來，却也與血手屠奢有可乘之機，若是他採取各個擊破之法，那派出去搜尋阻截的人手，那就危矣，何況，就算能夠及時發出旗火訊號，但遠水救不了近火，趕到去時，屠奢已遁，那豈不是徒勞一場，白白犧牲了人手，削弱自己的力量？所謂合則强分則弱，柳莊主應該明白這個道理的！」

柳清平聽了，有如冰水淋頭，霍然而醒。「項大俠一言中的，柳某受教。」

立刻吩咐將所有的人手集中在莊院內，只派出一小部份人手，在莊院附近警戒着，這樣，實力就增强了不少，也不怕血手屠奢來犯了。

但一連三日，皆看不到血手屠奢來犯，那就難免心中不安，思疑不已了。

不安的是，血手屠奢久久不對清平莊採取行動，不知他葫蘆內賣的是什麼藥，有什麼陰謀詭計，思疑的是，血手屠奢到底在玩些什麼花樣，會不會是聲東擊西之計？

他們的思疑，不幸而言中了。

× × ×

血手屠奢所施展的，確是聲東擊西之計。

就在他在玉柱山白雲寺殺了程萬通的第三日，他出現在距高橋鎮約三十多里外的唐家集。

唐家集只是一座只有百多戶人家的墟集，但集上却開設了一家武館，館主乃是一位年約五十不到的壯健中年人，姓唐，名登，在關洛道上，亦是一位有名頭的人物，外號神拳無敵，門下弟子衆多。

血手屠奢找上門時，唐登恰好指點完門下徒弟的拳脚，正坐在對着大門口的一張敞椅上，看着門下弟子在練習拳脚，不時加以糾正指點。

血手屠奢才踏上大門石階，還未走進大門，便被唐登發現了！

唐登由於從未見過屠奢，故此不知他是誰，不過，却從他那怪異的裝束及陰狠呆板的臉相，看出他是個不好相與的人，而且來意不善，是故他慢慢地從敞椅上站起來。

而正在練習拳脚的門下弟子，有幾個亦發覺了站在大門前，像喪門神一樣的血手屠奢，但唐登却以手勢示意那些弟子不用理會，繼續練下去，他則目光一直盯着屠奢，走向大門。

血手屠奢就站在大門檻前，一雙森寒的目光，亦注視着走過來的唐登。

唐登走到大門前，沉穩地問道：「朋友怎樣稱呼？有何貴幹？」

血手屠奢顯然亦不認識唐登，但却猜到眼前的人就是唐登，他沒有答唐登的話，反問：「你就是唐登？」

唐登對於血手屠奢那種瞧不起人的語氣，一點也不以爲意，那是因爲他業已感到從屠奢身上湧逼過來的一股無形殺氣，

知道對方是個扎手的傢伙，他是個老江湖，早已練到喜怒不形於色，所以，他毫不以爲忤地朝屠奢抱拳拱道：「正是唐某，請教朋友怎樣稱呼？」

他客氣地再問一次。

「血手屠奢！」屠奢這一次將姓名說出來。

「原來是屠閣下！」唐登心頭打了個突，暗中倒抽了一口氣，心頭打起鼓來，但表面上却不動聲息，仍然神態自若地說道：「未知屠閣下有什麼指教？」

「指教個屁！」血手屠奢目中煞芒暴現：「某家是來殺你的！」

唐登一聽，不由錯愕地瞪着屠奢，不解地道：「你……」

血手屠奢却在唐登錯愕之間，身形猝然間往前一欺，一掌疾插向唐登的心胸要害！

唐登那裏料得到屠奢會猝然出手，驚凜之下，語聲陡地噎窒在喉間，身形暴退，一拳疾搗向屠奢的右脅！

唐登外號神拳無敵，練的正是少林正宗的百步神拳，而且已浸淫了足有三十年，不但造詣非凡，功力也渾厚剛猛無比，這一拳搗出，拳風轟發有聲，拳未到，拳風已有如一柄無形的鐵錘般，撞擊向屠奢的脅下！

屠奢顯然料不到唐登的身手這樣敏捷，拳勢如此剛猛沉凝，心頭微驚之下，偏身疾搶前去，右掌化掌爲抓，探抓向唐登的面門，左手一掌亦向唐登的右脅插了過去！

這時候，唐登的一衆弟子已警覺到師傅與那不速之客動上了手，紛紛停止了練習，一湧上前，意欲助唐登一臂之力。

但唐登却即時喝道：「給我退下去，不得莽動！」

他不要弟子相助，那是爲了弟子着想，因爲他已看出，他的門下弟子若是上前相助，無異自尋死路，根本就帮不了什麼忙，那爲何還要眼睜睜地看着門下弟子送死？

他在喝聲中，已身形偏旋開去，避過屠奢那一抓一掌，吐氣開聲，雙拳疾出，只聽「轟轟」兩聲，分擊向屠奢的右肩及小腹！

屠奢雖然有一身歹毒的邪功，但却不敢輕攖唐登雙拳擊出的剛猛拳勁，一個風車疾翻，左右手分插向唐登的太陽穴及左臂膀！

只聽「拍勒」，「隆然」兩聲暴响，唐登那兩股擊空的拳勁，硬是將不到丈遠外的一棵海碗般粗細的樹幹攔腰摧折，亦將大門旁邊的一個木架上的花盆，擊成粉碎！

原來，唐登這兩拳已經施展出六成功勁！

一衆弟子看到師傅的拳勁這樣威猛，俱不由齊聲喝起彩來！

唐登却已經身形向下急蹲，避過屠奢那兩招，雙拳向上斜擊出去，一擊其右膝，一擊其小腹！

屠奢怪叫一聲，身形凌空疾翻，堪堪避過唐登那兩拳，身形飄掠落地！

唐登身形隨之一擰，右拳朝着屠奢的背心猛擊過去！

雖然唐登那一拳不可能擊在屠奢的背心上，但百步神拳顧名思義，拳勢猛烈，拳勁可及丈外，當者披靡，若是功力登峯造極的，發出的拳勁可及十丈遠近，碎石開碑，聲勢嚇人。

而唐登只不過距屠奢七八尺遠近，憑他三十年的修爲，發出的拳勁，足以將屠奢斃當場！

屠奢身形才落地，脚還未站穩，便驀然感到一股剛勁的勁氣疾撞向背心，這一次，他不禁變了臉色，要知道他脚才沾地，舊力已盡，新力乍生，在倉促之下，身形變化不甚靈活，若是被那股拳勁撞上背心，不肺腑盡毀，命喪當場才怪！

唐登的弟子看到這裏，俱緊張得屏住了呼吸，目中却盡是興奮之色。

血手屠奢在這生死關頭，只好顧不了難看，身形斜搶，撲落向地上！

但他的右肩頭仍被那股剛猛無儔的拳勁擦過，刹時有如骨碎般劇痛，令到他忍不住痛哼出聲，身形亦被那股拳勁推撞得身形一歪，搶跌出一步，撲落在地上，那情形狼狽極了！

唐登的弟子看到屠奢那狼狽樣子，俱不由發出一陣哄笑聲！

唐登不由亦精神陡振，原先，他對於血手屠奢，心中頗存顧忌，那是因爲他聽聞過，屠奢練就了歹毒的血手邪功，交手時萬不能與他的雙手碰觸相擊，否則，便會被他的血手邪功所毀，有不少武功比屠奢還要高明的武林黑白兩道的高手，正是一個不留神，或是不知底蘊，喪在他的血手邪功之下，所以，他在知道了他就是血手屠奢後，便打醒了十二分精神，在動手時，一直避開不與屠奢的雙手碰擊，想不到自己苦練三十年的百步神拳，原來正好尅制屠奢的血手邪功，不由信心大增！

因爲百步神拳的妙處就在發出的拳勁，可以隔空傷人，不用擊中人身，那豈不是正好尅制住血手邪功？只要不與屠奢短兵相接，他的血手邪功便無所施其技！

所以，他對於屠奢，已不像初動手時，那樣心存顧忌了。

當然，他也不會看輕屠奢，而大意輕率，俗謂盛名之下無虛士，屠奢可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 × ×

屠奢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這樣狼狽（狼狽不等於兇險，自出道以來，他曾經歷過不少兇險），在唐登的弟子哄笑聲中，他不由臉紅了一下，心中亦殺機大熾，羞惱之下，已激發起他的兇性，身形着地一滾，斜竄而起，恰好避過了唐登跟踪追擊的一拳！

而這時，他也明白到，唐登的百步神拳，正是他的血手邪功的尅星，他本是個狡猾之人，見受制於唐登的百步神拳，便動起心計來。

他是來殺唐登的，若是這一次不能成功，只怕以後便很難殺他了，是以，他今次必須要殺死唐登！

猛吸一口氣，忍受着右肩頭上的劇痛，他擰轉身，發出一聲厲吼，身形斜欺下，展開了一輪猛烈的攻擊。

唐登却不與他短兵相接，總是保持一丈左右的距離，施展出百步神拳，隔空抗

擊屠奢的攻勢，令到屠奢近身不得，無所施其技！

唐登的弟子幾曾見過這等聲勢駭人，精彩絕倫，兇猛無比的激戰，一個個看得如痴如醉，入了迷。

他們連發夢也想不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們逼近。

原來屠奢見奈何不了唐登，心思轉動之下，讓他想到了一條歹毒的誘敵之計——拿唐登的弟子來開刀，以擾亂他的心神，乘隙擊殺他！

而他在與唐登展開猛烈的激戰時，身形左騰右挪，不着痕跡地移向站在練武塲左邊的唐登弟子，可憐那些弟子在全神貫注之下，竟然發覺不到屠奢的奸謀！

而唐登由於要全神應戰，一時間，也發覺不到屠奢另有奸謀，因爲他發夢也想不到，像屠奢這種成名人物，居然會施展出如此卑鄙的手段！

屠奢終於覷準了一個機會，藉着閃避唐登那聲勢駭人的兩股拳勁，身形向後暴退！

而他身後不過丈遠左右，便是唐登那羣弟子，見師傅又將屠奢逼退，俱興奮不已，又有誰想到，屠奢這一退，是有奸謀的！

站在最前面的幾名弟子，甚至想乘這機會，猝然出手，偷襲屠奢，但又猶疑着拿不定主意。

因爲唐登教徒極嚴，一向以來，皆教導門下弟子，做人要光明磊落，不可暗藏奸計，暗箭傷人，而且嚴囑門下弟子恪遵教訓，是以，那幾名弟子雖然意動，但又怕師傅事後責罰，所以猶疑不決。

但屠奢却說做就做，一點也沒有猶疑，因爲他本就是一個兇殘奸狡的惡徒，只要是對自己有利的，什麼事不敢做？絕無半點不安之心。

飛退中，屠奢倏地一個風車轉，雙手暴出，「奪奪」兩聲，他那雙手掌就像兩柄利刀般，分別插進兩名站在最前面的唐登弟子的胸膛上！

那兩名弟子要不是心存猶疑，拿不定主意，說不定不會慘死在屠奢的毒手之下，待到他們後悔時，却只能夠發出兩聲撕心裂肺的慘叫。

其餘的弟子無不大驚失色，驚呼怒喝聲中，各自揮拳向屠奢撲擊。

奢屠却利用手上的兩具屍體（雙掌仍然插在兩名弟子的胸膛內），雙臂陡揚，身形一個疾轉，居然就以那兩名弟子的屍體，當作武器，旋砸的其餘的唐登弟子！

那些弟子怎忍心傷殘同門的屍體，莫不紛紛退避。

唐登却睚眦欲裂，暴吼一聲，疾欺上去，雙拳猛擊向屠奢的頭頸部位。

由於在驚痛悲憤之下，唐登這兩拳用上了八成功勁。

但聽「轟轟」兩聲，拳勁狂湧如濤，飆然有聲，暴撞向屠奢。

屠奢居然不避不閃，雙手猝然向前一送，喝一聲：「接着！」手上的兩具屍體，脫掌急撞向唐登！

唐登眼見屠奢居然用他的兩名弟子的屍體作擋箭牌，怎忍心再傷殘兩名弟子的屍體，這兩拳若是擊在兩名弟子的屍體上，不將之擊碎才怪，當下怒叱一聲，雙拳疾收，硬生生將拳勁撤去，化拳爲抓，一把接住了那兩名弟子的屍體！

但這一來，他就上了屠奢的惡當了！

屠奢就像早已料到唐登會撤拳接下那兩名弟子的屍體般，在送出那兩具屍體的同時，身形閃欺上去，雙手疾出，却不是攻向唐登，而是疾插入那兩具屍體的左右腋之內！

只聽「噗噗」兩聲，屠奢的雙手居然自那兩具屍體的背上透體而出，猩紅刺目間，一閃便插入了唐登的左右胸肋上！

這是唐登作夢也料不到的。

所以，他便着了屠奢的道兒。

狂吼聲中，唐登身忖必死，抓着一名弟子屍體的右手暴鬆，一拳擊出，只聽「嗆」然一聲，那一拳擊實在屠奢的腹腔之上。

屠奢由於雙手深插入那兩具屍體內，一時間那裏抽脫得出，根本就無法閃避，只有眼睜睜看着那一拳擊在自己的腹腔之上，幾乎將他的腹腔擊塌，厲吼聲中，一個身子被擊得飛摔出去，濺出兩溜血雨，觸目驚心。

唐登擊出那一拳後，便像洩了氣的皮球般，軟倒在地上，左右胸肋上的傷口，流出來的血，竟然是暗紫色的！

而他亦已氣絕身亡。

適才，他擊出的那一拳，乃是他拚盡全身功勁發出的，可惜，由於傷重瀕死的關係，那一拳只及平時的三成功力，未能一拳擊殺屠奢，但也夠他受的了！

屠奢中了那一拳，痛得肝腸欲碎，全身的力氣，彷彿被擊散了一般，飛摔出丈許遠，居然站不住，摔跌在地上，「哇」地一聲，噴出一口血箭來。

他確是被唐登那一拳擊傷了內腑！

唐登那些弟子一見師傅遭屠奢毒手，驚呼悲慟着，急忙撲過去看一下唐登傷得如何，却有數名弟子，不顧生死地撲向屠奢。

屠奢這時幾乎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唐登在臨死前，仍然能夠擊出一拳，這是他想不到的，眼見那幾名弟子向他衝來，不禁變了臉色，吸口氣，那隻染滿了血腥的左手，往懷中一探一揚，也分不出是血還是什麼，十數點紅光倏忽飛洒射向那數名弟子！

那數名弟子確是豁出去了，眼見那十數點紅光飛射過來，他們還以爲那是屠奢手上沾上的血點，各自一揮袖，仍然衝撲上來，揮拳便擊！

只聽「噗噗噗」一陣急响，那些紅點飛射在那數名弟子的衣袖上，居然將衣袖擊穿，或射在他們的手臂之上，或穿袖而過，射在他們的身上，只有一名弟子僥倖沒有被射中。

那中了紅點的幾名弟子，拳勁才發出，便有如被雷殛般，先後發出叫聲，身形疾停下來，臉色慘變，一個身子簌簌抖顫不已，幾乎連站也站不穩。

原來，他們都中了屠奢的碧血毒砂！

拳勁「轟轟發發」中，屠奢也顧不了難看及有失身份，急忙滾身閃避，但股側上仍被一記拳風擊中，折骨欲裂，痛得他哼出聲來，身形繼續向外滾出去。

在這生死關頭，他只求活命，什麼也不顧了。

那名僥倖沒有中毒砂的弟子驟見幾名同門那種樣子，慌急之下，也顧不了去追擊屠奢，忙煞住勢子，察看那些同門的情形！

他若是追擊不捨的話，說不定可以將屠奢擊殺，眞是可惜，讓屠奢有逃脫的機會。

屠奢驚魂稍定，喘過一口氣來，強提一口眞氣，從地上掠射起來，有如一條喪家之狗般，掠上一面圍牆上，向外掠射出去。

待到唐登的弟子要追時，血手屠奢已逃得無影無蹤。

×　×　×

項白羽已經在清平莊作客五天了，他之所以肯在清平莊留這樣久，一是有感於柳清平的殷勤待客，二是，他想趁這機會，會一下血手屠奢，同時亦基於道義，决定助柳清平對付血手屠奢。

但連日來，血手屠奢却連一點來犯的跡像也沒有，令到柳清平等人納悶不解。

項白羽却再也待不下去了，决定辭別柳清平，赴洛陽一遊。

柳清平殷殷挽留，無奈項白羽去意已堅，只好在今天設下一席酒，權作替項白羽餞別。

這時候已是午飯時刻。

酒過三巡，柳清平正想說些餞別的話，却有一名莊漢急匆匆地奔入來，朝柳清平道：「莊主，唐登唐大俠的大弟子趙元亮少俠求見莊主。」

柳清平一聽，忙將到口邊的客套話打住，轉對那莊漢道：「錢深，快去請他進來。」

那莊漢應了一聲，轉身急奔出去。

柳清平這時忽然皺了一下眉頭，却沒有說什麼。

倒是他的愛子柳擊壤開聲道：「爹，不知唐二叔派趙元亮來，有什麼事幹？」

柳清平道：「壤兒，你心急什麼？等一會你唐二叔的大弟子進來，不就知道了麼？」

說完，轉對項白羽歉笑道：「項大俠，請用酒，不要客氣。」

項白羽一笑道：「是柳莊主太客氣，來，區區敬柳莊主一杯。」

說着舉杯一飲而盡。

柳清平呵呵一笑，亦舉杯一飲而盡。

還未放下酒杯，那莊漢錢深已帶着一名年約二十七八，英姿颯爽的年輕人向這邊走來，席上所有人的目光，俱不由一齊望過去。

來到草軒前，那莊漢錢深站下來，躬身朝那年輕人道：「趙少俠，請進。」

趙元亮道了一聲：「有勞。」便走入草軒內，抱拳躬身，朝柳清平恭敬中語帶悲切地說道：「師伯在上，弟子趙元亮拜見。」

原來，柳清平與唐登乃八拜之交，所以，趙元亮才有那種稱呼。

柳清平忙擺擺手道：「趙師姪，你師父好麼？」

趙元亮悲從中來，忽然失聲悲哭出聲：「柳師伯，師傅他……他死了！」

柳清平一聽，恍似當頭响了個焦雷，震驚得張口結舌，呆住了。

席上的馬氏四雄及柳擊壤、項白羽，亦驚得神情震動了一下。

項白羽雖然未見過唐登，但神拳無敵唐登的大名，他是早已聽聞了，久欲拜識，想不到唐登却忽然死了，所謂兎死狐悲，彼此乃同道之人，自是感到驚痛。

柳清平很快便從噩夢中回過神來，他激動地問道：「趙師姪，你師傅是怎樣死的？」

趙元亮悲憤異常地握拳道：「師傅是被人打死的！」

柳擊壤忍不住悲憤地道：「趙師兄，唐二叔是被什麼人……」

趙之亮咬牙切齒地道：「師傅是被一個自稱血手屠奢的兇人，暗施手段，殺死的！」

「啊！血手屠奢！」馬氏四雄一聽，臉色微變，忍不住同時驚叫出聲。

柳擊壤張開了口，說不出話來。

柳清平神情劇震，霍然站起身來了，急聲問道：「趙師姪，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趙元亮吸口氣，强抑心中的悲傷，將昨天發生的事情向柳清平等人述說了一遍，末了，憤恨地道：「可惜當時咱們一心只顧着師傅的生死，顧不了截殺那兇徒，結果讓他逃了，師傅臨咽氣那一拳，將他擊得幾乎連站也站不起來，應該是擊殺他的最好機會，可惜，咱們錯過了那個機會。」

柳清平雖然心內驚怒急痛，但却已冷靜下來，問道：「血手屠奢在動手前，有沒有說，他爲何要找上你師傅？」

「師傅曾經問過他，但他却不肯說。」趙元亮用手抹去臉上的淚水。「師傅根本就不認識他，應該與他沒有仇怨，至今，弟子也想不出，他爲何要殺師傅。」

「莫非那是因爲唐二弟與我的關係，才會遭到血手屠奢的毒手不成？」柳清平只是在心中忖測，並沒有將他的猜疑說出來，「趙師姪，你師傅的屍體已殮葬了沒有？」

「師伯，弟子們不敢擅作主張，現在已將師傅的遺體停放在大廳上，特來請示師伯。」

「嗯，做得對。」柳清平眼中已含着淚光，我要去見二師弟最後一面。」

「柳莊主，提防中了血手屠奢調虎離山之計。」一直沒有開聲的項白羽忽然說道：「說不定，血手屠奢因爲找不到機會向柳莊主你下手，故此設下這條奸計，以便找到向你下手的機會。」

柳清平霍然震動了一下，點了點頭說道：「項老弟，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柳某怎麼想不到這一點，項老弟眞是聰穎過人。」

「柳莊主太過奬了。」項白羽謙道：「柳莊主是因爲被唐大俠的噩耗驚震了神智，一時間思不及此，相信很快便會想到的了。」

柳清平嘆口氣道：「柳某確是被唐二弟的死訊，弄得心神震動，沒有平時的靈活了。」

柳擊壤道：「趙師兄，那幾名中了血

手屠奢毒砂的師兄弟，怎樣了？」

趙元亮悲聲道：「在一個時辰之後，皆毒發身亡了！」

所有的人聽了，皆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

柳擊壤握拳道：「好毒辣的手段，要是讓我見到他，拚了這條命，也要將他除去！」

項白羽聽了，不禁讚賞地望了柳擊壤一眼。

馬氏四雄的老大馬伯雄道：「柳莊主，這會不會是血手屠奢的一種手段，藉此削弱貴莊的力量，並弄到貴莊人心惶惶，寢食不安，然後才向貴莊下手？」

柳清平想了一下，頷首說道：「對！極有可能，因爲敝莊若有事故，唐二弟，斷不會袖手不理，必會趕來相助，屠奢的意圖，必是想將敝莊完全孤立起來。不過，他到底爲何要這樣做呢？目的又是什麼呢？」

這一點，自然無人能答，除非是屠奢本人。

項白羽開聲道：「柳莊主，現在你準備如何做？」

柳清平蹙着雙眉，困惱地道：「看來，咱們這個堅守的辦法是行不通的了，那只會將本莊完全孤立起來，到時不難被他一舉擊破，但一時間，柳某又想不到有什麼辦法，應付血手屠奢。」

項白羽正想說什麼，那名莊漢錢深又急匆匆地自外面走了進來。「莊主，玉柱山白雲寺的飛雲大師在莊外求見。」

柳清平迭聲道：「快去請飛雲大師進來。」說着，他離位走出草軒。

柳擊壤則趁這機會，招呼趙元亮坐下來，並安慰他。

項白羽雖然還是第一次聽到飛雲和尚之名，但從柳清平離座迎候的神態，猜到這位飛雲和尚必定大有來歷，好奇地向草軒外面，看一下這位飛雲和尚到底是位怎樣的人物。

那莊漢錢深在前，領着一位中年和尚，正向草軒走來。

柳青平急迎上去：「大師駕臨敝莊，柳某有失遠迎，請大師恕過。」

飛雲和尚喧聲佛號，道：「柳施主哪裏話，貧僧這一次冒昧造訪貴莊，實是因爲……」

柳清平却插口截道：「大師遠來是客，請入草軒坐下再說。」

說着揖讓飛雲和尚進入草堂，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柳清平忙替飛雲和尚及項白羽兩人引介一番。

而馬氏四雄與飛雲和尚有數面之緣，所以不用引介，但互相仍然客氣兩句。

飛雲和尚聽了柳清平的引介後，馬上離坐，雙手合什喧了聲佛號，說道：「原來是項施主，貧僧久聞大名了，今日能夠一睹施主風采，貧僧有幸。」

項白羽見飛雲神清氣朗，佛相清奇，不禁對他頓生好感，忙亦離座謙道：「大師太過獎了，區區一介草莽，怎比得上大師世外高人。」

飛雲和尚連喧佛號，謙說兩句，一名莊漢已捧上一杯香茗，飛雲接過，啜了一口，才將茶杯放下。

柳清平吩咐那名莊漢，將酒菜撤去，以表示對飛雲的尊敬。

待那莊漢撤去了酒席，柳清平才問道：「未知大師這一次駕臨敝莊，有何指敎呢？」

飛雲和尚喧聲佛號，說道：「貧僧這次趕來貴莊，是爲了向柳莊主詢問一件事的。」

柳清平訝然道：「未知大師垂詢的是什麼事，請大師說出來。」

飛雲道：「柳施主，程夫人母女在日前，是否到了貴莊？」

柳清平表情更加訝異。「大師，舍妹與甥女沒有來敝莊啊，大師怎會這樣問的呢？」

飛雲和尚聽了，臉色變了一下，連喧佛號不已。「這是不可能的，前天敝寺的流雲與半雲兩位姪師大清早便護送程夫人母女倆下山，趕來貴莊，他們四人早應該到了貴莊才對，貧僧正是因爲流雲半雲直至昨晚上還未有返寺，主持師兄恐防出了什麼意外，所以，今早特命貧僧趕來貴莊，探看一下。」

柳清平一聽，驚得呆住了。「大師，舍妹母女怎會由貴寺趕來敝莊，並需貴寺的青雲流雲兩位小師傅護送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飛雲又一連喧了好幾聲佛號，才鄭重地道：「柳施主，事情是這樣的，在五天前，程施主與程夫人母女到敝寺上香還願，並欲在敝寺小住兩天，那知道在四天前，突然有一名自稱血手屠奢的施主，夜闖敝寺，打死了敝寺的青雲師姪，程施主趕出來察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血手屠奢竟然聲言要殺程施主……程施主在猝不及防之下，被血手屠奢一掌插在左腰腹上，慘死當場，當時，貧僧與主持師兄都來不及出手搶救……並還中了他的碧血毒砂，差點一命嗚呼，幸好本寺藏有祖師秘製的玉露解毒丹，貧僧與主持師兄才保住一命，但屠奢却乘混亂時逃逸了！」

「屠奢！」柳清平睚眦欲裂，激聲大叫。

飛雲喧聲佛號道：「柳施主，千萬請節哀順變。」

一頓，接道：「敝寺事後將程施主的屍體暫時放在敝寺的一間凈室中，程夫人母女在翌日便對敝主持師兄說，要趕來貴莊，將程施主的死訊告知柳施主，敝寺恐防兩位女施主在路上會出意外，所以便派出流雲半雲兩人，護送兩位女施主到敝莊了……」

「大師，姑姐與表姐沒有來過敝莊，照大師這樣說，她們極可能在途中出了事！」柳擊壤心急如焚，切齒道：「這一定又是血手屠奢幹的了！」

柳清平雖然驚急憂痛，但畢竟經歷多了，還能夠抵受得住，當下猛吸一口氣，强按心神，問道：「大師，血手奢屠有沒有向敝妹夫說及爲何要殺他？」

飛雲大師想了一下，才道：「他在誘殺程施主時，爲了吸引程施主的心神，曾說眞正要殺程施主的人，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別的他便沒有說了，貧僧不知他說的是假是眞。」



柳清平爲項白羽及飛雲雙方引見。

「爹，你快想辦法，將姑姐與表妹救回來啊！」擊壤驚急憂慮得失態地一把抓住他父親的手臂。

原來，他的表妹程鳳姿乃是他的未婚妻，怪不得他這樣憂急如焚了。

「壤兒，你就沉不住氣，快放手。」柳清平雖然亦是憂急如焚，但這時候最要沉住氣，萬萬不能亂來，否則不但於事無補，可能還會與人有可乘之機。

柳擊壤被他的父親一喝，才知道自己太失態了，忙鬆開了手，坐回座上。

項白羽伸手拍拍他的肩頭，好意地說道：「柳老弟，這個時候千萬要沉得住氣，切不可意氣用事，你姑母與表妹會沒事的。」

柳擊壤不由感激地望了項白羽一眼。「項……項兒，多謝你。」

聯袂查因由　接連遇怪事

「柳莊主，是可忍孰不可忍，咱兄弟與血手屠奢拚了！也要將程夫人母女找回來！」馬氏四雄顯得很激動。

柳清平忙道：「四位老弟，柳某對你們的心意很感激，但這不是拚命便可以解決的問題，咱們這時候切不可亂來，必須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舍妹母女的下落，才可以採取行動！」

「柳莊主，咱兄弟一時衝動，還是莊主說的有理。」老大馬伯雄說。

「四位老弟急人之難，忠義過人，柳某好高興有四位老弟這樣的朋友。」柳清平語聲一頓，轉向飛雲大師道：「大師，這件事，你認爲怎麼辦？」

飛雲和尚喧聲佛號，道：「柳施主，貧僧少涉江湖，對江湖上的事情，不大清楚，還是請柳施主定奪吧。」

柳清平皺着雙眉，嘆口氣道：「一時之間，柳某也想不出一個辦法來……」

「柳莊主，可否聽區區一言？」項白羽忽然道。

柳清平不由精神一振，注視着項白羽。「項大俠一定有以敎我，快請說。」

飛雲與馬氏四雄及柳擊壤，皆目光一亮，望向項白羽。

項白羽掃了幾人一眼，才說道：「依區區愚見，與其坐而思策，不若立刻採取行動，而首先要找的是血手屠奢，只有找到他，才能知道事情的眞相，從而查出程夫人母女的下落生死，不知柳莊主及飛雲大師等認爲如何？」

雲飛和尚首先道：「項施主可說一言中的，貧僧認爲，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採取行動，才是上策。」

柳清平亦撫掌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項大俠，很多謝你的提議。」

柳擊壤急不及待地道：「爹，讓孩兒出去查探血手屠奢的行踪下落吧。」

柳清平却道：「壤兒，不是爹不讓你去，而是憑你的江湖經驗及武功，皆不足以應付血手屠奢……」

「柳莊主，咱兄弟如何？」馬氏四雄不約而同齊聲說。

柳清平遲疑着，項白羽已插口道：「柳莊主，還是區區去探查血手屠奢的行踪下落吧，區區一個人比較方便，未知柳莊主意下如何。」

柳清平聞言，不由色然而喜。「能得項大俠仗義相助，正是固所願，不敢請耳！柳某在此先向項大俠致謝意。」

說着，抱拳向項白羽一揖。

項白羽忙亦抱拳還禮。「柳莊主，彼此同爲同道中人，除魔衞道，乃我輩應爲之事，柳莊主這樣說，就太見外了。」

柳清平爽然一笑道：「項大俠既然如此說，那柳某就不再說什麼了。」

柳擊壤道：「爹，既然項大俠義伸援手，請爹准許孩兒跟項大俠一同行動。」

柳清平想了一下，轉對項白羽道：「項大俠，你意下如何？」

項白羽道：「若柳莊主不反對，區區認爲讓柳老弟跟區區一起行動吧，以免他一時忍不住偷偷溜去，那時反爲不妥。」

柳清平欣然道：「能够得項大俠照顧

犬子，柳某一百二十個放心！」

柳擊壤聽了，欣喜不已。

馬伯雄卻道：「柳莊主，咱兄弟怎樣呢？」

柳清平正想說什麼，項白羽卻道：「柳莊主，依區區之見，四位馬兄還是留在貴莊，協助柳莊主防守莊院，以防血手屠奢的偷襲。」

飛雲和尚首先道：「項施主顧慮得是，貧僧爲了找尋半雲流雲兩位師姪，說不得也要到處走走，馬氏四位施主就不用再出去，以免分散了力量，令到莊院與人有可乘之機了。」

柳清平頷首道：「項大俠與大師說得對，那就委屈四位老弟留在敝莊吧。」

馬氏四雄沒有表示反對，事情便這樣決定了。

× × ×

項白羽帶着柳擊壤，這兩天來，一直在百里範圍之內，探查血手屠奢的下落。而飛雲和尚則負責追查柳氏母女及半雲流雲兩位和尚的下落。

這已是第三日了，項白羽與柳擊壤仍未探查到一點有關血手屠奢的行踪下落。

兩人不經不覺間，來到一座名叫虎溪的鎮集上。

抬頭望一下天色，秋陽高張，就像一把火傘般，當空罩下，原來已是日正當中——該吃喝了。

兩人走了半天的路，早已又飢又渴了，早就想找個地方，坐下來歇一會，喝盅茶，解解渴，再塡飽肚子。

既然已來到這鎮集上，正好找一處有吃有喝的地方，坐下歇一歇。

鎮口的那條大街頭，不就是一間酒樓麼？那酒招上大書：清溪酒樓四個字，項白羽與柳擊壤互相看了一眼，便不約而同地向那家酒樓走去。

在酒樓內揀了一副座頭坐下來，兩人先灌了兩大壺茶，才透過一口氣，要了酒菜，吃喝起來。

那知才吃到一半，忽然間有一名身穿黑衣的中年漢子，無聲無息地來到了兩人的身邊。

兩人驚覺之下，俱心中暗驚，因爲兩人都沒有發覺那中年黑衣人是從那裏冒出來的，只是在那中年黑衣人來到他們身旁時，兩人才發覺。

由是觀之，這中年黑衣人具有一身極之高明的輕功身法，相信這人的武功肯定亦相當高明。

黑衣中年人雙眼定定地注視着柳擊壤，語聲平淡木然地說道：「你就是柳清平的寶貝兒子，柳擊壤麼？」

柳擊壤抬頭打量着那人，力持鎮定地道：「正是柳某人，閣下又是誰？」

那人似乎根本就不將項白羽看在眼內，連眼尾也不瞄項白羽一下，乾笑兩聲道：「很好，請跟我走！」

柳擊壤不由愕然道：「柳某人爲何要跟你走？相信你我從未見過面吧？」

「就因爲我要你跟我走，而且還有你的好處！」那中年黑衣人道：「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走！」

柳擊壤不由心中有氣，暗道一聲：「簡直荒謬！」忍不住道：「柳某人違你是誰也不曉得，怎知你安的是什麼心，就算有天大的好處，柳某人也不會跟你走！」

項白羽也夠絕，亦是連正眼也不望那中年黑衣人一眼，自顧自在喝酒吃菜，一副事不關己，好少理的樣子。

實則，他一直暗中注意着那中年黑衣人的一舉一動。

那中年黑衣人一點也不動氣，說道：「你眞的不跟我走？」

柳擊壤道：「哼！難道你的耳朵聾了麼？」

「很好！」那中年黑衣人又乾笑一聲：「那我只好動手請了！」

說話間，猝然一把抓向柳擊壤的左肩頭！

中年黑衣人那一抓看似平平無奇，而且不帶一絲勁風，但柳擊壤在那剎那，卻臉色驟變，叱喝聲中，右手切向那人的腕臂。

就是項白羽，在看到那人向柳擊壤出手的剎那，臉色亦微變了一下，心頭爲之震動。

因爲，他一眼就看出，那中年黑衣人看似隨便出手的一抓，其實乃是一招詭奇的爪法，其中暗藏了最少十六個變化，無論柳擊壤往那個方向避讓，皆不可能躲得過他那一抓，故此，柳擊壤只有出手截擊一途。

看到柳擊壤出手截擊那人的抓勢，項白羽不由在心裏暗讚一聲：果然虎父無犬子，放下了一半心，但仍然全神注意着，準備隨時出手搶救柳擊壤。

柳擊壤施展的那一招，正是家傳絕招：橫江截流，那一招之中，亦暗含了九個變化，他自信這一招，足以化解對方那一抓有餘。

事實卻大謬不然，意外之極，只見那中年黑衣人那隻抓出的左手一晃一閃，居然奇妙地避過了柳擊壤那一招橫江截流，抓落他的肩頭之上！

柳擊壤這剎那心中驚駭莫明，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因爲他根本已躲不過那中年黑衣人的那一抓了！

卻就在這剎那，才喝了一口酒的項白羽，握杯的手疾抖，手中杯脫手疾射向那人的左臂，嘴一張，「噗」一聲，噴出一口酒雨，鋪頭蓋臉，疾射向那中年黑衣人的頭臉！

那中年黑衣人的左手五指已堪堪抓上了柳擊壤的肩頭，乍然猝睹之下，不得不五指暴縮，右手往頭臉上一遮，同時身形暴退，以擋避射來的酒雨及杯子。

他若不縮手退避，雖然可以抓住柳擊壤的肩頭，將他制住，也可以將那射來的酒雨擋住，但卻無法避得過那射向左脅下的酒杯，而且，他也要應付隨之有可能出手攻擊的項白羽，所以，他不得不放棄到口的肥肉，退避開去。

柳擊壤脫出虎口，身形向後一翻，翻了出去。

這個時候，酒樓內正是食客滿座，忽見有人動手，一剎間令到那些食客們有如驚弓之鳥般，四散走避，特別是坐在隣近柳擊壤他們那一桌的，更恐遭受到池魚之殃，只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但酒樓的老

闆掌櫃及伙計，卻叫苦不迭，但卻不敢出頭干涉。

霎眼間，本是滿座食客的店堂內，卻空蕩蕩的，只有幾名胆量較大、又好奇心重的客人，躲在遠處，緊張地看熱鬧。

× × ×

項白羽依然坐在櫈上，一雙炯炯的目光，卻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中年黑衣人，語聲鏗鏘地說道：「看閣下剛才的出手，應該就是有鬼爪之稱的魏奇了！」

那中年黑衣人瘦削的臉上牽動了一下，目光閃爍了一下，木然道：「好眼光，閣下能夠從我出手一招上，看出我的身份來歷，閣下應該不會是無名之輩吧？」

柳擊壤在驚魂稍定之下，聽說中年黑衣人就是黑道上有名的惡人之一的鬼爪魏奇，心中更是驚上加驚。

項白羽卻神色不變，淡然道：「區區項白羽。」

「果然大有來頭。」鬼爪魏奇臉色微變了一下，吸口氣道：「神龍項白羽，眞是意想不到！」

項白羽道：「閣下爲何要將柳兄弟帶走？」

這一個問題，正是柳擊壤極想知道的，故此立刻緊張地望着鬼手魏奇。

魏奇乾笑一笑。「這件事根本與你無關，所以，我不會對你說。」

「但柳某人卻想知道！」柳擊壤大聲道。

鬼爪魏奇卻道：「你急什麼，你若跟我走了，我保證你有天大的好處，在一些人的眼中看來，那簡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到時，你自會知道那是什麼事情。」

「但我卻不想跟你走！」柳擊壤大聲道。

「如此，我不再勉强你，告辭！」鬼爪魏奇說走就走，身形倒翻，掠射向一個窗口。

項白羽端坐不動，只說了一聲：「不送了，小心別撞在窗框上。」

柳擊壤想追，但自知追截不到魏奇，只好作罷，但他卻不解地問項白羽：「項兄，為何不追截他？」

項白羽何嘗不想將鬼爪魏奇截下來，問出一個所以然來，而他也猜測魏奇與血手屠奢是一路的，要是能夠將之截下，那就可以查問出血手屠奢的下落，但他卻知道，沒有可能將鬼爪魏奇截下來，因爲他無意中發覺到，那面窗外，早已有人伏着接應魏奇，所以他才沒有追，省回一番力氣。

「柳老弟，有謂窮寇莫追，就讓他走吧。」項白羽說時，朝魏奇倒掠出去的那個窗口掃了一眼。

柳擊壤是個聰明人，立刻就明白了項白羽的言外之意。

「項兄，咱們走吧。」柳擊壤再也吃不下去，抛下一塊銀子，與項白羽離開了那家酒樓。

× × ×

「項兄，你覺不覺得，事情是越來越離奇了，而出現的人物，亦逐漸多了。」柳擊壤既興奮，又担心地說。

這時候，兩人已經離開了虎溪鎮，在一座崗脚下的一塊大石上，坐下來，歇一下。

項白羽點點頭道：「嗯，只不知鬼爪魏奇要將你帶走，有什麼企圖。」

「項兄那還用說？」柳擊壤道：「他還不是想利用在下，威脅家父，以達到那不可告人的目的？」

項白羽想了一下，頷首道：「有這種可能，不過，從魏奇的語氣神情看來。極有可能，他們還有另一種企圖，否則，他們既已現身，斷不會無功而退的。」

柳擊壤想了一下，深覺有理。「項兄，如此說來，他們一定還會對小弟採取行動的。」

項白羽道：「這是一定的，不過，他們肯定不會傷害你，這從酒樓中的情形，可以猜到，今後咱們只要小心一點，便成了。」

柳擊壤忽然道：「項兄，在下忽然有一個大胆的想法，未知項兄以爲如何？」

項白羽道：「柳老弟，你不是想冒險入虎穴吧？」

柳擊壤怔了一下，由衷地道：「項兄，你怎會猜到在下的？在下正是由項兄剛才的那番話，想出這個大胆的想法的，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魏奇他們暫時沒有傷害在下的意思，在下何不『跟』他走一趟。看看他們都是些什麼人，到底在攪些什麼把戲，意欲何爲。」

項白羽神情凝重起來。想了一會，才道：「這辦法好是好，但卻有點危險，萬一他們忽然改變了主意。加害於你，那區區怎樣向你父親交待……」

「項兄，這只是你的憂慮，依在下之見，他們不會突然改變主意，加害在下的，何況，項兄自然會一直跟踪下去，暗中保護在下的。那麼，在下豈不是有驚無險，何況，說不定還可以探查出在下姑姐及表妹的下落也說不定，項兄，這個險值得一冒。」

項白羽讚賞地望着柳擊壤，對這位有點浮燥的年輕人，觀感全改，考慮了好一會，才鄭重地道：「柳老弟，既然你這樣說，區區讚成你這個辦法。不過，咱們還要從長計議一番，免得因爲些微的錯失，令到老弟你有什麼不測。」

柳擊壤一聽項白羽同意他的辦法，高興得差一點沒有跳下來，感激地道：「項兄，在下一切都聽你的。」

項白羽拍拍柳擊壤的肩頭，含笑道：「柳老弟，只要假以時日，多在江湖上歷練一下，你將會大有成就。」

柳擊壤忙謙道：「項兄，你太看得起在下了，在下怎樣也及不上項兄你。」

項白羽卻正色道：「柳老弟，謙虛是要的，但卻不可妄自菲薄，那樣會挫滅自己的銳氣，切記。」

柳擊壤莊容道：「項兄教訓得是，在下受教。」

正說到這裏，土崗上忽然有一團灰黃的物體滾下來。帶動一些浮石骨碌碌地疾滾下來，兩人驚覺之下，急忙從石上閃身避開去，以免被滾下來的碎石砸中擊傷。

兩人在閃身的同時，抬眼向那團滾下來的灰黃物體望去，發覺那是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和尚！

兩人同時想到，那從土崗上滾下來的

和尚，極有可能就是飛雲和尚。

因爲飛雲和尚穿的，正是灰黃僧衣。

項白羽首先飛身向土崗上掠去，搶截那滾下來的和尚。

柳擊壤亦緊跟着飛掠上去。

項白羽在崗腰上，將那和尚一把抓住，遏止了和尚的下滾之勢。

柳擊壤這時巳看清楚了和尚的樣貌，心中一驚，脫口驚呼出聲：「項兄，正是飛雲大師！」

項白羽亦認出來了，吸口氣，抓住飛雲和尚的身軀，向崗下掠去。

掠回那塊大石前，項白羽將飛雲和尚放在那塊大石上躺着。

柳擊壤亦跟着掠回，急聲問道：「項兄，飛雲大師怎樣了？」

項白羽上下察看着飛雲和尚，只見飛雲和尚雙目緊閉，身上有兩道頗重的傷口，咀角血漬殷然，一看便知道可能受了內傷，忙伸手一探他的鼻息，還好，氣息尚存，吐口氣，說道：「飛雲大師只是昏了過去，不知他遭遇到什麼事故，弄成這個樣子。」

說着，巳動手從懷中摸出兩個瓷瓶來，先將一個瓷瓶內的藥末傾倒一些在飛雲和尚身上的兩處傷口上，再撕下一幅衣襟，將之撕成布條，將那兩處傷口包紮起來，然後才將另一個玉瓶的塞子拔開，倒出兩顆其色如火的丹丸，捏開飛雲的牙關，將兩顆丹丸投入他的口內。

柳擊壤聽說飛雲只是昏了過去，一顆心才算放下，緊張地望着項白羽替飛雲上藥裹傷。想幫手，但又無從插手，只好搓着手看着。「項兄，飛雲大師的傷勢礙不礙事？」

項白羽吐口長氣。「傷得雖然重，但却沒有傷及筋骨，應該沒有什麼大礙的，服下區區的專治內傷的聖藥，大約在一盞熱茶時分，便會醒過來的了。」

柳擊壤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望着飛雲和尚。

項白羽朝崗上望了一眼，對柳擊壤道：「柳老弟，你在這裏看着飛雲大師，待區區到崗頂上看一下。」

說完，飛身向土崗頂上掠去。

這座土崗只不過二三十丈高下，眨眼間，他便掠了上去，四下察看了一下，發現不到什麼特別的跡像，只是有團血漬，應該是飛雲吐血時留下的，再往崗下四面掃視一遍，也發現不到有可疑的人跡，只好返身掠回崗下。

飛雲大師也就在這時醒了過來。

柳擊壤一見，驚喜地叫道：「大師，你醒過來了麼，覺得怎樣？」

項白羽一聽，忙亦趨前去看一下，飛雲大師的情形如何。

飛雲和尚悠悠然睜開雙眼，一眼看到柳、項兩人，臉上露出驚喜的神色，掙扎着想起身，却被柳擊壤伸手按住了。「大師，躺着再歇一會吧。」

飛雲和尚却苦笑一聲道：「柳施主，貧僧還挺得住，多謝兩位相救。」

說着，坐了起來。

項白羽道：「大師，是什麼人將你傷成這樣？」

飛雲和尚深吸一口氣，喧一聲佛號，道：「貧僧在大約一個時辰之前，在一條小溪邊，遇上了兩名老者，將貧僧截住，二話不說，便向貧僧出手攻擊，貧僧連話也說不出，被迫出手與他們相鬥。」

「大師，可認識那兩位老者？」項白羽插口問。

「他們雖然沒有說，貧僧也未見過他們，不過，從他們的長相相似，及武功路數，貧僧猜他們就是地煞雙叟之稱的閔氏雙煞！」飛雲和尚說時，臉上猶有餘悸。

「地煞雙叟也在此現身了，又多了一撥人，不過，依區區猜測，他們之所以截殺大師，一定與貴寺那位小師父及程夫人母女的失踪有關！」項白羽目光炯炯。

「項施主所見極是，貧僧也是如此猜測。」飛雲和尚喧聲佛號。

「地煞雙叟的武功很厲害麼？」柳擊壤望着飛雲和尚。

飛雲和尚吐口氣道：「地煞雙叟的武功陰毒辛辣，若是單對單，貧僧自信還可以支撐百招，但在他們聯手合擊之下，貧僧在二十招還不到，便吃了一刀，那還是貧僧避得快，否則，那一刀便不是削在左臂膀上，而是斜肩帶背將貧僧斬成兩截！貧僧在挨了一刀之後，更加不濟，早巳打了溜之乎也的念頭，再支撐了三招，覷準一個機會，拚着再挨一刀，奪隙而出，落荒而逃，那時候，貧僧眞的有如喪家之狗，狼狽極了，幸好地煞雙叟的輕功不怎樣高明，但貧僧在逃出七八里後，由於身受兩處刀傷，血流不止，氣血大損之下，奔掠之勢也慢了下來，終於在距這土崗約兩里外的一片疏樹林子前，被地煞雙叟追上了。」

喘口氣，飛雲大師續說下去。「貧僧見逃不了，把心一橫，豁出去，與他們拚了。無奈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加上又受傷不輕，怎拚得過他們？苦撐了七八招，便被其中一名老者一掌擊在左胸上。將貧僧擊得倒飛出去。」

柳擊壤與項白羽皆沒有插口說什麼，只是望着飛雲和尚，等他說下去。

飛雲和尚連喘了兩口氣，才再說下去。「那一掌，直將貧僧擊飛出五六丈遠，那時貧僧眼見無法閃避那一掌，心念一動之下乘機藉那一掌之力，倒飛出去，雖然卸去不少掌勁，但仍然被震傷了內腑，落地之後，强提一口眞氣，翻身便飛掠而去，地煞雙叟原以爲那一掌足以將貧僧打跌在地上，只消上去再補上一刀，貧僧便魂歸極樂了。所以，他們沒有即時跟着飛撲上來，及至發覺到上了貧僧的當，才吼喝着，飛身追撲上來，但貧僧巳拚着一口氣，飛掠出十數二十丈外了。」

飛雲和尚說時，不禁笑出聲來，可想而知，當時的情形，地煞雙叟在發覺上了飛雲和尚的大當，一定是大爲惱怒的了，當時的表情亦一定很好笑。「貧僧掠入了樹林子之內，在林子內與他們捉了一會迷藏，才掠出林子，一路落荒而逃，掠上這土崗上，終於支持不住，一跤摔倒，從崗頂上滾下去……」

項白羽柳擊壤聽了飛雲和尚的敍述，不由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也佩服這位出家人的機智。

「柳老弟，此處不可久留，說不定地

煞雙叟會找到來，咱們還是先扶大師找個地方，讓他休歇一下吧。」項白羽邊說邊伸手將飛雲大師從石上扶下來。

柳擊壤忙伸手扶一把，兩人扶着飛雲和尚，離開了土崗，往清平莊走去。

他們決定先將飛雲和尚帶返清平莊，以便讓他療傷。

× × ×

項白羽柳擊壤以馬車載着飛雲和尚來到清平莊時，三人望着那一片焦土殘垣，不禁驚震得呆住了，還以爲眼前的地方，不是清平莊。

但是眼前的這片廢墟，確是清平莊無疑。

柳擊壤第一個從震驚中回過神來，渾身抖顫着，霍地從馬車上跳下來，奔向那片廢墟。

項白羽恐怕柳擊壤會做出什麼傻事來，忙跟着跳下車，跟了過去。

飛雲和尚在車廂內合掌連喧佛號，臉上露出悲憫之色。

柳擊壤來到廢墟前。雙眼發直，他實在不相信，一座好好的莊院，突然在這兩三日之間，便化作飛灰，他實在不能相信這個事實。

「爹——」他終於嘶聲大叫出聲。

項白羽這時巳在廢墟內走了一遍，焦木殘垣中，却發現不到屍體，這總算令到他心中稍感寬慰，因爲這極有可能柳清平仍在生，說不定，正在外面找尋他們。

「柳老弟，區區知道你心中很難過，換轉是區區也會受不住這種打擊。適才區區到處看了一遍，發現不到屍體，這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令尊被毀莊的人擄走了，二是令尊逃脫了，正在外面四處找尋咱們。」項白羽以手按在柳擊壤的肩頭上，安慰他。

柳擊壤神情悲傷的顏面，在聽了項白羽那番話後，不禁爲之一緩，驚喜地道：「項兄，那是説，我爹未有遭到毒手，仍在生了！」

項白羽道：「區區不敢肯定。但却極有可能，令尊若是遭遇了毒手，廢墟內必然遺留有屍體的，而毀莊之人，斷不會大費手脚，在殺了人後，還將屍體掩藏起來或是搬走，故此，不用太過傷心。」

柳擊壤聽了項白羽這番話，不禁振作起來。「項兄，在下立刻去找我爹。」

項白羽道：「柳老弟，區區很明白你現在的心情，但急也不在一時，咱們還是先將飛雲大師安頓好，才去找令尊吧。」

柳擊壤雖然心急如焚，但也只好同意項白羽所說的。「項兄，咱們將飛雲大師安頓在那處？」

項白羽道：「這裏距白雲寺不過三四十里路程，還是送飛雲大師回寺吧，那裏比較安全。」

柳擊壤點頭道：「如此，咱們立刻起程趕去白雲寺。」

項白羽道一聲：「好！」轉身向馬車走去。

那知道他還未開口，飛雲和尚巳經說道：「項施主，柳施主，貧僧的傷勢巳沒有什麼大礙，正所謂救人如救火，兩位施主不用理會貧僧了，貧僧一個人趕回敝寺吧。」

項白羽正想說話，柳擊壤巳搶着道：「覓尋救援家父之事，也不爭在一時，大師有傷在身，萬一在路上又遇上欲對大師不利的人，那就危殆，大師不用再爭持，還是先將大師送回貴寺去，咱們才放心得下。」

飛雲大師還想說什麼，項白羽巳跳上了車座。「柳老弟，快上車吧。」

柳擊壤一躍上車，項白羽巳叱喝一聲，一抖韁繩，馬車便掉轉過來，往白雲寺馳去。

× × ×

馬車一路疾馳，眼看巳到玉柱山下，項白羽驟然發覺到前面數丈外的路當中，站着一個人，居然不閃不避，莫非他活膩了不成？

項白羽却知道那人不是活膩了，就算馬車疾馳過去，也絕對撞不倒那人，因爲那人是衝着他們來的。

而那人正是鬼手魏奇。

項白羽在將馬車勒停的刹那，心頭倏動，湊在柳擊壤的耳邊，急促地道：「柳老弟，令尊的消息，可能就在他身上。」

柳擊壤一聽，雙目一睜，便卽從車上飛身撲掠過去，但却被項白羽一把扯住了。「不要亂來，按照咱們商議好的計劃行事。」

柳擊壤强按心中那股衝動，長吸一口氣，點點頭。

車馬由於奔勢太疾，項白羽雖然及時收韁勒馬，但仍然幾乎撞在鬼手魏奇的身上，馬車在離魏奇身前不到三尺的地方驟然停下來，魏奇却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

「好狗不擋路！」柳擊壤上身劇晃了一下，忍不住罵了一聲，以洩他心頭積鬱的恨怒。

飛雲被驟然煞停的馬車顛簸得幾乎坐不住，心知必然發生了什麼事，忙道：「兩位施主，發生了什麼事？」

及至他一眼看到當道而立的魏奇，便明白了發生了什麼事。

「大師，是一條狗，阻住了咱們的去路了。」柳擊壤充滿敵意地瞪着魏奇。

魏奇居然一點也不動氣，雙眼一翻，目光直射在柳擊壤的身上，語氣出奇地平淡，說道：「柳少莊主，幾時變得這樣尖酸刻薄了，難道你不想知道令尊的生死下落嗎？」

柳擊壤一聽，心頭劇跳起來，望了不言不動，沉穩如山的項白羽一眼，吸口氣，急聲道：「魏奇，是你將敝莊毀去，並將家父擄走的麼？」

魏却不置可否，冷冷地道：「你到底想不想知道令尊的生死下落？」

柳擊壤强自壓抑下激動的心情，說道：「當然想知道。」

「那你必須跟我走。」魏奇仍是冷冷的，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我爲什麼要跟你走？」柳擊壤故意問。

「因爲只有跟我走，你才能見到令尊。」魏奇清楚地說。

「這樣說來，毀莊擄走家父的人，就是你們！」柳擊壤倏地從車轅上站起來，戟指魏奇。「我不會跟你走的！」

鬼爪魏奇有點訝異地道：「難道你對令尊的生死，毫不在意？」

「不，」柳擊壤激動地道：「只要將你擒下來，我不信你會不說出家父的生死下落，那我又何必跟你走。」

項白羽看着柳擊壤七情上臉的表情，暗中點頭讚許不已。

鬼爪魏奇却一點也沒有慌恐，依然是負手而立，不過却加重了語氣：「你若是不顧令尊的生死，只管出手！」

「魏奇，你唬不倒我的！」柳擊壤飛身自馬車上撲下去，作出攻擊的樣子。

鬼爪魏奇居然毫不為所動。「若是在二個時辰之內，咱們的人仍未見我帶你回去，他們便會殺了令尊。」

魏奇這一句話，比什麼都有力，當場將柳擊壤震懾住了。

怪不得他那樣鎮定，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了。

「柳老弟，為了令尊，千萬不可亂來？」項白羽急喝一聲。

不用項白羽出聲喝止，柳擊壤已被魏奇那句話震懾住了，呆立在地上。

「柳少莊主，現在應該跟我走了吧？」魏奇得意地冷笑一聲。

柳擊壤吸口氣，道：「口說無憑，我怎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會不會騙我落阱？」

「看到這個，你總該相信了吧？」魏奇忽然從身上摸出一塊碧綠滴翠的玉珮來，遞到柳擊壤的面前。

柳擊壤目光一注之下，剎時臉色大變，脫口一聲：「雙龍珮，這是我爹從不離身的祖傳玉珮，你是怎樣得到的？」

「真是祖傳之物，當然是極之珍貴罕有之物了，你瞧得清楚了，這可是不是贋品？」

柳擊壤連臉也白了。「你們將我爹怎樣了？」語聲嘶啞。

「暫時還活生生的，」魏奇收起那方玉珮，「你到底想不想見到令尊，還是想他死？」

柳擊壤神情劇震了一下，咬咬牙，終於道：「好，不管是刀山火海，為了能見到家父，我也跟你去。」

鬼爪魏奇忽然神秘地道：「柳少莊主，不要說得那樣嚴重，說不定你跟我去了，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呢？」

柳擊壤已不再理會他，轉朝項白羽說道：「項兄，為了家父，在下只好冒險走一趟，煩請你一個人將大師送回白雲寺去吧。」

項白羽道：「柳老弟，你想清楚了。」說時，不着痕跡地向柳擊壤施了一個眼色。

柳擊壤會意地眨眨眼。「在下主意已決，請項兄不必多言，就算是龍潭虎穴，在下也非要闖它一下。」

「柳老弟，既然你心意已定，區區也不便阻止你，區區本想跟你走一趟，無奈大師重傷未愈，那就讓區區一個人將大師送回白雲寺吧，柳老弟，一切小心。」

飛雲和尚開聲道：「柳施主，千萬不可大意衝動。」

柳擊壤抱拳道：「項兄，大師，多謝關顧。」

說完，朝魏奇又道：「好了！咱們走吧。」

魏奇掃了項白羽飛雲一眼。「為了柳清平着想，希望兩位不要跟踪咱們。」

項白羽「哼」了一聲，沒有說什麼，催動馬車，往玉柱山馳去。

鬼爪魏奇直望到馬車消失在一片飛揚的塵霧中，才對柳擊壤道：「柳少莊主，請跟我走！」

柳擊壤沒有應他，魏奇也不在意，身形半轉，却不走大路，往路的左邊飛馳而去。

柳擊壤故作猶豫了一下，腳下一沉，在路上留下了一個足有半寸深的足印，足印的腳尖所指的方向，正是他們掠去的方向。

一路之上，他都用同樣的方法，在適當的地方，留下一個足印，指示他要去的方向。

而他一直跟在魏奇的身後，故此，魏奇也沒有察覺他在暗中做了手腳，留下記號。

× × ×

馬車馳出數十丈後，項白羽便將馬車勒停，對飛雲大師道：「大師，這裏離白雲寺不到五里，諒不會遭遇到危險，區區為了暗中跟踪柳老弟，不能送大大師回寺了，請大師原諒。」

飛雲和尚忙道：「項施主不用理會貧僧，快追下去吧，貧僧自己回寺便了。」

「如此，大師路上小心了！」項白羽跳下馬車。

飛雲大師從車廂中鑽出來，坐上車座。「項施主一路上也要小心，可惜貧僧傷勢未愈，否則，一定與施主同去。」

「大師，就此別過。」項白羽朝飛雲一抱拳，便轉身向來路飛掠而去。

飛雲大師唸了一聲佛號，驅車馳向白雲寺。

× × ×

柳擊壤在一座氣勢不凡的大宅院的一間密室內，見到了他的父親——柳清平。

而他在進入密室前，早已被鬼爪魏奇，以奇異的手法，點封了他身上的三處奇經穴道，令到他不能將一身功力提聚。

父子相見之下，自是乍喜還驚。

「爹——」柳擊壤撲向父親。

柳清平也叫道：「壤兒！」伸手一把扶住了兒子，接驚問：「壤兒，你也被他們抓來這裏了？」

柳擊壤看到乃父無恙，不禁放下心頭大石，自乃母於八年前病亡之後，父子兩人便相依為命，父子之間的感情極深，當下吐了一口氣道：「爹，孩兒是被他們以爹的生死，脅迫孩兒跟鬼手魏奇前來這裏的。」

接將在路上發生的一切事情，向乃父說了一遍。

「壤兒，照你這樣說來，他們對咱父子可能懷有什麼目的，或是不可告人的陰謀，而暫時，他們也不會對咱父子怎樣！」柳清平皺着雙眉，苦思着這個問題。

「爹，項大俠也這樣認為，所以，他才同意孩兒深入虎穴。」柳擊壤驚覺地他以耳語般的語聲，對父親說。

接又大聲道：「爹，到底發生了什麼

事情？」

他指的是莊院被毀那回事。

柳清平平靜地道：「就在你與項大俠離開了莊院兩日後的傍晚時分，為父與莊內的人在吃過晚飯後，突感不適，頭昏腳軟的，不久便全部軟倒在地上，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心知中了暗算，極可能是在飯菜中，被下了藥，跟着，便走進一羣人來，為首的三人，正是閔氏雙煞，及血手屠奢，一聲不响的，吩咐跟來的黑衣漢子，將為父等人全部抱上早已停放在莊外的馬車上，在地煞雙叟及屠奢從莊內走出來時，莊內便火頭四起，未幾，便烟火騰騰，為父眼睜睜望着莊院毀在一片火海中，心中又痛又怒，但却無可奈何……被送到這裏來，一直被關在這間密室中，被點封了身上五處奇經穴道，一點力氣也運聚不起，形同一個廢人。」

「爹，他們這樣作，究竟想怎樣？」柳擊壤滿腹狐疑地問。

「他們既然已將咱父子『請』了來，相信太久，便會知道真相的了。」柳清平沉吟着說。

「爹，除了地煞雙叟及血手屠奢外，還見到什麼人麼？」柳擊壤問：「依孩兒猜測，他們應該不是主事的人！」

柳清平口齒欲動，正想說什麼，門外忽然傳來一聲笑聲，：「柳少莊主好聰明，我家主人有請。」

話聲中，密室的門被推開來，魏奇一腳走了進來。

「你家主人是誰？」柳擊壤直視魏奇，「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鬼爪魏奇，原來只是一條狗。」

魏奇的臉色抽搐了一下，雙眼兇光暴射，看出他心中極是急怒，但却顯然有所顧忌，吸口氣，强將心中的怒氣按下，語聲冷硬地道：「你若想知道我家主人是誰，何不跟我親往一見。」

柳擊壤聽了，心中暗自驚詫不已，暗忖：「看這情形，他們似乎要『對付』的是我，而不是我爹，這真是莫名其妙，既然來了，還有何懼的，就算他的主人是獅豹豺狼，我也要去見識一下，以解開心中的疑團。」

想到這裏，遂道：「那就走吧。」說時，轉眼探望了父親一眼。

柳清平會意地點點頭。

魏奇道：「請柳少莊主隨我來。」

柳擊壤故意道：「你家主人不想見我爹了？」

魏奇古怪地一笑：「待會柳少莊主若是與主人說妥了，主人自會以上賓之禮，招待令尊。」說着，已走出密室門外。

柳擊壤只好對父親道：「爹，孩兒去了。」

柳清平沒有說什麼，只是點點頭。

柳擊壤走出密室，魏奇將門關上，自外面鎖上，柳擊壤這才發覺，外面原來一直守着兩名黑衣勁裝漢子，若想逃走，在奇經穴道被點的情形之下，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 × ×

這座宅院好大，柳擊壤跟着魏奇，曲曲折折穿迴廊，過院落，足足走了有一盞茶時分，才來到一座精雅的軒閣前。

這座軒閣連在一片柳岸邊——下臨荷池，池中蓮葉亭亭，荷花盛放，風中飄來一陣陣醉人的香氣，柳擊壤雖然身在龍潭虎穴，但也暫時忘却了危險，陶醉在這個畫圖般的的意境中。

魏奇當先走入軒閣中，在臨池那邊的一座軒廳前，停下步來，躬着身，垂着雙手，朝軒廳內恭身道：「回主人，柳少莊主已請到。」

柳擊壤瞧到魏奇那種奴顏卑屈的樣子，不禁好笑起來，差一點忍不住笑出聲來，勉强忍住了。

軒廳內傳出來一個女人的語聲：「魏奇，快請柳少莊主進來。」

柳擊壤一聽，不禁怔呆住了，他萬想不到，魏奇的主人，居然會是一位女子，這實在令他驚詫不已，因為在他的想像中，能够做魏奇的主人的人，必是一位在江湖上聲名赫赫的大魔頭或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是，主人！」魏奇恭應一聲，接轉對柳擊壤道：「柳少莊主，主人有請，請進。」

柳擊壤既然敢跟魏奇來到這宅院，早已一切豁出去了，還有什麼好怕的，所以，他毫無懼意地，應聲走入軒廳之內。

——他要見識一下，能够使喚魏奇這種在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女人，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是否有三頭六臂！

才步入軒廳內，他不由呆怔了一下。

因為他看到的，只是兩女一男，居中坐着的，是一位年約五十許的婦人，頭髮雖然有點花白，但臉上却一絲皺紋也沒有，穿着一套宮裝衣裙，從她的輪廓上，可以看出，這婦人年輕時，是一位美人。

在婦人的右手邊，坐着一位年紀與他相差不大的白衣年輕人，相貌英俊，可惜眼眸不正，雙唇嫌薄，顯得刻薄及邪氣。

左手邊坐的是位年華雙拾的少女，穿一身鮮艷的紫紅碎花衣裙，妖冶艷麗，容貌與那婦人有六七分相似，那雙眼波橫流的媚眼，直往柳擊壤的身上溜轉。

柳擊壤在看清楚那雙男女的樣貌後，覺得有點眼熟，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但一時間又想不起來，心中狐疑不已。

「柳少莊主麼，快請坐下。」那婦人一雙目光亦不停地上下打量着柳擊壤，臉上綻出一絲笑容，溫聲對柳擊壤說。

柳擊壤只好收攝心神，默然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那少女的一雙媚眼，始終沒有離開過柳擊壤的身上，令到柳擊壤渾身不自在，暗自道：「這姑娘好不知羞恥，毫不顧忌地直勾勾望着人家，與我表妹比起來，簡直沒得比。」

那婦人見柳擊壤一直不出聲，笑起來：「柳少莊主，那些人沒有難為你吧？」

柳擊壤心裏哼了一聲，强壓心中的怒火，冷冷地道：「他們沒有對我怎樣，只是用家父的生死來脅迫我前來，如今我已來了，請夫人將話說清楚。」

那婦人仍是笑道：「難道柳少莊主不想知道老身的姓名來歷麼？」

柳擊壤淡然道：「請說。」

那婦人對柳擊壤的態度，毫不在意，但那白衣少年却「哼」出聲來，顯然忍受

不了柳擊壤的態度。

那婦人仍是臉帶笑容，說道：「老身先夫姓黃，黃天聖，這位是小兒黃嵐，還有小女倩情。」

那婦人帶笑說來，但柳擊壤却恍似兜胸被巨木撞擊了一下般，心神巨震了一下，臉上顏色驟變，呆住了。

魔尊黃天聖，眼前這一男兩女，赫然就是魔尊黃天聖的遺孀及兒女，這怎不令他驚震駭絕！

那就怪不得連像魏奇這樣的人物，也俯首聽命於這婦人了！

柳擊壤雖然沒有見過魔尊黃天聖，但却聽他的父親柳清平述說過這位在三十多年前，震懾武林黑白兩道的魔中之尊的赫赫事跡，那時候，黃天聖就像一位天下武林的君主般，就連武林八大門派，也懾於他那一身神鬼莫測，功參造化的武功修為，不敢動他一根毫毛，一任他縱橫天下武林，為所欲為，令到江湖武林一片腥風血雨！

那時候，只要一提起魔尊黃天聖的大名，就算是八大門派的掌門人，也無不慄然色變，而他亦儼然成為了武林黑道霸主，江湖上，只見鼠輩惡徒橫行，再無忠義可言。

要不是這位魔尊在十二年前，因為修煉一種至高無上的邪門魔功，不慎走火入魔，經血逆衝，七孔流血而亡，否則，只怕整個武林變成了魑魅魍魎的世界，陷於昏天黑地的境地了。

而魔尊死後，武林才得以重見天日，鼠輩惡徒由於失去了庇蔭的大樹，莫不消聲匿跡，不敢再肆無忌憚地為惡武林了。

可是，由於魔尊黃天聖的名頭實在太大了，在他死後的數年內，仍然令到武林中人「談虎色變」。

而他的遺孀及一雙兒女，在他身亡後，便潛踪匿跡，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當時，八大門派曾派出為數不下百人的龐大隊伍，分成十數路，在江湖上搜尋他的遺屬，來個斬草除根，可是，歷時半年之久，却是徒勞無功，根本就搜尋不到他的遺屬的下落，只好不了了之。

想不到，這三位魔尊的遺屬，就匿居在這座大宅院中，如今竟又大有蠢蠢欲動之意。

× × ×

「柳少莊主，你是怎麼了？」黃夫人看到柳擊壤那副目定口呆，驚震得就像個傻子般的樣子，不禁自得地笑說道：「你不是被先夫的名頭嚇傻了吧？」

她的兒子黃嵐與女兒黃倩倩，亦不禁意氣風發起來。

柳擊壤長吸一口氣，有點不自然地道：「原來是昔年有魔尊之稱的黃天聖的孽妻孽子孽女，怪不得敢胡作妄為，胡亂殺人了！」

「你——」黃嵐雙眼一瞪，臉色鐵青，霍地從椅上站起來，戟指柳擊壤，大有拔刀相向的樣子！

「娘——」黃倩倩臉色一變，嬌呼一聲。

黃夫人被柳擊壤那一聲「孽妻孽子孽女」說得臉色遽變，心中怒氣陡湧，但却被女兒那一聲嬌呼，將她的怒氣「喚」散了，臉色微沉，喝聲道：「嵐兒，不得無禮！」

說着向黃嵐連施眼色。

黃嵐被母親一喝，再看到她的眼色，便悻悻然和坐回椅上，怒視着柳擊壤！

柳擊壤却早已豁出去了，所以，夷然不懼，沒有一絲妥協的跡像。

黃夫人之所以對柳擊壤這樣容忍，乃是因為女兒的關係，否則，以她那不能容人的狹窄心胸，不給柳擊壤好看的才怪。

「柳少莊主，請你說話客氣一點。」她雖然將怒氣強忍下去，但却將語氣加重了。

柳擊壤「哼」了一聲，態度倔强。

黃夫人的臉色不由又沉下了三分。

黃倩倩一看氣氛這樣僵，不由心急如焚，生恐鬧僵了，她的美夢成空，於是，輕笑一聲，眼波流轉，斜飄着柳擊壤，嬌聲道：「柳少莊主，還記得在三個月前，在湧泉池畔的賞遊麼？」

黃倩情口中所記的湧泉池，乃是這一帶百里內最有名的風景名勝之一，池中不但噴泉如柱如瀑，池畔更是綠草如茵，花樹相映，景色絕美，遊人不絕，年輕的男女，特別是情侶，更喜歡到這裏遊玩。

柳擊壤在三個月前的一天，確是去過湧泉池，是與他的表妹程鳳姿去的，那一天，兩人都玩得很高興，盡興而返，那一次，乃是他與表妹程鳳姿的第一次出遊，自然記得清清楚楚。

柳擊壤聽黃倩情忽然提前那一次之暢遊，不禁怔了一怔，轉眼瞥向黃倩情，看到她那種妖嬈媚態，不自禁心頭一跳，忙將目光收回，有點困惑地道：「姑娘忽然提起那件事，不知是什麼意思？」

黃倩情杏腮微鼓，眉眼生嬌，嬌笑道：「柳少莊主，你眞善忘啊！」

說着，有點幽怨地橫了柳擊壤一眼。

「啊……」柳擊壤腦際靈光一閃，終於想起來了。「姑娘就是那天無意之中被在下絆倒的那位姑娘？」目光一轉，落在黃嵐的身上。「在下現在記起來了，那天，陪着姑娘的，正是這位黃兄——妳的哥哥。」

原來，那一次在湧泉池畔的草地上，柳擊壤與程鳳姿正漫步瀏覽着池邊的綺麗風光，指點說笑間，不知怎的，竟然與迎面走來的一雙男女相撞，互相驚覺時，急忙閃避，但仍是將那位少女絆倒了，他在情急之下，忙伸手去扶那少女。

那位少女在被絆倒後，嬌靨含怒，正欲責罵出聲，雙眼瞥到英挺不凡的柳擊壤，却不由臉色一紅，將到口的話硬是噎住，及至被柳擊壤扶起，簡直連脖子也紅透了，偷眼瞟着柳擊壤，眼波情意綿綿。

柳擊壤却毫不在意，只是奇怪那位少女為何表情那樣怪異，當下道歉一聲，便轉身拉着程鳳姿向前走去。

但他在轉身時，却發覺到那年輕人——黃嵐，正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的表妹，就像饞貓見到了魚兒般，而他的表妹則羞赧地將頭垂下，令到他心中氣惱不已，但又不好發作，便拉着表妹向前走，不再理會那雙男女。

而程鳳姿在走遠一點後，曾對他說，那男子一直用那種令人討厭的目光，注視着她。

柳擊壤聽了，雖然心中有點不快，但仍然笑着開解程鳳姿，很快，他們又被那如詩如畫的風景吸引了，忘記了那一雙男女，也淡忘了心中的不快。

想不到，那雙男女正是此刻眼前的黃嵐與黃倩情——魔尊黃天聖的兒女。

吸口氣，他心中陡地一動，已想到了這一次遭遇到的事情，可能正與那一次的相遇有關！

但這只是他的猜測，還要加以證實，心猛念頭一轉，便有了主意，決定暫時假以詞色，以探求他們的目的意圖。

黃倩情見柳擊壤終於想起她。不禁心花怒放，嬌媚地伸手握着黃夫人的手臂，歡聲道：「娘，他想起了，他沒有忘記女兒。」

黃夫人看到女兒那種忘形的樣子，不禁搖頭笑道：「倩情，看你高興成那個樣子，不知人家……」

黃倩情臉上一笑，不依地道：「娘，妳不是說帮……女兒的麼，如今却笑女兒，女兒不依！」

說着搖晃着黃夫人的手臂，一雙媚眼却不停地瞟着柳擊壤，一副一廂情願的樣子。

黃夫人看來極之寵愛女兒，看着愛女撒嬌的樣子，打從心裏笑出來，溺愛地道：「倩情，娘不是替妳將柳少莊主請來了嗎？」

一直沒出聲的黃嵐突然不耐煩地道：「娘，妳是怎麼了？忘記了說正事麼？」

黃夫人被兒子一說，才掙開被女兒抓住的手臂，收歛了笑容，轉對柳擊壤道：「柳少莊主，妾身不怕對你說，倩情與嵐兒自那次在湧泉池畔，邂逅了你和你表妹程姑娘後，心中對兩位思慕不已，竟至弄到茶飯不思，小女羞說，今生非君不嫁，小兒也坦言，非程姑娘不娶，相信以柳少莊主的聰明才智，不用老身再加以說明了吧，這也是老身請令尊與柳少莊主來此的目的。」

柳擊壤聽了，手脚一陣冰冷，恍似當頭響了一起焦雷，那刹間，頭腦一陣渾噩，只覺心中一陣空虛。

好一會，他的神智才回復清醒，心中又氣又怒，直恨不得揮槍將三人對胸搠出一個透明窟窿來。

他實在想不到，那一次的遊玩，竟然惹出禍來，而這段時間發生的一連串事故，就是因為那一次的遊玩引發的，令到姑丈程萬通被殺，盟叔唐登慘遭毒手，這些，竟然就是因為眼前這雙兄妹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不惜使用那樣兇殘的手段，這叫他如何忍受得了？更何況，他根本就不喜歡黃倩情，那只是她一廂情願的想法，但却多麼可怕！

施毒計逼婚　終難償痴心

强抑心中的怒火，柳擊壤居然異常冷靜地說道：「聽黃夫人這樣說，我姑姐與表妹，也是被你們『請』來了？」

這個問題，正是他急欲知道的。

黃夫人瞥一眼黃嵐，笑說道：「是嵐兒將程姑娘及程夫人請來的，她們就被招呼在東閣那邊，有如上賓一樣。」

柳擊壤聽了，一半放心，一半担心。放心的是，程夫人母女無恙；担心的是，表妹受不了脅迫而答應下嫁黃嵐，那就糟了。

果然，只聽黃嵐得意地道：「柳少莊主，不，我應該改稱你妹夫了，程姑娘為了她的母親，已答應嫁給我。」

說時一臉洋洋自得，勝利者的姿態！

柳擊壤聽了，恍似被當胸插了一刀般，心中在滴血，再也忍受不住了，挺身站起來，不顧生死地戟指怒罵道：「你一定是用卑鄙的手段，脅迫我表妹答應嫁給你的，你簡直不是人，而是禽獸，我只要有一口氣在，也不會放過你的！」

黃嵐被罵得臉上陣青陣白，七竅生烟，要不是柳擊壤是妹妹鍾意的人，他早已動手一掌擊殺柳擊壤了。

强忍心中的怒火，他冷笑連聲，狠聲道：「柳擊壤，要不是我妹妹看上你，我今日一定不會放過你，以後你說話最好小心一些。」

黃夫人也道：「柳少莊主，你不要胡亂指責，程姑娘可是心甘情願，答應嫁給嵐兒的，有機會，你可以當面問問她。」

柳擊壤這刹那，又冷靜下來，並暗自責怪自己太沉不住氣了，發怒根本於事無補，只有保持冷靜，才能够保持靈活的頭腦，對自己有利，想通了這一點，他便將怒火壓下。「黃夫人，可否請敝表妹來當面一問。」

黃夫人搖搖頭道：「這時候不能，等你們與嵐兒及倩情成了親，老身自會讓你們見面，說個清楚明白！」

柳擊壤心中冷笑一聲，不再堅持下去，將話鋒一轉。「黃夫人，你的意思是說，在下要與令千金成親了？」

黃夫人撫着愛女的肩頭，頷首道：「那是當然了，而且這也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你不會不答應吧？」

柳擊壤故意問道：「假如在下不答應呢？」

黃倩情聽了柳擊壤那樣說，嬌靨驟變，又驚又急又怨地望着柳擊壤，嬌喚道：「娘，女兒不想活了。」

黃夫人輕拍着愛女的肩背，安慰道：「倩情，好好的，怎麼不想活了？柳少莊主剛才只是逗你着急，才那樣說的，他不會不答應娶妳的！」

說畢，抬眼望着柳擊壤，用極之平淡的語氣道：「柳少莊主，為了令尊着想，大概你不會忍心不與倩情成親吧？」

黃夫人雖然沒有明說出來，但言外之音，就算是白痴，也聽得出來——柳擊壤若是不與她的女兒成親，那麼，柳清平便有生命之虞了。

柳擊壤雖然在先一會，便想到了黃夫人會以他的父親的生命來要脅他就範，但這時聽了，仍忍不住心弦震顫不已，這一招好毒辣，也好難招架，不用說，表妹程鳳姿也是在這種脅迫之下就範的。

黃倩情這時可緊張了，眼巴巴地望着柳擊壤，一顆心「噗通噗通」直跳，生怕柳擊壤說出一個「不」字來！

黃夫人却不像女兒般緊張，而是充滿了信心，等着柳擊壤開口應承這頭一廂情

願的親事了。

那知道柳擊壞的回答，既不令黃倩情感到失望，也沒有令黃夫人滿意。「黃夫人，終身大事，不同兒戲，我要與我爹商量一下，大概妳不會反對吧？」

黃夫人聞言，無奈地道：「你既然這樣說，老身便答應讓你考慮一天，並與令尊商量，後天就要答覆！」

「黃夫人，事關終身大事，自然要愼重考慮清楚，可否寬限多一天，後天才答覆？」柳擊壞說得雖然客氣，但神態却很堅決。

黃夫人定眼打量了柳擊壞一會，才說道：「好……老身就多給你一天時間考慮，希望你不要令老身失望，更不要害了令尊！」

說完，提高聲調喚道：「魏奇！」

「在！」魏在外面應道：「主人有什麼吩咐？」

「柳少莊主回去，就讓他住在柳莊主的隔壁吧，好好招呼他，不可怠慢！」黃夫人向外面的魏奇吩咐一番，才對柳擊壞道：「柳少莊主，請隨魏奇到令尊處。」

柳擊壞沒有說什麼，默然站起來，向外走去。

黃倩情却是依依不捨地望着柳擊壞的背影，有點担心地悄聲道：「娘……女兒怕……」

黃夫人輕拍愛女的手背道：「別想那樣多了，娘包保他一定會像程姑娘答應嫁給嵐兒般，答應娶妳。」

這些話，柳擊壞聽不到，因爲他已走出了軒廳外面，並已隨着候在外面的魏奇，向外走去。

×　×　×

柳清平聽了兒子的敍述後，臉色很難看，好一會，才憤然道：「這眞是天下奇聞，居然有這種一厢情願的事，而且爲了達到目的，竟然不惜出盡手段，先是殺人示威，繼之以人命來脅迫就範，這大概只有魔尊的遺屬，才會幹得出來，眞是可怒復可笑！」

「爹，他們以爹的生命要脅孩兒，孩兒爲了爹，只怕不能不答應……」

柳擊壞無奈地說，但還未說完，便被柳清平喝斷了。「壞兒，生死事小，名譽事大，有所爲有所不爲，你若是答應了他們的要脅，爹雖生猶死，試問，爹那還有何面目對道上的朋友？必然受到道上朋友的鄙棄唾罵，那還不如死了乾淨？所以，那位黃夫人就算殺了爲父，爲父也不會答應，讓你娶她的女兒，令到柳家從此沾上洗刷不掉的汚名！」

柳擊壞却道：「爹，孩兒又怎忍心，讓爹你被他們殺死？這不是等於孩兒害死了爹？再說，表妹爲了姑姐的生死，亦被迫答應了嫁給魔尊的兒子黃嵐……」

「壞兒，不要說了！」柳清平沉聲道：「爹心意已決，孩子，你不會做個不孝兒吧？」

柳擊壞一聽，慌忙雙膝一曲，跪了下來。「爹，孩兒就算死，也不會做出對您不孝的事來！」

「嗯，爹很高興，壞兒，快起來。」

柳清平急忙伸手將兒子扯起來，這不免將頭湊前去。

柳擊壞也就乘這機會，在柳清平的耳邊，急促地噏動嘴唇，以蚊蚋般的語聲道：「爹，孩兒在跟魏奇來此時，在沿途留下暗記，以便項大俠循踪追尋，相信項大俠在今晚或是明天，必然會追尋到這裏來，那時，應該有辦法對付他們。」

柳清平聽了，眼中閃過一抹喜色，亦悄聲道：「壞兒，原來你與項大俠早有安排，那就好了。」

這時柳清平已將兒子拉起來，兩人便住口不說。

兩人之所以這樣小心，是因爲外面日夜守着兩名漢子，若是被那兩名漢子在外面偷聽到他們剛才的說話，那就糟了，所以，兩人都極之小心。

柳擊壞站起來後，向父親打了個眼色，然後大聲道：「爹，孩兒自然想到，爹若是爲了孩兒而死，孩兒豈不是亦成了一個不孝之人？」

柳清平故意長嘆一聲，擺擺手，語氣略有改變。「壞兒，但……唉，讓爹想清楚再說吧。」

「那麼，孩兒不打擾爹了。」柳擊壞說着走向門口。

在門上敲了兩下，大聲說道：「請開門。」

緊閉着的室門應聲自外打開來，柳擊壞隨即走了出去，守在門外的兩名大漢之一隨即將室門關上並下了鎖，另一名大漢則將柳擊壞帶到隔隣的一間密室。

×　×　×

項白羽一路沿着柳擊壞留下來的脚印，跟踪來到那座大宅院外面的一片矮林子中。

這座大宅院原來建築在一片兩山夾峙的谷地中，谷口就是那片矮林子，怪不得這樣隱蔽了。

項白羽跟踪到矮林子傍路口的地方，便發現柳擊壞留下的最後一個脚印，脚尖正指着那座大宅院，便斷定柳擊壞是被帶到那座大宅院中。

他在那片矮林子中蹩了差不多有一個時辰，天色才完全黑下來，於是，他便開始了行動。

他決定選擇在大宅院內的人吃晚飯的時候，潛入宅院中，找尋柳擊壞的下落。

因爲在晚飯的時候，起碼有大部份的人手去了吃飯，在防守上必是薄弱，難免出現空隙，這對他的行動是極有利的。

果然，他很順利便潛進了大宅院中，並且沒有遇到什麼險阻，便找到了囚禁柳氏父子的地方。

但他却沒有莽動，因爲柳清平父子的房外，皆守着兩名大漢，他要潛進去，仍是不難的，但萬一弄出什麼聲响來，那就會打草驚蛇了，所以，他一直伏在瓦面上的暗影中，等候最佳的機會。

他足足伏在瓦面的暗影中，用了半個更次的時間，才毫無聲息地，將屋背揭開一個三尺見方的瓦洞來，但他却沒立刻從瓦洞中潛入房內，而是耐心地等候着，並以手勢與下面室中的柳擊壞示意。

柳擊壞在項白羽將瓦片揭開時，由於從瓦洞中射下來一縷月光，便驚覺到瓦面上有人，而且立刻就猜到是項白羽，抬頭往上一望，果然是項白羽，那份驚喜之情

，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但他却按捺着激動的心情，等候着項白羽從瓦洞上潛下來。

項白羽又等了一個更次，看到宅院內大部份都先後熄了燈火，認爲這個時候不可能再有人去探訪柳擊壞的了，這才從瓦洞中溜下去，與柳擊壞附耳密談起來。

在柳出壞的室內大約逗留了約半個更次，他沒有將柳擊壞帶走，一個人從破瓦洞中穿出瓦面，又極之小心地將瓦面照原來的樣子掩蓋起來，這才向東面的一座樓閣潛掠過去。

天色快將黎明的時候，他才自那大宅院內潛了出來，向玉柱山那個地方飛掠而去。

×　×　×

天色濛濛亮的時候，項白羽忽然發現，在左前方約二十多丈外的野地上，正有一條人影如飛掠來，他要躱避，已經來不及了。

既然已經被那人發現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同時也出於好奇心，身形一挺，向那條人影迎了上去。

那條人影不知是有恃無恐，還是誤以爲項白羽是自己人（因爲項白羽從大宅院那個方向掠來的，而那人正掠向大宅院那個地方，極有可能是大宅院的人），居然亦不躱避，逕向這邊掠來。

眨眼間，兩人的距離便縮短了近十數丈，相距只有五六丈左右，在曦微的天色下，憑着銳利的目光，互相可以看清楚對方的面目。

雙方在看清楚對方的面目的刹那，飛掠的身形猝然停了下來，互相凝視着。

因爲雙方皆認出了對方的身份。

項白羽雖然沒有見過血手屠奢其人，但却從飛雲和尚的口中，聽說過飛雲對血手屠奢的描述，故此，他一眼便認出，向他奔掠過來的，正是血手屠奢！

而血手屠奢在那一晚（項白羽與柳擊壞引起誤會的那一晚），偷聽到項白羽與柳擊壞及馬氏四雄的說話，亦偷窺到項白羽的樣貌，如今乍遇，自然亦一眼將他認出來！

「血手屠奢！」項白羽從齒縫中吐出四個字來，心中亦陡然生起一股衝動——一較高下的衝動。

「神龍項白羽！」血手屠奢的語聲冷傲。

兩個人說了兩句說話，便互相凝視起來，就像兩隻蓄勢欲鬥的雄鷄般。

在這一刻的凝視中，項白羽已作了決定，必須將血手屠奢留在這裏，若是讓他走脫，逃回那座大宅院中，血手奢屠必然懷疑自己曾夜探那座大宅院，將自己的懷疑向魔尊的遺孀說出來的話，那必然會加強戒備，那時，自己方才與柳擊壞商量好的辦法，便有可能實行不了，故此，必須將他留下來！

何況，以血手屠奢的所作所爲，亦是死有餘辜，殺了他，也不爲過。

「屠奢，區區久聞大名，一直想領教一下你的手段——血手邪功，今日遇上你，正好一遂心願。」項白羽故意這樣說，是想令到屠奢對他今晚的行踪不起思疑。

但屠奢是條老狐狸，一見項白羽自大宅院的方向掠來，便懷疑他曾夜探大宅院，並且探到不少秘密，他在心中亦已打定了主意，不讓項白羽再有活下去的機會，當下冷厲地道：「項白羽，你騙不了某家的，你既遇上了某家，便算你倒霉，某家決不會讓你活着離開，動手吧！」

項白羽也懶得多說什麼，而他從飛雲和尚的口中，亦已知道屠奢的雙掌歹毒無比，沾觸不得，還有那劇毒無濤的碧血毒砂，他可說是知己知彼，那就知所防範了。「閣下既然這樣說，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說話間，他已倏然欺身搶撲上去，一掌拍向屠奢的面門。

奢屠不禁心中窃喜不已，以爲項白羽不清楚他的底細，居然不亮出兵刀，以手掌向他攻擊，這豈不是正中下懷？當下厲叱一聲，左掌一揮，疾迎向項白羽那隻右掌。

項白羽倏地掌勢一變，左臂猝沉，改拍爲削，斜削向屠奢的腹腰部位！

屠奢却早已料到項白羽那一掌是虛招，右掌早已蓄勢待發，一見項白羽變招，右掌便疾斬向項白羽的右掌腕脈，左掌却改拍爲揷，原勢不變，疾插向項白羽的心胸要害！

血手屠奢這兩招變化迅快、詭奇、剛猛，顯出他的高明身手來。

那知道項白羽施的是誘敵之計，目的正是想屠奢以爲他不知他的底蘊，而放心出手，他就可以虛隙來一下出奇不意的攻擊，一舉克敵。

他之所以誘敵，仍是想速戰速決，以避免屠奢有逸脫之機會。

血手屠奢的右手斬出的刹那，他的上身倏然向後一仰，同時間，他的右手暴縮，左手自衣袖中猝然探出，但見刀光一閃，疾迎向屠奢那隻右手！

屠奢左掌被項白羽一招鐵板橋，避過了，右掌亦一下斬空，吃了一驚，心知不妙，剛才收招暴退，但那已來不及了，由於他斬出的右掌勢道極猛，而項白羽是志在必得，探出的左手亦其快異常，故此血手屠奢心念才動，兩下裏已迎在了一起，但却不是手掌迎向手掌，而是項白羽左手暴閃的刀光，迎上屠奢那隻攻勢不及的右掌，那道暴閃的刀光自屠奢的右掌上一閃而過，一隻斷掌便飛落在地上，而屠奢渾身震撼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嚎，身形向後暴退不迭！

而他的右掌，已齊腕斷掉，切口平整，噴湧出一股血泉來。

項白羽一招創敵，自然乘勝追擊，根本就不給屠奢有喘息的機會，身形倏然疾欺而上，左手的短刀疾刺向屠奢的小腹，右掌化拳，飛擊向屠奢的喉頭！

屠奢在右掌被切斷的刹那，才知道自己上了項白羽的大當，他一向奸狡過人，程萬通與唐登巳是中了他的奸計，才被他殺死的，想不到終朝打雁，這一次却叫雁啄了眼，眞是陰溝裏翻船，驚痛急怒之下，他已亂了方寸，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逃，故此，他根本不去理會項白羽的攻擊，忍受着斷掌那種椎心劇痛，身形一歪，脚下斜蹬，身形向左側倒掠出去！

項白羽的反應好快，刺向屠奢小腹的

左手短刀倏地一甩，抖手脫射向屠奢的腹腔部位！

屠奢要不是右掌已斷，流血不止，加上劇痛攻心，方寸已亂，令到他的反應及身手均受到影响，不及未受傷時之敏捷靈活，肯定可以躲避過項白羽脫手射來的短刀，但這刹那，却不可能了。

待到他驚覺到銳風急襲時，欲想變換身形，可惜已遲了，也不够快，只聽「噗」地一下急响，隨之是他的一聲慘厲的大叫，那柄短刀已深深射插入他的腹腔之內，深沒至柄！

而他的身形亦被刀上的餘勁撞得飛揮出丈許過外，才重重地墜跌在地上，全身挺搐了一下，便不動了！

項白羽望着摔落在地上不動的屠奢，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神態有點意外。

因爲他實在想不到，交手不過三招，便擊殺了屠奢，這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雖然使了詐，但在他的想像中，屠奢絕對不是一個輕易殺得了的扎手人物，否則，血手屠奢的大名，也不可能在江湖上享有那麼大的名聲了！

怔呆了好一會，他才回過神來，走上前去，從屠奢的身上，將那柄短刀拔了出來。

現在才看清楚了，那柄短刀只有七寸長（連刀身帶柄），刀身又窄又薄，刀鋒寒芒隱泛，鋒銳至極，刀身上竟然不沾一絲血跡，絕無疑問，這是一柄寶刄！

項白羽在將寶刀拔出來時，已確定了屠奢死了，左手一翻，將寶刀藏回左袖之內。

接着，他將屠奢的屍體挾起來，向白雲寺那邊飛奔而去。

他之所以要將屠奢的屍體帶走，是不想讓人發現，特別是大宅院內的人，那樣，便會引起大宅院那些人的警惕。

×　×　×

吃過午飯後，柳擊壤「拍」開室門，進入囚禁父親的密室之內。

大約一盞茶時分，他便從柳清平的室內走出來，回到囚禁他的密室內。

翌日，便是他答覆黃夫人的最後期限了。

這天，在接近晌午時分，魏奇便前來，仍然將他帶到那座軒閣內。

仍然是軒閣內臨池那邊的軒廳中，這一次，只有黃夫人母女在座，黃嵐却不見了影踪，大概是去纏着程鳳姿了，想到這一點，柳擊壤心中不禁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

軒廳內早已擺了一桌酒菜，柳擊壤才走進去，黃夫人母女已笑盈盈地站起來，黃倩倩那雙媚眼，更是焦盼地定在柳擊壤的身上。

「柳少莊主，老身特備了一桌酒菜招呼你，快請坐下來，咱們邊吃邊說。」

說話間，黃倩倩已情意殷殷地，親自斟了一杯酒給柳擊壤。

柳擊壤却沒有喝那杯酒。

黃倩倩禁不住幽幽地瞟了柳擊壤一眼，咬着下唇，一副委屈的樣子。

黃夫人看到女兒那種樣子，不禁在心中暗嘆一口氣。「唉，眞是冤孽。」由於一向極之寵愛女兒，又難免心痛，忙亦斟了一杯酒，笑笑道：「柳少莊主，酒中沒有下毒的，請放心喝。」

說完，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柳擊壤的確是恐防酒中有毒，所以才不敢喝，若是現在着了道兒，糊裏糊塗地就了範，那麼，他與項白羽商議好的計劃，便不能實行了，那不但會害了他自己，也會害了表妹程鳳姿，所以，他必須小心一點。

黃夫人喝了一口酒，那表示沒有在酒中做了手脚，爲了不至使氣氛弄得太僵，於是，他亦舉杯喝了一口。

黃倩倩見柳擊壤肯喝她斟的酒，心中比喝了蜜糖還要甜，眼波流轉間，飛了柳擊壤一眼，抿咀偷笑起來。

黃夫人見女兒高興，她亦跟着高興起來。

天下間做父母的，對於自己的兒女，莫不呵護備至，用心良苦，甚至會不惜做出有悖常理的事情來。

就像黃夫人，不正是爲了兒女的婚事，而做出强人所難的事情來麼？而且不擇手段！

「柳少莊主，請不用客氣，吃些菜吧。」黃夫人親自挾了幾箸菜給柳擊壤。

而她亦與女兒吃起來。

柳擊壤只好虛與蛇委，客氣地道：「有勞夫人了，在下怎敢當。」

亦舉箸吃起來。

本來沉凝的氣氛，這時溶解了，開始融洽起來。

黃倩倩見心上人——柳擊壤態度已軟化下來，心頭大樂，那雙媚態橫生的多情眼，不時地飛瞟着柳擊壤，忍不住嬌嬈地站起來，舉杯說道：「柳……兄，小妹敬你一杯。」

柳擊壤心中已有計較，裝出受寵若驚的樣子，亦起身舉杯道：「黃……姑娘，在下亦敬你一杯……」說着與黃倩情一碰杯。

兩人喝乾了杯中酒，重新落座，黃倩情却像喝醉了般，雙頰酡紅。

黃夫人見氣氛變得輕鬆起來，便乘機道：「柳少莊主，你與令尊應該商量出一個結果來了吧？」

柳擊壤喝下一口酒，故意不吭聲，露出爲難的表情。

黃倩倩立刻變得緊張地，雙眼瞬也不瞬地望着柳擊壤。

柳擊壤看在眼內，不禁暗暗好笑：「這位黃姑娘眞痴情，可惜我已將一顆心給了鳳姿表妹，唉，妳這是何苦來哉？」

黃夫人見柳擊壤不答，亦不由緊張起來，語氣稍重地道：「柳少莊主，希望你多爲令尊想一下。」

柳擊壤心中冷笑不已，見是時候了，才開口道：「黃夫人，在下與家父商量過了，家父是極力反對，在下有感於黃姑娘的錯愛，也爲了家父的生命着想，費了不少的口舌，才算勉强說得家父同意了在下與黃姑娘的婚事。」

黃夫人一聽，終於放下心頭石，眉舒眼笑起來。「倩倩，娘早已說，柳……壤兒是不會令娘與你失望的麼？娘沒有說錯吧？妳現在應該開心了。」

黃倩倩簡直是心花怒放，情意深深地

瞟了柳擊壤一眼，嬌嗔地道：「娘，妳就是會笑女兒，羞死了！」

那種眉黛生春的嬌媚之態，令到柳擊壤禁不住心頭有如鹿撞，急忙收攝心神，臉色一正，道：「黃夫人，在下答應與黃姑娘的婚事，不過却有一個條件。」

黃夫人一聽，神態呆了一下，脫口道：「快說，是什麼條件？」

柳擊壤正色道：「聽着，在下與黃姑娘成親後，要立刻放了我爹與姑姐，及四位馬叔叔，還有敝莊中的所有人手。」

一頓接又道：「在成親那一天，我爹與姑姐，及四位馬叔叔必須在場！你若是不答應，在下誓死不答應。」

黃夫人聽了，那顆提起來的心，放落下來，舒口氣，笑說道：「柳……壤兒，老身還以爲是什麼天大的條件，原來只是這樣，老身全答應，你應該滿意了吧？」

說着，望了一眼柳擊壤，滿心高興地道：「壤兒，就算你不提出來，老身也不會再爲難令尊及貴莊的一衆人了的，你與倩情成了親，咱們便是一家人，老身與令尊及程夫人便是親家之好，老身自會好好地招呼令尊等人，至於在成親那天，令尊及姑母等人自然要列席，因爲那是終身大事，令尊與程夫人怎能不出席，這一點你盡可以放心，老身會做了。」

「黃夫人既然這樣說，在下可不可以再提出一個要求？」柳擊壤乘機提出。

「壤兒，老身對你已改了稱呼，怎麼你還不改口？」黃夫人微帶責備地望着柳擊壤。「只要不令老身爲難的，你只管說吧。」

柳擊壤吶吶地道：「岳……母……大人，小……婿想請求在成親那天，將我爹及小婿等人被點封的穴道，全部解開來，以方便行動。」

黃夫人一聽，雙眉微皺，搖搖頭道：「壤兒，這……恕老身難以答應，老身不答應，是爲了令到婚禮能够順利進行，以免發生意外，這一點，壤兒，你應該明白，老身純是出於一片好意，但老身答應你，在成親的翌日，老身立刻解開令尊與程夫人等人被點封的穴道！」

柳擊壤露出失望無奈的神色，心中却暗罵一聲：「好一隻老狐狸。」

黃夫人見柳擊壤有點不悅，生怕又將氣氛弄僵，以致又生出枝節，眼珠一轉，笑說道：「壤兒，老身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柳擊壤不由好奇地問：「岳……母大人，是什麼好消息？」

黃夫人眉開眼笑地說道：「老身看過，後天便是黃道吉日，老身決定在那一天，爲你與嵐兒一併合辦喜事，來個喜上加喜！」

柳擊壤聽了，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不動聲息，讚成道：「岳母大人，眞難爲你想出這個好主意，確是喜上加喜，小婿不反對。」

黃夫人高興得合不攏咀來。「好，壤兒，既然你同意了，那老身便準定在後天替你們與嵐兒程姑娘辦喜事，了却老身一件心頭大事！」

黃倩倩一副羞不可仰的神態，只是含情脈脈地拿眼瞟着柳擊壤。

柳擊壤只是詐作不知，不敢望向黃倩情，見已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便不想留下，起身道：「岳……母大人，若沒有什麼事情，小……婿想回去跟家父說一聲，好讓他高興一下。」

黃夫人連聲道：「壤兒，沒有什麼事了，辦喜事需要的東西，老身自會派人去買辦打點，不用你來操心，讓親家老爺知道也好，老身也要到東樓，通知親家母一聲。」

黃夫人心中的親家母，正是程萬通的夫人，程鳳姿的母親。

「魏奇！」黃夫人呼叫一聲，外面馬上响起魏奇的應聲，黃夫人接吩咐道：「馬上將柳少莊主父子招待在東閣對面的紅楓院中，不可怠慢！」

魏奇在外面應了一聲，柳擊壤走出去，魏奇馬上恭聲道：「柳少莊主，請隨魏某來。」

×　×　×

良辰吉日終於到了。

這一日，大清早，大宅院內的上下人等，便忙碌起來。

一直很少敞開，平時總是緊閉的兩扇大門，今日破例地打開來，門樓上張燈結綵，連那對石獅子也披了紅，顯得喜氣洋洋。

而上下人等，亦一律換上了簇新的新衣，宅院內更是一片紅，令到每一個人皆沾上了一股喜氣。

在第二進院落那座寬敞的大廳上，早已被佈置成一座喜堂，廳堂四邊的牆上，掛滿了喜幛喜聯，正中那張大供桌上，擺放着黃氏的歷代神位，神位的前邊，排列着三盤被染成紅色的喜果喜點，供桌的兩邊，左右各排放着兩張舖上了大紅錦墊，堂前披紅掛彩，左右各懸一雙大紅燈籠，那些下人，仍在動手佈置，進進出出的，好不忙碌。

離吉時還有一刻時分左右，黃夫人已領着柳清平、程夫人，走入了喜堂，在左右兩排椅子上坐下來。

而司禮倌亦已來到了喜堂上，在右手邊站下來。

接着，地煞雙叟及魏奇，還有五名不知姓名身份的半百老者，亦來到喜堂上，在堂口左邊的一排椅子上坐下來。

柳擊壤雖然不認識那五位半百老者，但從他們那種氣度沉穩，眼神充足，太陽穴高高鼓起的情形看來，他看出那五名老者的一身修爲，不在地煞雙叟之下，不由心中暗自嘀咕起來。

今日雖然是女兒的大喜之日，但程夫人却臉無表情，這也難怪她的，她是被脅迫之下，才勉强答應將女兒嫁給黃嵐的，而她的丈夫程萬通慘死還不到一個月，叫她怎能高興得起來？

黃夫人算是最高興的一個了，自進入喜堂，她便笑得合不攏咀來，喜氣洋洋的，一雙兒女皆得到心愛的心上人，與之共諧連理，做娘親的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開心的呢？

柳清平始終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令人看不透他的心中是喜是怒。

「吉時到了！」司禮倌終於高聲一喝，「請兩對新人到喜堂。」

就在司禮倌高唱的時候，血手屠奢忽然匆匆走入喜堂內，先朝黃夫人微躬了一下身，才在堂口那排椅子的最末一張坐下來。

由於兩雙新人就要出來，故此，地煞雙叟及魏奇等人只是拿眼望了一下血手屠奢，沒有說什麼（就算有話想問血手屠奢，這時候也不方便問，而這位血手屠奢分明是假冒的，因爲血手屠奢已被項白羽所殺了，但却只有項白羽一個人知道，而這位假屠奢的易容術顯然很高明，十足十就是那位眞屠奢，起碼，地煞雙叟及魏奇等人就認不出來，假屠奢選擇這個時候進來，可謂擇對了時間，不用費口舌解釋一番他何以這時候才回來，免至不愼露出馬脚），屠奢在坐下前，臉露歉意地朝地煞雙叟等人點了一下頭，才安然坐下來。

司禮倌喝聲未歇，兩雙新人已先後並排着，在喜娘與儐相的相伴之下，走了出來。

當先走出來的一對新人，正是黃嵐與程鳳姿。

後面一對新人自然是柳擊壤與黃倩情了。

兩位新娘皆頭戴霞冠，身穿鳳披，紅巾垂覆，每一對新人皆各自手執着心字紅結的紅帶一端，來到了喜堂的供案前。

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兩對新人的身上，黃夫人甚是老懷大慰，笑得見牙不見眼。

程鳳姿與柳擊壤臉上不見一絲喜容，唯是柳擊壤的目光與血手屠奢的目光相觸時，目光亮了一下。

黃嵐兄妹與乃母一樣，一副喜氣洋洋的樣子。

「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父母……夫妻對拜……禮成！」司禮倌一聲接着一聲高唱，兩雙新人便依樣劃葫蘆，照做起來。

接下來，便是一雙新人敬茶給父母。一邊是黃嵐那一對敬茶給黃夫人，另一邊是柳擊壤與黃倩情敬茶給柳清平。

接着，便輪到柳擊壤那一對敬茶給黃夫人，黃嵐那一對敬茶給程夫人！

就當黃夫人笑口盈盈地伸手欲接柳擊壤那一杯茶的時候，突變也就在那剎那發生了。

黃夫人才接住茶杯，柳擊壤倏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下子抓住黃夫人那隻右手腕脈！

同時間，他的身形一閃，已掠到黃夫人的身邊，就在黃夫人驚愕意外得不知所措的剎那間，運指一連點了黃夫人身上的五處大穴，但左手却仍然扣住黃夫人的右手腕脈！

就在柳擊壤出手的同時間，程夫人亦驟然出手點了將茶雙手捧上給她的黃嵐左手腕脈，柳清平一探身，伸手連點了黃嵐身上六處大穴，黃嵐剎時有如一個木頭人般，動彈不得，心中駭異驚惶到了極點，以至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這一剎那的變化，眞是快得無以復加，也意外得令到地煞雙叟等人，駭呆住了，一時間來不及應變！

九人中，應變最快的是屠奢。

只見他厲喝一聲，身形自椅上彈掠起來，由於他是坐在那排椅子的末端，故此，他在掠外出去的時候，便必須經過地煞雙叟等八人的身前。由於八人不知道他是假冒的，自然對他沒有戒心，這就着了假屠奢的道兒了。

假屠奢就是乘這剎那的時機，身形在八人身前一閃而過的剎那，以迅疾無倫的手法，接連點封了八人的軟痲穴及左右肩井穴。在八人驚覺到看了道兒，駭呆怔住的剎那，又以閃電般的手法，再點封了八人身上的三處主要經穴！

八人中，坐在最前端的是地煞雙叟，兩人只比假屠奢的動作慢那麼一剎那，在被假屠奢點中時，已從椅上疾挺起來，欲撲掠向黃夫人那邊，但便被點封了穴道，兩人就那樣被定在地上，姿勢怪異可笑。

魏奇與五名老者亦是姿勢各異，有的屁股還未離椅，有的才離開寸許，有的傾身欲撲，有的張口欲喝，有的睜眉怒目，有的驚駭欲絕，看得程鳳姿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聲來。

黃夫人第一個從驚駭意外中回過神來，身上雖然被點了三處大穴，不能動彈，但却仍能開口說話，驚怒交加地喝道：「壤兒，你這是什麼意思？居然連丈母娘也敢出手制住，難道你只要我的女兒，不認我這個丈母娘了麼？眞是放肆，還不快解開老身的穴道？」

柳擊壤冷笑一聲，邊動手扯下身上那件大紅吉服，除掉頭上那頂簪花帶紅的帽子，邊冷然道：「黃夫人，你別作夢了，在下與妳女兒成親，只是做戲，在下根本就不認識令嫒，更說不上愛慕了，在下是在妳的脅迫之下，才假意答應與令嫒成親，目的正是想乘妳開心得昏了頭的時候，出奇不意地將妳制住，以便救出舍表妹，現在妳應該明白了，一廂情願的事，是不能強迫別人接受的！」

黃倩情聽了柳擊壤那番話，又驚又羞又怒，尖叫一聲，昏倒在地上。

而這時，程夫人已爲程鳳姿拍開了被點封的穴道。

柳清平則扣住了黃嵐的肩頭，那些本來在堂下看熱鬧的下人護院婢僕，其中不乏身手不弱之輩，但看到夫人與少主人被制住，那個敢妄動？只是哄動了一下，一個也不敢出手。

× × ×

地煞雙叟等八人這時候還不知道猝然出手，制住他們的血手屠奢是假的，魏奇怒喝道：「屠奢，你這傢伙居然吃裏扒外，味着良心，背叛了主人，咱們若是不死，必定不會放過你！」

閔氏雙叟亦怒聲道：「屠奢，你這不忠不義之人，咱們一直當你是兄弟……」

假屠奢哈哈大笑起來。「你們別冤枉了血手屠奢，屠奢已經死了，區區只是假冒他的身份。否則，又怎混得進來，並輕易地將你們制住？」

假屠奢邊說，邊將臉上的易容物揑掉，只不過眨眼間，便露出本來面目。

柳擊壤早已知道假屠奢的身份，但仍然忍不住叫出聲來：「項兄，果然是你，咱們的計策成功了！」

原來假冒屠奢的，正是項白羽！

柳清平感激地道：「項大俠，柳某這

一次不致清名受污，全仗項大俠的仗義援手，柳某不知該怎樣謝你！」

黃嵐雖然沒有昏過去，但卻被這一連串的意外，弄得呆傻了，說不出話來。

程夫人母女亦雙雙朝項白羽深施一禮，說道：「妾身母女能够重出生天，實乃項大俠所賜，請受妾身母女一拜！」

項白羽忙讓開去，搖手道：「程夫人程姑娘，快請起來，項某怎受得起？」

但程夫人母女仍然拜了下去。

黃夫人那張難看的臉上，忽然搐動了一下，驚異地掃了柳擊壤柳清平及程夫人一眼，詫異地道：「老身想起來了，你們不是被魏奇在身上點封了三處奇經主穴的麼？怎麼解開了？憑你們的功力，絕無可能運功衝穴的，何況，魏奇的點穴手法，乃先夫生前傳授給他的奇特點穴手法之一，尋常人也解不開你們被點封的穴道！」

柳擊壤哈哈一笑道：「黃夫人，天下間能人奇士多的是，在下父子與姑姐身上的穴道，乃是項兄解開的！」

黃夫人不可置信地上下打量着項白羽。「你就是那位有神龍之稱的項白羽？你怎會懂得解開先夫那種奇特點穴手法？」

項白羽莞爾一笑，道：「因爲區區的恩師，傳授了區區一種可解天下任何一種點穴手法的解穴方法，就是這樣簡單。」

黃夫人聽了，驚疑不置地道：「令師是那位高人，可否見告？」

項白羽肅然道：「區區恩師乃山野狂人，從不以名諱示人，區區不敢有違師命，請恕不說。」

「你既然能够解開他們的穴道，那何不將他們救走，卻要弄出這一台好戲來，是否存心要老身出醜？」

「黃夫人，區區第一次潛進貴宅時，也打算將人救走便算的，但卻發覺到，程姑娘被你們囚禁在東樓下的一座地下秘室之內，而日夜皆有人看守着，光天白日之下，區區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不能潛進那秘室之內，因爲區區根本就不知道開啓地下秘室的入口機關樞鈕在那裏，夜間，雖然行動方便一些，但更難找到開關樞鈕，何況你們爲了防程姑娘自殺，日夜皆有兩名婦人陪伴着她，那簡直無從下手救人，故此，區區思量之下，別無良策，本想先將柳莊主及程夫人柳老弟先救出去再說，但又怕打草驚蛇，你們防範得更嚴密，那就根本救不了程姑娘，而區區也沒有把握可以勝得了妳，在左右兩難之下，與柳老弟商議出這個辦法來，果然很靈，只要制住妳，還怕你們不將程姑娘放出來，如今不是奏效了麼？程姑娘平平安安地，回到了程夫人的身邊，而咱們也一點損傷也沒有，你們也沒有傷亡，這都是大家希望的吧？」

黃夫人聽了，閉上咀巴，默默無言。

好一會，黃夫人恨恨道：「如今你們已將人全部救出來了。你們還想怎樣？」

程夫人首先悲憤地道：「當然是血債血償，你們殺了妾身拙夫，妾身也要殺妳替拙夫報仇！」

柳清平也義憤難消地道：「還有，你們爲了達到目的，居然不擇手段，先是殺人示威，繼之毀莊擄人，這一點柳某姑且不與你計較，但你們乃是魔尊的遺孽，所謂除惡務盡，何況，除魔衞道，乃我輩份所應爲之事，爲了天下武林着想，說不得只好除去你母子女兒三人了！」

黃夫人瞋目道：「一人做事一人當，老身承認先夫在生時，令到天下武林腥風血雨，但他已得到了報應，而妾身與一雙兒女，從來沒有沾過血腥，難道先夫的罪孽，要老身及一雙無辜的兒女償還麼？究竟還有沒有天理的？」

程夫人悲憤地道：「但拙夫及唐大俠的死又如何？」

黃夫人道：「老身根本就沒有要屠奢殺人，只是要他想辦法，將程姑娘擄來，強迫程姑娘就範，並想辦法將柳莊主父子『請來』，想不到他卻自作主張，先後殺了程萬通及唐登，這實是老身始料不到的，你們若以此藉口殺老身，老身無話可說，抵命便是，但嵐兒與倩情又何罪之有？枉你們自稱俠義道，你們只是找藉口以便殺人洩憤吧了！」

接又厲聲道：「還有，他們四人已拜堂成親，如今你們卻不承認，就算你們不殺嵐兒倩情，但他們又怎有臉再見人？」

這一句話，說得柳清平程夫人啞口無言，自覺理虧。

剎時間，堂上堂下，一片沉寂。

× × ×

「咳」了一聲，項白羽道：「這是區區出的主意，是區區有欠周詳，未有顧及令郎及令嫒的感受，要怪，請怪區區。」

一頓，接轉對程夫人及柳清平道：「柳莊主，程夫人，若黃夫人所言屬實，那麼，殺人者只是血手屠奢，而他已被區區殺了，亦算得上遭了報應，抵了尊夫及唐大俠一命，依區區之見，兩位也不要追究下去了。」

柳清平程夫人雖然有點不甘不願，但礙於項白羽的情面，加上項白羽又言之成理，只好勉強點頭道：「項大俠所言極是，咱們就依項大俠所說，不再追究。」

項白羽又道：「至於柳莊主說黃夫人及其令郎令嫒，乃魔尊遺孽，務須除去，爲武林除害，區區卻不敢苟同。」

掃了衆人一眼，見柳清平不出聲，便接說下去。「不錯，魔尊生前，確是爲禍武林甚烈，但那只是他一個人的罪孽，而當時黃夫人及其兒女，皆沒有參與，怎可罪及其妻孥，這有失恕道，亦有違天和，而魔尊走火入魔而亡，亦可算遭到報應，當年他的一雙兒女，尚未成年，沒有沾過一絲血腥，所以，他們是無辜的，再說，自魔尊死後，黃夫人便携兒帶女，隱居起來，至今十二年，從來沒有在武林中引起殺戮，也沒有攪風攪雨。只是這一次，出於慈母愛子女之心，幹下這件糊塗事，但卻情有可願，罪不至死，恩師常嚴導區區，得饒人處且饒人！上天尚且有好生之德，何況人乎？何況，咱們這一次也作得有點過份，既然雙方沒有損傷，依區區之見，就此揭過算了。」

柳擊壤首先道：「爹，項大俠說得極有道理，鳳姿表妹與姑姐皆無恙，而黃夫人經過這一次的教訓後，相信再不會幹出這種一廂情願，強人所難的胡塗事了，爹，就此算了吧。」

（以下轉入第43頁）

二期完武俠故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血洗霸王莊（上）



護賑銀犧牲性命　別師門初顯神功

車聲轔轔，馬聲嘯嘯，夾雜着此起彼落的車夫吆喝聲，凌空揮舞皮鞭的劈拍聲，交織成一闋繁囂却又似有節奏的交响樂章。

——也因此劃破了這曠野中，像凝結了一般靜寂的空氣。

這是一長列鏢車，披着暮春三月的夕陽餘暉，浩浩蕩蕩地，沿着這條崎嶇不平的古驛道西向而行。

每輛鏢車上，都插着一面白底金邊，中央繡着三道代表瀟、漓、維三水的淺藍色水紋鏢旗，迎風飄展，顯得份外醒目。

鏢車都是用牲口拖住，自然要比由人力推挽行程較快。

他們今晨是由天剛破曉，才由安化出發，而此時向不過日薄崦嵫，而已趲行一百餘里，快到黃羅山麓了。

這列鏢車所載運的，是整整二十萬両賑災官銀，須護運至辰州府交割，係由長沙府委託素負盛譽的三湘鏢局護運。

三湘鏢局總鏢頭「銀鋼神梭」龍天驥，當他承接這筆生意時，就深深的感到責任重大，因爲這批賑銀數目過巨，很可能引起黑道朋友的覬覦，所以他絲毫也不敢大意，除了由自己出馬外，並挑選了四位最傑出鏢師，和五十名慓悍幹練的趟子手，隨同一道護鏢。

他所挑選的四位鏢師，都是三湘七大劍派門下的傑出弟子，不僅武功之得師門眞傳，尤其是江湖經驗極爲豐富，這四位鏢師是「火麒麟」倪志剛，「霹靂劍」祝松齡、「多臂熊」鄒凱和「神行無影」阮靈。

趟子手的喊鏢聲，清越嘹亮，响徹雲霄。

「我——武——維——揚——」

今天晚上星明月朗，夜空中，也偶爾有幾簇白雲，如奔馬般在飛馳。

驀地，前面遠處出現一點黑影，來勢異常迅疾，不到一會兒，便已聽到了急驟的馬蹄聲。

原來是單人獨騎，藉着明朗的月色，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那是個穿着一身深紅色緊身衣褲，背後交叉背着兩柄綉鸞刀的妙齡少女。

妙齡女郎和龍天驥擦身而過時，輕聲嬌喝道：「接住！」指一彈，一點黑影，向龍天驥射到。

龍天驥微感一愣，來不及攷慮，便急伸兩指揑住，入手便覺察出一粒柔軟的紙球，心知必有蹺蹊，隱忍着沒有出聲，當他抬眼看那妙齡女郎時，只見她行若無事般，連頭都沒有轉一下，巳疾馳而去，只留下一片使人微感迷惘的灰霧。

趟子手倒是機警的勒住了坐騎，等龍天驥走近，才低聲說道：「總鏢頭，小的覺得方才那妞兒有點邪門！」

龍天驥含笑道：「阿金，你從那裏看出那妞兒有點邪門？」

趟子手阿金道：「總鏢頭，現在是甚麼時候了，一個這樣年輕的單身女郎，居然敢在這種四無人烟的曠野裏跑，你想，如果不是……」

龍天驥忙攔住阿金的話，說道：「也不能說一定是衝着咱們來的。好啦，多加小心就是了。」

剛才，妙齡女郎投紙球那一幕，阿金背上沒有長眼睛，當然無法看到，可是跟隨在龍天驥身後的幾十雙眼睛，包括四位鏢師在內，竟然也忽略了過去。

「我武維揚」的高亢喊鏢聲，仍然不停地在夜空繚繞，也帶動着這一長列鏢車緩緩向前移動。

龍天驥在馬上，巳悄悄展開妙齡女郎投給他的紙球一看，只見那上面用炭筆草草的寫着兩行字：「滾龍坡設伏，霸王莊劫鏢！」

雖然只有寥寥十個字，但問題的嚴重性，却把個遇事鎭定的龍天驥，震驚得呆住了！

「霸王莊」是武林中的一座魔窟，座落在郎陽府上津縣屬的十八盤山中，不祇山高嶺峻，山道盤折迂迴，而且處處都是天塹之險，再加人工的機關埋伏，眞是飛鳥難渡。

莊主「紫髯霸王」宇文浩，爲黑道中巨魁，不止心黑手辣，尤其狡獪多謀，他手中的一柄青螭劍，和層出不窮的左手怪異劍招，使得武林中的名門各派，都爲之側目。

宇文浩手下除收容了許多江湖巨盜，還悉心調敎出三十六個弟子，並別出心裁的敎練了一種三十六天罡的左手劍陣，霸王莊並不少頂尖高手，從沒有一個人被困後能闖出劍陣！

龍天驥雖担心有人會覬覦這批鏢銀，確做夢也未想到竟是霸王莊，因爲霸王莊雖是魔鬼淵藪，但從無刼色刼財的紀錄，更何况這還是一批救災的賑銀。

「也許是那女娃兒所聞不實，或故意惡作劇。」他想。事實上他也只能這樣想，因爲現在巳勢成騎虎了。

當然，龍天驥並未將妙齡女郎警告之事告知他的手下，因爲他無法確定是否眞有其事。

不過他巳以較愼重的語氣傳了下去，滾龍坡林深樹密，常爲盜賊盤踞出沒，要大家特別提高警覺。

然後他將那張字條合在掌中一握，頓時化成了灰屑，從指縫中漏掉。

時約初鼓——

趟子手向龍天驥報道：「總鏢頭，前面那片影綽綽的黑松林，便是滾龍坡！」

龍天驥道：「我知道了。你去告訴他們，通過滾龍坡時，要加倍小心，萬一發生甚麼變故，不得我的指示，不准隨便出手！」

交代完了之後，先探手摸摸梭囊，然後將他那支賴以成名的銀鋼自兵刃袋中取出，抱在懷中，領先開道。

他這支鋼長三尺二寸，重二十八斤，用純銀和鋼鐵造，鋼的尖端，特別加鑲了寸許長一截打錐，在行家眼中，便知龍天驥對於點穴一道，必有獨特的手法。

滾龍坡終於到了，但見林木蓊鬱，黑越越的與高聳的黃羅山連在一起，驛道向林中貫入，道路亦愈崎嶇難行。

龍天驥雖凝集目力，奈何林深葉密，月光根本照不進去，裏面黑忽忽的，自然什麼也看不見。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他在心裏這樣安慰自己。

他仍是跨馬走在最前面，車隊跟在後面緩緩前進。

由於林中太黑，所以他在進入這一片密林之前，吩咐幾名趟子手點燃了幾支松子火把，走在車隊前面引導。

深入林中里許，除了被驚起的宿鳥，「噗噗噗」的，動着翅膀，在樹林的上空來回盤旋，和間或有幾隻野生小動物的驚竄，却一絲敵人的動靜，也沒有發現。

龍天驥正自暗忖：「果然料的不錯，那娃兒是在惡作劇。」

驀地，自他頭頂的樹枝上，發出一陣令人毛髮俱豎的森森陰笑。

龍天驥心中一凜，知巳落入敵人伏中，當即擧手約住車隊之前進，然後抱拳朗聲道：「在下龍天驥，三湘鏢局總鏢頭，係護運賑銀前往辰州府救災，請問朋友是那條綫上的朋友，敬請高招貴手，龍某如有疏忽開罪之處，俟賑銀交割後，回程時，定當親趨寶地負荆請罪！」

「嘿嘿！龍總鏢頭這才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呢，只是沒想到重逢的地點，竟是在這滾龍坡的黑松林中。」

聲落，一條人影自樹頂飛撲而下，宛如一隻輕盈的燕子，身法美妙至極。

兩下一照面，龍天驥便知今晚之事，决無法善了，因爲他巳看清那自樹頂飛撲而下，與他相距七尺兀然站着的人，方面禿頂，兩道板刀眉下面，僅有一隻三角眼，兇睛睒睒，暴射出一片殺機，鷹鉤鼻，

繞頰銀髯，五短身材，左手拿着一支鋼枴，左褲脚骨虛飄飄，原來他只有一條腿。

龍天驥既知無法善了，便率性撇開一切顧慮，哈哈笑道：「原來是『蟾蜍星』鄧拓鄧大俠，眞是久違了。」

其實鄧拓的綽號是「天狼星」，相傳蟾蜍只有三條腿，鄧拓因少一條左腿，故龍天驥以此相識。

「謝謝龍總鏢頭賜給鄧某這個名符其實的綽號，」鄧拓受到如此譏誚，居然一點不露聲色，而且還抱拳當胸，城府之深，龍天驥也不禁感到有點不寒而慄！鄧拓却侃侃言道：「十五年前，在華容道上承賜一梭，炸去這條左腿，鄧某沒有一時一刻敢忘這份厚賜，龍總鏢頭當知鄧某不是忘恩負義之徒，今晚，既是有緣相遇，鄧某若不加倍報答，豈不辜負了上天的有意安排？」

龍天驥冷笑道：「鄧拓，用不着囉嗦，不管你此行目的是報仇？抑是刦鏢？我想就憑閣下一人，大概還沒有這種能耐，再說得難聽點，也沒有這份胆量，已邀了助拳的朋友，又何必小家子氣，不都請出來給龍某引見引見。」

鄧拓冷聲道：「今晚鄧某來的朋友，都是五殿閻羅五殿前的勾魂使者，他們也正是爲你龍總鏢頭專程來的呢！」

鄧拓的話剛說完，只聽四週「刷刷」連聲，龍天驥雖然沒有清點人數，但憑他聽覺，知道至少也在三四十人以上，而且輕功都極深火候，決非他那五十名趟子手能抵敵，這自然是一個一面倒之局。

武林人物儘有這股寧折不屈，輸命不輸氣的倔強牛脾氣，龍天驥看到這種陣式，雖明知今晚凶多吉少，但决不肯輸這口氣，他雙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寒光，轉頭四下掃了一眼，只見在鄧拓左右，又多了兩個面孔陌生的老者，鏢車兩側，更是數步一人，一律黑色，緊身衣褲，魚鱗綁腿，抓地虎快靴，懷抱寒光閃閃的雙鈎長劍，顯得煞是威風。

他迅即收回目光，凝視着鄧拓道：「看今晚這種情形，顯然是個混戰的局面，無論結果如何，龍某是希望閣下代爲引見左右的兩位高人！」

鄧拓冷冷一笑道：「龍總鏢頭的心眼兒倒是挺踏實，如不一一給你引見，馬上去閻王殿告狀，豈非無法指出兇手。」

他隨即先指左，後指右的介紹道：「張榮凱張大俠，綽號『劍指雙絕』，現爲莊左護法。閻文宣閻大俠，綽號『追魂劍』，現任右護法……」接着一指那些散佈在鏢車兩側的黑衣漢子道：「他們都是霸王莊的門下弟子，無名小卒，不値得龍總鏢頭一粲。」

龍天驥點點頭道：「多承指敎！」一掠身，已自馬背上縱下，沉聲道：「原來閣下是勾結了霸王莊人來尋仇……」

鄧拓陰惻惻接口道：「龍總鏢頭這次可猜錯了，鄧某承蒙宇文莊主知遇，現任本莊的副總護法呢。」

龍天驥不屑打了個哈哈，道：「恭喜恭喜，咱們閒話少說，閣下帶這多人來，準備如何賜敎？」

鄧拓獨目一瞪，臉上肌肉一陣跳動，獰聲道：「咱們今晚是生死之搏，用不着江湖上這套臭規矩，不過在混戰之前鄧某先欲領敎你兩招鞭法，不要以爲咱們是以混戰取勝，這樣也好讓你死的瞑目了！」

「了」字方吐，身形電閃，左手鋼枴已如毒蛇吐信般疾點而出，但見一片枴影，罩住了龍天驥身前的每一處大穴，確是又快又狠！

龍天驥江湖經驗何等豐富，與鄧拓對話時，雖是嘻笑怒罵，看似分神，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凝神戒備，一見鄧拓鋼枴幻起無數枴影，疾點而至，倏地身形半旋，一式「投鞭斷流」，左手鞭交到右手，從側面由下往上一翻，只聽「噹」的一聲，鐧枴相撞，激射出一溜火花，鄧拓的鋼枴被震盪開去。

龍天驥一招得手，毫不怠慢，跟着欺身而上，左臂疾伸，立掌如刀，向鄧拓右小臂切下，右手銀鐧猛砸對方左肩，雙脚也不含糊，一連踢出幾脚，脚脚連環，指向對方下盤。

鄧拓「嘿嘿」冷笑道：「龍總鏢頭這一招三式，上下交攻，是欺我這殘廢人窮於應付嗎？」

右手突然往上一翻，捷如電閃，反扣龍天驥右手腕脈穴，獨脚一旋，身軀順勢右擰，避過砸來的鋼鐧，左手枴同時斜揚而去，封住了對方連環踢出的雙脚。

兩人一開始便採拚命式的近身搏鬥，這兩招說起來緩慢，其實交綏當時快得如同電光石火一般。

兩招一過，鄧拓倏地單腿一彈，身形倒退七尺，仍然金鷄獨立般站在原來的地方，獰聲笑道：「龍總鏢頭，咱們都是武林中人，份量一掂便知，大概不致認爲鄧某非羣毆不足致你於死了吧！」

龍天驥本就未敢輕視對方，但却沒有料到竟高出想像之外，雖已一腿殘廢，居然仍與自己無分軒輊！

儘管龍天驥內心震駭，情知凶多吉少，但還是神色不變的朗聲道：「獨鬥羣毆，操之在你，何必多費無謂口舌！」

鄧拓一聲暴喝道：「很好！咱們就一齊上！」

身形疾掠而去，他左右的張、闗兩位護法亦已撤出雙鈎長劍，隨同撲上，登時將龍天驥三面圍住。

後面的四位鏢師一看，這種以衆凌寡的打法，心裏都很憤慨，便想衝了上去，怎奈鏢車兩側三十六個虎視眈眈的黑衣人，已都揮舞着雙鈎長劍，同時發動攻勢。

顯然他們事前業已商定，由四個黑衣人纏住一個鏢師，其餘二十個黑衣人則對付五十名鏢伙。

這三十六個黑衣人，都是霸王莊主「紫髯霸王」宇文浩親手調敎的弟子，武功都已不俗，即使與四位鏢師單打獨鬥，也可勉强纏數十回合，讓他們來對付五十名鏢伙，自然如同滾湯潑雪了。

四位鏢師雖然在開始十餘招內略佔上風，奈何這四柄雙鈎劍附帶有鎖拿對方兵刃的功能，兼之左手使然，怪招層出不窮，二十招一過，他們已失去還手之力，而陷於苦鬥了。

龍天驥的處境，也並不比四位鏢師强，他一開始就曾與鄧拓過了兩招，雙方功力無分上下，再加上兩個左手使雙鈎劍的高手，勝負之數，已可預見！

不過，龍天驥却不甘輕易爲敵人所制，因爲他囊中還有十二支霹靂梭，他欲在全軍盡墨前，使敵人也付出相當代價。

鄧拓曾經在霹靂梭下毀掉一條左腿，自然知道厲害，事前與張榮凱和閻文宣兩護法商量好，决不容許龍天驥有取梭的機會。

五十名趟子手儘管個個慓悍，但與二十個曾經名師訓練的黑衣人相較，自然相差遠甚，所以一開始被黑衣人刺斃十餘人，而其餘三十多人，則被迫丟掉兵刃，擠在一起，由十個黑衣人持劍監視，不准隨便行動。

十幾個被殺趟子手的聲聲慘呼，傳入龍天驥耳中。

他是又急又怒，心如刀割，不過，總算他經驗豐富，能夠竭力平抑情緒，使方寸不亂，才差强人意的接住了兩劍一枴的凌厲攻勢。

十招過去了。

一百招也很勉强的撐過去了。

雙劍一枴，仍然圍繞着龍天驥像走馬燈似的疾轉，此攻彼守，彼攻此守，攻虛搗隙，一點即收，並不與龍天驥硬拚，顯然是想將他活活累死。

四位鏢師的情況更慘，六七個黑衣人圍攻一個，而且都是攻多於守，劍劍不離致命要害，他們都是傷痕纍纍，全變成了血人，週身衣褲更是製成一條一條的掛在身上，頭上的髮亦已散亂，亂髮紛披，形同厲鬼！

「啊——」一聲悶嚎，「多臂熊」鄒凱終於在七個黑衣人的環攻下，力戰而死，盡了他護鏢的責任！

鄒凱的一聲悶嚎，不但影响了其餘三位鏢師，龍天驥更是心頭猛震，一個疏神，被閻文宣在左背劃了一劍，登時皮翻肉綻，血流如注。

龍天驥痛的一齜牙，但沒有出聲，身體却向前微一踉跟，正好迎向鄧拓的鋼枴，而張榮凱的雙鈎亦趁機斜擊他的右肩，再加以閻文宣一劍得手，亦挺劍自後緊逼而至，三件兵刃都是指向要害，碰上一件，便决無倖理。

好個「銀鐧神梭」龍天驥，臨到這種生死須臾關頭，仍然方寸清明，絲毫未亂，他之完全明白了今晚的結局，不過他不願就這樣憑空任人宰割，他無時無刻不在等待取梭的機會，他固不吝一死，但希望抓幾個墊背的。

機會終於來了，不過來得太晚了點，他是趁着背部負創，往前一踉跟的瞬間，迅從梭囊抓到兩支霹靂神梭。

這種霹靂梭的梭殼，是用脆鋼鑄造而成，梭腹塡滿强烈炸藥，梭形一端極銳，一端略鈍，鈍的這端，有粒黃豆般大的機鈕，如須梭體爆炸，可先將機鈕按下，以鈍的一端撞向目標，即可引發腹內所塡炸藥，如當普通梭使用，就不必按機鈕，而以極銳一端襲擊敵人。

龍天驥在這生死一髮的當兒抓到兩支霹靂梭，並很迅速的按下機鈕，當一枴雙劍刺到他身上的同時，他已將兩支霹靂梭分別擊中「天狼星」鄧拓和「劍指雙絕」張榮凱。

兩响驚天動地的劇烈爆炸聲，掩沒了死者的慘呼聲。

「追魂劍」閻文宣總算命不該絕，見機退身得快，而且又是在龍天驥的身後，所以僅被破片在臉上劃了一條血槽，飽受了一場虛驚。

再看鄧拓和張榮凱的屍體，都是在胸腹間開了一個大洞，內臟炸得遍地皆是，龍天驥的左腿已被鄧拓的鋼枴掃折，右肩則被張榮凱的雙鈎卸下，臉上也被霹靂梭破片削去一大片肉，慘狀眞是不忍卒睹！

閻文宣雖然倖逃一死，但看到三人慘死情景，尤自不寒而慄，木然地站着望着三具屍體發呆。

「霹靂劍」祝松齡已在爆炸聲响時，因爲微一分神，被七劍齊下，死於非命。

現在僅賸下「火麒麟」倪志剛，和「神行無影」阮靈兩位鏢師，像兩頭瘋虎般，尤在浴血苦鬥。

當然，這下不過是拖延時間而已。

被困在一旁的三十幾名趟子手，看到總鏢頭和兩位鏢師的慘死，却不禁掩面而泣。

這當兒，突然傳來一聲低沉的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聲音雖然低沉，但異常清晰的傳進每個人的耳鼓，顯然有種清慾寧神的作用，圍攻倪志剛和阮靈的十餘名黑衣人，突然全都彎下雙鈎劍，停止了狠毒的攻擊，連形同瘋虎般的倪、阮二人，也木然地靜止下來。

衆人循着那聲佛號方向望去，只見場中站立着一位童顏鶴髮緇衣老尼，也不知什麼時候到的？

緇衣老尼掃了那遍地的屍體一眼，皺着兩道慈眉，又低宣了聲佛號，才向滿面驚詫神色的閻文宣問道：「這些屍體，可都是施主帶來的人殺的？」

閻宣文一時摸不透這緇衣尼的來歷，試探着問道：「在下閻文宣，可否先請師太賜示法號！」

緇衣老尼雙手合十道：「貧尼上慈下雲。」

閻宣文想了一下，覺得這法號很陌生，便放了一半心，手指着那些黑衣人道：「不錯，正是在下帶來的這些人殺的。」

慈雲師太兩道慈眉軒動了一下，又問道：「你們可知這列鏢車運的是賑災銀子？幾萬災黎的生命所寄！」

閻文宣聽這老尼問話的語氣咄咄逼人，心裏感到滿不是味道，不禁惱怒道：「知道又怎麼樣！」

慈雲師太道：「閻施主既知這鏢賑銀關係幾萬人的生命，就請吩咐你的手下放了那羣鏢局夥計，讓他們將這批賑銀平安地運到辰州府去！」

閻文宣面色一沉，冷笑道：「師太的口氣未免太大了點吧！」

慈雲師太雙眉一挑道：「施主不答應貧尼的請求？」

閻文宣冷聲道：「師太以爲在下一定會答應！」

慈雲師太沉聲道：「貧尼勸施主愼重攷慮一下，還是答應的好！」

閻文宣道：「莫非師太想指敎在下幾招絕學？」

慈雲師太雙目中神光一閃，隨即低眉合十道：「施主如認爲非如此不可，貧尼倒有個辦法……」

閻文宣接口問道：「甚麼辦法？」

慈雲師太道：「貧尼曾聽說貴莊宇文莊主將門下三十六名弟子，按天罡之數，訓練了一種反五行極厲害陣法，現在在塲的三十六名黑衣人，大概就是宇文莊主的三十六位高弟子，貧尼就以一雙肉掌領敎領敎天罡陣法，而且貧尼保證決不傷害他們！閻施主認爲這辦法如何？」

閻文宣暗暗高興，因爲他在三十六支左手劍的倒反五行天罡陣中，曾經吃過苦頭，認爲這陣式不止威力無窮，奇詭莫測，而且嚴密得無懈可擊！當即連忙頷首道：「師太高人奇士，自未將區區天罡陣放在眼內，不過師太既已提示，在下正可藉此機會，瞻仰神技。」

隨即將三十六名黑衣人召集過來，暗中囑附了一番，便就地散了開來，很快的各按方位，佈成了陣式。

慈雲師太見陣式排好，向閻文宣道：「貧尼獻醜了。」

全未見她作勢，身體緩慢的冉冉往上昇起，好像脚下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托着。升高丈許，仍然原姿勢不變，突然向左橫飄，緩緩落入三十六個黑衣人業已排好的天罡陣內，眞個點塵不驚！

慈雲師太有意炫露了這手佛門絕學「蓮台渡厄」輕功，只把個霸王莊的護法，驚的目定口呆，矯舌難下！

三十六名黑衣人也不禁凜然色變，心生怯意。

慈雲師太屹立陣中，向四周三十六名按劍而立的黑衣人環掃一眼，然後從容的說道：「方才貧尼已經說過，決不傷害你們，你們可以儘量施展，不過咱們最多只以三招爲限，希望你們特別留神手中的兵刄！」

三十六名黑衣人沒有答言，却已開始轉動陣式。

陣式越轉越快，三十六名黑衣人就像蝴蝶穿花般，在陣中來回穿插，使得人眼花繚亂。

慈雲師太只是傳聞霸王莊的天罡陣詭譎凌厲，很想見識見識，此時見勢尚未發動，便已寒風颯颯，波瀾洶湧，也情不自禁的暗暗點頭激賞。

她默立良久，見陣式依然如巨輪般繞着自己飛旋，感到有點不耐，但旋又恍然了，他們是在以靜制動。

掄臂一掌，向飛旋中的一個黑衣人劈去。

她實在也弄不清楚這三十六個黑衣人，到底是誰爲首，只是隨意劈出一掌，僅用了兩成功力。

詎料這隨意一掌，竟誤打誤撞的劈向領陣之人，登時引起了陣式的變化。

突見飛旋的陣式開始逆向而旋，就這一頓的瞬間，慈雲師太劈出的一股勁風，恰好從兩個黑衣人中間的空隙穿過，不但算計得絲毫不爽，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

驀地，天罡陣中响起一縷極微的彈劍之聲，慈雲師太尚未及轉念，三十六柄雙鈎長劍已如狂風暴雨般自四面八方，分上中下三路飛捲而至。

這是天罡陣合搏術中的一招厲害殺着，名叫「萬流歸海」，砭骨寒鋒自四面八方中央匯集，連頭頂上的空隙，亦被九柄利劍堵死。

慈雲大師大喝道：「來得好！」竟施展「大羅佛袖」禪功，兩隻寬大的衫袖一揮一捲，三十六個黑衣人同時感到一股無法抗拒的暗勁沿劍而上，一個把握不住，三十六柄雙鈎長劍全被慈雲師太兩隻寬大袍袖捲去。

這時，慈雲師太驀地引吭一聲清嘯，雙袖連揮，三十六柄雙鈎長劍竟如三十六支離弦勁矢，帶着破空銳嘯，飛在數十丈外，「奪奪」連聲，完全釘入巨樹之中，深幾及半，劍柄尤在不停顫動！

這一手佛門絕學，可震懾住了霸王莊的護法閻文宣，和三十六個天罡陣弟子，個個臉上流露出一片驚駭神色。

慈雲師太敞出震虎的目的達到了，這才向閻文宣合十道：「閻施主，你們霸王莊和三湘鏢局結下的這段血海深仇，將來自會有人出面了結，貧尼現在不願多管，也希望你們能到此爲止，至於這二十萬両賑銀，因關係數萬災黎生命，必須兼程運往辰州，更希望貴莊能上體天心，不要再加阻撓！」

閻文宣鐵青着臉，一抱拳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在下謹遵師太法諭，後會有期！」

隨即吩咐兩名黑衣人，扛着鄧拓和張榮凱的兩具屍體，如飛而去。

倪志剛和阮靈兩位鏢師已調息復原，這時走了過來向慈雲師太抱拳稱謝。

慈雲師太低宣聲佛號道：「死者已矣！希望兩位鏢頭能化悲憤爲力量，代龍總鏢頭完成未竟的遺志，將這批賑銀運到辰州府去！」

倪志剛毅然說道：「請師太放心，晚輩相信三湘鏢局未死弟兄們，決不會辜負師太這番善念！」

慈雲師太嘉許的點了點頭，改以傳音入密之法向倪志剛道：「霸王莊刦鏢未成，受此重挫，恐會遷怒龍總鏢頭遺屬，貧尼須急趕往爲之安頓，如時間許可，仍將趕回爲你們暗護鏢車。」

倪志剛的功力，尚未達到「傳音入密」的境界，却只是向慈雲師太抱拳深深地一揖，一語雙關的說道：「謝謝老前輩的成全！」

慈雲師太心中一動，目注倪志剛微微頷首，然後高聲道：「諸位施主請前途珍重，貧尼告辭了！」

身形一閃，「了」字的餘音，已在十丈開外。

慈雲師太離去後，倪志剛和阮靈兩位鏢師噙着滿眶熱淚，指揮趟子手擇地挖坑，掩埋罹難的人，並在每一個墳堆上都做了識別的記號。

一切就緒，已是日上三竿了。

這個晚上，對倪志剛他們這夥人來說，眞算得是「最長的一夜」了，驚恐、勞累，每個人都有如隔世的感覺！

車聲轔轔，馬聲嘯嘯，這支已失去歡笑的鏢隊，在大家勉强以乾糧充飢後，又抖起精神來，踏上遙遠的旅程……

× × ×

這是個「夕陽無限好」的仲秋傍晚，絢爛瑰麗的晚霞，將大霧山的青峯翠谷，渲染得份外明艷動人！

這時候，在那座四壁遍植奇花異卉的翠谷中，正有個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揮動着一柄寒光耀眼的寶劍，大開大闔地在演練一招佛門絕學——「芥子納須彌」，但見銀光蔽天，寒飆匝地，堂堂正正，奇而不譎，確是劍道中極品！

「鳳兒！鳳兒！」是位中年婦人的呼喚聲，由遠而近。

白衣少女聽到呼喚聲，驀地劍勢一收，只見一團開展到數十丈方圓的耀眼銀虹，頓時消失無蹤。

白衣少女將劍入鞘，攏了攏被風吹亂的秀髮，然後循着一條平坦的花徑，迎向那由遠而近的呼喚聲。

來的是位荊釵布裙的中年婦人，從她步履之輕盈，可以看出，也經略窺武術堂奧。

她，便是在滾龍坡護鏢殉難的三湘鏢局故總鏢頭龍天驥之夫人。

白衣少女是龍天驥唯一的掌上明珠龍飛鳳，也就是當今一代武林奇人——慈雲師太的嫡傳衣鉢女弟子。

慈雲師太自從在滾龍坡以絕世武功，驚走霸王莊徒衆，得以保全那鏢賑銀後，即兼程趕至長沙三湘鏢局，當她一眼見到龍飛鳳後，即驚爲絕世奇才！

自古名師固不易求，而佳弟子亦難得，慈雲師太雖不欲將一身傲視武林的佛門絕學及身而斬，但她遨遊江湖十餘年，可說是閱人無數，但始終沒有發現一個能繼承衣鉢的人，內心雖不無怏怏，却抱定了寧缺勿濫的宗旨，決不讓一身所學流毒江湖！

龍飛鳳不僅嬌容絕代，明艷照人，最難能可貴的是天賦蘭心慧質，和一身清奇的骨格，實爲百年難得一見的習武佳材！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慈雲師太的這份喜悅，實非筆墨可以形容了。

慈雲師太既存愛才授藝之心，自不願龍飛鳳與聞太多傷心事，使幼小心靈遭受過度刺激，而影响學藝情緒，因此，她和龍夫人單獨扃室密談了兩三個時辰，終於決定了，三湘鏢局暫行歇業，由總管俞平出面處理一切善後，龍氏母女則隨慈雲師太隱居大霧山白衣庵習藝。

慈雲師太自將龍飛鳳收歸門下後，便憑藉着她的超凡功力，和無數聖藥靈丹，爲龍飛鳳伐毛洗髓，脫胎換骨，然後將一身佛門絕學，傾囊相授。

由此一幌五年，由於龍飛鳳的天賦智慧，加以苦心向學，和慈雲師太的悉心指點，明師佳徒，進境自是一日千里，以龍飛鳳目前的功力，雖不敢說已「青勝於藍，冰寒於水」，但確已盡得乃師眞傳，在當今武林，足可傲視羣倫，而所欠缺的，只不過是火候和江湖經驗而已。

當然，龍夫人雖未直接受敎，但她五年來，和這雙師徒朝夕不離的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自然獲益匪淺。

龍飛鳳迎着了呼喚她的母親，嬌憨地笑道：「娘，是妳叫鳳兒，有事嗎？」

龍夫人點了點頭笑道：「看你這丫頭高興的，是不是點悟了那招『芥子納須彌』啦？」

「嗯！」龍飛鳳憨態可掬的拍手笑道：「娘眞是諸葛亮，一猜就着，女兒不僅悟出了『芥子納須彌』的神髓，而且將許多連貫不起的招式，都連貫起來了呢！」

龍夫人聽了，也覺着非常高興，慈祥地輕撫着龍飛鳳柔軟的秀髮低聲道：「孩子，眞虧了妳，娘聽師太說，這一招『芥子納須彌』，爲整套『降魔劍』的神髓，殊不易窺其玄奧，在師太的推測，妳至少也得化費半年時間，或許可以領悟十之六七，想不到妳竟能以三個月的時間，全部豁然貫通！待會妳師父知道了，不知要如何高興呢。」

龍夫人的一番誇讚，反而使得龍飛鳳嬌羞無邪的在雙靨上飛上兩朵紅暈，一頭撲在龍夫人肩上，吃吃笑着不依。

片刻過後，龍夫人才輕輕推開愛女，正色道：「妳師父今天好像心情不佳，鬱鬱悶悶地，她要娘來找妳去，不知有甚麼事情，妳可得當心點，快去吧！」

龍飛鳳果然暗吃一驚，忙收起憨態，低聲道：「鳳兒先行一步，娘請慢慢的走吧。」

說完，小蠻腰一擰，眞個快逾鷹隼，閃得兩閃，便在一處山角，消逝無蹤。

白衣庵是建在一座凌空的懸崖上，庵不大，除佛堂外，也僅勉强夠她們師徒，母女三人棲身。

龍飛鳳放輕脚步，走進慈雲師太的靜室，見恩師正緊蹙着兩道慈眉，斜倚在雲

床上想得入神。

她低呼了聲：「師父！」慈雲師太才似從幻境中驚醒，抬眼望着龍飛鳳，「哦」了一聲，才緩緩說道：「妳去那裏了？害妳娘到處找妳。」

龍飛鳳道：「鳳兒在花谷練劍……哦，師父！那招『芥子納須彌』，鳳兒已經領悟了，而且還從中悟出許多過去想不透的關鍵，使得整套降魔劍都能融會貫通起來了！」

「當眞？」慈雲師太雙目一張，暴射出兩道懾人的精芒，顯得有點吃驚的樣子，自雲床上坐正了身子，神情穆肅的道：「妳是說已經參悟了『芥子納須彌』的神髓？」

慈雲師太的這種神情，使得龍飛鳳的內心也緊張起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囁嚅的道：「是……的，不！鳳兒只是說……只是說……」

慈雲師太也覺察出自己的態度有點反常，淡淡一笑道：「傻孩子，瞧妳那副傻不隆咚的樣子……」

龍飛鳳見到師父的笑容，心下一寬，也「噗哧」一聲笑着道：「師父，鳳兒演練一遍給你老人家看，好嗎？」

慈雲師太笑着點點頭，下了雲床，師徒相偕走出庵外，龍夫人也正好自花谷轉來，慈雲師太含笑招呼道：「鳳兒大概已參悟了『芥子納須彌』的玄奧，咱們來給她評評，看眞能領悟幾分？」

龍夫人笑着走到慈雲師太身傍，由衷地說道：「有師太這等明師悉心敎導，就算是一塊頑石，也會有靈性了呢！」

龍飛鳳就在庵前這塊方圓不足五丈的空地上，劍壓肘後，神閒氣定的穆然肅立，恭候指示。

慈雲師太道：「妳就從起手那一式開始吧。」

龍飛鳳恭應了聲：「是！」先深深吸了口氣，驀地劍交右手，挽了個斗大的劍花，然後雙手合十捧劍，劍尖向上，兩目平視，雙腿下彎，向恩師和母親行了個「童子拜觀音」的致敬禮，然後一招一式，不疾不徐的施展開來。

這套佛門中至高無上的降魔劍法，確是神奇莫測，變化無窮，而每一招的大開大闔，却不失「嚴」，「正」二字。

全套降魔劍法雖然僅有十八招，但每一招有每一招的神髓，而且每一招都有其獨立的精神，如能實實在在的參透其中之玄奧，則每一招皆可衍化成一套極具威力的完整劍術！因此，這區區十八招降魔劍法繁衍的結果，是生生不息，永無止境！

龍飛鳳開始時，劍式從容，不疾不徐，但漸漸的身心完全熔入劍招中，但見的一團寒光，時高時低，時左時右，不僅使人眼花繚亂，而且森森劍氣，透骨砭肌！

驀地，龍飛驀振吭一聲清嘯，劍式也隨着急劇一變。

但見氤氤氳氳，雖然是滿空劍花錯落，反倒顯得一片平和氣氛，毫無一絲殺伐的意味！

這，便是佛門絕學的最高境界！

龍夫人也是武林兒女，功力雖然平平，只因未得明師指點，但自從來到白衣庵，一幌五年，終日和一代武林奇人生活在一起，氣質自然起了很大的變化，對於武藝的鑒賞，也今非昔比，能觀察入微。

龍飛鳳的一趟降魔劍法，使的不疾不徐，恰好適合龍夫人的鑒賞能力，因之她的精神意識，整個沉迷在玄奧莫測的神奇劍法之中，至龍飛鳳全套劍法使完，尤自目定口呆，毫不自覺。

慈雲師太的雙目中，閃動着一種異樣神采，臉上露出淺淺的笑容，聲音畧微有點激動，說道：「眞難爲了妳，孩子，爲師的這番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龍飛鳳嬌笑，道：「師父，還過得去嗎？」

轉眼一看，見乃母仍是一副痴痴迷迷的神情，不禁一愣，忙走過去拉着龍夫人的手叫道：「娘！娘！」

龍夫人似從夢中驚醒，尤自嘖嘖稱讚道：「好劍法！眞是好劍法！」當她一眼看到愛女站在身前，慈雲師太望着她微笑，便知自己失態，不禁臉上一熱。

三人轉回庵內，慈雲師太招呼龍氏母女同至她的靜室，落座後，慈雲師太向龍夫人道：「貧尼自皈依三寶，本不願再干預紅塵中事，想不到塵緣未淨，魔障魔身，二十年前的一個對頭，突然尋上門來，貧尼本擬準備重墮紅塵，清了這宗債務，想不到鳳兒的進境，快得出了貧尼意料之外，所以貧尼有意讓鳳兒徒代師勞……」

龍夫人毫不猶豫的接口道：「爲師門出力，即使碎骨粉身，也是理所當然，只恐有沾師門威望，就百死莫贖了！」

慈雲師太神態極爲穆肅，沉吟一會，說道：「鳳兒已盡得貧尼一身所學，所欠缺的只是火候與對敵經驗，所以貧尼想使她走趟宋家堡，先瞭解一下對方的武功路子。」

「宋家堡？」龍夫人甚感詫異的道：「師太的對頭是宋家堡堡主『蝙雀神劍』宋一涵？」

慈雲師太微微一笑道：「你誤會了，貧尼是讓她去找宋家堡的總管『神算雙環』王道生，因貧尼的那個對頭『奪命雙環』陳羣，是王道生的同門師兄，不過他們師兄弟因志趣不投，早已分道揚鏢不相往來……」

慈雲師太頓了一下，又道：「因爲陳羣和王道生都是藝出『雙環門』，僅是陳羣的功力較王道生爲高，但招式不會相差太遠，請他給鳳兒餵餵招，可以增長鳳兒對敵時的經驗。」

龍飛鳳雖然已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仍童心未泯，聞言大喜，說道：「娘，我已經有六七年沒見過宋家伯父伯母和宋青大哥了，你老人家陪鳳兒一道去，好不好？」

龍夫人見慈雲師太沒有反對意思，便點點頭笑道：「恁大的孩子了，還不離開娘，眞不害臊。」

又轉向慈雲師太請示行期，慈雲師太道：「貧尼和陳羣是約定本月月圓之夕戌正，在靈峯山頂決一勝負，還有十天時間，妳們可於明早乘船去，百餘里水程，往返四天足夠，其餘五六天時間，儘夠熟練雙環的招式了。」

× × ×

翌日，龍氏母女在玉潭江邊，雇了一

艘竹篷帆船，直駛長沙。

船主是一對中年夫婦，拉帆，搖櫓，幹起活來乾淨俐落。

龍氏母女隨身只帶了一隻長型包袱，裏面自然有她母女的兩柄長劍。

今天的龍飛鳳一身翠綠，長裙曳地，秀髮披肩，俏立船頭上，江風飄起她的裙裾秀髮，眞像是謫凡的仙子，不知吸引了江面上多少雙貪婪的目光。

龍飛鳳自出生以來，這是第一次乘船，所以一切都感到新鮮有趣。

尤其是兩岸風景如畫，更使龍飛鳳沉醉留連。

眞是天公作美，仲秋時節，竟然刮起了東南風，去長沙正是順風順水，風帆被吹得鼓蓬蓬的，船首破浪的聲音嘩啦嘩啦的响，雖不若李白「早發白帝城」詩中所說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那麼瞬息千里，但也稱得上疾如奔馬般迅速了。

一日無事。

入夜船已行駛百里，泊在一座小鎭。

這座小鎭名叫裴家集，距長沙還有七十餘里水程。

這晚停在裴家集碼頭附近的大小船隻，有數十艘之多，眞是桅檣林立，明滅的燈光和天上閃爍的繁星相互輝映。

龍氏母女僱的這艘帆船不大，僅有一隻篷艙，由她母女佔用，船主夫婦只有臨時拖一片竹篷在船頭，權充臥艙了。

今夜月色甚明，映在微波蕩漾的江心，像有萬條金蛇，在波心蜿蜒游行。

夜，漸漸深了。

人聲，也漸漸靜了。

龍飛鳳大概是整天欣賞水光山色，興奮過度，現在已時過午夜，她躺在母親身邊，仍然是輾轉不能成眠。

初更，三更早就過去了。

三更也敲過了好大一會兒。

轉眼之間，裴家集又「噹！噹！噹！噹！」傳來了四响更鑼之聲。

龍飛鳳剛感到一股倦意襲上眼簾，驀地覺得船身微微往下一沉，雖然她毫無江湖經驗，但智慧使她感覺到事有蹊蹺，於是輕輕將熟睡中的母親搖醒。

龍夫人睜開惺忪睡眼，正欲出聲詢問，龍飛鳳已將兩根纖指，輕輕壓在她的唇上，以禁止發出聲音。

這一來，把龍夫人的睡意全都嚇跑了，忙披衣坐了起來，龍飛鳳却附耳告訴她船身下沉之事。

龍夫人原係武林世家之女，于歸後，夫婿又是一位經常走南闖北的名鏢頭，雖然她自己沒有在江湖上混跡過，但聽得多了，正如俗語說的：「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一樣，對江湖上的一般險惡人心，鬼蜮伎倆，確是知道得不少。

她很快的便决定了應變措施，在龍飛鳳耳邊一陣悄語，母女倆便毫無聲息地悄悄結束停當，並自長包袱中取出兵刃，放在手邊，然後靜坐待變。

時間像黑貓的脚步，在毫無聲息溜逝了。

龍氏母女待了約莫頓飯光景，仍然沒有動靜，不禁感到有點詫異。

尤其是龍飛鳳，她還有點感到失望，因爲她自習藝以來，雖有恩師不時和她餵招，但那和對敵動手不同，心裏沒有顧慮，當然也不夠刺激，況自絕藝練成，更希望能找個敵人過過招，證實一下自己是否確實學以致用。

這時，龍飛鳳已感不耐悄聲道：「娘，你就守在艙中，鳳兒到外面去看看。」

龍夫人沉吟了一下，說道：「好吧！不要離開太遠，更要注意別人的暗襲！」

龍飛鳳輕「嗯」一聲，劍壓肘後，悄悄自艙後鑽了出去。

她剛站直身子，突見一個肥碩的人影，自桅頂撲下。

龍飛鳳一聲嬌叱道：「惡賊找死！」長劍一揮，洒出一蓬銀星；迎向飛撲而下的人影。

那飛撲而下的人影雖然身軀肥碩，動作倒是敏捷靈活，眼看要撞上龍飛鳳的劍尖，身軀突然淩空左移數尺，輕得像團柳絮般，飄落在艙頂的竹篷上面。

龍飛鳳這才看清，來人是個束髮頭陀，頭上金箍映着月色閃閃發光，繞頰短髯，滿臉橫肉，背後交叉插着兩支短柄方便鏟。

龍飛鳳面罩寒霜，用劍一指，嬌聲叱道：「你這頭陀眞是該死，深更半夜到人家船上來幹嗎？」

「幹嗎？」頭陀嘿嘿笑道：「女娃兒，妳不懂妳媽懂，佛爺是慈悲爲懷，特來陪妳母女快活快活的。」

龍夫人本來不想現身，以便愛女歷練歷練，却不料來人竟是如此下流，滿口穢語，恐愛女羞憤難當，發生意外，便也自艙中走出，怒喝道：「何方佛門敗類，竟敢出言不遜。打！」

「打」字出口，三粒鐵蓮子成品字形，帶着破空銳嘯，直取艙頂頭陀的三元大穴。

頭陀毫不在意地闊袖一揮，只聽「咚咚咚」，三粒鐵蓮子全被拂落江中。嘿嘿笑道：「雕虫小技，也敢在佛爺面前施展！嘿！佛爺如非看上妳們母女姿色不惡，想留下好好受用受用，就憑剛才對佛爺的不敬，已是屍橫當場了！」

龍飛鳳見母親打出三粒鐵蓮子，被頭陀隨意拂落，便知這頭陀一身武功不俗，悄聲向她母親打了個招呼，長劍一指，嬌聲喝道：「可惡的東西，姑娘劍下不斬無名之輩，趕快通名受死！」

「花月頭陀！」花月頭陀邪裏邪氣笑道：「這法號不錯吧，小妞兒，想不想嚐嚐佛爺的本……」

龍飛鳳那肯再容花月頭陀胡說八道，長劍一揮，向花月頭陀踼踝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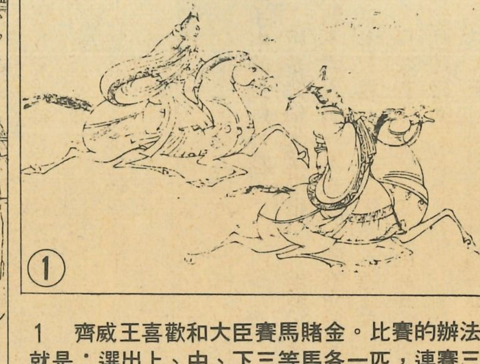
這一劍又疾又狠，花月頭陀倒着實吃了一驚，江湖上有句俗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龍飛鳳這一劍雖然不是佛門絕學降魔劍法中的招式，但劍法到了相當境界，即使是最平凡的一招，也可以化腐朽爲神奇！

花月頭陀在黑道中也算得是一流高手，自然領略得到，心知別看這女娃兒嬌艷如花，劍術倒是經過名師指點，實是一大勁敵，他那敢怠慢，雙足一彈，縱起五尺，一式「孤雁投林」，斜着向岸上飛去。

民間故事

賽馬

王中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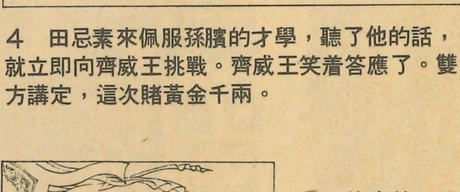


1　齊威王喜歡和大臣賽馬賭金。比賽的辦法就是：選出上、中、下三等馬各一匹，連賽三場，三比兩勝。說來也怪，每次都是齊威王贏。

2　這次賽馬，大司馬田忌又輸了，他心裏懊惱，便去請教孫臏：「為什麼老是我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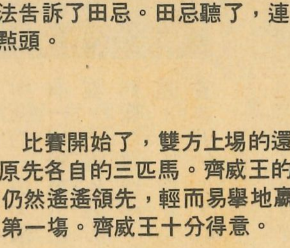
3　孫臏說：「我看將軍的馬，上、中、下三等都比大王的馬差一點兒，自然要輸的。不過，下次賽馬，我包你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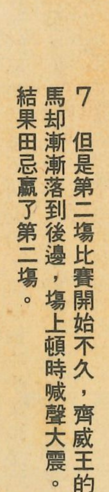
4　田忌素來佩服孫臏的才學，聽了他的話，就立即向齊威王挑戰。齊威王笑着答應了。雙方講定，這次賭黃金千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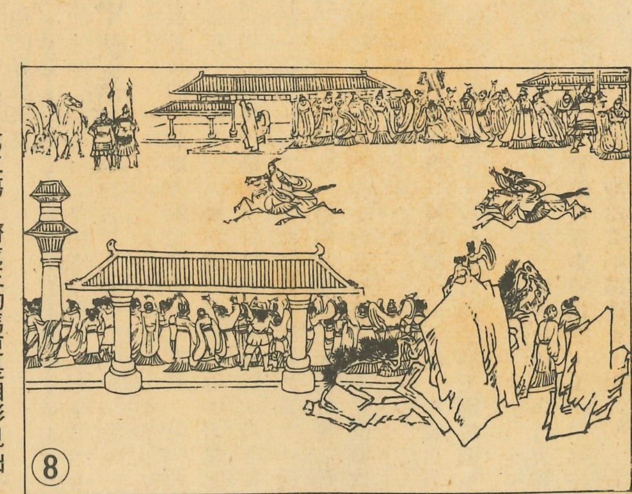
5　比賽的日子到了。老百姓聽說齊威王和大司馬一賭千金，都來看熱鬧。賽馬場上人山人海，盛況空前。賽前，孫臏悄悄地把辦法告訴了田忌。田忌聽了，連連點頭。



6　比賽開始了，雙方上場的還是原先各自的三匹馬。齊威王的馬仍然遙遙領先，輕而易舉地贏了第一場。齊威王十分得意。



7　但是第二場比賽開始不久，齊威王的馬却漸漸落到後邊，場上頓時喊聲大震。結果田忌贏了第二場。



8　第三場，齊威王的馬更是相形見拙。比賽結果，田忌三比兩勝，贏了一千兩黃金。請你猜一猜，田忌的馬都比齊威王的馬差一點兒，這次他為什麼能贏了呢？

（答案見本期）

龍飛鳳雖然一劍削空，但她却身隨劍走，仍然原式不變的彈身飛起，也向岸上落去。

龍夫人見愛女跟蹤緊追不捨，急喝道：「鳳兒小心！」也一擺手中長劍，縱身追去。

花月頭陀縱落岸上，已將兩支短柄方便鏟掣在手中，不待龍飛鳳站穩身子，兩支短柄方便鏟相互一撞，發出「噹啷」一聲巨响，一襲上胸，一襲小腹，招式輕薄之極。

龍飛鳳嬌靨一熱，芳心中更是恨極對方的下流無恥，出手便是佛門絕學中的一招「萬方朝佛」，劍化一幢光網，將花月頭陀緊緊裹在漫天劍影之中。

花月頭陀起初尚未在意，專向光網稠密處出手，因為那是實劍所在，他想憑藉手中沉重的兵刃，和內力修為，硬將龍飛鳳手中的長劍磕飛。

可是使他失望得很，一連數十鏟，不但沾不着人家兵刃的邊，好幾次還將身體往劍尖上送，若非龍飛鳳不願傷害他的性命，只想施予薄懲，就算他有九條命，恐怕也已經報銷了。

這一來，只把個花月頭陀嚇得心胆俱裂，恨不得地上有個洞，能讓他鑽進去，那裏還敢逞口舌之能。

龍飛鳳雖不想傷害花月頭陀性命，却存了個念頭，以他來做為練劍的對象。

一趟降魔劍法練完，花月頭陀已累得精疲力盡，氣喘如牛了。

龍飛鳳行若無事的納劍入鞘，指着花月頭陀喝道：「像你這種佛門敗類，本當殺却，但姑娘體上天好生之德，放你一死，希望你以後能痛改前非，重新作人。滾吧！」

花月頭陀死裏逃生，那還敢出聲，夾着兩支方便鏟，如喪家犬般狼狽，一溜烟逃了。

龍飛鳳向龍夫人莞爾一笑道：「娘，回船去吧。」

龍夫人尤自恨意未消的說道：「鳳兒，像這種專幹傷天害理勾當的佛門敗類，妳應為民除害，不該放了他的。」

龍飛鳳低聲道：「娘，鳳兒也氣極那賊頭陀的出言無狀，恨不得在他身上狠狠捌幾個窟窿，以消這口惡氣，可是，一想到恩師常常的告誡：『要善體上天好生之德！』又終於不敢違背師訓，而放了他一命。」

龍夫人長長嘆了一口氣，沒有再說甚麼。

江上的船，差不多全已驚醒，但誰也不敢出面，經驗告訴他們，碰到江湖中人尋仇鬥狠時，最好躲得遠遠的，免受池魚之殃，所以他們都躲在船上，悄悄欣賞了一場精彩絕倫的打鬥。

龍飛鳳戲懲花月頭陀，偷窺的人，莫不拍手稱快，花月頭陀狼狽逃去後，所有偷窺的人都站了出來，向龍氏母女發出雷動般的歡呼。

龍氏母女回到船上，只見船主夫婦正在忙着整治飯菜。

龍飛鳳嬌笑道：「這倒好！我正感到肚子有點餓了呢。」

（下期續完）

魔孽情障

・本文承自第34頁・

柳清平嘆口氣道：「壤兒，聽了項大俠那番話，爹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爹真是白活了這幾十年，及不上項大俠十分之一！」

程夫人亦道：「所謂人死不能復生，就算殺盡世上的人，也不可能令拙夫復生，血手屠奢既死，也可說抵了拙夫一命，妾身不想再追究下去了，只願平平安安地渡過這下半生，看到鳳姿與壤兒共諧連理，開枝散葉！」

「娘，妳怎麼說到女兒與壤表哥的身上了！」程鳳姿一頭依偎入乃母的懷中，羞不可仰的。

柳擊壤的臉上一陣燥熱起來，忙將頭垂下，以免讓人看到他的臉紅了。

程夫人將愛女摟在懷中，臉上綻出了笑容。

項白羽亦變得輕鬆起來，却仍然繃着臉，轉對黃夫人道：「黃夫人，請妳切記這一次的教訓，不要再幹出糊塗事來，否則，妳終會自取滅亡！」

黃夫人聽得渾身悚然一震，感激地道：「項大俠教訓得極是，老身謹記於心，為了嵐兒與倩情，老身不會再幹出糊塗事的了，老身不想先夫一脈，從此斷絕！」

接又對柳清平程夫人道：「兩位，請原諒老身一時糊塗，令到兩位蒙受厄難苦痛，老身有生之年，以此為戒！」

柳清平與程夫人沒有說什麼，項白羽開聲道：「柳老弟，請放開黃夫人並解開她的穴道。」

柳擊壤應了一聲，放開扣着黃夫人的手，接拍開了她被點封的穴道，退到父親的身邊。

柳清平在柳擊壤拍開黃夫人被點封的穴道時，亦解開了黃嵐被點封的穴道。

黃嵐羞愧無地垂下頭來，退到黃夫人的身後。

黃夫人穴道一解，便上前將昏倒在地上的黃倩情抱了起來，坐回椅上。

項白羽轉對地煞雙叟等八人道：「念在幾位這些年來，尚能韜光隱晦，沒有什麼惡跡，這一次放過你們，希望幾位好自為之，否則，區區這一次雖然不殺你們，你們也會遭到報應的！」

說完，逐一解開八人被點封的穴道。

接着，他對柳清平道：「柳莊主，咱們也該走了！」

柳清平頷首道：「是該走了！」

黃夫人却道：「柳莊主，項大俠，若不記前嫌，請賞面吃一頓飯才走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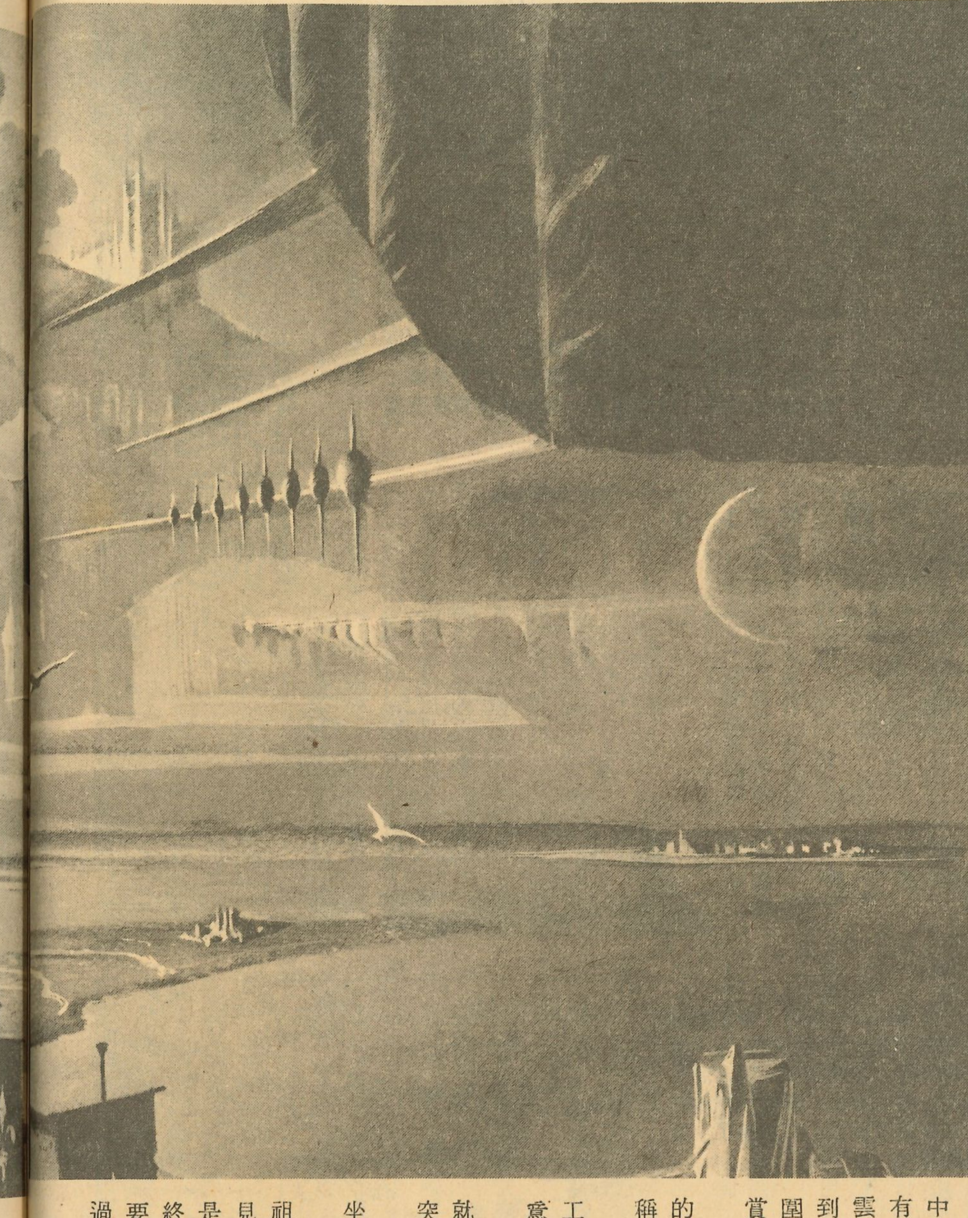
項白羽謝道：「黃夫人，盛意心領了，改日有空，再來騷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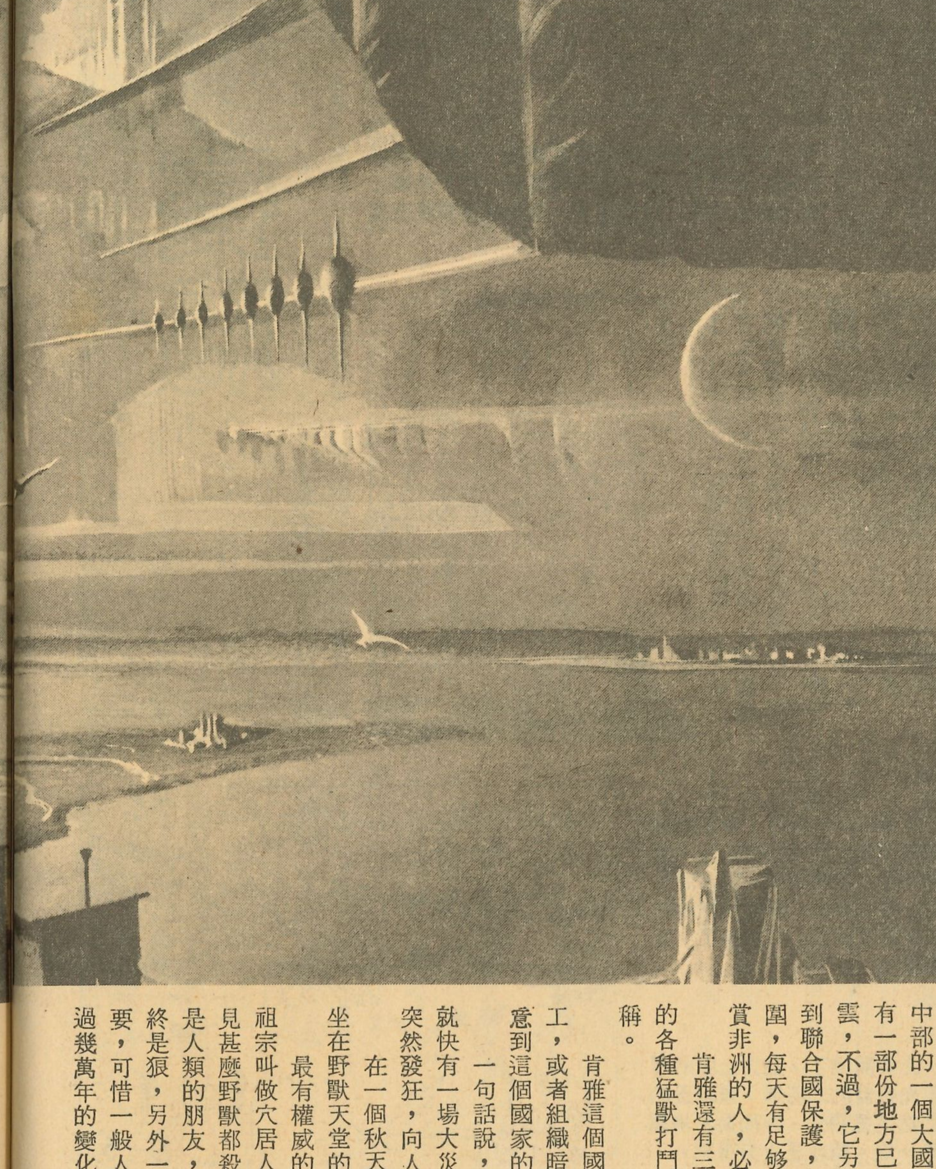
說完，與柳清平父子，程夫人母女，向莊外走去。

黃夫人手抱愛女，帶着兒子，身後跟着地煞雙叟等八人，一直將項白羽五人送出宅院大門外。

這時候，已是黃昏夕照時分，燦爛的夕陽，照射着五人越去越遠的身影，將之渲染得一片金黃。

（全文完）





蠻荒歷險記

獅王爭霸戰

羅唐納・文

奧特擁有一萬塊金餅，三代也用不完，他偏要征服全世界，重金聘請施哥夫醫生，改造獅子，在非洲建立獅子王國，人獅交配，希望獲得「超人」，戰無不勝，怎料天有不測之風雲，施醫生死於金花箭下，他的好夢成空。

獅子林中伏兵四起

世界上獅子生長最多的一個地方就是非洲，「肯雅」是非洲中部的一個大國，每年一度的非洲大賽車就在肯雅舉行，可見它有一部份地方已經開化，商業茂盛，有夜總會和電影院，遊客如雲，不過，它另外的一部份山林之區，却闢爲「野獸天堂」，受到聯合國保護，獅子、鱷魚、大象，應有盡有，各有各的勢力範圍，每天有足够的肉類供應，牠們決不會互相殘殺，眞正喜歡欣賞非洲的人，必然走到野獸天堂逛逛。

肯雅還有三個地區，野獸更多，叫做獅子的王國，事實上眞的各種猛獸打鬥，全部敵不過獅子，故此它有獅子的王國這個名稱。

肯雅這個國家是非洲黑人的核心，多次黑人叛變，舉行大罷工，或者組織暗殺團對抗白人，都是在肯雅發動的，美國早就注意到這個國家的動向，十分担心它投向蘇聯那邊。

一句話說，肯雅的局勢是極不明朗的，甚至動物學家也感到就快有一場大災難發生在肯雅，並非人類向野獸打獵，而是野獸突然發狂，向人類攻擊。

在一個秋天的早上，風和日麗，幾個極有名氣的動物學家，坐在野獸天堂的大餐廳裏面，用閒談的性質研究野獸。

最有權威的雷諾博士首先開口，說：「各位大概知道人類的祖宗叫做穴居人，住在山洞裏面，跟野獸同在一起過活，他們看見甚麼野獸都殺，只就除了狠。我們找到許多證據去證實當時狠是人類的朋友，後來人類進化，狠的一族分做兩邊，有一種狠始終是狠，另外一種却變成了狗，這種情況反映出一件事情十分重要，可惜一般人完全忽略，無論如何，人的祖先一定是猿人，經過幾萬年的變化，分爲兩族，一族是野獸，另外一族是人，可見

野獸當中含有一種推動的力量，能够逐漸變化，只是無法推進的一族停留下來。

現時我要說到這個問題的核心了，希望各位特別注意獅子。說出來也許你們覺得我太過荒謬，我認爲它既然係事實，那就需要展開深入的研究，從許多跡象推測，今日的獅子已經逐漸進化，近這三年來，沒有一個獵人走進獅子的王國，能够安然走出來，他們碰到的獅子，已經不是舊日的獅子那麼笨拙了，牠們能够誘惑獵人走進沒有出口的深谷，然後集體進攻，有時在晚上偷襲，跳過野火，向營幕裏面的人進攻，一連串的事實證明今時今日的獅子，智力很高，並非普通的獵人能够應付得來，繼續發展下去，如果獅子的腦袋跟人類相似，牠們有本領把非洲黑人和白人趕盡殺絕，到時整個非洲各處都是獅子的天下，我的觀點雖然新奇，却是事實，希望你們明白我的意思，想個辦法對付牠。」

另外一個動物家叫做「卡理」說：「我不相信獅子能够團結起來，統治整個非洲，人類也鬥不過牠，難道獅子想霸佔一座大城嗎？就算獅子有這種力量，我深信牠不願意離開山洞，走進我們的大厦居住，還有一點，獅子喜歡吃生，怎會吩咐厨子弄一碟餐給牠吃呢？因此之故，我認爲你的憂慮只是幻想。」

在座的動物學家，大多數站在卡理博士那邊，只有「岳加」這個富裕的動物學家站在雷諾博士那邊，他很幽默的說：「想證實獅子是否有了智慧，十分簡單，派兩三個人穿過獅子的王國，看看他們是否能够活着走出來，就可以得到答案，如果卡理博士肯做領隊，我願意拿出十萬美元作爲獎金，只要他完成任務，不管他走了三天，或者三個月，總之，穿過獅子王國，就可以拿到獎金。」

雷諾很鄭重的說：「岳加先生，我知道你近年經營動物園的生意，大有所穫，就算把十萬美鈔抛在海裏，你也毫不在乎，你不應該採用開玩笑的性質去處理這件事情，萬一卡理博士一口答應，白白的送死，整個人給獅子吃到僅剩幾塊骨頭，你豈不是變成間接殺人的兇手？」

卡理博士勃然大怒說：「雷諾博士，請你不要多嘴，好嗎？這十萬元的獎金，幾乎是白白送給我的，我怎會不答應呢？照路程來看，穿過獅子王國的荒山以及大森林，只要五天，我不單是

很有把握走完它，而且絕不需要助手，十萬元全歸我個人獨享，莫非更妙？假如岳加先生聽了你的話，臨陣退縮，等於你從我的袋裏偷了這一宗巨欵，你還是一聲不响的好些！」

雷諾博士點了點頭，便即沉住氣坐下來，想不到，他們那些動物學家竟然是如此興緻勃勃，在各人慫恿之下，「岳加」眞的簽了一張十萬美元的支票，送給「卡理」，還祝他好運。

「卡理」的行程只是在「肯雅」的夜明湖旁邊，不斷的往北走，穿過大森林以及不知名的荒山，進入「蘇丹」境內，或者走進另外一個國家「埃塞俄比亞」，便即完成任務。

夜明湖的特色是夜間湖水微微發亮，它是狹長形的，一邊是湖，另外一邊是山，中間的山路崎嶇，文明社會最後一個小鎭叫做「獅口」，穿過了它，只有一個方向，不斷的向北走，如果走上這條路的人，中途畏縮，打算走回文明社會，他必須從獅口鎭走出來，「岳加」跟卡理博士簽了約，付欵之後，他就派遣三個親信的人在獅口鎭留步，守候一個月，不分晝夜，用望遠鏡眺望，假如卡理博士打算偷偷的溜走，沒法逃得過他們的眼睛，因此之故，岳加認爲卡理博士必死。

至於卡理博士，却是很冷靜的，他比較岳加博士年輕，只有四十四歲，體魄强壯，槍法絕佳，加上了他對肯雅這個國家的土人以及野獸都很瞭解，故此他認爲此行極有把握。

他沒有帶任何一個助手，十萬美元的支票存入太太蘇珊的戶口，支票過戶之後，飄然啓程。

他知道此行一定發生許多困難，同時會碰上許多强敵，故此他携帶足够的食物和水，另外有五十個椰子。他所帶的武器也很多，既有弓箭和盾牌，又有來福槍以及手槍，最犀利的武器是手榴彈，應有盡有，此外，還有紮營的帳幕。

普通的騾馬沒法承受那麼多的壓力，故此他選擇一匹駱駝，大多數人以爲牠只是適宜在沙漠上面行走，殊不料駱駝在山徑也可以走動，這種動物不必頻頻喝水，坐在駝背之上，可以避免毒蛇纏繞，兼且望得遠些，他寧願把駱駝當做坐騎，忘記了馬，確是明智之舉，唯一成爲憾事的只是這一點，駱駝的體型太過笨重，不容易穿過太密的森林，至於細小的森林，牠是可以越過的，野象能够走過去的樹林，牠必然可以穿過。

他記得夜明湖走盡之後，只有小森林，起碼多走兩三天才抵達大森林，到時他從「象徑」走動好了，如果五天之內，沒有碰上獅子，他就鴻運當頭，穩奪十萬美元，想到這方面去，他就興高采烈。

他很順利的離開獅口鎭，直趨「夜明湖」。

那個湖一向是很寧靜的，鱷魚也很少，比較可怕的還是土人的冷箭，他坐在駱駝背上，把一塊長條形的盾牌豎起來，盾牌上面用夜光漆寫了幾種圖案，俱是當地土人的徽號，如此安排，等於向土人打個招呼，他相信那些土人不會胡裏胡塗就向他進攻的，此外，他還可以吹動一種用鱷魚骨雕刻成的長箭，從簫聲透出他的意思，希望土人讓他通過，跟着他把土人喜愛的鬧鐘、手帕以及鐵槌釘子之類的雜物放在路邊當眼之處，作爲見面禮。

他果然闖過土人這一關，走盡了夜明湖畔的山徑，闖入「獅子林」。

「獅子林」這個名稱已經十分明顯的說山林中有獅子了，故此「卡理博士」小心翼翼的向前走去。

他仍是坐在駱駝背上。

他懂得駱駝的性格，獅子是百獸之王，如果駱駝在山徑走動，突然停下步來，渾身發抖，前面必有獅子，反之，駱駝沒有停步，或者牠只是停步，却沒有發抖，那就不能够因此證明前面不遠之處有獅子，候機出擊，他一向十分信任駱駝，認爲牠不會欺騙他，可是，那天他進入獅子林却有些異乎尋常的情況出現，他仍是坐在駱駝背上，駱駝照常的移動脚步，不知道爲甚麼，牠前面距離三十碼的一處出現了一頭雄獅，牠絕不理會，大踏步走過去，似乎牠並不把獅子看在眼裏。

駱駝那種大模大樣的態度，極有可能激怒獅子，他不能不防範，立刻把雙管獵槍擧握在手，向獅子瞄準。

駱駝越走越近，獅子仍然沒有出擊。

他的好奇心十分旺盛，全神貫注的注視獅子的每個小動作，還把盾牌豎起來。

那個盾牌是特製的，雖是木料所製，並非銅盾，那種木料叫做「鐵木」，堅實如鐵，他躲在盾牌的背後，相當安全，因此他只是把雙管獵槍的槍管伸出去，沒有向獅子襲擊。

爲甚麼獅子如此客氣，沒有向他或駱駝撲攻呢？逐漸走近獅子了，突然聽到颼的一聲，看看盾牌，發現一柄雪亮的飛刀，他才恍然大悟。

獅子怎會拋擲飛刀呢？不必說，那一頭雄獅必然是人扮的了，明白了這件事情的底蘊，他就不客氣，扳動槍機，立刻有兩粒子彈分別從槍管發射出來。

獅子就是他射擊的目標。

果然不出所料，那一頭鬣毛很密的雄獅剛剛發動攻勢，向他飛躍出擊，被他的子彈射中，立刻倒下來，這傢伙竟然是個白人，不過披上了一塊獅皮。

卡理博士十分機警，他知道對方必然不止是一個人作戰，沒有跳下地來，突然覺察左邊的樹後閃閃縮縮，第二頭獅子竄出。他射出第二粒子彈，結果了牠，忽然之間，有一團黑影從高處躍下，他不理會它是甚麼，拔出手槍射擊，那一頭獅子剛剛離開那一株大樹又死在他的手上。

卡理博士怒火攻心，到處搜索，再也找不到獅子，可是，飛刀却有一柄，並非向他拋擲，而是向駱駝拋擲，牠突然倒下來，卡理博士一直都是坐在牠背上的，突然被牠弄到整個翻倒，俯伏在地。

就在這時，拋出飛刀的人索性揭開獅皮，拔刀向他追殺。

這傢伙以爲他已經跌暈，料不到卡理博士十分清醒，不過暫時呆了一呆吧了，刀光映眼，他自然而然的往右邊一滾，隨即拔槍發射。

腰間插着的一柄手槍，射程只是二十碼，已經夠了，扮獅子的傢伙刺出去的一

刀落空，沒有機會發另外一刀了，中了一槍，便即倒斃。

卡理博士的一柄三號曲尺手槍，雖然細小，子彈含有劇毒，見血封喉，他本來想生擒一個刺客，查問幕後人是誰，可是，四個刺客先後死去，他只能達到自衛的目的，沒法撬開死人的嘴巴查問了，不禁呆了呆，定眼看時，那一頭駱駝逐漸失去反應，寂然不動，厚厚的唇中變成藍色，顯然是中了毒藥刀。

卡理博士十分難過，在那一次冒險的旅程中，駱駝可以說是他唯一的伴侶，竟然在他奪取勝利當中慘死，他怎能不傷心呢？繼而他想起了扮獅子的刺客，却又感到相當迷惘，究竟那些人眞的奉命殺他呢？抑或他們的目的只是刼取財物，見人就殺呢？他覺得自己沒有力量研究這個問題，找尋答案。

不管怎樣，駱駝死了，對他來說，那是一宗極大的損失，沒有駱駝，他逼於用一雙脚走路，走多麼遠也不要緊，成問題的是這一點，駱駝可以負重，他絕對不能夠携帶二百多磅的東西，怎樣辦呢？他再三考慮，終於放棄了全部椰子，紮營必需的帳幕太過沉重，也要放棄，手榴彈以及催淚彈，只能携帶兩枚，另一方面，他不捨得拋掉盾牌，只好放棄弓箭。

他的身上掛了盾牌以及雙管獵槍，還有乾糧和水，看來很像一個戰士，他自己才知道，只是一場搏鬥，僥倖獲勝，他已經非常之累，其實他是不敢稱做戰士的，只是爲勢所逼，不能不戰而已。

假如他碰上了眞的獅子，怎麼辦呢？這個問題盤旋在他的腦海，使他感到毛骨悚然。

獅王奧特救了他

卡理博士的處境眞是很悽涼的，他走得很慢，逐漸把不愉快的遭遇拋在腦後。

他走了一程，逐漸覺得前面的景色空曠，把大樹林拋在背後，忽然之間在平原上面升起一團霧，本來他就是不識路的，眼前白霧迷漫，他更加變成迷途的羔羊。

事實上他已經鬥到盡，非常疲倦，既然走不動，霧影縱橫，索性躺下來休息。

迷惘中他竟然熟睡。

覺醒的時候，霧氣已散，在陽光照映之下，他看見了有血有肉的獅子。

初時他想開槍，後來他放棄了這個主意，因爲有六頭獅子包圍，無論如何，他不能夠連續發射子彈，把牠們消滅，何況手槍之內沒有六粒子彈呢？

他苦笑一下，坐下來等候獅子把他瓜分。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有一頭獅子好像小貓似的走近，擺出很和氣的模樣，毫無惡意。

他覺得那頭獅子好像甚麼人養活的寵物，站了起來，不管獅子聽不聽得懂他的說話，大聲說：「如果你有主人，請你把我帶到他的身邊。」

那頭獅子好像懂得他的意思，搖了搖尾巴，慢慢的走。

他有些懷疑，忽然覺得背後有一頭獅子推他，他突然醒悟過來，幾頭獅子都是有人養活的，希望他跟隨牠們走。

他無法選擇，只好任由命運的安排。

獅子把他帶到甚麼地方去呢？他想也不敢想。

人和獅子在平原上面走動，紅日西斜，遠望過去，距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山崗，似乎有些建築物，看來像皇宮。

他的自信心更强，顯然獅子打算把他帶到那邊去，不會傷害他了。

果然不出所料，走盡平原，抵達山脚，開始看見旗幟飄揚。

有些人握着旗桿，好像歡迎他。

旗幟上繪着一個獅子頭，名震蠻方的獅子王國就在眼前，他不覺心上一悚。

仍是獅子引路，他的背後還有獅子押陣，無論如何，他沒法逃走，只好硬着頭皮走上石階。

又闊又長的石階，從低處伸展到高處，石階走完了，他置身在高台之上。

有一個中年人笑臉相迎，打個手勢，招呼他坐下來，說：「你能夠闖過獅子刺客那一關，實在不容易，喝杯酒再談。」

很快就有人送上銀盤，銀盤裏面承放的酒器都是銀製的，還有一瓶綠色的酒。

他覺得很奇怪，那個地方除了跟他打招呼的中年人之外，全部都是非常呆板的，有如機械人。

喝了一點酒，賓主之間融洽些，他緩緩的說：「大概你是國王了，這個地方一定是獅子王國！」

「我叫做奧特王子，你說得對，這個地方確是獅子王國，不過，它跟以前大不相同，並非由獅子盤踞，而是所有獅子被我征服。」

「那麼，我該把你稱做獅王奧特了，你有這樣偉大的成就，眞是難得！」

奧特聽了哈哈大笑，說：「好，我願意接受你的稱呼，還希望你留在這裏做我的嘉賓，你究竟是誰呢？何以單獨闖入獅子林呢？希望你把眞相說出來。」

卡理博士聽了，把他的姓名以及他的身份講述，而且十分坦白的把他跟別人打賭，然後進入獅子林的經過情形和盤托出，獅王奧特聽了，有點興奮，說：「卡理博士，你以爲自己究竟是輸了或抑是贏了呢？」

卡理博士說：「我其實是輸了，但也可以說是贏家，如果我安然走到蘇丹的國境之內，拍電報向肯雅的動物學家協會報告此事，在平原上面碰着的馴良獅子，半句不提，那就贏了這個賭注。」

獅王奧特說：「卡理博士，你太過天眞了，不管你走向任何一個國家，沒有拍發報告之前，已經喪命。」

「你的意思是否說有人追殺我呢？」

「是的，不瞞你說，我確有此想，如果你還記得起假扮獅子向你行刺的人，那麼你就知道自己已經變成了槍靶，非死不可。」

卡理博士猛吃一驚，說：「我一向沒有仇人，誰向我下毒手呢？」

「這個人就是岳加。」

「獅王奧特，相信你一定懂得其中的內幕，然後說得這樣肯定，你是否在碰見我之前已經認識岳加呢？」

「我不單是認識他，而且知道他的爲

人非常陰險毒辣，他的勢力，遍佈非洲，動物園想買獅子或斑馬之類的野獸，都由他經手，他故意散佈謠言，認爲獅子林有入無出，只是他養活了幾十頭獅子，待價而沽，一頭獅子就賣美金十萬，爲了避免別人搶生意，他多次派人假扮獅子，殺死任何一個走進獅子林的人，盡量製造證據去證實死者確是死於獅子的爪牙之下，你險些變成他犧牲品！」

卡理博士恍然大悟，說：「多謝獅王救命之恩，我願意一生替你效力，你有甚麼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獅王奧特喜形於色，說：「卡理博士，我很誠意聘請你做我的助手，發展獅子王國，綵治整個非洲，現時你已經走倦了，請你住下來，慢慢再談。」

飛來橫禍醫生丧命

卡理博士一住就是旬日，吃吃喝喝，一切稱心滿意，獅王奧特待他有如知己，有一天，兩人在草原上面散步，獅王奧特忽然把話題落在優生學上面，說道：「卡理博士，你大概聽過見獅虎這個名稱了，美國的動物園裏面就有這種猛獸，牠就是獅子和老虎交配生下來的，有雌也有雄，你有沒有想像到，如果利用科學儀器收集男人的精子，注射到一頭母獅的子宮裏面，使牠產下胎兒，那個胎兒會變成怎樣子呢？」

「我眞的沒有想過，你旣然這樣說，可能你已經做過這種科學實驗了。」

獅王奧特很鄭重的說：「我不單做過這種實驗，而且有了結果，在這座獅子宮殿裏面，你所看見的任何一個男人，都是人和獅交配之後的下一代，應該稱做獅子人。」

卡理博士非常驚奇，很是興奮，說：「獅王，恭喜你，這一項實驗眞是偉大的成就！」

「眞是可惜，人和獅子交配之後所得到的下一代，只有三種形式，第一種形式似人又似獅的怪物，我把牠廢了，二種形式是人，非常壯健，四肢五官跟我們一模一樣，可惜他的腦袋就像獅子，只能夠做很簡單的工作，無法吸收各種知識，彷彿機械人，第三種形式就是獅子，牠有人的腦袋，十分懂事，不過，做了獅子無法講人的語言，也無法揸筆寫字，充其量變成忠僕，這兩種動物並非我的理想，我的心血白費了。」

卡理聽了這番話，然後明白爲甚麼在平原上包圍他的獅子，在前引路，比較哈叭狗更加懂事。

他想說話，却又不知道如何談起。

獅王奧特忽又開口：「旣然我已經付出千萬家財，希望創造新的人類，像獅子那麼雄壯，而且有人的智慧，無法達到目的，我只好把心一橫，利用他們來征服非洲。」

卡理聽了之後，接上去說道：「獅王，你如果要征服非洲，就會進一步的征服全世界。」

奧特聽了，喜形於色，說：「到時我一定把你封爲宰相。」

兩人越來越加投機了，卡理想起了一件事情，相當重要，說：「有些事情我是不應該發問的，可是，你已經信任我是效忠於你的了，我不妨多嘴問一句，你建立獅子王國，需要很多資金，難道你一直是非洲的富翁嗎？」

「不，我並非富翁，只是找到一座金礦而已，直到現在，我還有許多黃金，老是花不完。」

「有了金子，當然一切障碍都可以掃除，爲所欲爲。照情形看，你應該有一座巨大的科學館，研究人和獅子交配，你是否已經擁有它呢？」

「如果你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我險些忘記這件事了，不錯，我早就有了你說的科學實驗室，規模相當大，不過的，我把它交給施麗花保管，她跟父親施歌夫一向效忠於我，我並非把它放在心上，一時想不起來，旣然你注意到這件事，我應該把她介紹給你認識，還想你到那邊協助她，如果你今天有空，我立刻可以帶你到科學實驗室走走。」

卡理聽了，不斷的點頭。

事實上在獅子王國過活當眞是寂寞不過的，每天每晚，除了看見馴若羔羊的獅子以及彷彿機械人似的健男之外，甚麼動物也沒有，太過乏味了，有機會看到一個女人，當然是一件喜訊，無怪卡理非常高興，他甚至在腦海中浮起了一個美麗的幻影。

大概兩小時之久，獅王奧特把他帶到科學實驗室了，他看見施麗花小姐艷如桃李，曲綫玲瓏，立刻被她迷住，別的事情一概拋於腦後，初時他還考慮自己能否偷偷的逃走，認識了她之後，這個意念很快就消失了，他只有一個念頭，怎樣做才可以把她據爲己有。

跟着他又想到另外一方面去，獅子王國沒有別的女人，有的只是她，可能她是獅王奧特的情婦，如果他插手，希望佔有她，豈不是存心向獅王挑戰？獅王喜怒無常，幾十頭雄獅都聽命於指掌之下，他憑甚麼跟獅王作對？

如此一想，他就心灰意冷。

他那晚徹夜不眠，影响所及，他翌日再晤獅王的時候，無精打采，奧特却非如此，坐在一起吃早餐的時候，突然很鄭重的說：「卡理，在這個地方僅有兩個男人以及一個美女，看來她極有可能變成我們競爭的目標了，我做事一向公開，不妨對你說明，她並非我的情婦，我也沒有決心追求她，如果你有本領把她追求到手，我絕不反對。」

卡理有些愕然，說道：「聽你的口風，顯然是你們兩個人當中有些誤會了，否則，你跟她決不會如此隔膜，遠遠的避開她。」

「不，卡理，你弄錯了，我跟她沒有誤會，問題在這裏，我對她的爸爸施哥夫保護不週，使他慘死，不斷的內疚，故此不想看她，另一方面，自從施哥夫喪生後，她心如鐵石，整天只是盤算着一件事情，希望找個機會替他報仇，大仇未報之前，她不會愛上任何人，故此我沒有想像到跟她發生情與慾的糾纏，此外，我的處境也是如此，在非洲最有名氣的十多個國家，我都是通緝犯，我已經站在生與死的邊


獅王的美夢隨風而逝，大地上面烽烟四起，血流成河，他無法征服自己的心魔！

緣了，唯一可以自救的方法就是傾全力向前推進，沒有一個人能够阻止我的，假如我大功告成，一定可以獲得她的歡心，反之，我失敗了，不必叫她陪伴我一起走進墳墓，故此我不會追求她，你想要她，出盡你的力量追求她好了，不必計較到我這方面。不過，講到情與慾這方面，我太過固執了，我一直都不相信世界上有眞正的愛情，我認爲一個女人之所以令到男人迷戀，全靠肉慾，從這個觀念看，我就不會過份重視施麗花了，她穿上了衣裳，婷婷玉立，可能使你看了怦然心動，假如她脫光了衣裳，她顯然是太過瘦了，肉體不够豐滿，並非我理想的那種女人！」

獅王奧特的情緒激動，說話有點亂，卡理博士不想跟他再談關於施麗花的事情，免得多生枝節，不過，聽了這番話，他知道獅王跟她眞眞正正有些距離，覺得很高興，爲了掩飾他的興奮，他把話題落在獅子的身上。

那天他們二人所談的話題不是人，而是獅子。

奧特黯然說：「施哥夫醫生眞是世間罕見的奇才，人獅交配，全靠科學儀器的帮忙，他能够使母獅受孕，却不能够保證牠生下來的下一代是甚麼，那是很可惜的，爲甚麼他沒法反轉過來把雄獅的精子送入婦人的體腔之內，使她受孕呢？他一直都沒有作出這個實驗，卡理，你對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呢？」

卡理想了想，說：「他的見解十分正確，獅子重一千磅，人類只是重一百多磅，如果一個母獅受孕，產下來的胎兒是獅子，對她來說，那是很正常的，不必担心，反之，牠生了一個人更加輕鬆了，我已經說過，人類的嬰兒比較獅子的嬰兒細小得多，故此她不會因此受到損害，另一方面，雄獅的精子如果進入人體，使一個婦人受孕，如果她生下來的是一頭獅子，牠還沒有生下來，已經把她脹死了，因爲獅子的嬰兒已經有二十多磅重，無論如何她受不起，根據這種科學上的理論，施哥夫沒有把雄獅跟女人配合，那是很正確的，這是我的見解，不知道事實上是否如此，一切仍然等候你的判斷。」

奧特由衷的稱讚他一句：「卡理，你對動物傳宗接種的活動有些研究，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自信有多少經驗，根本上我是專心研究動物繁殖的。」

「再好也沒有了，今天我就把你送到獅子園那邊居住，還通知她跟你充份合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怎樣？由此把這個結解開。」

「你說的是那一個結呢？」

「還要解釋嗎？現時我得到的獅子人，只是人形的動物，沒有頭腦，反之，我得到了幼獅子，却有人的智慧，可惜就沒有人類的一雙手，假如有一天我得到一些有頭腦的獅子人，那時我必然可以雄霸天下！」

「是的，不論遲早，你一定可以完成這個願望，因爲施哥夫醫生已經走了第一步！」

他趁着對方高興，突然提出一個問題，說：「獅王，你曾經對我說過施哥夫醫生病逝，後來，你又說他在平原上面走動的時候慘死，究竟他是怎樣死的？可否把它告訴我？」

「當然可以，我之所以沒有對你說明，只是因爲我不想舊事重提，免得心煩意亂，旣然你想知道得清清楚楚，我是很樂意奉告的，當時施哥夫醫生很喜歡到平原上面散步，還帶了一個有高度效果的望遠鏡同行，他習慣了在平原上面行走，把望

遠鏡向各方面眺望，我也不知道他想看些甚麼，總之，他有這種習慣，時間方面，多數是黎明，我沒有派人保護他，因爲他有一頭心愛的猛獸叫做嘉賓的雄獅隨行，不怕土人偸襲，照理他不會發生意外，偏就那麼湊巧，也許他走到太過接近邊界的一處，飛來了一枝長長的箭，插入他的右胸，他立卽負傷坐在獅子的背上，由牠把他帶回來，沒有人知道箭鏃上面有劇毒，那種毒質並非卽時發作，二十四小時之後才發作，他們父女兩人分開兩個房間歇宿，她睡醒之後，看不見爸爸，覺得情形不對，發生懷疑，走到他的房間外邊敲門，破門而入，才發覺他巳倒斃，大概死去了三四個鐘頭。整個悲劇的過程是如此發生的，奇怪得很，他是個醫生，中了毒箭竟然沒法治療。」

卡理嘆息了一聲，說：「蠻荒的野草有許多種是有劇毒的，中箭之後完全沒有惡化跡象的一種毒液，從金色的野花浸製出來，叫做金花毒，十多個鐘頭之後發作，受害者突然覺得心臟痲痹，想拿藥瓶急救也辦不到，大概施哥夫醫生所中的毒就是金花毒！」

「對了，他正是死於金花毒的毒箭之下！」獅王奧特十分肯定的說。

艷如桃李的施麗花

因爲對方這樣快就作出如此肯定的判斷，卡理反而有些驚奇，說：「獅王，爲甚麼你判斷得這樣快呢？」

「有兩個原因，第一點，施哥夫醫生是倒在地上喪生的，嘴上泛着藍色，可見他中毒身亡，他的右手伸向前面，好像想抓甚麼却辦不到，放在他前面的正是一排五顏六色的藥瓶，事後他的女兒認爲他的心臟突然痲痹，因此喪命，大概是事實，另外一種證據就是一枝長箭，箭桿黑色，雖是木製，堅實如鐵，而在箭桿之上有一朶金色的花，它竟然是用黃金鑄成的，從來沒有人使用那麼名貴的金箭殺人，故此我對它有很深刻的印象。」

卡理眼睛一亮，說：「那枝帶着金花的箭仍然留下來嗎？」

「它是殺死施哥夫的兇器，也是她的紀念品，你若想看看它，可以向施麗花討取。」最後，獅王奧特很是肯定的說。

當天的下午，奧特把他安排在獅子園內附設的科學實驗室那一組房屋之內，讓他在施哥夫生前的睡房隔壁那個房間歇宿，施麗花沒有反應，却又沒有擺出一副熱情的姿態。

入居之後的翌日，他跟施麗花同進午餐之際，她忽然注視着他的臉孔說道：「奧特王說過，你沒有看見過那一枝毒箭，就知道它含有金花毒，那一枝毒箭現在仍然留在爸爸的房間內，你想看看它嗎？」

「我十分想看看它。」卡理博士說。

過了一會，施麗花把卡理博士帶到她爹爹生前睡覺的寢室，由於整個獅子園有足够的面積，十分闊大，每一個睡房都可以佔有相當大的面積，施哥夫那個睡房所佔的面積更大，它是狹長形的，有四百四十呎，故此在房間之內可以放置許多雜物，包括各式各樣的藥物，還有注射器，此外，有三十多個抽屜，俱是加鎖的，相信放在抽屜之內的東西相當珍貴。

此外，有一個細小的書架，放置十多個望遠鏡，其中有些望遠鏡附有紅外光的設備，可以在夜間眺望。靠近望遠鏡放置的是一些拍攝家庭小電影的攝影機。

至於牆上，懸掛許多種從野獸身上截取的品物，好像：犀牛角，虎頭以及斑馬的皮，多采多姿，其中有一種細而長的武器，放在另外一邊，貼牆放置，好像小擺設，其實它是很重要的遺物。

卡理一眼就辨認出來，它必然是射死施哥夫醫生的「金花箭」。

他把視綫停在那一枝毒箭之上，她當然看得出來，緩緩的說：「卡理博士，射死我爸爸的箭就是它，看來它的形式十分精緻，最低限度，附有十安士重的黃金，那些金子還織成一朶花，把它稱做金花箭，再貼切也沒有了，我十分懷疑，爲甚麼毒箭上面的裝飾品要加上如此名貴的金花，這一層道理你懂不懂得呢？」

「我未必懂得，但却可以猜猜看。」

「卡理博士，可否把你的猜想說出來聽聽？」

「照我看，毒箭上面加了巧手織成的金花，它大概含有一個目的，那是向後輩提出警告，除非逼不得已，不要用毒箭殺人。」

「那朶花的形狀，相當別緻，似乎是蘭花，却比一般蘭花粗壯，也許它是依照某一種鮮花而織造的，是否如此？」

「確有這種情況，施小姐，我認爲它是金蘭花，亦可以說這一枝毒箭是由金蘭花族的戰士發射的，從很遠的距離發射，如果我有機會潛入蘇丹境內打聽，一定可以查出放箭的人是誰。」

「你眞好，有你協助我，相信殺父之仇一定可以報的！」

說這句話的時候，施麗花目露兇光。

看來她對這個仇恨是很認眞的，卡理想討好她，聽了這一句，他也很認眞的說：「是的，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只是寥寥數語，巳經把他們二人的距離縮短，卡理博士恨不得馬上替她辦妥這件事，拘捕兇手，使她手刄仇人，如果他能够在這方面滿足她，相信她一定肯獻身給他的，大概她還是處女。

慾火寸寸升騰，幾乎每一次他跟她見面都是感到心猿意馬的，他需要十分使勁壓抑自己，然後才能够使跳動的心穩定下來。

他過份注意她了，這種心理反應，她也看得出來，她故意穿少一點，最迷人的女性胴體美，就是胸前一雙肉彈，它若隱若現，他感到她給他的壓力不斷增加。

他多次請求她，讓他單獨留在施哥夫生前經常留下來的地方，包括書房、健身室以及寢室，這還不算，他還懇求她把他帶到獅子園看看叫做「嘉賓」的雄獅是否特別馴良。

入居了一週，他們二人混熟了許多，有一個晚上，他突然把心事傾訴，表露愛意，發覺她沒有反應，不敢輕舉妄動。

那一晚他潛入施哥夫住過的寢室，用百合匙把那些巳經鎖閉了的抽屜抽出來，又把逐項函件和相片細看一遍，不提防施麗花一聲不响的開門走進來。

他突然發覺，她巳經走到眼前了，她的臉色冰冷，手裏有一柄曲尺短槍，隨時發射。

卡理勉强點了點頭，跟她打招呼。

她冷然說：「卡理博士，請你注意這一點，我的手槍貯備了子彈，保險掣巳經拉開，請你解釋幾句，爲甚麼你深宵人靜闖進先父的寢室，難道你認爲他慘死於毒箭之下還不够嗎？你是否想把他生前的劣跡公佈，讓所有人知道，然後滿意呢？」

卡理心上一震，連忙分辯：「施小姐，我絕對沒有意思損害你父親的聲譽，我深夜潛入他的寢室，只是想找尋一張照片，那是少女的艷照，可能是裸照，就是這張照片，使我惹起殺身之禍，如果我找到它，我就有辦法走進蘇丹，把照片裏面的人抓住，叫她供出放箭的人是誰。」

施麗花的殺機減弱了許多，好奇心油然而生，似信非信的向他盯了一眼，說：「卡理博士，爲甚麼你有這種想法呢？」

「因爲我發覺寢室之內有一種望遠鏡，可以裝置在很敏感的攝影機拍照，故此我有一個奇異的幻想，認爲他極有可能在某一天或者某一晚，走近蘇丹邊境，向前面距離一千碼之遙的地方拍照，那個地方恰巧是一條小溪，溪畔有一座禁宮，它是蘇丹王最遠的一座禁宮，禁宮之內有的是佳人，他向她們拍照，距離太遠了，沒有人知曉，那些美女當中可能有一個少女吸引了他，他冒險越過邊境，向她挑逗，有過一段情，怎料事機不密，被侍衛發覺，偸了蘇丹王的箭射死他，如果我所料屬實，找到了她，必然找到發箭的侍衛。」

她想了想，說：「卡理博士，你的幻想力十分超卓，我佩服之至，不過，你說侍衛偸箭發射，難道蘇丹王自己不會射出一枝箭嗎？」

「依我看，蘇丹王未必發覺這一段戀情，假如他發覺禁宮裏面有一個妃子跟外人私通，那就不是射出一枝箭那麼簡單了，他一怒之下，除了殺死那個妃子之外，還把所有侍衛殺死！事情鬧大了，肯雅那邊的人必然知情，我沒有聽見過這樣驚人的消息，故此我可以肯定的說蘇丹王不會殺死施哥夫醫生。此外，還有另外一個想法支持我的幻想，我認爲蘇丹王不會離開首都，走到接近肯雅的邊境，因爲蘇丹境內頻頻發生暴動，他要留在首都處理各種突然發生的變化。」

她聽了，突然說：「卡理博士，你忘記一件事情了，我的爸爸巳經接近六十歲，他沒有力量吸引一個美女的！」

「不，任何一個精壯的男人，有胆走入禁宮，他就有機會吸引任何一個美女，事實她們渴望性的慰藉，此外，施哥夫醫生協助獅王奧特改造人類，建了奇功，奧特一定給他許多金子，有了金子，他自然更加有份量去討好一個美女的歡心。」

施麗花忽又拉長了臉孔，說：「卡理博士，不管你怎樣說，除非你找到一張近乎全裸的艷照，而且有辦法證明她是禁宮的嬌花，否則，我仍會把你看做油腔滑調的騙子！」

「我不想跟你駁嘴，因爲我急於打開每一個抽屜搜索，請你坐在一旁，仍然緊握手槍，監視我的行動，我深信在一個鐘頭之內能夠把那張艷照找出來。」

她答應了他，擺出貓兒看管老鼠的姿態，在旁守候，只見他盡快弄開每一個可疑的抽屜，一旦弄開，急急忙忙的翻閱，過了四十五分鐘，他哈哈大笑，說：「我巳找到一疊照片了，不止是一張，一共有十多張，你自己看吧，只要你看到那些照片，你就會放過我的，甚至懇求我替你報仇！」

爲甚麼他說得那麼肯定呢？因爲十多張照片之中，有幾幅是不同凡响的，一男一女，擺出造愛的姿勢，互相凝視，顯然是一對情侶，男的正是施哥夫，女的臉貌體型都是一流的貨色，蕩意撩人，正是禁宮裏面的妃子那種人。

施麗花看到那些艷照，雖然臉上一紅，很快她就把激動的情緒控制，說：「卡理博士，我仍有些懷疑，那個女人可能是他的舊相好！」

「不，假如她是他的舊相好，他跟妳走進這一座荒山，建立獅子王國，必然把她帶來，照情形看，他此行只是把你帶來，沒有携帶別的女人，固然是他愛你的表現，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入居獅子園的時候，體力很弱，根本沒有想過女人，後來他的體力復振，覺得寂寞，然後發生肉慾的衝動，走到外邊找女人，我所說的話確是事實，雖然我不知道照片上面的女人是誰？我仍有充份的把握越過邊境找她，即使她死了我也可以找出放箭的人是誰，最後，我還對你說知，那些艷照是我用自動拍攝器去拍攝的，地點可能是禁宮後花園的一角。」

「如果你所言屬實，我們有辦法報仇了，你認爲潛入蘇丹境內，向禁宮查探，你去好呢？抑或是我去？又或兩個人一齊去？」

看來她的意思轉活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收了手槍，顯然相信他說的一切。

卡理聽了，很快回答：「施小姐，你不要忘記，此行是深入禁宮找尋一個陌生女人的，你本身也是絕色美女，如果你在那個地方露臉，極有可能被他們抓去，還是由我單獨完成這個任務吧，我一定把那個妖姬抓住，連同兇手，一起帶回來，不過，我出動之前，有兩件事情必須你協助的，爲了你，同時爲了我，你要盡可能的協助我！」

「我當然是盡力協助你的，你想我幹甚麼？快些說出來。」她越來越加明顯的站在他那邊。

「此行一定要瞞住獅王奧特，我想留書而別，在那一封告別書寫得清清楚楚，我只是爲了愛你，希望替你報仇，然後潛入蘇丹，無論如何，不會把獅子王國的秘密洩漏半句，假如我僥倖成功，立刻回來，聽候他的處分。另外一個請求是關於金錢方面的，此行深入虎狼之地，希望多帶一些錢，或者到時我會用金子賄賂禁宮裏面的人。」

施麗花聽了，欣然點頭，說：「你提出來的要求，我全部可以替你辦妥，不必担心，說到金錢的一方面，爸爸還有許多金塊留下，每個金塊都是餅型，重量剛巧是七磅，我相信它應該稱做金餅，我帶你

到書房去，打開機關，你能夠拿多少就拿多少。」

卡理聽了，喜形於色，說：「施小姐，你眞是女中豪傑，對我深信不疑！我不能夠携帶太多金子的，只要十個金餅就夠，前幾天獅王奧特對我談及他建立獅子王國的情形，他曾經說過有一個金礦，看來，那些金餅一定是金礦裏面生產的金子鑄成了，這個世界非錢不行，有一個金礦在手，無怪他有魄力做任何一種艱苦的工作，如果他一切順利，他還想征服非洲。」

她冷然說道：「我不會跟隨他去征服非洲的，只要報了殺父之仇，我就遠走高飛。」

查明底蘊古怪多端

卡理博士懂得許多古古怪怪的知識，他利用黑房的冲晒技巧，把妖姬的姿容單方面保留，變成一幅單獨拍攝的照片，十足是春溪試浴，打算把她看做失踪了兩年的妻子，此行就是想找回「逃妻」。

他認爲這個藉口是最有利的，加上了金餅的誘惑，相信蘇丹王的禁宮侍衛當中一定有人肯接受這個委托，問題在這裏，如果他的推想沒有錯誤，眞的有一個侍衛跟妖姬私通，偷了金花箭射死施哥夫醫生，如果他貿然的搭上一個侍衛，萬一跟他聯絡的人就是那個姦夫，豈非糟透？此外，他只是隱約記憶起蘇丹的邊境有一座禁宮，是否眞有其事？也要親自看看，才可以給它一個準確的判斷，故此他越過邊境之後，仍要花一段時間調查，絕對不能夠輕舉妄動。

至於越過邊境，輕而易舉，原因是肯雅跟蘇丹的國界十分含糊，一片荒山野嶺，雙方都沒有在該處佈防。

他在黎明動身，只是走到中午，休息一會，便即再走，黃昏之前，他已經抵達蘇丹的國境之內。

由於他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動物學家，足跡走過半個非洲，蘇丹是個重要的國家，一邊緊貼埃及，另外一邊，跟肯雅貼隣而居，故此他對蘇丹境內的地勢形勢，相當熟悉，最爲貼近肯雅的大城叫做「蘇巴」，當時他正是想走完了獅子林進入蘇丹之後，就在「蘇巴」歇脚，拍電報向「肯雅動物協會」報告的，故此他企圖找尋妖姬的下落，先到「蘇巴」。

他認爲越是高級的酒店越加安全，索性恢復他屬於動物學家的身份，在「大非洲酒店」投宿的時候，寫下了他的眞實姓名。

此外，他還把那十個金餅交給酒店保管。

他身邊仍有五千元美鈔，憑着那些錢，足夠他在蠻荒揮霍了。

一切辦妥，他十分放心，借故跟酒店裏面的總管「雷斯」交談，希望多一點了解蘇丹的形勢。

兩人說得起勁，雷斯很率直的說：「卡理先生，照我看，你可能有些心事，不妨明言，如果我能夠協助你，我一定帮忙你的，此處不便交談，我們還是回到舍下再談吧。」

「好的。」卡理一口答應他。

總管雷斯的家是一座別墅，因爲它建在半山，望得很遠，正合卡理的心意。

兩人在露台上面喝酒，卡理說：「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蘇丹王的禁宮，必在山下，而且在視綫所及之處，似乎它是一座紅磚屋，內外都有侍衛守衛，是也不是呢？」

「是的，在這個禁宮裏面有三十多個女人，蘇丹王說，它是境內最細的一座禁宮了。」

「全國有多少座禁宮呢？」

「一共有九座，全部嬌花合計，大概是六百六十人，白種女人佔多數，原因是黑人認爲禁宮之內的白色女奴越多，越加顯得出他的威風，不單是皇帝有這種想法，平民也是這樣想。」

「蘇丹王只是一個男人，他怎能應付那麼多的女人呢？」

「他當然不能夠應付她們，其實他只是爲了擺闊然後把她們買回來的，根本就沒有愛，有些女人被囚禁在禁宮之內，虛度一生，煞是可憐。」

說到這裏，雷斯忽然眼睛一亮，說：「卡理先生，我很會看穿一個人的心事，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你必然是爲了一個女人而來的，換句話說，你想找人帮忙，把她盜取，是也不是呢？」

卡理心上一震，說：「我不敢有這種狂想，只是想見見她吧了，我還是吐實吧，她叫做珍妮，跟我結婚之後，仍是很放蕩，我經常到非洲或南美洲走動，實在不知道她爲甚麼被人賣至非洲的，千辛萬苦，我才知道她是蘇丹王的禁宮嬌花，也許她誤交損友，被人賣出去，或者她輸了巨欵，沒法償還，此外，她還有可能是喝了藥酒被人迷姦之後賣到非洲的，我帶備了贖欵取贖，可惜沒有門路，首先，我想知道她是否被囚禁在禁宮之內，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假如她不在禁宮內，一切都是虛說。」

「你有沒有她的照片？」

「有，半身的照片或者全身的照片，我都帶來，盼望你能設法混入禁宮打聽一下。」

雷斯慨然說：「卡理先生，你放心好了，我們這一行有些人是負責把糧食和酒送入禁宮的，我扮成送貨的人，帶了一批酒和食物入內，相信不成問題，假如她眞是囚禁在紅磚屋之內，我就要實行第二步計劃了，到時我把迷藥投入酒內，不管侍衛抑或嬌花喝了它，必然迷迷懵懵，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乘機把她盜取，送到你的身邊。坦白的說，這樣做値得一塊金餅，如果不必驚動侍衛，只是一塊金餅已經夠了，驚動了他們，可能要花四塊金餅那麼多，不論如何，這件事情一定成功的，有一件事情你必須注意，她只能夠盜取一次，出了宮門，永遠不能夠再走進去，同時這個計劃不能夠接二連三的扮演，故此先決的原則就是認人的時候決不能夠出錯。我入禁宮救人，不止這一次了，希望你對我有信心。」

「朋友，我一定對你有信心，先行送一塊金餅給你，其餘的事情，容後再談。」卡理很大方的說。

大非洲酒店的總管雷斯，確實有些本

頷，他眞的沒有弄錯，把那個妖姬好像一件件貨似的送到半山區的一座石屋之內，屋裏只有卡理博士一個。

他叫卡理打開藍布包裹的一個女人，看清楚是不是他的心上人，卡理在旅途中已經三番四覆的看過照片，怎會弄錯？他笑容滿臉的說：「多謝雷總管帮忙，她的確是我所想找的太太珍妮，不過，她似乎昏睡，是否吃了迷幻藥？」

「不，她吃的是迷藥，並非迷幻藥，明天早上她自然覺醒，不必担心，爲了達成任務，同時要找人帮忙，把她送上貨車，行駛了一小時過外，落車後，又要找人協助，才把她帶到這裏來，一共有三個侍衛合作。」

卡理博士看見獅王的儀仗隊，十分雄壯，豪氣逼人，他自然而然的願意効忠！

「我明白了，金餅仍然留在酒店的保管箱之內，既然一共有四個人合作，連同你在內，我願意付出四塊金餅，你們怎樣瓜分呢？與我無關，那些侍衛從頭到尾沒有露臉，再好也沒有了，你辦妥了這件事，過兩天請你在晚上單獨走到這個地方，我還有別的事情拜托你做。」

雷斯向他道謝，走開了，包裹在藍布之內的美女還沒有覺醒，卡理把他帶在身邊的照片拿出來，再三對照，確定了沒有捉錯人，然後放心。

她仍是昏睡，渾身曲綫玲瓏浮突，卡理眞的想偷吻，甚至想把她抱上床，爲所欲爲，想起了施麗花的倩影，他就不敢輕舉妄動。

翌日她睡到中午，然後覺醒，睜開眼睛看看，一眼望去，她就知道那一座石屋不是禁宮，衝口而出的叫喊：「這是甚麼地方？」

「這是我的家，你是我的嘉賓，至於我，叫做卡理博士。」

有一個人走出來，很冷靜的說，跟着告訴她，他用四塊金餅才把她盜取，物有所値，她果然艷麗如花。

「我的朋友，你恐怕弄錯了，我未必是你想偷的女人。」她幽幽的說。

「我決不會弄錯，你還有幾張照片留在我的身邊，我雖然不認識你，却是施哥夫醫生的朋友，有了照片爲憑，當然不會弄錯！」

他把幾張沒有竄改過的艷照拿出來，送給她看。

那些艷照是妖精打架圖，她看了，臉上一紅，說：「是否施醫生拜托你把我偷出來的？他現時怎樣？是否仍然留在獅子園呢？」

她衝口而出的說了幾句，卡理聽了，正中下懷，趕快順着她的口氣交談，很快回答：「施醫生的健康已經完全復原了，只有多少瘀傷，留在箭痕之上，一方面他太過寂寞，另一方面，他把心事對我說知，只要你到獅子園看他，即使他的傷勢未癒，他仍想跟你立刻逃走，我也同行。」

「你還沒有說出你是誰呢？爲甚麼你要冒險協助他呢？」

「我叫做卡理博士，跟他一起研究獅子，可以說是心腹之交，我之所以協助他，因爲獅子園之內所有工作人員只是他一個人知道幾千塊金餅放在甚麼地方，你現時恐怕弄明白了吧？我冒險救你，可以說爲了金子。」

「卡理先生，我們怎樣越過邊境到獅子園去？」

「我認爲最快速而又最安全的辦法就是租一架直升機，叫機師把我們送到肯雅的獅子園。」

「不，你想得太過天眞了，這座大城只有一間直升機公司，可以租賃，可惜它只有一個機師，叫做卡地摩亞，當時在直升機上面發射一枝金花箭插中施醫生的胸部那一個人就是他！」

聽了這句話，卡理恍然大悟，說：「原來他呷醋，累死了施哥夫醫生。」

她連忙分辯：「不，那一枝金花箭是他奉了蘇丹王的命令發射的，眞正的兇手

是蘇丹王，不是他！」

連場血戰死裏逃生

局勢十分零亂，卡理博士自問沒法辨別眞僞，趕快敷衍她一句：「不要緊，最重要的是施哥夫仍然活着，你也活着，你們二人就快可以團聚。不過，你失了踪，蘇丹王的侍衛一定十分緊張，我們不易從陸路逃走的，還是空中逃亡比較可靠，讓我想個辦法逃走吧，由我的朋友出頭租直升機，那就有希望使我們死裏逃生。」

他在蘇丹沒有別的朋友，只是總管雷斯，局勢越來越緊，他只好跟雷斯磋商，先問雷斯懂不懂得駕駛直升機。

雷斯說：「正式的航機，構造複雜，我沒有勇氣駕駛它，直升機大概可以駕駛的，爲甚麼你這樣發問呢？」

卡理聽了，很坦白的把局勢對他說知，如果他肯帮忙，由他出頭，租一架直升機，駕駛它飛到肯雅那邊，代價是三塊金餅，即是二十一磅金子。

財可通神，雷斯答應了他，一切依照原定計劃進行，由雷斯租直升機，並且向機師卡地摩亞說知，只是他一個人乘搭，不過，兩人都坐在直升機上面，還沒有升空，他就突然發難，把卡地摩亞打暈，先行用繩子細綁，然後叫卡理以及妖姬慕蓮登機，盡快的升到空中去。

只是一個鐘頭，直升機就在獅子園外面降落，它剛剛停下來，卡理就把收藏在身的三塊金餅當中的一塊，當作武器，迎頭痛擊，把他打暈，控制大局，然後叫妖姬慕蓮走下來。

慕蓮看見局勢一變再變，非常震驚地說：「卡理先生，爲甚麼你要這樣做呢？一個細綁起來，另外一個打暈，對你有甚麼好處呢？」

他毫不猶疑的說：「我是逼於這樣做的，閒話別多說，見了施醫生，再行向你解釋吧！」

兩人剛剛走出直升機，就有一頭雄獅搖搖晃晃的走過來。

卡理認得她，大聲叫喊：「嘉賓，快些通知施麗花，把她帶到這個地方來。」

牠好像懂得他的意思，搖着尾巴走開，很快就變成飛奔姿態，去得無影無踪。

不過一會，施麗花坐在獅子背上，疾走過來，卡理先行迎上去，跟她講幾句，吩咐她當作施醫生在床上養傷的模樣，先行招待他們三個人留下來，叫嘉賓守住直升機，免得機師逃走，然後個別盤問。

最後，他鬆了一口氣，說：「我居然能夠不負所托，完成任務，甚至我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

施麗花既然相信他，當然是依然照他的意見去處理這件事，分別把這個不速之客隔離，由她盤問，她掌握了足夠的證據去證明爸爸施哥夫醫生必然死於卡地摩亞的直升機射出的一枝金花箭之後，立刻想把這兩個人殺死，她甚至認爲妖姬慕蓮跟爸爸相好的時候，已經是卡地摩亞的情婦，故此她決心把她同時處死，可是，她把整件事情的始末報告獅王奧特之後，講述她要把這一雙狗男女挖出心肝到爸爸的墳塲致祭時，獅王奧特却阻止她這樣做，沉住氣說：「施麗花，你弄錯了，殺死你父親的眞正兇手不是機師卡地摩亞，是蘇丹王巴洛！」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十分明顯，有毒的金花箭是皇帝賜給他的，授命於他，叫他行兇，他才有那麼珍貴的一枝箭，那種箭一定不是懸掛在牆上的裝飾品，因爲蘇丹王担心別人偷了它去謀殺他！既然卡地摩亞只是受人擺佈然後行兇，你就不應該殺他，反而要利用他把蘇丹王殺掉！我們就快要進攻蘇丹了，機師卡地摩亞妖姬慕蓮以及那一個被卡理博士打暈的酒店總管雷斯，對我們來說都是很有用的，因爲他們對蘇丹王以及蘇丹境內的戰士都懂得相當的多，可以派遣做先頭部隊的帶路人，實情如此，你不能夠殺死他們，佔領蘇丹之後，先殺蘇丹王巴洛，再殺其餘的人！」

在獅子王國裏面，奧特等於皇帝，他所講的話就是命令，施麗花沒法不依！

至於卡理博士，獅王奧特並沒有處罰他，反而利用他去緩和各人，免得發生糾紛。

備戰的情緒高漲，有一晚獅王奧特突然召見各人，走進一個十分機密的岩洞之內，對他們說：「明天我就下令總攻擊了，先行吃掉蘇丹，把那邊四分五裂的蠻族戰士接收過來，全部由我獨佔，然後率領他們向埃及進軍，我雖然沒有軍隊，却有兩種戰鬥力極强的動物，一種是獅子，另外一種是極端强壯且又不怕死的獅子人，單是他們作戰，仍是不夠的，一定要蠻族戰士加入戰圈，只有金子才可以派遣他們作戰，爲了穩定軍心，我想帶你們看看我收藏的金餅！」

說完，他弄開岩洞之內的機關，石壁自動鬆開，露出一個大洞，獅王奧特先走，各人魚貫而行，尾隨他入內，只是走進去不久就看見黃澄澄的金餅了，奧特說：「這個岩洞收藏的金有餅一萬個，每個重七磅，即使打仗也不會把它全部消耗的，用剩的金餅全部送給你們，每一個都有機會變成巨富！」

雷斯以及卡地摩亞却是見錢開眼的人，看見那麼多的金餅，樂得眉花眼笑，只有一個人例外，此人就是施麗花，她心目中只有一個念頭，怎樣把握機會把蘇丹的三個來客殺掉。

獅王奧特言出必行，果然翌日黎明，全面出擊，直升機仍然由機師卡地摩亞駕駛，在空中盤旋，替他們開路，只要他們依照直升機飛行的航綫進軍，就會奪取勝利。

本來直升機力量有限，可是，由他們在空中指示，地面的獅子聯羣結隊出擊，那就不同了，蘇丹邊境僅有的一千名士兵，看見獅子就脚軟，很快就潰不成軍。

奧特那邊的人馬長驅直進，看來他的計劃似乎就快大功告成，可是，卡理等人却十分悲觀，認爲他自掘墳墓，沒有人敢勸他罷手。

有一天，只是卡理跟雷斯兩人聚在一起交談，雷斯說：「卡理，我們都是患難之交，理該同舟共濟，有一件事情不能夠置之不理，你有沒有注意到獅王本人的生理反應？他根本是個狂人，患了嗜殺狂！他之所以發動戰爭，並非爲了解放黑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借此滿足他的嗜殺狂，眼前他就快玩完了，假如他進軍埃及勢必受到聯合國干涉，到時他死無葬身之地，此外，他不能夠長期統治蘇丹黑人的，黑人以及蠻荒戰士只是貪錢然後聽命於他，每一次出戰都要十個八個金幣，他能夠永遠支持下去嗎？金餅花光了，他們就會叛變，說到我們這方面，雖然爲勢所逼，追隨着她，他的錢花光了，我們得到一些甚麼？想下去不寒而慄，爲今之計，只有一個辦法，各走各路，你是一向忠於獅王的，不一定肯走開，我們三個人决心走開了，我有一個巧妙的安排，希望你合作。我給你兩種藥物，請你分別利用它使獅王無法追踪我們，一種藥物是吃了安睡四十八小睡的，到時如果他覺醒，不必給他另外一些藥物，反之，他不覺醒，可以用另外一種藥物，撬開他的口，使他吞服，他必然覺醒，只是四十八小時已經夠了，我們用直升機逃亡，你愛上了施麗花，到時你可以帶她走，一句話說，各走各路。」

局勢越來越加暗淡，卡理沉思了一會，毅然點頭。

她特別接近獅王奧特，在食物之內投下藥物是毫無困難的，問題是施麗花，她獲悉此事，大驚失色，說：「立刻救醒了獅王，把他們追殺！」

那時直升機已經飛開了兩小時之久，卡理跟她合力灌救，獅王覺醒，勃然大怒，抽調人馬，親自率領大軍追踪，施麗花急於報仇，自告奮勇同行，獅王臨行之際，吩咐卡理留守獅子園，卡理表面上答應他，心裏却暗自盤算，認爲這是他死裏逃生的絕妙機會，索性一走了之。

雖然他熱戀施麗花，因爲她對待他只是泛泛之交，沒有實踐她的諾言，下嫁給他，顯然她對他毫無愛念，此外，他在肯雅那邊有了妻兒，不忍心把她和兒子抛開，故此他逐漸對施麗花心灰意冷，另一方面，他認爲獅王所收藏的金窖，必有機關，無法走進去，即使走進去他也無法走出來，獅子全是歸屬獅王的，可能看見他盜取金餅會立刻撲噬，經過一番考慮，他決心放棄它。

金子以及美女都無可留戀，幹甚麼不走，他把心一橫在獅王奧特跟施麗花離開獅子園的翌日，飄然而行，他甚麼都沒有帶走，只是携帶三天的食物和食水，此外，他還帶走馴獅「嘉賓」。

嘉賓護送他到夜明湖，便即轉身走開去，看見了夜明湖，他就十分樂觀，只要他沿着來時走過的路走回去，必然可以置身於文明社會之內。

他千辛萬苦然後回到肯雅的首都，偷偷的潛返家內，跟妻兒相敍，恍如隔世。

爲了避禍，他立刻舉家搬走，搭航機回到美國去，關於獅王奧特以及其他各人的下落，不聞不問！

半年後，蘇丹戰亂平復了，仍是蘇丹王巴洛執政，這個消息使他意味到獅王奧特已經全軍覆沒，施麗花下落不明，看來她也是在刧難逃的了，另外幾個戰友，根本上他不會關心他們的，懶得查探他們的生死存亡。

（全文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和師父長風子分別下山，他來到一處，雖然神智被迷，忘了記憶，但行動和說話一如常人，見到自己同門的師妹高美雲被幾個茅山派道士糾纏不清，便匿在一旁觀看，見她和通天觀二觀主清玄道人過招，後來又來了一位一元子道人勸架，一元子將她帶走，卓少華見沒事便離去，遇到五師叔許瑞仙，雖然面善，却記不清楚，被許瑞仙拖着去找高美雲，找到一元子，他說明要收高美雲作記名弟子，許瑞仙不肯，發生打鬥，卓少華用九陽神功協助，藍允文路過參加拚鬥，卒將一元子趕走，見義弟卓少華的模樣，便省起乃父卓清華所幹……

擒妖婆索藥　重上蘭赤山

就在此時，店伙正好送來酒菜，抬眼之間，只見卓少華兩眼一直癡癡的望着自己，這眼神，不是和臨別那晚，在鎮江客店中對酌時癡癡的看着自己，一般的模樣麼？

藍允文心頭一陣跳動，臉上不由得一紅，忙道：「王兄，咱們喝酒。」

目光一溜，右首座頭上，已經來了一個莊稼漢，正在向店伙要酒菜，走在鄉村之間，只有莊稼漢的打扮，才不會引人注意。

藍允文藉着舉杯喝酒之際，暗以「傳音入密」低低的囑咐了他幾句。

那莊稼漢連眼睛也沒朝他看一下，聽完之後，只是輕輕的點了一下頭。

藍允文仍然繼續和卓少華低斟淺酌，兩人倒也談得十分投機。

藍允文忽然望望天色，口中「啊」了一聲，失笑道：「我們只顧飲酒談天，天色已經不早，此刻大概已是酉時了，再過一回，天都快黑了，王兄不是還要趕路麼？從這裏去，只有白沙埠才有客店投宿，錯過了這個宿頭，就麻煩了，你我一見如故，他日有緣，當再作良晤，兄弟也另有事去，那就在此地分手了。」

說完，探懷取出一錠碎銀，賞了店家，就站起身來。

卓少華站着起身，拱拱手道：「藍兄說得是，兄弟告辭了。」

兩人走出酒店，便各自分手，卓少華心中並無一定去處，聽藍允文說出白沙埠有客店可以投宿，就一路往白沙埠而去。

那莊稼漢等兩人離去之後，也立即會帳出門，急匆匆的朝白沙埠跟了下去。

夜色漸濃，矗立在蘭赤山坳間的蘭赤山莊，已經沉浸在一片黝黑之中。

突然，一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飛掠而來，越過高牆，瀉落天井。

階上暗影中，有人喝了一聲：「甚麼人？」

那人落到大天井，就舉步往階上行去，口中沉聲道：「速叫鹿昌麟來見我。」

原來這人是個身穿綠袍的白髯老人！

階上兩名漢子一眼看到老人急忙趨步下階，躬下身去，惶恐的道：「屬下叩見令主。」

綠袍老人一揮手道：「快去。」

一名漢子連聲應「是」，飛奔而去。另一名漢子不待吩咐，搶先進入大廳，燃起了廳上的紗燈。

綠袍老人徐步跨入大廳，剛在上首一把太師椅上坐下。

大廳前人影一幌，有人躬身道：「屬下鹿昌麟告進。」

綠袍老者道：「進來。」

鹿昌麟急步趨入，又朝綠袍老人躬下身去，虔敬的道：「屬下不知令主蒞夜下臨，不克遠迎，還望令主恕罪……」

綠袍老者一揮手，打斷他的話頭，問道：「本座奉命南巡，把此處移交給卓清華之後，一切都還順利麼？」

鹿昌麟道：「回令主，卓盟主秉承令主鈞命，聯絡大江南北武林同道，如今已大半歸附本莊，進行得尚稱順利。」

綠袍老人口中「唔」了一聲，又問道：「六合門的九眺先生和董仲萱是卓清華親自處理了再送來的麼？」

「不是。」鹿昌麟道：「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司空靖大約對卓盟主起了疑，約了師弟董仲萱，還有他門下的卓少華一同趕來夜探本莊，屬下前一日已經接到卓盟主的飛鴿傳書，業已佈置就緒，正好那天小公主和穆嬤嬤途經這裏，宿在本莊，是穆嬤嬤出手把他們拿下的。」

綠袍老者問道：「他們人呢？」

鹿昌麟道：「是穆嬤嬤吩咐，江南武林人物，應由卓盟主處置，她不便作主，後來卓盟主來了，決定依例行事，把司空靖和董仲萱送回總壇去了。」

綠袍老者問道：「卓少華呢？」

鹿昌麟說道：「卓少華是穆嬤嬤帶走了。」

「砰！」綠袍老者一掌拍在茶几，怒聲道：「穆七娘胆敢和我作對，她有幾個腦袋？」

鹿昌麟嚇得面無人色，噤若寒蟬，不敢作聲。

綠袍老者問道：「小公主她們可是回去了？」

鹿昌麟道：「屬下前天接到總壇令諭，小公主一個人又偷偷離開總壇，據推測可能是去杭州遊玩，要屬下立即派人暗中注意，予以保護，穆嬤嬤昨天也趕來了，只是本莊尚未接到她行踪的信息，大概是趕到杭州去了。」

「好了！」綠袍老者道：「你給我傳諭調集本莊現有人手，一起隨我去。」

鹿昌麟躬身應是。

卓少華趕到白沙埠，天色已接近黃昏。這裏只有一家客店，一排平房，大概一共只有十來個房間，也是因陋就簡，用木板隔的。小地方咯，過路客商只要有個舖，可以歇脚就好，誰還去講究房間的華麗不華麗，舒適不舒適？

卓少華住的是後進右首一排三間西廂房的靠左一間，是小天井的角落裏。

落下店，伙計可是巴結着送茶送水，不停地獻着殷勤。

那是經過這裏的人，大半都是販夫走卒，很少有穿長衫的讀書相公，會在這種地方落店。

卓少華穿着一襲青羅長衫，豐神如玉，像是貴介公子，讀書種子，店伙那得不加倍巴結？

卓少華因方才和藍允文在金村吃過酒食，他不會喝酒，喝了幾杯，就有些醺醺欲醉，這就掩上房門，和衣躺下。

這時天色已黑，店伙掌着燈送來，但因卓少華已經睡了，不敢驚動，正待悄悄退下。

「喂！伙計。」

天井入門處，不知何時來了一位身穿青紗長衫的少年相公，叫着道：「你們有清淨的上房麼？」

店伙一眼看到進來的又是一位讀書相公，連忙迎了上去，陪笑着：「啊，是公子爺，小店最清淨的就是東廂房了，一共只有三間是單獨的房間，其餘都是四個舖一間的……」

「誰要四個舖的了？」

那少年相公截着他話頭，問道：「我要單獨房間的，你快領我去看看。」

「是、是。」店伙沒命的應是，領着少年相公急步走到西廂房，打開中間一間，陪着笑道：「公子爺，這三間廂房，要算中間這一間最寬敞了……」

少年相公只瞥了一眼，問道：「還有兩間呢？」

店伙道：「左首一間，已經有客人了，住的也是一位公子爺，只有右首這一間了。」

他又領着他走到右首那一間門口，伸手打開了房門。

這一間果然較爲狹小，而且和正屋（正面五間房屋）較爲接近，通舖房間，一個房有時可以住上八九個人，這些販夫走卒，一天下來，汗濕如雨，身上自然有股汗臭，再加他們吃的是生蒜、大葱，如今又是五、六月大熱天，接近通舖房間，這股氣味，就熱呼呼的不時傳來。

少年相公掩掩鼻，一聲不作，回頭就走。

店伙急了，跟在他後面問道：「公子爺，你……老要那一間……」

這聲音幾乎近於哀求。

少年相公走回中間一間，說道：「就是這一間吧，被單都給我換一換，最好要新的。」

「是、是。」店伙就怕他不要，既然要了，這顆心總算定了下來，沒命的應是，說道：「這間房子不但寬敞，也通風得多，在後面把兩扇窗開出去，就是菜園子了……」

「快去。」少年相公道：「你去給我打一盆臉水來，哦，面巾要新的，我自有重賞。」

這「重賞」二字，不知有多大的份量，店伙聽得眼睛一亮，連耳朵都快要豎了起來，連連哈腰道：「新的，新的，這三間客房用的，自然是全新的了。」

卓少華躺在床上，原本沒有睡熟，他自然聽到少年相公的聲音，口齒稚嫩，聽來極爲耳熟，好像又是自己的熟人。

老哥哥說，自己是被穆七娘用藥物迷

失了本性，以致神智受蒙，想不起從前的事來，這次下山，老哥哥囑咐過自己，非找到穆七娘，取到解藥，是無法恢復清明的，所以要自己單獨行動。

隔壁房間，只隔了一層木板，少年相公一舉一動，聲音當然聽得十分清晰，那店伙眞還巴結，一回送臉水，一回送新沏的茗茶，一回又來換新的被單，口中只是陪着笑，討好這位公子爺，自然旣嘮叨，又解釋的說上一大堆話。

這位少年相公也眞難伺候，一回嫌臉水是冷的，其實現在是大熱天，洗臉何必一定要用溫水？一回又嫌茶葉太粗，喝了嘴裏有股味兒。接着又大聲叫喊伙計，敢情還沒用飯，要店伙給他去叫飯菜；但飯菜來了，他又嫌肉片炒得太老，飯是糙米，粗得嚥不下喉嚨。於是他又大聲叫着伙計，把飯菜端下去，要厨房裏給他下麵條，等到麵條送來了，他又嫌太油膩，應該用清湯煨，不該用重油，大概只挑了幾筷子，又要伙計端開。

這一來，他胃口全沒有了，索性就掩上房門睡覺。

卓少華睡在他隔壁，來了這樣一位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嫌這嫌那，眞比店伙還要吃不消。現在他總算睡下了，以爲可以清淨了，那知少年相公又嫌床板太硬了，翻來覆去，一直睡不好，木板也就不時的發出聲響來。

皇宮裏有些官兒叫做侍讀，是陪太子讀書的，這回卓少華可眞是陪着隔壁房裏的少年相公，大家睡不着了。

一宵過去，天色甫亮，卓少華幾乎一晚沒有好睡，眼看天色已亮，索性不睡了，開出房門，想在小天井中走走。

那知他剛跨出房門，隔壁那位少年相公也是一晚沒睡，開門出來。

兩人四目相投，那少年相公忽然臉露欣喜之色，口中輕「哦」一聲，搶上一步，一把握住了卓少華的手，叫道：「你是王阿大，你也住在這裏。」

卓少華擧目看去，見那少年相公生得眉目清俊，一臉喜孜孜的，笑意甚濃，看去似曾相識，但又想不起他是誰來？不覺愣得一愣，遲疑的問道：「兄台你是什麼人？」

少年相公拉着他朝牆角邊走了幾步，四顧沒人，低低的道：「王阿大，你怎麼連我都不認得了，我就是小公主呀。」

卓少華「啊」了一聲，要待張口。

「噓！」小公主輕輕噓了一聲，說道：「你別叫出聲來，此時此地也不能叫我小公主呀！」

卓少華道：「那我要叫妳什麼呢？」

小公主目光盯着他，輕咦道：「奶娘怎麼沒給你服解藥呢？」

一面接着朝他笑了笑道：「王阿大，我看這樣吧，我本來姓嚴，你就叫我嚴兄好了。」

卓少華道：「但妳是女的啊！」

「叫你別嚷，你又嚷了！」

小公主輕輕在他手背上打了一下，嗔道：「我教你叫我嚴兄，你就叫我嚴兄好了。」

卓少華怔怔的看着她，說道：「妳嗔的時候很好看。」

小公主被他說得粉臉發赧，但心裏却有着一絲甜甜的感覺，輕輕拉了他一下手，說道：「我說的話你聽到了麼？」

「聽到了，聽到了。」

卓少華點着頭，道：「妳要我叫妳嚴兄。」

小公主甜笑道：「對了。」

卓少華問道：「那妳叫我什麼呢？」

小公主道：「我們跟外人說，我們兩人是同窗好友，你叫我嚴兄，我自然也叫你王兄了。」

卓少華道：「我記得，但……人家問起來，我不知道妳叫什麼名字，該怎麼說呢？」

小公主給他問得臉上又是一紅，幽幽的道：「你問我眞名呢？還是假名呢？」

卓少華道：「妳都說給我聽，我不會告訴人家的。」

小公主紅着臉低聲道：「我叫嚴玉蘭……唉，假名……我還沒想出來呢，嚴……嚴什麼呢？你給我想一個可好？」

卓少華忽然想到別人叫自己卓少華，不覺脫口道：「妳叫嚴少華好不好？」

嚴玉蘭（小公主）知道他叫卓少華，這時聽他給自己取的假名嚴少華，不覺點點頭，咭的笑道：「很好，我就叫嚴少華好了。」

她拉着他的手，迫切的問道：「你去過杭州沒有？」

卓少華覺得杭州這地方聽來極熟，這就沉思了一下道：「好像很熟。」

「你眞的很熟？」

嚴玉蘭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充滿了興奮之色，說道：「這樣就好，聽說杭州西湖很好玩，你陪我去好麼？」

卓少華道：「妳要婆婆陪妳去不更好麼？」

「奶娘討厭死啦，整天嘮嘮叨叨的，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我才不要她陪我去呢！」

嚴玉蘭抿着嘴，忽然輕笑一聲，說道：「這次我是瞞着奶娘，偷跑出來的，沒人作伴，所以要你陪我去咯，你說好不好嘛？」

卓少華遲疑道：「這樣，婆婆會怪我的。」

「才不會哩！」

嚴玉蘭又道：「我們只要不讓她知道就好了。」

卓少華還是猶豫着，沒有作聲。

嚴玉蘭嗔道：「王阿大，你如果不答應陪我去，以後我就不理你了。」

卓少華看着她臉含嬌嗔，很是生氣模樣，心中就好像有些惶恐，連忙說道：「好嘛，我陪妳去就是了。」

嚴玉蘭這才回嗔作喜，欣然道：「那你快去收拾收拾，我們就要走了。」

卓少華連忙道：「我沒有東西要收拾的。」

「我也沒有。」嚴玉蘭道：「我們洗把臉就走。」

店伙看到兩人站在屋簷下說話，就巴結的送來了洗臉水。

嚴玉蘭叫道：「喂，伙計，你們這裏有沒有燒餅油條？」

店伙道：「有，有，小店前面，就在

做燒餅油條，公子要幾套？」

嚴玉蘭道：「我們兩個人，自然要兩份了。」

店伙又道：「公子爺要不要豆漿？」

嚴玉蘭說道：「你去給我們叫來就是了。」

店伙應了一聲，依然不走，問道：「二位公子爺，豆漿要甜的還是鹹的。」

「甜的，」嚴玉蘭揮着手道：「快去，眞嚕嗦。」

兩人匆匆回房，匆匆盥洗完畢，店伙已經提着食匣，送來了兩碗甜漿，兩套燒餅油條。

嚴玉蘭要卓少華在對面坐下，一面拿起一套燒餅油條，兩手捧着咬了一口，一面說道：「王兄快吃了。」

她昨晚嫌這嫌那根本沒吃什麼東西，這時肚子早就餓了，再加上有卓少華跟她作伴，心情也愉快了，自然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一份燒餅油條，又把一大碗豆漿也都喝了下去。

然後甜甜一笑道：「王兄，我們現在可以走啦。」

走出店堂，會過店帳，她心裏一高興，拿出一錠五兩銀子，叫道：「伙計，這是賞你的。」

兩個房間，不過兩錢銀子，她却出手賞了店伙五兩銀子，這下直把店伙看得目瞪口呆，楞在當場，像木鷄一般，也忘了說謝了，直等兩人跨出店門他才如夢初醒，急急忙忙趕了出來，不住的躬着身道：「謝謝公子爺，謝謝公子爺，二位公子爺，一路順風，下次再到小店來……」

說一句，躬一下身，直到兩人身形漸漸遠去。

傍晚時分趕到分水，這裏只是一個偏僻的山城，只有一條大街，一家客店，客店當然也不會太大。

兩人依然住了隔壁兩個房間。

嚴玉蘭洗了把臉，就跑到隔壁卓少華的房間裏來，叫道：「王兄，我們要店伙把晚餐送到房裏來吃好麼？」

卓少華道：「街上好像有一間菜館，我們還是到菜館裏去吃的好。」

「不成呀！」

嚴玉蘭眨着眼睛，低低的道：「我這次是偷偷跑出來的，我想奶娘知道了，一定會追下來，到菜館裏去，人多眼雜，萬一給人看到了，嬤嬤就會找着來，那時怎麼辦？」

卓少華想了想道：「那就叫店伙送到房裏來吃好了。」

嚴玉蘭甜笑着，望着他，心裏暗道：「可惜他被嬤嬤迷失了神智，等我到杭州回來，就帶他回去，好歹也要給他解了失神藥物。」

卓少華道：「妳在想什麼呢？」

「沒有，」嚴玉蘭翩翩然站起身，走到房門口，高聲叫道：「伙計。」

店伙三脚兩步的奔了過來，陪笑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嚴玉蘭道：「你去街上菜館裏叫幾樣可口的飯菜送來，要最好的，快去。」

店伙連聲應是，匆匆退去。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店伙送來一盞紅燭，燭影搖曳，兩人靜靜相對，分外顯得詩情畫意！

又過了一會，菜館送來酒菜，店伙在房中擺好一張方桌，兩副杯筷，然後端上六色菜餚一個錫壺，一面陪着笑道：「二位公子，請用酒了。」

嚴玉蘭道：「我們不會喝酒，並沒叫酒呀。」

店伙道：「這是三元樓自己釀造的十五年陳女兒紅，在附近百里，可是大大有名，凡是到三元樓叫菜，他們都附送半斤好酒，這叫招牌酒，二位公子少喝些，助助興。」

嚴玉蘭看他嘮叨個沒完，攢攢眉道：「好吧，你放着就是了。」

店伙巴結的替兩人面前斟滿了酒，才行退出，隨手掩起房門。

嚴玉蘭道：「王兄請喝。」

卓少華端起酒杯，望着她，說道：「嚴兄請。」

他先喝了一口酒，嚴玉蘭不好拒絕，也擧杯喝了一口。

兩人一面吃菜，一面談天，因爲女兒紅酒性醇和，入口不烈，不知不覺喝完了一杯，卓少華取過酒壺給她斟了一杯，自己面前也斟滿了。

你別看分水地處僻遠，三元樓的菜，手藝可不壞，兩人不覺又乾了一杯。

卓少華正待伸手取壺，嚴玉蘭玉臉微酡，一把把酒壺搶了過去，嬌聲道：「王兄，你已經替我斟過一杯，現在該我來了，你坐下來，我給你斟。」

剛說到這裏，房門呀然開啓。

嚴玉蘭連頭也沒回，叱道：「我們又沒叫你，你進來作甚？」

卓少華一眼看到進來的是穆七娘，不覺吃了一驚，急忙叫道：「是婆婆！」

嚴玉蘭回過頭來，看到穆嬤嬤，不由得一怔，說道：「奶娘，是你！」

穆嬤嬤跨進門，又掩上了門，拉長了一張馬臉，神色獰厲，重重哼了一聲，問道：「你們就住在一個房裏嗎？」

嚴玉蘭粉臉驀地羞得通紅，嬌羞的道：「誰說的？我們一共要了兩個房間，我的房在隔壁，這是一起吃飯咯！」

穆嬤嬤稍稍舒了口氣，神色也爲之稍霽，問道：「你如何碰上了王阿大的？」

嚴玉蘭道：「是今天早晨，在金村一家客店裏遇上的，我要他和我作伴到杭州去玩。」

穆嬤嬤目光冷厲，望着卓少華道：「是這樣麼？」

卓少華點點頭道：「是的。」

穆嬤嬤問道：「這三個月來，你在那裏？」

卓少華道：「沒有在那裏。」

迷失神智的人，才會這樣說話。

穆嬤嬤又問道：「你怎麼會到金村去的？」

卓少華道：「我也不知道，是一個人說的，那裏有客店，我就去了。」

穆嬤嬤自然知道，他迷藥未解，所以說話並無頭緒，但她依然緊跟着問道：「這些日子，你遇上了些什麼人，你還記得起來麼？」

卓少華道：「很多人，有些人硬要我跟他們去，說我是卓少華，我說不是的，

我叫阿王大，要找婆婆。」

這話是老哥哥教他的，如果穆七娘盤問你的時候，你就這麼說。

穆嬤嬤似乎相信了，口中沉「唔」了一聲。

嚴玉蘭接說道：「奶娘，他服了你的『無憂散』，不大清楚，妳就給他解了吧，奶娘，妳說好不好嘛。」

穆七娘看了他一眼，搖搖頭道：「不行。」

她只說了兩個字，就神色凝重的道：「妳可知道妳偷溜出來，老夫人如何牽掛？不然我老婆子也不會連夜趕出來了，妳立即跟我回去。」

「哦，還有，方才老婆子來時，發現客店對面暗影中，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潛伏窺伺，說不定是衝着你們來的，今晚這裏只怕會出事，你們趕快從後門出去，由王阿大保護妳速即回去，老婆子要看看他們來路，自會隨後跟來。」

嚴玉蘭問道：「那是些什麼人呢？」

穆嬤嬤突然神色一變，側耳細聽，低聲道：「有人來了，你們立即從後窗出去，這裏自有老婆子會打發的。」

話聲一落，不住的朝兩人打手勢，示意快走。

穆嬤嬤一身功力，如今可不是幹拍花黨的時候所能比擬，她說得如此鄭重，來人一定厲害非凡了。

嚴玉蘭想到這裏，悄悄拉了卓少華的衣衫，低聲道：「我們走。」

輕輕推開後窗，正待縱出。

突然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穆七娘，妳請出來吧！」

穆嬤嬤心頭雖是十分怒惱，但怕小公主萬一有個失閃，只好强忍着怒火，暗暗朝兩人揮揮手，「噗」的一聲，吹熄了燭火。

嚴玉蘭當先輕悄的穿出後窗。

卓少華因老哥哥再三交代，不可在穆七娘面前展露身手，最多也只能使出目前的一成功力，因此他用手按下了窗沿，才縱身出去。

穆嬤嬤趕緊輕輕掩上窗戶，又把一雙筷子塞到床下，才功凝雙掌，凜立當門。

門外久久不聞動靜，似已不耐，又有人提高聲音喝道：「穆七娘，妳也算得是一號人物，怎麼，不敢出來嗎？」

穆嬤嬤幾乎氣炸了心，口中喝道：「無知鼠輩，老婆子豈會怕了你們？」

開啓房門走了出去，行到階上，目光一聚，只見大天井中間，站着一個中等身材的老者，此人年約五旬以上，頦下留着一把山羊黑鬚，自己根本不識其人，心中暗暗奇怪，忍不住問道：「你是什麼人，找我老婆子有什麼事？」

黑鬚老者道：「妳就是拍花黨的穆七娘嗎？」

這話口氣說得很是無禮。

「不錯，老婆子就是。」

穆嬤嬤沉哼一聲道：「你呢？你是什麼人？」

「只要你是穆七娘就好。」

黑鬚老者道：「我是什麼人，無關緊要。」

穆嬤嬤聽得心中一動，暗道：「聽他口氣，好似他背後另有人了。」

這一想，强壓着怒氣，緩步走下石級，一面問道：「有什麼事？」

黑鬚老者冷聲說道：「老夫要把妳帶走。」

穆嬤嬤聽說他居然要把自己帶走，不由得怒聲道：「憑你配麼？」

黑鬚老者大笑道：「老夫如果不配，也不會說出口來了。」

穆嬤嬤漸漸逼近過去，冷峻的道：「那你該露一手給老婆子瞧瞧了。」

話聲出口，右手五指箕張，倏地朝對方當胸抓去。

黑鬚老者凜立不動，右手一指，迎着拍出一掌。

雙方出手均快，穆嬤嬤陡覺對方掌力如濤，一股如山暗勁，直壓過來，這一記竟然是少林寺「大力金剛掌」，心頭方自一懍。

在這一瞬間，四週風聲颯然，一下從四個方向飛掠出四道人影，同時出手朝自己夾擊過來。

穆嬤嬤今非昔比，從交擊而來的掌風聲中，約略可以辨認得出，這四人使的竟有武功門的「功力拳」，九華派的「青陽掌」，鷹爪門的「大鷹爪手」，而且每一個人都有他獨門深厚的功力，心中更是無比驚詫，一時不願和他硬拚，立即施展身法，身形一個輕旋，方能脫出五人包圍，厲聲喝道：「你們……」

她剛說出兩個字，陡覺後腰一麻，已被人點了穴道。

原來對方深知他的底細，這五人武功雖高，決難困得住她，也早已算定了她閃出去的方向和位置，另外隱伏了一個高手，等她脫出包圍圈，就出手點了她的穴道，這人一擊得手，立即揮了揮手道：「帶走。」

這時從石階上又飛奔出三個人來，由領頭的一個指揮着另兩個，押着穆嬤嬤就走。

蘭赤山莊燈火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晝，大廳階前，分兩旁站立着二十四名身穿黑色勁裝，腰跨鋼刀的彪形大漢，一個個挺胸凸肚，剽悍而嚴肅。

階上站着總管鹿昌麟，副總管翻天手吉鴻飛。

大廳上首一把交椅上，端坐着一個白髯綠袍老人，他左右兩邊，另外擺了兩把交椅，左首椅上赫然是江南武林盟主卓清華。

右首椅上則是中等身材，相貌清癯，頦下留一部黑鬚的老者，則是三湘武林盟主，少林南派名宿鐵指綿掌張椿年。

再下來，左右兩邊還有四把交椅，坐着的則是徽帮老大馮子材，武功門掌門陸鴻藻，九華劍派劉寄生、鷹爪門雷東平。

身爲階下囚的則是穆嬤嬤，她被點了昏穴，由兩名黑衣勁裝大漢挾持着站立。

綠袍老人一抬手，喝道：「杜鵑，搜她的身。」

同立綠袍老人身後的杜鵑答應一聲，走到穆嬤嬤身邊，從她懷中取出一件東西，一併送到綠袍老人面前，說道：「啓稟令主，令牌果然在她身上。」

綠袍老人哼了一聲，目光盯注在小几

上，那是兩個藍花瓷瓶，一個葫蘆形裝的是「無憂散」，另一個略呈扇形的則是解藥。他心頭略放，一抬手道：「解開她穴道。」

杜鵑答應一聲，回身退下，舉手一掌，拍開了穆嬤嬤的穴道。

穆嬤嬤身軀一震，陡地睜開眼來，這一望一張馬臉不禁變了顏色，嘿然道：「令主把老婆子拏來，要待怎的？難道不成老婆子犯了什麼法麼？」

綠袍老人怒哼了一聲道：「穆七娘，妳敢對本座這樣說話？」

穆嬤嬤道：「令主莫要忘了，老身還是總壇的巡監身份，和令主……」

「住口！」綠袍老人叱道：「穆七娘，妳本是拍花黨的一個賊婆，幸蒙主上收留，委以巡監，可謂待妳不薄，平日裏妳擅自作威作福，城主念在妳十八年來，不無微勞，也就容忍下來，如今妳胆敢心生叛離……」

穆嬤嬤身軀陡震，連白髮都無風飄動，厲聲道：「令主說什麼？老婆子生心叛離，可有證據？」

綠袍老人沉哼道：「妳盜取本座符令，難道還想否認麼？」

穆嬤嬤明白了，她口中一陣喋喋怪笑道：「令主應該心裏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莫非要老婆當衆抖出來麼？」

綠袍老人聽得勃然不怒，喝道：「給我掌嘴。」

杜鵑平日受過穆嬤嬤的氣，這回可奉了令主的命，纖手揮處，就是一個巴掌打了過去。

穆嬤嬤登時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滿嘴流血，臉色猙厲的道：「你打得好，是非曲直，咱們立即去面見城主，便可以分曉了……」

綠袍老人哼道：「本座總巡天下，妳在本座面前，還敢發橫？」

穆嬤嬤冷笑道：「難道你敢殺我滅口不成？」

綠袍老人一手按劍，虎的站起身來，沉喝道：「妳當本座不敢殺妳麼？」

穆嬤嬤大笑道：「嚴文……」

杜鵑沒待她第三字出口，抬手一拂，就點了她的啞穴。

「鏘！」一道青鋒從綠袍老人鞘中抽出，目射殺機，沉聲大喝道：「穆七娘，就憑妳這句話，本座就可以當場把妳處決了……」

就在此時，但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從大門外射入！

此人身法之快，幾乎沒有人看清他的面貌，只見一道青影在大廳上像旋風般一轉，挾起穆嬤嬤就朝廳外飛射出去。

綠袍老人大喝一聲：「什麼人？」

喝聲甫出，人已銜尾追出。

兩旁坐着的人在這一瞬間，全部霍然站起，紛紛掠出大廳。

綠袍老人身法不可謂不快；但等他追踪掠出，但見一點人影，快得像浮矢掠空已飛出數十丈外，別說他肋下還挾着一個人，就算他沒挾人，像這樣飛行絕跡，在武林中也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

綠袍老人怔立中庭，幾乎看得目瞪口呆！

這時張椿年、卓清華等人才紛紛趕出，他們當然連半點人影都看不到了！

張椿年低聲道：「令主，此人……」

綠袍老人哼了一聲，才道：「此人身法極高，此刻只怕已在數里外，本座眞想不出他會是誰來？」

卓清華道：「想不到穆嬤嬤眞的會勾結外人，此事令主該如何處置呢？」

綠袍老人緩緩的轉過身來，才說道：「剛才這件事，大家都看到了，現在惟有據實呈報城主，再作定奪……」

說到這裏，回頭道：「鹿總管。」

鹿昌麟、吉鴻飛，一人一邊，站在階上，竟然一動不動。

綠袍老人悚然一驚道：「莫非鹿總管他們已被來人制住了？」

卓清華急忙轉身走上石階，舉手拍開了鹿昌麟、吉鴻飛二人的穴道。

鹿昌麟才如夢初醒，口中「啊」了一聲，和吉鴻飛一齊急步趨下階來，望望衆人，訝異的道：「令主……」

綠袍老人一抬手制住他的話頭，問道：「鹿總管，你可看清是什麼人點了你的穴道嗎？」

鹿昌麟一怔，說道：「屬下一直站在階上，根本沒看到人，屬下該死，竟然一點也不知道被什麼人點了穴道。」

以追風客鹿昌麟的能耐，在江湖上足可列入一流高手，他居然連人影都會沒看到。

綠袍老人點點頭，他相信這是實情，因爲他親眼看到那人挾了穆七娘，還能飛行絕跡，一面緩緩說道：「你們隨本座進去，咱們商議正事要緊。」

今晚浮雲如絮，目光黯淡，時有時無，連滿天星星，都一個也不見，只有山風吹得很緊。

這是羣山中最高的白石尖山頂上，萬籟俱寂。

一條人影比飛還快，掠了上來，那是一個長髮披肩，左脚微跛，露出一隻金光燦然的銅脚，原來他就是飛跛子。

他剛一掠上山頂，就把挾在肋下的穆嬤嬤在地上一擲。

這一擲，在他來說，並不算重，但穆嬤嬤受制的幾處穴道，却全解開了，她從昏迷中被一擲而醒，還不知道此身已在高山之巔，立即一個挺身，要待騰身而起！

那知身形堪堪挺起，竟然「拍達」一聲，重又跌墮下來，他這才發現自己四肢百骸竟似散了，連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

心頭猛吃一驚，急忙暗暗吸了口氣，運功檢查，這一吸氣，才發現自己一身功力，已經全無，不禁暗暗切齒：「是嚴文瀾叫這丫頭點廢了自己的武功，這丫頭果然好毒辣的手段！」

穆嬤嬤支撑着坐起身子，目光一動，直到此時她才發覺四外幽暗的天空，山風很緊，自己不是被幽禁在地室之中，這裏好像是一處山頂？心頭更覺奇怪，口中咦了一聲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接口道：「自然老夫把妳帶來的了。」

穆嬤嬤回頭四顧，山頂上空蕩蕩那有人影？這座山頂，幾乎寸草不生，連半棵

樹都沒有，就是小鳥也藏不住。

她心知遇上了高人，這就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蒼老聲音笑道：「老夫麼，是拍花門的老祖宗。」

穆嬤嬤哼道：「老婆子走了一輩子的江湖，朋友不用再扮神裝鬼了。」

她話聲甫落，突聽面前有人發出一聲嘹亮的長笑，急忙定睛看去，自己面前，不知何時，已經多了一個長髮怪人，洪聲說道：「妳稱我一聲老祖宗，也並不吃虧的。」

穆嬤嬤驟覩此人，不覺暗暗一驚，說道：「是你。」

飛跛子道：「是老夫把妳從令主下救出來總不錯吧？」

穆嬤嬤相信，但也更是驚詫，蘭赤山莊今晚的陣仗，她是親眼看到的。

別說令主一身的武功，已得城主的親傳，武林中很少有人是他的對手，何況在座的還有三湘盟主張椿年、江南盟主卓清華、武功門陸鴻藻、九華劍派劉寄生、徽帮馮子材、鷹爪門雷東平，和總管鹿昌麟、副總管吉鴻飛，無一不是江湖上一流高手。

她覺得這長髮怪人居然能把自己從蘭赤山莊救下來，這實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之事。

飛跛子道：「妳不相信。」

穆嬤嬤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飛跛子道：「老夫飛跛子。」

穆嬤嬤從未聽過飛跛子之名，忍不住冷問道：「你把老婆子從蘭赤山莊救出來，不會是動了惻隱之心吧？」

飛跛子笑道：「不錯，老夫六十年來，從未動過惻隱之心。」

穆嬤嬤道：「那麼目的何在？」

「問得好。」

飛跛子續說道：「老夫要問妳兩件事，妳好好回答，也許老夫真會放妳一條生路。」

穆嬤嬤道：「若是老婆子不好好回答呢？」

飛跛子沉笑道：「那妳只怕比死一百次，一千次還慘。」

穆嬤嬤也相信，從他說話的口氣，可以聽得出來，飛跛子決不會是白道中人，而且此人武功又高不可測，他要從蘭赤山莊把自己救出，他要問的兩件事，自然十分重要，自己真要不說，他什麼都會使得出來！

心念一轉，冷冷的道：「你能恢復我的功力？」

飛跛子笑道：「舉手之勞。」

穆嬤嬤央求地道：「先給我治好了如何？」

飛跛子道：「可以。」

雙手突然凌空推了過來。

穆嬤嬤只覺全身一震，骨骼一緊，果然氣機舒暢，心頭暗暗震驚，運氣一試，功夫已恢復，這就說道：「好，你就問吧，老婆子知道的自然會說，不知道的事，你就殺了我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飛跛子道：「好，第一件老夫在三個月前已經問過妳，現在老夫再重複一遍，十八年前的四個月，妳可曾從五龍山下一個姓曾的收生婆那裏，抱走一個女嬰，那女嬰左肩梢有一顆朱痣，妳把她賣到那裏去了？」

穆嬤嬤心裏早已有了準備，不加思索的道：「你既然知道老婆子昔年幹的是拍花一行，經老婆子之手，賣掉的嬰兒、小孩，每個月都有好幾筆，這女嬰又並無特別之處，事隔十八年，老婆子如何會記得了？」

「好！」飛跛子又道：「那麼老夫再問妳一件事，妳在卓少華身上，暗下迷藥，又是為了什麼？」

穆嬤嬤道：「老婆子不知道誰是卓少華？」

飛跛子說道：「卓少華就是被妳迷失神智之後，妳替他取了名字叫做王阿大的人。」

穆嬤嬤「哦」了一聲，說道：「老婆子看他生得甚是俊俏，如果賣到富貴人家，去當一名書僮，可以值得二、三百兩銀子。」

飛跛子道：「老夫一向不喜歡聽人說謊，穆七娘，老夫要提醒妳一句，妳若說了謊話，現在改過來還來得及，等老夫發現，那就遲了，好，老夫話已說完，現在要稍事休息，妳仔細考慮好了，再答覆老夫。」

說罷，果然在地上盤膝坐下，閉起眼睛，調息起來。

穆嬤嬤也是成了精的老江湖，自知武功比他差得很遠，自然不敢輕舉妄動。飛跛子瞑目垂簾，運氣調息，她只是站在他對面，目光眈眈，只是注視着他。

先前，她還以為他故意欲擒故縱，在試探自己，漸漸她發現飛跛子真的是在運功調息。因為這一陣功夫，可以看到他頭頂「百會穴」上，正在冒着絲絲熱氣，好像蒸籠上冒的熱氣一般！

她雖然說不出飛跛子練的是什麼功夫，但她聽人說過，修道、練功的人，練到上乘境界，頭上就會冒白氣，由此可見，他並未說謊，正在練功是沒有錯的了。

他怎麼會在此時此地，練起功夫來了呢？

這只有一個解釋，他練的是「子午功」，必須在子、午二時練功，不能間斷，此刻不是快到子時了麼？是以只向自己問了一半話，就匆匆趺坐運起功來。

不論你武功如何高深，但在運功入定之時，不得有外界的半點侵襲，因為在調息運功的時候，也是最脆弱的時候，稍受外界侵襲，重則立時喪生，再輕也會走火入魔，功力盡廢，他怎麼會沒有半點防範的呢？

飛跛子頭頂上的熱氣愈來愈多，這正顯示他運功已經進入緊要關頭，此時只要輕輕給他一指，就可置他於死地。

穆嬤嬤兇心陡起，暗暗冷笑：「這是你自己不小心，解開了老婆子的穴道沒再點上，就閉目運功，死了也只能怪你粗心大意，可怨不得老婆子！」

左足一舉，正待跨步上去行凶，繼而一想，暗道：「不對，此人一身武功，高不可測，自己萬一一擊不中……」

「不，這是下手的最好機會，任何練成上乘武功的人，惟有練功時全身無一防

範之處，此時再不下手，更待何時？」

「再說這也是自己唯一能逃走的機會，如果不把他制住，自己如何能逃得出他的手心去？」

她雙手在心念轉動之際，已經徐徐舉了起來，十指箕張，每一根手指，都在凝足了十成功力之後，不由自主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

因為這一擊關係着她的生死成敗，她必須有十成把握，一擊成功。

現在她雙手已凝足力道，但却還遲遲沒有出手，她必須察看清楚，萬無一失不可。

飛跛子瞑目如故，頭頂上冒的熱氣，似乎減少了些，不像先前的多了。

穆嬤嬤心上一驚，看來他運功即將完畢了，一時之間感到時不與我，機不可失，提在胸前的雙手，不再猶豫，猛地雙腕一推，十隻鋼鈎般的手爪，一下落到飛跛子的前胸！現在她的指尖已經接觸到飛跛子前胸的衣衫了！

穆嬤嬤狂跳的心頭，一塊大石總算落下了一半。

她練的「九陰爪」，除非你躲閃得快，沒被抓上，只要她指爪觸到你的衣衫，她就有把握戳上你的十個窟窿，可說已是萬無一失的了。

她十指貫注九陰真勁用力插下，這一插下頓時感到不對！

因為飛跛子忽然睜開眼來，眼睜睜的看着她插到他胸前鳥爪般的十指，他身子一動也未動，似乎驚駭得有些不知所措！

穆嬤嬤手爪既已插下，自然不能罷休，忽然，她發現插下的十指，只是插在他鼓起的衣衫上，並未真正插入他前胸。

衣衫和前胸，相差本來只隔着一層布而已；但如今在穆嬤嬤的感覺上，却好像十分遙遠！衣衫隨着自己手爪往下陷去，竟然其深無比，始終沒有接觸到飛跛子的胸骨，好像衣衫下面，是一個無底深坑，空洞洞的無邊無際，她兩隻手掌，全沒入在衣衫裏面，生似妳手臂有多長，就能伸進去多長！

穆嬤嬤到底不是儍子，立時發現自己估計錯誤，做錯了一件事，她反應當然不慢，一發現不對，就急忙縮手。

但任何一件事，當你發現做錯，再要改過來，都會來不及，穆嬤嬤就來不及了，她以極快的速度，企圖縮回手去，雙手一抽，竟然休想抽得動分毫。

飛跛子前胸衣衫，空洞洞的既沒有鐵箍，也沒有任何東西夾住妳手指，但兩隻手就是拔不出來，這好比陷身在泥潭之中，雙腳愈陷愈深，難以自拔，差可相似！

不！穆嬤嬤只覺自己雙手好像插入在風箱搧旺了的炭爐中，十指被炭火燒烤一般。

俗語所謂十指連心，你插在炭火爐中的雙手，伸進去了，縮不回來，被烈火燒着，你說這有多痛？

穆嬤嬤內功相當精純，真要把雙手插在火盆中，也沒有這般使人難以忍受！她只好咬着牙關，暗暗運起功力，往雙手中注去。

按照一般常情，內功注到手上，火燄再烈，也可以強忍一時，但那知妳把內功貫注到雙手之時，就立時消失，就像泥牛入海，踪跡全無！

這下直把穆嬤嬤驚駭得不知所云，心中暗道：「莫非此人練的竟是『九陽神功』不成？」

這一瞬間，穆嬤嬤一張馬臉已被火炙十指，痛得滿臉通紅，額角上汗水像黃豆般一粒粒綻了出來，忍不住呻吟出聲，口中央告道：「飛大俠，老婆子知錯了，你老快放開我吧！」

飛跛子淡淡一笑，說道：「我一生不喜聽人求饒，妳還是說說老夫喜歡聽的話吧！」

穆嬤嬤道：「你老喜歡聽什麼呢？」

飛跛子大笑道：「那要妳自己去琢磨了。」

穆嬤嬤道：「好，我說，不過老婆子認為實在不能說的，我就是死也不能說，你可答應？」

那跛子道：「那一件事，使妳不能說呢？」

穆嬤嬤道：「老婆子不是貪生怕死之人，有背道義之事，我不能說。」

飛跛子嘿然道：「妳穆七娘也講道義？好，老夫答應妳。」

穆嬤嬤道：「你要聽真話，就得先放開了我。」

飛跛子洪笑道：「老夫不怕妳逃上天去。」

他話聲一落，穆嬤嬤但覺吸力一鬆，雙手果然收了回來，但真像是從炭火爐裏縮回來的一般，十根指頭，被火烤得隱隱發燙，依然炙熱難耐！

飛跛子說道：「妳現在該實話實說了吧？」

穆嬤嬤道：「你要找的那個女嬰，十八年前，確實是老婆子從五龍山下一個姓曾的收生婆那裏抱走的，她左眉梢有一顆朱紅小痣……」

飛跛子道：「妳記得把她賣到那裏去了？」

穆嬤嬤道：「那年老婆子也正好生了一個女兒，未滿兩月，便已夭折，老身就當了她的奶娘。」

飛跛子道：「妳沒有把她當作女兒，只當她的奶娘，那是說妳把她賣給了富有之家，妳也隨着受僱於他們了？」

穆嬤嬤道：「是的。」

飛跛子道：「這家人家現在何處？」

「就在江南。」

穆嬤嬤道：「當時我丈夫已死，又為江湖白道中人所逼，無處存身，多蒙老夫人垂愛，收留了我，這十八年來，一直待我不薄，因此不能說出這家人家住在那裏，就是死，我也不能說的。」

「好！」飛跛子道：「但妳必須告訴老夫，這女娃兒現在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這總可以吧？」

穆嬤嬤一咬牙道：「她叫嚴玉蘭。」

「江南姓嚴的……」飛跛子略為沉吟，又道：「那麼卓少華呢？」

穆嬤嬤道：「卓少華是江南盟主卓大俠的公子，有人出了高價，要老婆子把他迷失本性，就是這樣簡單。」

飛跛子道：「是什麼人出的高價？」

（未完・八）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太君和姜紅杏二人對論劍來到百花洲的幾個門派，從中唆擺挑撥，恒山和武當派、崑崙和華山都鬧得雖不致成爲世仇，但心中都存芥蒂，各懷心事，尤其是鍾大先生認爲愛女木蘭和蕭三公子房中幽會，遷怒蕭三公子的輕薄所爲，藉論劍之機將他刺傷，木蘭從蕭照口中知道蕭三公子因自己而使父親誤會，便棄家出走，私奔蕭三而去。南宮博因見母親老太君做事反常，便覷準姜紅杏不在，走入鎖魂牢，發現老太君在裏面，被她牽住要和那四個鎖魂少女搏擊，不敵傷倒，從老太君的言行，才知她不是自己的眞正母親，可惜發覺已遲，命絡不保……

結束論劍會　突來猿長老

「那封信，傲霜已經看到了？」老太君追問。

「已給我搶先偷到手？」姜紅杏接將信送到老太君面前。

老太君抖開看了一遍，笑了。「你果然聰明伶俐，我總算沒有挑錯人。」手再一搓，那封信便化成碎片。

姜紅杏給老太君一讚，眉飛色舞。「幸好沒有給傲霜看見，否則可又麻煩了。」

老太君笑笑。「你這倒是救了她一命。」

姜紅杏接問：「我們可否就利用這個機會，僞造一封信，嫁禍於別人？」

「當然可以。」

「只是字蹟要近似，否則不難弄巧反拙，這方面又要勞煩你老人家了。」

「小事一件，算不了什麼。」老太君傲然一笑。

這個人的本領顯然不少。

×　　×　　×

三更已經過去，絕師太不由在水軒中來回踱步，她的耐性原就不太好，何況今夜不知何故，一顆心總是不舒服。

「不成出了事？」這念頭一起，絕師太再也按不住，身形一動，掠出水軒。

×　　×　　×

梅傲霜在房間內也是坐立不安，她將參湯捧回來便發覺南宮博不在，以爲只是到外面走走，很快便回來，那知道等到現在仍然不見踪影。

她的心也是很不舒服，正不知如何是好，門外便傳來絕師太的呼喚聲，道：「南宮施主——」

「是那一個？」梅傲霜將門拉開，看見是絕師太，一張臉便沉下來。

「南宮博在什麼地方？」絕師太立即問。

梅傲霜反問：「你找他幹什麼？」

「他約我三更在水軒會面，有事相告，可是到現在仍然不見到來，我才到這兒一看究竟。」

「有這件事？」梅傲霜奇怪的。

「出家人不打誑語。」

「他原是在的，我去拿參湯來給他喝，可是回來便不知所踪……」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二更之前……」

「一個多時辰，他跑到那兒去了？」絕師太一頓足：「不要出事才好。」

「出事？」梅傲霜一驚。

「我實在有些担心。」

「有心了，你以劍傷他在前，我才不相信你的話。」梅傲霜隨即將房門關上。

絕師太一口氣往上湧，一掌便要拍在房門上，才舉起還是放下，一頓足，疾掠了出去。

梅傲霜隨即又打開房門走出來，她說的其實是負氣話，但對絕師太到底是有些不信任，所以他還是不追問絕師太，走去找老太君。

當然她是怎也想不到老太君並非眞正的老太君，而且已經是她的殺夫仇人。

×　　×　　×

老太君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看見梅傲霜找到來，知道了她的來意，也還是若無其事的。

「二更左右，博兒來見我，說是看見一個夜行人潛進了我們南宮世家，似有所圖，向我請示，要不要追查一下。」老太君而且竟然這樣說話。

梅傲霜一顆心放下來。「你老人家讓他追查去了？」

「論劍期間，南宮世家總要盡 地主之誼，莫教驚擾了客人。」

「現在經已三更了……」

「你放心，以博兒的身手，能够擊敗他的人，亦不過絕師太鍾大先生有限的幾個高

手，也許他只是追查下去，未能夠這麼快弄清楚事情回來。」老太君語氣詳和。

「可是那個絕師太……」

「出家人不打誑語？」老太君笑笑。「你忘了她怎樣說南宮世家，怎樣說武當派，又怎樣傷博兒？」

梅傲霜不由也笑了。

× × ×

絕師太非獨笑不出，一張臉更就是罩上一層寒霜似的，連傅霍香看見也不禁打一個寒噤。

她恨恨的坐下，拔劍出鞘又入鞘，傅香君看着不由試探一句：「又是那一個開罪師叔了？」

「我在追查着一個陰謀。」

「已經有頭緒了？」

「若是有也不用這樣子，那個南宮博，也不知道找到了什麼綫索，應該跟我說清楚才追查下去的。」

「他沒有赴約？」

「沒有，也不在房間，我就是担心他出事。」

「不會的，這裏到底是南宮世家的地方……」

「就是在南宮世家的地方才容易出事，那個老太君，我越看就越是不舒服。」

「師叔是記着當年的事？」

「胡說！」絕師太悶哼一聲。「你應該明白，南宮世家若是沒有問題，南宮博又怎會同意與我分頭去調查？」

傅香君不能不同意，絕師太又沉吟了片刻，才無可奈何的道：「也罷，看明天論劍之後怎樣再說。」

事實也實在太夜了。

× × ×

第三日，也是論劍的最後一日，大家都提早趕到百花洲，唯恐錯過鍾大先生與絕師太的一戰，這兩個都是當今武林道上有數的高手，可以肯定必然是精采百出。

陸丹也沒有例外，他雖然討厭絕師太的行事作風，却還是佩服絕師太的身手，希望看下來能夠從中有所領悟。

偏就是這麼巧，他還未踏出南宮世家便遇上絕師太，心裏儘管不喜歡，他還是上前招呼。

「你還留在南宮世家啊？」絕師太冷冷的看着他，語聲也是冷冷的。

「百花洲論劍今日是最後一日。」

「還有你的事？」

「能夠從兩位老前輩的切磋中領悟到劍術的奧妙是晚輩的福氣。」陸丹耐着性子，說話也仍然很客氣。

「以你的修爲看得懂？領悟得到？」絕師太却是絕不客氣。

連傅香君也想不到絕師太竟然會說出這種話，要勸止那裏來得及。

陸丹一口氣往上湧，轉身離開，一聲不發。

絕師太那刹那也似乎覺察說話過份，目光隨着一轉，好像要將陸丹叫住，再說什麼，但結果並沒有出口。

傅香君沒有留意到絕師太這種神情，目光從陸丹身上轉回，一聲歎息道：「師叔——」

「不管怎樣，今日別惹我生氣，」絕師太冷截，舉步往前走，今日她的心情實在太惡劣。

南宮博怎麼還不見出現？到底出了什麼事？絕師太心情如何又能夠安定下來。

× × ×

鍾大先生的心情也不好，但拔劍在手，便立即平靜下來，他所以能夠成爲一個出類拔萃的劍客就因爲一劍在手整個人整顆心都能夠完全投入，劍簡直就已是他的生命。

他尊重自己手中的劍，也尊重敵人手中的劍，並非因爲敵人是絕師太，用的是青虹劍。

他深知道做一個劍客的不容易。

當然面對絕師太這樣的一個用劍高手他難免更加興奮，棋逢敵手，這種反應並不難理解。

絕師太也是很興奮，尤其是看見鍾大先生拔出來的就是那柄龍吟劍。

鍾大先生振劍作龍吟，客客氣氣的一聲：「師太，手下留情——」

絕師太冷笑。「我會留情的，女兒出走，你心情當然惡劣，本領未必能夠完全施展出來，勝之不武。」

鍾木蘭出走的事她竟然也知道了。

這雖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但出口竟然是這種話，鍾大先生也難免有些措手不及，他的面色不覺沉下來：「得饒人處且饒人。」

絕師太反問：「我說的不是事實？」

鍾大先生沉着氣。「你一定要這樣刺激我，令我不能夠盡全力與你一戰，我亦無計可施。」

絕師太又是一聲冷笑，道：「現在開始我什麼也不說，應該不會有多大影响的了。」

鍾大先生淡然的應道：「我們是論劍，不是鬥口。」

「看劍——」絕師太的劍立即刺出，一劍接一劍，一劍緊一劍，劍勢排山倒海的。

鍾大先生一皺眉，劍勢亦展開，以守爲攻，一道嚴密的劍網迅速藏起來，護住了整個身子。

絕師太看着連聲冷笑，劍勢更急勁，而且劍氣逐漸凝聚在一起，凝聚成一幅牆壁也似的壓向鍾大先生。

非獨鍾大先生，在場的高手都發覺那股壓力的存在，也知道以鍾大先生的造詣，絕不難攻出一劍，將那幅劍牆攻破，他們也希望鍾大先生能夠攻出這樣的一劍。

那股壓力甚至令他們有窒息的感覺。

鍾大先生的反應却是令他們大失所望，他沒有反擊，反而往後倒退。

要推動那樣的一幅劍牆當然不容易，絕師太雖然隨即迫前，移動得極緩慢，也所以鍾大先生不用倒退得很快，當然退得也並不輕鬆。

他若是退得太慢，便需要消耗相當的內力與那幅劍牆相抗，但若是退得太快，那幅劍牆便會迅速壓下來，雷霆萬鈞之勢，絕不是他所能夠禁受得住。

這快與慢之間實在不容易選擇。

小子的耐性沒那麼好，看着忍不住問徐廷封。「師兄，師父爲什麼不還擊。」

徐廷封笑笑。「絕師太是有去無回之勢，師父若是在這個時候反擊，一定會兩

敗俱傷。」

「師父當然不希望這樣，可是只是退避也不是辦法。」

「絕師太的攻勢總有轉弱的時候。」徐廷封目不轉睛。「師父若是能夠支持到那個時候，反守爲攻，勝負便很快分出來的了。」

小子好像明白，一面點頭一面道：「難得看見兩個頂尖高手較重，陸丹應該走一趟，不應該這樣輕輕放過的。」

徐廷封點點頭，微喟：「我若是他那個年紀，說不定也會那樣的。」

小子嘟喃道：「那個絕師太就是喜歡那樣說話，也不管別人難堪。」

徐廷封只是歎息，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絕無疑問絕不會像絕師太那樣說話，但也絕無疑問絕不會有絕師太那種快感，那樣說話是對是錯，當眞是見仁見智。

× × ×

陸丹這時候一個人正在走廊上徘徊，周圍一片靜寂，他的心情却動盪不安，很想趕去百花洲一看究竟。

絕師太鍾大先生的一戰是必精采百出，從中說不定能夠領悟到一招半式，終生受用不盡。

對自己的衝動他開始有些後悔。

也就在這時候他突然聽到一下細長的竹哨聲，循聲回頭望去，便看見身後走廊轉角緩緩轉出了一個一身粉紅色衣裳的女人。

那個女人的頭上也罩着一個粉紅色的布囊，只露出一雙晶瑩閃亮的眼睛。

「什麼人？」陸丹奇怪的喝問。

若是看到面貌，他應該認出來的就是獨孤鳳，現在他甚至不知道這也就是南宮世家最秘密，最厲害的殺手粉羅刹。

竹哨聲即時一急，粉羅刹身形應聲飛掠上前，雙刀接出鞘，陸丹的劍也迅速出鞘，一劍刺出，粉羅刹雙刀同時落在來劍上。

劍刀交擊，發出一下驚心動魄的响聲，火星迸射，陸丹只覺一股強勁的內力由劍上透來，震得握劍右手虎口一陣痲痹。

他正要抽劍，粉羅刹雙刀已盤旋着一絞，將他那柄長劍絞飛，雙刀的刀柄接撞在他胸膛上，只撞得他一聲悶哼，一個身子倒飛開去。

求知老人也就在這刹那花木叢木冒出，接住了他脫手飛出的長劍，身形接一轉，正好落在他後面，迎住了他的身子，隨即封住了他後背十三處穴道。

× × ×

鍾大先生終於反攻。

絕師太的內力也事實終於接續不上，劍牆不由出現了裂隙，當然不容易，也只有鍾大先生才能夠立即發現這裂隙的所在，抓穩這刹那的機會。

一口氣他攻出了十七劍，每一劍都正擊在劍牆的裂隙上，一劍重一劍！

那道裂隙越擊越大，整幅劍牆終於潰散，鍾大先生引劍一衝而入，一聲：「棄劍——」再一劍劃向絕師太握劍右手的手腕。

絕師太悶哼一聲，右手握劍不放，反腕企圖一劍將來劍擋開，她若是鬆手將劍放棄，應該可以在間不容髮間讓開那一劍，就因爲她不肯棄劍，多了那柄劍的重量，不能夠將來劍讓開。

劍尖在她的手腕上劃了一道三寸長的血口，一股劍氣疾湧進去，以絕師太的修爲亦不由得五指被迫得一鬆，長劍終於「嗆啷」墮地！

絕師太面色慘變，沒有動，鍾大先生也沒有再出擊，倒退半丈，一聲「承認」，回劍入鞘。

絕師太瞪着他，正要說什麼，朱君照那邊已然高呼：「鍾大先生勝——」

語聲未落，傅香君已然飛身掠至絕師太身旁，急問：「師叔——」

「一點兒皮外傷，算得了什麼？」絕師太將傅香君扶前來的右手拂開。

老太君那邊亦走到鍾大先生身旁。「恭喜鍾大先生，武林第一劍這個榮譽今後十年都是大先生所有的了。」

鍾大先生淡應：「太君言重。」

老太君半身一轉，拂袖。「南宮世家按照以往論劍的規矩，早已準備好金劍一柄，尚請大先生笑納。」

那邊四個錦衣侍女隨即將長案上的一幅錦緞移開，之下一個錦盒，載着一柄金光奪目的小劍，上刻「天下第一劍」五個篆字。

絕師太傅香君以外，所有人立時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

謝素秋也就在掌聲中捧着那個載着金劍的錦盒移步到老太君面前。「請老太君贈劍——」

老太君尚未接過，鍾大先生已然搖頭。「姓鍾的一生淡薄名利，這一次到來只是本着切磋的心意，什麼武林第一劍，實在不敢當，這柄金劍還是留在南宮世家，到下次論劍，贈與得勝的劍客。」

「大先生又來客氣了。」老太君打着哈哈，一時間也還是客氣說話。

正當此際，一聲怪笑劃空傳來：「他不肯接受，我接受好了！」

老太君鍾大先生循聲望去，只見一條人影天馬行空般凌空飛來，直撲謝素秋，兩人不約而同，眉頭大皺，左右各出一掌拍去。

那個人鬚髮俱白，身材短小，雙手却長得出奇，尖咀削腮，完全一隻猿猴也似的，不是猿長老是誰？

他人在半空，一個觔斗便着地，雙手齊出，分接老太君鍾大先生的一掌。

四掌雙接，竟然一些聲响也沒有，老太君鍾大先生隨即被震開一步，猿長老也不理會他們，身子一旋，左手一抄，便將那柄金劍抓在手中，謝素秋雖然看見，竟然連退避的時間也沒有。

徐廷封那邊看在眼內，脫口一聲：「是那一個功力這麼厲害？」

小子旁邊一聲苦笑：「不就是那個猿長老。」

鍾大先生亦同時一聲：「是你啊？」

猿長老目光落在他面上。「你這個老小子竟然敢自稱武林第一劍？」一頓接轉向老太君：「你這個老太婆又憑什麼資格封他做武林第一劍？」

鍾大先生淡然道：「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就憑我這幾下子，怎敢自稱武林第一劍？」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縱火者



千上出千

老千輸錢

這是一間非常豪華的私家俱樂部。

俱樂部裏面分成許多部門，通常最熱鬧的要算是酒吧這一邊，因爲雲集在這裏的男仕們，不但可以轟飲，還可以賭錢，所以這裏經常都是鬧哄哄的。

二名男子正在競擲飛鏢，不過他們採用的方法並非一般國際性的飛鏢計分法，而是以擲中中央的紅心爲準，同時亦只限用一支飛鏢而已。最初他們只是賭一杯啤酒，現在開始以鈔票作爲賭注。

他們借着幾分醉意，吵吵鬧鬧的，注碼也越賭越大，故此很快引來許多人的注意。

終於引來了一名第三者加入，此人年約三十，西裝畢挺，他很不服氣地捧住一杯酒走過來，對那名連贏了三次的近視眼青年說：「我跟你玩玩，但每人要擲三支飛鏢，擲中紅心最多的作勝。」

年約三十的挑戰者，一邊脫下外衣，一邊摸出銀包，取出了一張五百元大鈔來，壓在酒杯底下，然後又對戴眼鏡的年青人說：「大家只擲一支分先後，然後才正式開始，每人三鏢，中得紅心最多的就是勝利者，有意見嗎？」

戴眼鏡的年青人有些猶疑，因爲剛才他也只不過由十元一次賭到一百元一次而巳，顯然絕大部份都是由他取得勝利，但五百元一次對他來說，又似乎賭得太大了。

不過經再三考慮之後，最後他還是把五張百元面額的鈔票也一併壓在酒杯底下去。

人羣中立刻轟出了一陣掌聲！

比賽開始了，挑戰者擲鏢決先後，終於取得了先擲權，他擲出三支飛鏢，竟然有兩支擲中紅心，只有一支擲出了紅心以外的木板上，那戴眼鏡的年青人看來笨手笨脚的，結果却是三鏢全中了紅心。他當然就是勝利者。

戴眼鏡的青年正要把那一千元取去，忽然有人喝道：「等一等！我有理由懷疑你這傢伙出老千騙人！」

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呆住了，因爲在衆目睽睽之下，大家都可以清清楚楚見到那戴眼鏡的年青人是以眼力取勝的，爲什麼突然之間會有人指他出千？

說話的人自人叢中冒出，那是一個帶着幾分醉意的中年人，他老實不客氣地指着青年人說：「你沒有理由每一支飛鏢都擊中紅心的，我懷疑你這副眼鏡一定內有古怪，否則以一個近視眼的人何來如此好眼界。」旁邊的人覺得中年人言之有理，立即引起議論紛紛。

人叢之中又有一名彪形大漢衝了出來！他撲到年青人面前，一手抓住他的衣襟：「小子，這是高尚場所，你竟敢當衆出千？嘿，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戴眼鏡的年青人震顫顫地說：「這純粹是靠技術取勝，如何能出千，你們可以叫人檢驗我這副眼鏡啊！」

那彪形大漢也不猶疑，一手把他的眼鏡搶了過來。但是，大漢只將那對近視眼鏡放近他的眼睛，立刻就感到暈眩，最先出來提出指責的中年人也試戴那對近視眼鏡，同樣有暈眩的感覺。

中年人只好抱歉地把眼鏡還給年青人，但仍然有點兒不服氣地說：「我也是此中高手，所以我絕難相信你有這麼好的眼力。」說到這裏，他又摸出一疊鈔票來：「我跟你玩，一次過賭五千元，只擲一鏢來分勝負！」

猿長老大笑。「這樣說還差不多。」再問老太君：「你又怎樣說？」

老太君悠然道：「百花洲論劍這也不是第一次的了。」

「這原來就是百花洲論劍啊。」猿長老突然興緻勃勃的。「你們到底是怎樣論的？用口還是用手？」

「當然是用手以劍——」

「太好了——」猿長老大樂。「我也不知多少天沒有跟人交手了，難得遇上這個機會，來，我跟你這個可能是武林第一劍的高手論一論。」

他隨即以手中那柄小金劍指着鍾大先生。

「抱歉——」鍾大先生語聲更冷淡。「十年後再……」

「怎麼要等到十年後？」猿長老大搖其頭，道：「我就是得到，也沒有這個耐性。」

老太君插口道：「這一次的百花洲論劍經已完滿結束了。」

「我還未出手便結束，這分明不給我面子。」猿長老金劍手中盤旋，接問老太君。「你眞的不將我放在眼內啊？」

老太君一聲：「豈敢——」

猿長老立即截道：「那你便給我讓開。」接顧鍾大先生，道：「來，只是玩幾招。」

鍾大先生搖頭尚未答話，老太君巳替他道：「猿長老，大先生既然不願意，你又何必强人所難？」

猿長老語聲一沉：「你說話這麼多莫非是很感興趣，要跟我動手？」

老太君苦笑，搖頭歎了一口氣，猿長老是怎樣的性子她顯然早巳很清楚。

「你這個武林第一劍客，一定不肯跟我論劍的了。」猿長老隨又瞪着鍾大先生追問。

鍾大先生一笑不語，猿長老怒火立時冒起來。「我一定要論，那由得你？」

語聲甫落，他金劍一揮便向鍾大先生削去，這一劍既突然又迅速，鍾大先生反應雖然敏銳，一角衣衫仍然被金劍削了下來。

鍾大先生面色一沉。「你這是——」

「你可以不還手的。」猿長老怪笑。「看我金劍一展開，一不做，二不休，將你的衣衫全都削下來，到時候倒要看你這個天下第一劍客如何面對天下劍客！」

一面說他手中金劍一面向鍾大先生攻去，由緩而急，到話說完，一連十二劍，又削下了鍾大先生三角衣衫。

鍾大先生劍終於出鞘。「長老未免欺人太甚。」

「正是要欺你太甚，看你又如何。」猿長老連聲怪笑。

「只好得罪了。」鍾大先生劍勢展開，封住了猿長老攻來的金劍。

猿長老大樂，金劍劃出無數金虹，配合翻飛的身形，四方八面攻向鍾大先生！

鍾大先生一口眞氣運行，長劍展開攻勢，匹練也似的劍光閃動，迎向飛舞着糾纏而來的金虹，這與他應付絕師太完全不同，以攻爲守。

絕師太看在眼內，笑了。「鍾大的運氣看來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才奪得武林第一劍的榮譽，便又遇上猿長老這個老怪物。」

傅香君有些詫異地問：「師叔認識這個猿長老？」

「這個老怪物十多二十年前縱橫江湖，練武成痴，最喜歡找人較量，出了名的難纏，退隱了一段時日，想不到今日竟然會在這裏出現？」

「看他的出手，應該有幾下子的，這樣不住的凌空飛撲，幸好鍾老前輩以攻爲守，否則不難落盡下風。」

「鍾大這是迫不得巳。」絕師太冷笑道。

「哦。」傅香君一怔。

絕師太接道：「鍾大與我一戰，內力巳消耗得差不多，再以守爲攻，只怕支持不了多久，他現在是希望能夠速戰速決，盡快將猿長老擊倒。」

「師叔的意思是鍾老前輩這一戰是輸定了。」傅香君很担心的。

絕師太頷首。「若是這也看不出，這半生我是白活了。」

徐廷封亦看出有些不妥，即時問小子：「猿長老的內力怎樣？」

小子猶有餘悸的。「這個老怪物內力簡直就用不盡的，就是打上三日三夜他也是應付得來。」

「這可就麻煩了。」徐廷封憂形於色道。

「師父的內力不是也很深厚？」

「問題在他才與絕師太較量，消耗的內力還未有時間補充，也所以現在才會以守爲攻。」

「這可是不公平。」小子隨即苦笑。「可惜在這個老怪物的心目中根本沒有不公平這回事。」

徐廷封不由歎一口氣。

老太君亦是大皺眉頭，內心却是巴不得猿長老替她除去鍾大先生，省得以後麻煩。

她這個念頭方起，那邊猿長老與鍾大先生巳然分出了勝負，裂帛聲中身形一下子分開來。

猿長老左手中指繞着一綹被鍾大先生長劍削下的白髮，怪笑道：「好，好身手，不愧是崑崙派的掌門人。」

鍾大先生龍吟劍低垂，搖頭。「何必這樣說，我承認技不如你。」

猿長老隨亦搖頭。「能夠將我的頭髮削下這許多的你是第一個。」

「你也不必用這種話爲我遮羞。」鍾大先生一振衣衫。「方才你下手若是再重一些，我左右雙肩是必被金劍洞破，從此休想再用劍。」

他左右雙肩的衣衫上果然被劃開了兩個破洞。

猿長老聽說立即豎起了大拇指。「以你的身份，當着這許多人也毫不猶疑的當衆認輸，可見得眞的是一個高手，就是這一份豪氣，我是服了你了——」

一頓，他雙手接將金劍奉上。「金劍奉還，武林第一劍客還是你。」

「長老又何必再說這些廢話？」鍾大先生倒提龍吟劍走回徐廷封這邊。

（未完・卅四）

年青人苦笑道：「大家何必這麼認眞，我只是志在玩耍，何必賭到這麼大？」

那名彪形大漢這時已放開了年青人，他反而覺得這中年人未免太過咄咄迫人，於是他由口袋裏取出了一疊鈔票來，對中年人說：「不要以爲錢多就可以嚇倒了別人，要賭就賭够一萬元一鏢，老子倒有興趣陪你玩玩。」

旁邊的人都在興波助瀾，拍手叫好。

中年人無法落台，惟有硬住頭皮，再拿了五千元出來。

大漢於是摸出一枚硬幣：「我們擲毫決先後吧！」

忽然又有個旁觀者加把咀入來：「要是兩人均擲中紅心，那又怎麼算呢？」

大漢毫不考慮地說：「先擊先贏，所以我們才要先來一次擲毫決先後，你要人像，我要字——」

大漢說着就想將那枚硬幣往半空拋高，但立即被中年人制止：「請等一等，我要先檢查一下這枚硬幣！」

「唉！我的天啊！」大漢有點不耐煩說：「一萬元只是一個小數目而已，又何必這麼嚕囌？」

剛才那個旁觀者又來主持公道：「這位先生倒講得對，競賽必須公公道道，不妨讓我做個義務公證吧！」

人羣中又異口同聲地叫好，於是那大漢再也無話可說，將手上一枚硬幣交給旁觀者。

這熱心的旁觀者看來也十分老實，主動地將那枚硬幣交給其他圍觀的人察看，證明一面是人像，另一面是幣值數字。又重複地指指那大漢：「這位先生要字！」再對中年人說：「要是人像朝天，也就是這位先生擲飛鏢！」

最後他又一齊問兩人：「兩位明白嗎？」

中年人和粗粗魯魯的大漢都點點頭。

旁觀者的公證人將硬幣拋高數尺，當硬幣落下時，他又以第一時間，把硬幣壓在手背之上。

結果是由中年人先擲出一枚飛鏢！由於剛才是他向那近視者挑戰的，所以當時大家都以爲他可以穩勝。

豈料飛鏢自中年人手中擲出後，却只擊中紅心之外。

大漢很小心地，最後也擲出了一支飛鏢，中正紅心！於是他在衆人喝采聲中贏得那一萬元。

大漢十分興奮，借着酒意又向其他人挑戰。人叢之中又有人蠢蠢欲動，立即被身旁一名年青人勸告：「這可能是一個騙局，不要再上當！」

說話的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這時突然有人伸手搭住他的肩膊：「你說誰是騙子？他媽的！」

游天虹當時穿得西裝畢挺，手上還捧住半杯酒。他雖然被對方粗言俗語相對，態度却是異常地鎭定。

他回過頭來瞪着那男子：「你是甚麼人？」游天虹又盯實他的手：「請你先放開這隻髒手，否則就不要怪我不客氣啊！」

人羣之中立刻引起一陣哄動，因爲目睹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游天虹是非常認眞的；他已揚臂擧杯，隨時準備把那半杯酒潑向對方。

眼看一塲龍爭虎鬥即將開始了，剛剛贏了中年人一萬元的大漢過來勸開他們，做好做歹地說：「跑到這裏來無非爲了尋找娛樂，何必惹是生非？」

原來那大漢還不知道剛才游天虹指他出老千騙人。

游天虹靈機一觸，突然改變了剛才的態度，對那大漢說道：「我也想跟你玩玩。」他摸出銀包，取了三疊千元面額的大鈔來：「我們賭三萬元，每人擲出三枚飛鏢。」

大漢想了想，終於也接受了挑戰：「好吧！反正這些錢有些是贏了別人的。」他又問：「你想怎樣賭？」

游天虹道：「我要用最精細的計分法，同時要用我自己的飛鏢，三鏢統計，積分最高的，就是勝利者。」

大漢開始有些猶疑了。他向旁邊一些人遞了眼色；那些人之中，有人微微地點了點頭。

最後大漢也答允了游天虹所提出的條件。

有人自告奮勇主持公道，也有人出來將雙方的賭注收集在一起，以示公道。比賽開始了，擲毫分先後，大漢先擲，頭一鏢中正紅心最中央處，但第二、三鏢則稍有偏差。相反游天虹竟然三枚飛鏢均插正紅心的中央。

游天虹贏得十分輕鬆，取去那六萬元，其中有三萬元是他的，所以他只不過贏了那大漢三萬元而已。突然有人表示要檢查那三枚由他攜來的飛鏢。

由於較早時游天虹才勸人不要上當，指出這是一個騙局，所以現在有人向他提出要求檢查那三枚飛鏢的建議，立刻就引起一陣哄動。

愛管閒事的人，愛湊熱鬧的人都紛紛圍攏過來；喝得有幾分醉意的人更加直指游天虹是「出千」。

有人說：「沒有理由眼界會準到這個程度的，其中一定有些古怪。」

也有人說：「對啊！三鏢全中，嘿！而且每一鏢均擲中紅心的中央，我就從來未見過眼力會準到這種田地的人。」

更加有人口到手到，一手抓住游天虹：「老兄，你最好不要走啊！我們就是懷疑你這三支飛鏢裏面有古怪。」

游天虹却瞪住剛剛與他比賽過的大漢，說道：「要檢查的話，必須公道一些，來個徹徹底底的檢查，包括各人所用的每一枝飛鏢，以及那塊靶子板等等，全都要徹底地查得一清二楚。」

豈料如此一來，剛剛做了敗軍之將的大漢，反而很大方地說：「算了算了，比賽當然會有勝有負的，同樣賭博也必然有輸有贏，何必多生枝節呢！」他又擧起了酒杯，笑對各人說道：「來來來，大家喝一杯！明晚有興趣的話，再來這裏玩過吧！」

表面上看來這個大輸家實在大方得很，但游天虹却看得笑在心底裏。因爲他早已看穿了這是一個老千局，也明知這大漢所用的是一種特製的飛鏢，利用磁塲與電子感應的方法和設計，讓飛鏢可以和靶子板互相配合，故此那大漢每一鏢均可命中目標。那麼，爲甚麼游天虹後來又可以贏得了他呢？這完全是因爲游天虹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做了功夫，偷偷將那大漢其中兩支特製的飛鏢換掉了，而自己所用的三支雖則不是特製的，但游天虹本身却是個眼力非常了得的人，所以他絕不怕接受各人的檢查。

一塲紛擾過去，但殺機却在後面。

就當游天虹離開人羣，想沿住走廊去找剛才那個輸了一萬元的中年人時，他發覺後面有三名大漢尾隨而來。於是他故意放慢脚步，等那三個人上來。

三名大漢之中，其中一名年紀較大的也只不過是三十餘歲而已；其他兩個只有二十餘歲，却是生得虎背熊腰。

那個三十餘歲的，狀頗斯文，穿得西裝畢挺，分明是這班人的頭目。

他對游天虹笑裏藏刀地說：「老兄，今晚贏了不少啊！」

游天虹傻氣地笑了笑，聳聳肩：「數萬元只是個小數目，怎麼算多呢！」

「那麼，你想不想有機會再贏多一些？」

「當然想，所以我正想到那邊貴賓房去賭沙蟹。」

「那眞的好極了！我也有這想法，不如我們一齊入局吧。」說着，那男子把手往前一攤，很有禮貌地說：「請！」

游天虹回頭望望，只見那二名粗眉大眼的大漢，正對他虎視眈眈！他也惟有知機地跟他們走進貴賓房去。

這間貴賓房裏面，只可以容納一張賭桌，這時候已有五六個人圍在一起賭沙蟹。而且剛剛完了一局。

游天虹被人押了進來之後，那男子就跟在塲的人擠眉弄眼的遞眼色。於是立刻又有人讓位給游天虹和那男子。游天虹爲勢所迫，只好乖乖的坐了下去！

負責派牌的是個女郎，大概是俱樂部裏面一名女職員吧。但游天虹要注意的，却是剛剛和他一齊加入的男子，以及其他三名賭局中人；這三個人看來十足正派商人，一點也不似老千。但身爲千門奇俠的游天虹却是心裏明白，眞正的大老千，外型才是最老實的人；要不是這樣，他們又如何能令人入信？當然要先令人百份之百相信他，他才可以騙人啊！

牌局開始了！游天虹派來一張「Q」，是五個人之中牌面最大的，所以先由他出注碼。

游天虹順手把一千元放了出去，所有人都跟進了。看樣子其他入局的四名男子好像都很富有，彷彿不將金錢放在眼中似的。暫時游天虹也沒有進一步看出甚麼端倪。

與游天虹一齊入局的人似乎大有來頭，即使負責派牌的女郎也稱呼他「富哥」。再看看其他三個人，他們表面上雖則互不招呼，好像互不認識一樣，但從他們的眼神看，游天虹早已心裏有數。

下一張牌游天虹派來一張「5」，似乎無關重要。

那個被人稱呼爲富哥的人，派了一張「A」，這張牌應該是最大的，但他的第一張明牌只是「9」；而下家那中年人已見「8」一對了。

有了一對「8」的中年人深思熟慮地咬着烟斗，小心地估計着各人的實力。結果他也只下注一萬元而已。差不多所有人都跟進了，只有一人棄牌。於是只剩下四人。

中年人派來一張「5」，他依舊是「8」一對。

另一個戴着眼鏡的中年人，派來的是一張「2」；游天虹則派來一張「Q」，這樣就變了「Q」一對；富哥派來「A」，他擁有至今爲止最大的牌面「A」一對。

這刹那間游天虹已感到此中大有文章，尤其是他已留心到派牌女郎的眼神。不過表面上他仍然十分冷靜地抽着香烟，佯作不見。

富哥輕輕一笑，又看看游天虹面前那疊鈔票，最後把五萬元推了出去，戴眼鏡和咬烟斗的中年人都棄牌，至此只得游天虹這個對手，要是他也棄牌，對方便穩勝。桌面上的數目即使不大；也是贏了，但是游天虹却偏偏跟進了。於是開始派出最後一張牌。

這時候吸烟斗的中年人突然嗆咳幾聲，令到一些烟灰散佈在綠絨的桌面之上；當時大家的視綫均集中在吸烟斗中年人的面上。只有游天虹極之留心那派牌女郎的派牌動作。原來在她的閃電動作中，游天虹已發現到她派給富哥的並非一張撲克紙牌，而是兩張。

那女郎的動作實在快得出奇，表面上她是派給游天虹和富哥每人一張牌，但在游天虹這位千門奇俠的眼底下，彷彿電影中的慢鏡頭一樣，他幾乎可以清清楚楚見到女郎的神乎其技的美妙動作，一張紙牌在三張明牌和一張暗牌的前面，而另一張則不偏不倚，剛好擊中富哥面前那唯一的一張暗牌，令到原有的暗牌掉到地上去了。

由於那中年人的嗆咳，令到各人的視綫均轉移到中年人的面與手之間，所以女郎的「移形換影」絕技，幾乎就連游天虹也被騙倒了。

千門奇俠果然是名不虛傳，他不但眼快，手也快得出奇；他趁住各人注意力被轉移之際，已閃電似的悄悄伸手將尚未掉到地面上的一張暗牌接收過來。

高手就是高手，原來游天虹早已窺得富哥底牌的秘密，明知那是一張「Q」，而游天虹自己的底牌則是「A」。當時他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個局了。

富哥最後一張牌是「K」，他的牌面順序是「9AAK」；如果派牌女郎用「移形換影」手法給他換上了的底牌是「K」或「9」，富哥亦已擁有「兩對」的格局；但游天虹早已窺出那是一張「9」。也就是說，富哥已肯定是「三條A」的格局。

至於游天虹呢？他的牌面順序是「Q5QQ」，最後派來的牌也是「Q」。於是牌面是「三條Q」的格局。

至此游天虹自然更加明白，對万無非引他上釣！他小心翼翼地再看一次底牌，其實他早已將原有的底牌換了富哥掉向地上那一張，但對方却一無所覺。游天虹把所有的注碼推出去，也僅僅湊足十萬元。

富哥苦笑道：「太沒有意思吧，原來你只帶了這些錢來，我想向你偷鷄也不成啊！」

游天虹說道：「不要緊，我還帶了支票來呢！」

「支票？」那個叫富哥的人冷然一笑：「你不是開玩笑吧，閣下又不是甚麼名流巨紳，我如何知道你開出的支票能否兌現呢？」

游天虹含笑反問：「敢問老兄，到底還要多少錢才夠你認可的注碼？」

「最少也要有八十萬至一百萬元才夠意思啊！」

游天虹摸出一本支票簿來，寫了一張一百萬元面額的支票，交給在場的派牌女郎。

那派牌女郎向富哥望了一眼，然後對游天虹說道：「是不是要我派人送往賬房去換取現金？」

「對了，現金或籌碼都可以。」游天虹輕輕一笑道：「要是賬房有甚麼懷疑，叫他們拿入閻老闆的房內去吧。」

此語一出，在塲的人都爲之面色一沉！各人面上的笑容都消失了，因爲等閒人也不會知道這兒的老闆是姓閻的。何況看游天虹這副神氣，他不但信用昭著，還似乎跟閻老闆是深交摯友似的。

因此當時在塲的人都不禁在心裏問，這傢伙究竟是何方神聖？能開出一百萬的支票，又能獲得這兒閻老闆的認可，當然大有來頭啊！

正當各人在紛紛忖測之際，外面就有個人入來。派牌的女郎立刻與他招呼：「邵經理，你來得正好，有一張支票要兌現啊……」

豈料她話猶未完，已見到了邵經理分別與游天虹和那個叫富哥的人一一打招呼。派牌女郎仍然將支票遞了過去：「就是這位先生簽的一百萬元支票。」她指指游天虹。

邵經理一邊接過了那張支票，一邊含笑對游天虹道：「何必玩得這麼大呢？小注可怡情啊！」

已經棄牌的一個男子說：「我們還要玩下去的，到底這一手牌怎麼攪呢？不要阻太多時間好嗎？」

邵經理終於在支票後面簽了字，表示承担

一切後果。

那個叫富哥的男子於是把五十萬元推出去：「除了跟進你剛才那十萬元之外，我要反大你四十萬元。」

游天虹早已分析過這一局牌，對方分明是串同派牌女郎出千，先讓游天虹擁有「三條Q」的牌面以及底牌「A」，富哥表面則只有「A」一對，當初底牌是「Q」，也就等於杜絕了游天虹不可能有「四條Q」的格局，但到了最後，派牌女郎以「移形換影」的手法，替富哥將他的底牌由「Q」換了「A」，所以等會兒揭盅時便是「三條A」勝出之局。

爲甚麼他們又要安排游天虹的底牌是「A」？這正是老千慣用的心理戰術，目的無非是要游天虹認爲富哥不可能擁有最後一張「A」。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更加容易引到游天虹跟進。因爲他們以爲穩操勝劵！

想不到游天虹把那張一百萬元支票攤直，笑說道：「四十萬元太不夠刺激，反大六十萬元。」

富哥又作深思熟慮狀，一再小心看他的底牌，但游天虹始終沒有移動過自己的底牌，態度出奇的冷靜。

富哥終於也把六十萬元押了出去。說道：「請開牌！」

「老兄不是開玩笑吧？」游天虹笑道：「能夠下這麼大注碼的人，怎麼會連這一點點的規矩也不懂？你的牌面比我小，當然是你先開出底牌啊！」

富哥面上一紅，果然開出來的底牌就是「A」——「三條A」的格局。

游天虹也將他的底牌開出，竟然是「Q」——連同牌面就是「四條Q」格局，他當然贏了。

這剎那間富哥、派牌女郎以及其他人等，除了剛才入來的邵經理之外 所有人都爲之面色大變；也許他們都在心裏問：「爲甚麼會這樣？游天虹的底牌應該是A才對啊！」但是沒有人敢問出口來 只在心裏想而已。

游天虹伸手收錢 但立刻有人叱喝一聲：「不要動！」

原來，那個叫富哥的人，終於在枱底下的地上發現了那張「A」，於是當衆指游天虹出千！

游天虹笑道：「這副撲克紙牌又不是我帶來的，派牌的這位小姐，我也絕不認識；閣下這種指責，似乎是針對那經理和這裏的主持人吧？」

邵經理面上一紅，回頭瞪住那名派牌女郎；女郎又望向富哥。富哥下不了台，霍然自懷中拔出利刀，刺向游天虹！

游天虹身子一側，閃過了那致命的一刀，隨即可以見到一些東西自他的手中飛出，疾飛向富哥的手腕；只聽得「喲」的一聲叫，利刀已墮在地上，那是一張撲克紙牌。

室內的人，這時無不紛紛露出原形，因爲他們都是富哥的同黨，所以立即加入戰團。這時候，有人企圖奪刀，也有人出手搶去枱面上的錢。

但是游天虹出手却比他們快，只見他就地打了一個滾，已將利刀檢起，刀光一閃，直揷向那張綠絨的枱面，不偏不倚，剛好揷住一名男子的衣袖。

這傢伙正企圖取去枱面上的鈔票，想不到給刀尖釘得牢牢的，動也不能動！那人正不知如何是好，已被游天虹一腳踢中了下頷，仰翻向後，連帶衣袖也撕破了一截！

其他人一湧而上，游天虹則乘機滾過枱面，奪刀、抓住枱面上的鈔票之外，更順手將幾張撲克紙牌飛揷出去！最少又有二名男子的面、手等處被割傷，冒出了鮮血來，看得那位邵經理不知如何是好，急急退了出去。

各人正擬作困獸之鬥，游天虹手中利刀飛向天花板，電綫被割斷，房內一片黑暗，叫聲之中也顯得一片混亂。

等到燈光再亮起來時，邵經理已帶了十多名彪形大漢匆匆趕到，喝令客人不准亂動。獨是不見了游天虹以及枱面上的大堆鈔票。

那個叫富哥的人原來叫羅富，是老千集團中的一員，其他人包括那派牌女郎都是他的同黨。

邵經理看見場面如此混亂，十分生氣，他對羅富等人說道：「你們這班人在這圈子裏混，竟然連游天虹也不認識，眞是渾蛋！」

羅富等人這才知道他們今晚遇上的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其實游天虹當晚也不是存心來此搗蛋的，本來他只是跑到這兒來找一個人，却想不到無意中發覺有人利用磁力吸引作用，在擲飛鏢遊戲中出千騙錢，所以他才决心要教訓一下這班老千們。

游天虹要找的人叫石榮。他知道石榮許多時間會到那間俱樂部去消遣，可惜當晚却找不到他，反而惹來了這許多痲煩。

石榮到底又是什麼人？

原來此人是一名放火專家，不少廠家在經濟發生困難時，都希望搭上門路認識他；在他的巧妙安排下，只消放一把火，就可以渡過難關。因爲保險公司只要查清楚不是有人故意放火，就會照數賠償。

最近有一間廠發生了一場大火，不但全廠盡燬，還燒死了一個人；警方初步相信那是該廠東主鄭海。

鄭海是唯一擁有該廠大門鎖匙的人，再加上死者的衣飾、用品，例如手錶等物的考證，屍體雖則已燒成焦炭，一般仍然深信他就是該廠的東主鄭海。

鄭海無兒無女，爲什麼他要請人放火燒廠去騙保險費？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游天虹的女朋友——女私家偵探張雪兒，偏偏就接受了一間保險公司的委託，要求她查出罪魁禍首是誰。這大概是因爲保險公司方面已在火災現場內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的緣故。

張雪兒知道她的男朋友游天虹認識不少江湖中人，所以才要求他助她一臂之力。游天虹因此才會想到石榮這個人的身上去，可惜到頭來游天虹還是要令張雪兒失望；他始終也找不到放火專家石榮。

游天虹想先返家去，想不到當他的車子駛到街口時，離遠就可以見到有輛可疑汽車停在他住所門前；車廂內人影幢幢，大概是在那裏等他回去的打手們。假如他沒有猜錯的話，那班人極有可能是羅富他們派來對付他的。

游天虹停車想了想，便開車回頭走。

他臨時改變了主意，去找他的女朋友張雪兒。但是張雪兒家門之前也有一輛可疑汽車停在那裏，車內亦同樣有數名大漢。

游天虹試將車子開過去，可疑汽車裏面的人果然紛紛湧出，向他包圍過來！游天虹暗吃一驚，立即開車突圍而出，那可疑汽車也迅速開動，企圖攔住游天虹的去路，但是游天虹十分機巧，車子衝上了行人道，一掠而過，等到那可疑汽車扭轉方向進上來時，游天虹的車子已消失於視綫之內。

數名彪形大漢徒步衝到街口這邊來，與駕車的同黨會合，明知游天虹已經逃脫了，仍然心有不甘，各人又坐進了汽車裏去，開車到附近街道兜截。其實游天虹的汽車只是駛進了一條黑暗的後巷裏去，熄了車燈之後，就由後巷一條水渠爬上去。他認得張雪兒住宅的後窗，

雖然離地最少也超過一百呎，但幾分鐘之後，游天虹已由厨房的窗口爬了入內。

他以爲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底下，摸入張雪兒的臥室裏面去，却想不到人未走出厨房門口，已聽到一陣男女交談的聲音。

游天虹明知他的女友獨居於此，怎麼會有男人聲音？不禁又懷疑，又妬忌！難道張雪兒有了新的男朋友麼？當他走到走廊的時候，那陣交談聲越加清楚了；原來一個陌生男子正在客廳裏要脅着張雪兒。游天虹悄悄窺望出去，發覺張雪兒身披睡袍，被人將雙手反綁在一張靠背椅之上。那陌生男人則持刀守在一旁。

張雪兒的態度相當冷靜，她對那陌生男子說：「你再等下去也沒有用的，我的男朋友不會在這時候來這裏找我。你們如果要找他，最好明天到我的偵探社去。」

那男子冷冷地說：「別以爲我們都是傻瓜，游天虹的底子已經及時被我們起得一清二楚。今晚他身懷巨欵，大概不會蠢到返家去吧；如果我是他，我也會先找一個信任得過的人，安置好那些錢，然後才睡得入眼。所以我們估計游天虹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妳！」

「虧你還說對他十分清楚，却不知道他這種人視錢財如糞土。雖然到今爲止，我仍不知道你剛才所講的巨欵是如何得來的，但照他的所作所爲，大概總離不了一個賭字吧？」張雪兒道。

「妳倒不愧是他的知心女友，不錯，那渾蛋在俱樂部裏面賭博出千，騙了我們過百萬。除非妳有辦法替我找到他，否則妳只好做代罪羔羊了！」

「我也不怕告訴你，我們只是普通朋友，這種事情我怎麼管得了？」

「別裝蒜了，俱樂部的人都說妳是他的親密女友。」

「不要說只是女友，就算我是他的妻子又有甚麼用？」張雪兒又說道：「他喜歡賭博，但無論輸贏，我從來不管。不過，據我所知，能夠吸引他入局的，相信必然是大有來頭的人啊！」

「妳這是甚麼意思？」那陌生人有些生氣地問。

就在這時候，走廊那邊突然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回答他：「她的意思就是：游某人只贏老千的錢，否則，千門奇俠這稱號，又怎麼會當之無愧？」

那男子吃驚地回過頭來！他顯然也認得對方正是他們要找的游天虹，「哼」一聲，立即持刀飛撲而來！

但是游天虹並沒有讓他有逞兇之餘地，手一揚，三張撲克紙牌迅速轉往那陌生人疾飛而去！

這也算得是游天虹的絕門武功。一般身手更高强的人，每次出手也只可以擲出一張紙牌，但他却可以在一揚手之間，三張十分普通的撲克紙牌，經他運勁後，立即變成三把飛刀似的，而鋒利的程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何況，飛刀只有頂尖兒那一端最具威脅，但一張撲克紙牌經游天虹運勁其上之後，四隻角就有如四張鋒利無比的刀片。尤其是在旋風似的飛舞之中，儘管對方是一流高手，恐怕也不敢將它接下！

現在張雪兒家中出現的陌生男人也同樣不敢接觸它，他能夠及時跳躍閃避，已算他身手不俗了。可惜他却顧得了上來顧不了下，「喲」的一聲，上、中、下三張由不同角度疾飛而來的紙牌，那男子側頭揚臂，閃身揮刀已能在眨眼之間，一避一擋，抵消了上、中兩路攻勢，就是無法再閃避最低那一張有如刀片似的撲克紙牌，痛得他幾乎要跪倒在地上！

再仔細看看，那男子的西褲彷彿被利刀割過，留下了一條橫痕；他的小腿之上，却感到隱隱作痛。

那男子伸手一摸，但見滿手鮮血。他很不服氣地瞪住跌在身邊的撲克牌，那明明是硬咭紙製成的，怎麼可能鋒利到這個地步呢？不由得怔住了一陣！

游天虹竄到那男子的跟前，冷冷地說：「放下你手上的利刀，再回答我幾個問題，也許我還可以饒你一命。」

那男子正彎身捧住小腿，利刀在手，出其不意，疾刺向游天虹的腹部！

豈料游天虹急退兩步，再縱身揚腿，只聽得一聲尖叫，一條人影已倒跌在客廳的地板之上，滑向大門那邊，撞着了門板，又傳來「隆」然一聲，那陌生男人差些兒昏迷過去！

游天虹沒有理會他，只檢起了那柄墮在地上的利刀，替張雪兒割開綁住她手脚的繩子。

張雪兒撫摸着被綁得有些痲木的手脚，說道：「你到底又在外面惹了什麼痲煩？」

「他們分明是一個老千集團，小至一萬幾千，大至一百幾十萬，總之無孔不入。妳叫我怎麼看得過眼呢？」游天虹一邊說一邊走向大門後面。

那不速之客撞得頭昏腦脹，小腿又被割傷，何來能力反抗？他看見游天虹手執他掉下的利刀，在他面前搖幌着，嚇得急忙說道：「請放過我好嗎？其實我也只是爲求兩餐而受人主使而已！」

游天虹一手執刀，一手抓住了他的衣襟，把他由地上揪起來，說：「這番說話要是在幾分鐘之前出自你口，多麼動聽啊！可惜，你說得太遲了，不如留回給你帶到閻王面前再說一遍吧！」

游天虹說着已狠狠地將他推到了窗口那邊去！

那傢伙以爲游天虹要推他墮落街中，嚇得雙足發軟，跪倒地上！

這時候門鈴忽然響了起來！

張雪兒和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游天虹立即會意，一把將那受傷男子揪起，推向門後，低聲對他警告着說：「你的性命操縱在你自己的手上，現在就是考驗你智慧的時刻了。」

那男子當然也明白游天虹的意思，他揚聲由門後問出去：「誰啊？」

門外也是一個男子的聲音，說：「牛哥，可以開門讓我入來嗎？我是阿湯啊！」那人又說道：「那姓游的小子剛來過了，可惜給他逃脫——」

屋內的男子生氣地高叫起來：「他媽的！怎麼會給他逃脫呢？快些到下面去守住，他遲早也會再來的。」

「不！牛哥，那傢伙十分機警，先開門讓我入來再說好嗎？」門外的人又說。

那個叫牛哥的男子怔了一怔！游天虹以利刀架在他的頸上，低聲道：「放他入來吧，不過你要小心點，下次出手，我會絕不留情。」

這時候，張雪兒也在門後的另一邊展開戒備。

牛哥親自將大門打開，門外一名打手匆匆走了入來。事前他顯然想不到屋內的形勢已變，所以在毫無戒備的情況底下，迅速被門後的張雪兒制服。

牛哥大概不想再有傷亡，洩氣地說：「算了，不要反抗啦！他命令那個掙扎中的年青男子。「阿湯，你們這班都是飯囊。你瞧吧！姓游的已經進來了，你們到底追他追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湯回頭看看，果然看見游天虹手持利刀一柄，架在牛哥的頸項之上，正在微笑。

張雪兒担心其他打手發現屋內情形，急急將大門掩上了。

游天虹道：「你們想坐牢呢？還是由窗口爬出去？」

那個叫牛哥的頭目吃驚地說：「我們同是在江湖上混的，何必如此迫人太甚？」

張雪兒道：「迫人太甚的只是你們！」她又問游天虹：「這班渾蛋究竟是什麼人？我給你們弄得一頭霧水！」

游天虹說道：「其實故事很簡單，一間俱樂部裏有人出千騙人，我看不過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人輸得不服氣，於是由老千搖身一變，變爲刦匪。就是這麼樣的一回事啊！」

「那麼，致電報警好了！」張雪兒生氣地說。

「不！」牛哥急忙說道：「有事可以慢慢商量，何必驚動警方呢？」

游天虹道：「既然你們都不想坐牢，那麼，你們選擇第二條路吧，現在最好自行由窗口爬出去！」

游天虹說完便將牛哥推到窗口那邊去！牛哥可能有畏高症，看看下面離此足足超過一百呎以外，便感到雙足發軟。

他向游天虹哀求着說：「游老兄，今晚的事，算我對不起你，以後大家仍有機會在江湖上相聚的，要是你肯放我一馬，你與羅富他們的糾紛，我會設法爲你們擺平。」他又勉强擠出了一些笑容：「寃家宜解不宜結，其實我也只不過是一時魯莽，爲朋友出一口氣而已！現在既然已經知道一些來龍去脈，我只好認錯就是了。」

游天虹感到有些意外：「你不是這老千集團的人麼？我還以爲你是羅富的人呢！」

「不！你誤會了。」牛哥說道：「我與羅富只是朋友而已。較早時我們知道俱樂部有人賭大錢，發生過爭執，但其他詳細情形一概不知。事後羅富找我投訴說，被人出千騙了巨欵，求我爲他出頭，要是我能討回百多萬元巨欵，將會把其中三成撥下，給我們一班手足作爲賞金。本來這些事我也不想插手，但我的同伴們却有興趣。不過聽你剛才所講，實情似乎又不是如此。」

游天虹道：「既然你們不是羅富的人，我們反而可以坐下來談談。」跟着他把牛哥帶回沙發那邊。

牛哥鬆了一口氣！「羅富那傢伙一向狡猾，但是講眞的，我只知道他是一名大撈家，絕未想過他是一名老千。」

「一山還有一山高，他的千術雖然高明，我却看不在眼內。」游天虹又說：「你剛才說爲我們擺平，可是叫我把贏來的錢，都拿了出來？」

「不！不！」牛哥忙說道：「賭錢有輸贏，對方如果是個老千，我阿牛也絕對不會同情他。不過事情既然鬧到了這個地步，也必須有了結。我阿牛在本市黑白兩道日子不深，但年青一輩的手足却也相當多，希望可以做個和事老吧！」

這時候，客廳裏面的電話，忽然鈴聲响了起來！

游天虹和張雪兒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才由張雪兒去接聽；但對方却是阿牛的人。

張雪兒將電話筒交給阿牛。同時又低聲警告他：「要是你敢發出任何口訊或暗號，我會不再跟你客氣！」

阿牛也低聲道：「妳放心，我阿牛不是那種不講信義的人。」之後，他才去接聽那個電話。

原來阿牛的手下在樓下撥電話上來，說他們剛才在附近搜索游天虹下落時，在後巷黑暗處發現了游天虹的汽車。這只是不久之前才發生的事，所以連剛才進來的阿湯也不知道。

阿牛這時才明白，游天虹之所以神出鬼沒，完全是由於他頭腦靈活，身手敏捷所致。

他在電話中對他的手下說道：「你們不要亂動，回頭我會吩咐阿湯落來，敎你們怎樣做的。」說完，他就將電話掛斷，以免引起游天虹和張雪兒的懷疑。

阿牛回頭對游天虹他們說道：「其實講眞的，我並非稀罕那三成獎金，只是太過相信羅富那班人而已；想不到，事實與他們所述剛剛相反，出千騙人的竟然是他們那一班渾蛋！」

游天虹道：「我們雖然未見過面，但是你既然在這兒黑道中混，何不在江湖中打聽一下，看看我游某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

「嗯——是的，我實在是太過魯莽。」阿牛又說：「解鈴還須繫鈴人，這件事還是讓我來擺平好嗎？」

游天虹道：「本來我是沒有意見的，不過我却有一個提議可供參考。」

「如果老兄有更好的辦法，我倒樂意聽聽。」阿牛說。

游天虹望望阿湯，才對阿牛說道：「請先把你的手下遣走，因爲我不想太多人知道這件事。」

阿牛無可奈何，只好把阿湯叫走。

這時游天虹才對阿牛說道：「我每次從老千手上贏來的錢，都不會全部留回給個人享用的，要不是今晚遇上了你，明天一定又有一些慈善機構，例如養老院、孤兒院等等，收到我的捐欵。當然，我也要用本錢和技巧去博的，所以絕不可能全數捐出來；一般是三份一或四份一左右。剛才聽老兄的語氣，我也覺得這是一場誤會而已。再說，我這個人一向吃軟不吃硬，既然老兄樂意與我交個朋友，我也沒有理由令老兄和你的手足們失望而回，所以——」

游天虹說到這裏，又從口袋裏取出了一大叠鈔票來，約略計算一下，大概是三十萬元左右。

游天虹又將那些錢交給阿牛：「這筆錢對我來說，是既出之物，就當是我給老兄的見面禮吧！」

「不！」阿牛很感動，堅持不收，「這算是什麼？我阿牛雖則魯莽，但絕對不是那種貪錢的人——」

「不！不！老兄你又誤會了。」游天虹道：「錢不算得什麼，只是一點表示而已。你先收下，這就等於我們友誼已經開始了。」

張雪兒也從旁插嘴道：「你不必客氣，這些錢如果你不要，明天他也同樣會送到別處去的。」

游天虹乘機又說道：「何況這些錢送給你和你的弟兄們，他們亦未必白受的，因爲除了我與羅富他們的糾紛之外，小弟還有點事情要拜託拜託。」

阿牛道：「老兄有什麼儘管吩咐，只要我阿牛做得到的，一定盡力而爲。」

游天虹於是把石榮的名字告訴阿牛，他只說急於要找這個人，却沒有交代其他詳情。

阿牛把名字記下來，答應派人把石榮找出來。

這件事至此也總算告一段落，至於阿牛如何爲游天虹和羅富他們擺平這件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阿牛走了之後，游天虹開始與張雪兒研究放火騙取保險費問題。

游天虹道：「放火騙保險費，在今日的商業社會裏，已是見怪不怪的事，奇就奇在請人放火者，爲什麼會這樣大意，竟然連自己也一併燒死了？所以，我個人覺得這件事的疑點太多。」

「我接辦此案時，亦與委託人談過。」張雪兒說道：「我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鄭海有後人，包括有權繼承他遺產的任何親屬在內。」

「保險公司方面自己也有偵探，他們怎麼說？」

「如果他們的偵探已找到了足够的證據，證明有人放火，他們根本不必再花錢請我去查了。」

「既無證據證明有人放火，還有什麼値得查？分明是他們想賴賬。」

「你也不可以這樣說，保險公司的調查員當然發現了若干蛛絲馬跡，然後才會決定作多方面調查。」張雪兒又說：「何況這件案只是開始，相信稍後一定另有驚人發展，否則保險公司沒有理由多此一擧的。」

游天虹沒有再反駁他的女友，事實上他也想不出其中道理，只知道當地黑道中人都公認石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放火專家。要是能找到此人，好容易就會找出答案來。

然而，現在游天虹什麼都不想，只是想賴着不走，所以，他便借故親吻着張雪兒，好像是安慰她剛才受驚過度似的，然後又伸手去熄燈。

但是，張雪兒十分機靈，一邊制止他伸手熄燈，一邊笑道：「我忘記了告訴你，我怕黑的。」

游天虹也明知她在說笑，忍不住也尷尬地笑了！

張雪兒指指壁上的時計，說：「時候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們都有許多事情要做呢。」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吻過她之後，就告辭。

雖然阿牛已答應過游天虹，替他跟羅富那班人擺平，但游天虹到底是江湖中人，明知危機四伏，也只好步步爲營。

他離開了張雪兒的香閨之後，繞到後巷去取回他的汽車，果然發覺一切完整，阿牛那班人儘管發現了他的車子停在那裏，但並未加以破壞。

在駕車歸家途中，游天虹也一直担心中伏，但事實上却沿途平安無事。

直至返抵家門時，他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他以爲今晚總可以平安渡過了，想不到入門後才發覺電燈壞了。但門外走廊上的公共照明燈却是亮着，爲什麼獨是他家中的電燈却壞了呢？這時候，游天虹立即戒備起來！不過，他並沒有急急退出屋外！

他定一定神，聽不到屋內有任何動靜，才比較冷靜下來。然後，他伸手摸出隨身携帶的袖珍電筒來。

游天虹先後扳開了幾個燈掣，同樣無法亮燈。於是他心裏想：也許是電源斷了。

總掣在厨房後面，要經過走廊才可以到達，所以游天虹先到自己的臥室去。

他的臥室比較大、較亮的電筒，更加有照明燈。假如須要修理總掣的話，那是比較有帮助的照明工具，最低限度也比較這些袖珍電筒要好得多。

豈料就當游天虹入他的臥室去的時候，立即可以嗅到一陣濃郁的香水氣味。

小電筒的光圈所到之處，令他又驚又奇！

那小光圈沿住床尾掃上去，一對綫條極之優美的小腿，首先呈現眼前，然後，便是一對誘人的大腿以及渾圓的臀部；再往上移，就可以見到赤裸裸的背脊。那躺在他床上的，分明是個女人——一個曲綫玲瓏的、一絲不掛的女人。

游天虹要不是剛剛見過他的女朋友張雪兒，他還以爲現在躺在床上的女人是她，因爲除了張雪兒之外，只有游天虹自己才有這間屋的門匙。

游天虹一邊走近床前，一邊把小電筒的光圈停留在那女子背影的肩膊之間。

他並非特別欣賞那女子的肩部，而是他明白到一個人要是有所動作的話，首先移動的，必然會是肩膊。他就這樣在戒備中接近那個女子。

那美麗的胴體終於移動了，不過並非突如其來的，而是十分緩慢的。在性感的鼻音之下，她終於讓游天虹見到了她的面目——一個年約三十，非常成熟而性感的女人。

由於游天虹正用小電筒照射着她，所以她睜不開雙眼，一邊以雙手遮住面目，一邊嬌嗔道：「你這種男人眞的是比猪還蠢，我身體上有許多地方可供欣賞，爲什麼你却偏偏要照射我的眼睛？」

游天虹冷冷地笑了笑：「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同樣理由，送上門的女人大概也是好極有限吧！」

「哼！」那女子突然生氣地翻身坐了起來：「你的確不知好歹，我才不明白，爲什麼江湖上的人還稱呼你做千門奇俠呢！」

游天虹逐漸習慣了室內黑暗的環境，發覺沙發上堆放了一些女人的衣服，順手抓起來，朝住那女子的身上扔過去：「先穿得整齊些再說吧！」他又說道：「妳既然知道了我的來龍去脈，爲什麼不打聽一下我的個性？」

說着他又退出了房外，跑到外面去。

游天虹將小電筒的光圈投射到電源總掣上面去，那個小盒子果然給人打開了。他只伸手一扳，屋內的燈光就放亮！

他重新回到睡房裏面去，那不知名的女人突然由門後閃到他背後：「乖乖的高擧你的雙手，不要亂動！」

游天虹顯得非常冷靜地問：「用軟不成功，又想硬幹不成？」

「不！這應該叫做『敬酒不喝喝罰酒』才對啊！」那女子在游天虹的後面，手上不知拿了一些什麼利器，抵住了他的背脊！

游天虹笑道：「妳何不說『這是我對待不解風流的男人的手法』呢？」

她的手開始由背脊移向他的肩膊；那利器也在同一時間由下至上，正待指向游天虹的後腦之際，突然之間看見一條人影由游天虹的背後翻起，越過了他的肩膊，跌向沙發之上。

原來游天虹出其不意，使用摔角的招數對付她，當堂跌得她渾身疼痛。這時游天虹才發覺她手上握住的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尖刀！

驀地刀光一閃，嚇得游天虹急忙閃避，利刀就在他的耳畔掠過，「篤」一聲，穩穩地揷在他身後的門板之上，深入逾寸！

游天虹衝到沙發前面，那女子已迅速站直了身子，可惜她還來不及動手，已被游天虹抓住了她的手腕；她雖然極力掙扎，却也無法掙得脫。

游天虹這才把她擁進懷抱中來，要吻她；她用力掙扎，到底也要就範！

她由掙扎到半推半就，以至最後與游天虹互相瘋狂地熱吻，只不過是數十秒之間的事而已！游天虹待至她的一切動作暫時停止下來，半閉着眼睛時，才將她放開。

她怔怔地瞪住游天虹：「你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男人？眞叫人難以了解啊！」

「先告訴我，妳是一個怎麼樣的女人，然後我才徹底地讓妳去了解吧。」游天虹道。

（未完・一）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修羅門這一派以前因和白儀方門忝失敗，十大神魔當場死了六個，傷亡太慘，因此避居在圓覺寺的地下室，不敢露面，見白玉鳳派李金貴去玄妙觀打探，却派淩三截住李金貴，杜撰一套神話將他收爲門下弟子，再派去玄妙觀，目的是收集幾方面情報攫取玄功，使修羅門東山再起，雄霸武林，玄妙觀道士和太白雙妖見李金貴失踪又潛回，用玄功將他迷幻神智審查，李金貴說出前世是青山道士，道士和雙妖到圓覺寺勘探，摸不着頭腦，回來再想向李金貴追查，他怕露出眞相，將計就計，扮神扮鬼，使雙妖撲朔迷離，其中白玉鳳暗中協助……

遏制離魂丹　未防放蠱術

鄭霞走到門口，拉開了門，只見一個瘦削的中年道士恭立門外。

清風躬身道：「稟報兩位仙姑，師叔祖還沒趕到，聽說好像是把阿貴的奶奶接來了，師父請二位去，看看有什麼話要問她！」

劉翠娥道：「好極了，大姊，我們這就走吧！」

鄭霞道：「清風，你就守在門口吧，如果阿貴醒來，就到丹房去通知我們，知道嗎？」

清風一楞道：「稟告仙姑，家師說過，阿貴不需要看顧，因爲他老人家已經施出催眠之術，若不親自喚醒阿貴，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在日落前弄醒他的……」

劉翠娥柳眉一揚，道：「少廢話了，叫你在這兒守着，你就跟我守着，聽到了沒有？」

清風垂首肅立，道：「是是，貧道遵命。」

太白雙妖像一陣風似的飄了出去，清風一直等她們走遠了，這才呸地一聲，吐了口唾沫，罵道：「他媽的，神氣什麼？兩個小妖女而已。」

他嘴裏咕嘀了一下，伸手要關起房門，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李金貴，不由氣沖沖的走到床邊，指着李金貴罵道：「他媽的，都是你這小子害人，老子爲了你，到現在，連一口水都沒喝，匆匆的趕去把那老太婆帶來，本來以爲可以歇一會兒，却要來跟你守門。」

他見到李金貴熟睡如死，愈罵愈是氣忿，伸手便在李金貴面上摑了兩掌，恨恨地說道：「若不是那兩個小妖女看上去了你，哼，他媽的，你跟老子洗脚，老子都不要你！」

他沒看到李金貴有什麼反應，自己也覺得有些索然無味，這才緩緩的走出門外，「砰」地一聲，關上了門。

頓時，這室內又回復一片寧靜。

在這段時間內，李金貴的神智始終非常清醒，他親耳聽到太白雙妖的話，以及

清風的污言穢語。

當清風伸手打他的時候，他正在爲那突如其來的「老奶奶」而疑惑着，不知道清風又從那裏去替他找來個老奶奶。

是以，當清風揮掌摑下之際，着實使他嚇了一跳，可是說也奇怪，他明明聽到清風摑在面頰上的聲音，却又感覺不到有什麼？

他暗暗吃驚，忖道：「糟糕了，我的臉變成石頭了，不然怎麼會一點感覺都沒有呢？」

疑惑之念尚未自腦際除去，他剛聽到清風關上門的聲音，便覺得全身已經能夠動彈了。

他舉起了右手，摸了摸面頰，又張開嘴，活動了一下面部肌肉，便見到面前一花，似是有一縷輕烟橫過帳頂。

他急速地轉面望去，只見那縷輕烟一凝，現出一個身着白色衣裙的年輕少女。

那白衣少女長得柳眉鳳目，面帶冷煞，不是白金鳳還有誰？

李金貴霍地坐了起來，想要開口說話，却見白金鳳比了個噤聲的手勢，只得又把要說的話嚥了回去。

白金鳳身形微微一動，便已到了門邊，她凝神望了一下，伸出右手在門上一拍，便轉身躍到床邊。

李金貴看到她的動作快速如電，偏又輕盈優美，有如蝴蝶，不由暗暗欣羨，忖道：「不知道我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練成這種功夫？」

他這時才知道，剛才白金鳳一直藏身在羅帳上，不但沒有被自己發現，並且連武藝那麼高的太白雙妖，在屋裏逗留了那麼久，都一直沒有發覺。

這種幾乎已到飛行無影，隱形絕跡的輕功身法，眞是駭人所聞。

李金貴一念方起，另一個意念又浮現腦海，忖道：「大小姐的武功雖然比太白雙仙要高，可是比起我師父來，恐怕還要差得多，因爲她只是武功，而我師門的神功却是仙法……」

白金鳳轉身躍回床邊，只見李金貴楞楞地坐在床上，面上神情極爲怪異，忍不住微微一笑，道：「金貴，你別羨慕我，只要你肯下苦功，用心習練本門心法，五年之內，你便可以有小成，到那時候，像太白雙妖這等小角色，就不會是你的對手了！」

李金貴定了定神，連忙爬下床，道：「大小姐，多承妳……」

白金鳳右手微拂，從袖角湧出一道柔和的氣勁，將李金貴身軀托住，不讓他爬下床來。

她沉聲道：「金貴，你就坐在那兒別動，我只吩咐你幾件事就要趕回去了。」

李金貴囁嚅道：「大小姐，請問妳，玉鳳她……」

白金鳳道：「三妹很好，你放心。」

她緩緩走到屋中的圓桌旁，找了張椅子，坐了下去，道：「金貴，你還記得那天三妹帶你來見我時所說的話嗎？」

李金貴想了一下，才頷首說道：「記得。」

白金鳳道：「好，你只要記住，除死無大難，你只要抱着必死的信心，無論處身何地，都無礙你那活潑的心，也就是說，再是險難困厄都可以克服，終究你能回到我們的白家，與三妹永遠厮守下去……」

李金貴聽他話中之意，似是已經答應將來把白玉鳳的終身許配給自己，不由喜出望外，說道：「大小姐，這點請妳放心，爲了玉鳳，我就是上刀山，下油鍋都不怕……」

白金鳳道：「倒也用不着你吃這些苦，不過這一年中，我們都要閉關修鍊煉上絕學，以應付他日刦難，沒有人能照顧你，要完全靠你自己來應付環境加予你身上的壓力……」

李金貴道：「大小姐，這個玉鳳也跟我說過，我能了解。」

白金鳳領首道：「你了解就行了，只要你不昧靈智，我保證一年之後，一定會接你回到白家大院，傳你本門絕學。」

李金貴道：「多謝大小姐，我一定會挨過這一年，不會讓您跟玉鳳失望的。」

白金鳳道：「我從申時開始便要閉關了，這是在閉關之前我最後一次跟你見面，所以，我要吩咐你幾件事情，你用心聽着——」

李金貴見她神色凝肅，連忙一正面色，用心聆聽。

白金鳳道：「第一，我已替你安排一個老奶奶，如今正在丹房裏，她是我的奶媽金嬤，江湖經驗豐富，絕不會露出任何破綻，你只要跟她相認，便不致使玄妙觀的道士起疑。」

李金貴應了聲道：「是！」

白金鳳道：「你得記住一點，金嬤左眼瞎了，右手食中二指已斷，如果他們帶你去丹房，讓你見的老奶奶不是金嬤的話，你千萬別墜入他們的圈套，曉得嗎？」

李金貴點點頭道：「大小姐，你放心，我不會那麼容易就上當的。」

白金鳳道：「第二，玄眞道人的攝心術是傳自昔年的三眼眞君，不過他根基太淺，道行不夠，又加以你練過本門的心法，所以對你沒有多大作用，你不必害怕，倒是太虛老道所煉的離魂丹有些討厭。」

她伸手在裙旁一個皮囊裏，取出來一個蜡丸，道：「這是昔年毒手藥王公孫博所煉的滌心丹，能解百毒，你等到要進丹房之前，將之含在嘴裏，便可以不畏鉅毒了。」

李金貴接過她擲來的藥丸，放進懷裏，還沒說話，只見白金鳳霍地立起，說道：「有人來了，恐怕就是帶你到丹房去的人。」

她右手一揮，李金貴只聽到「嗤」地一聲，門外的清風道士應聲而動，跌倒地上。

白金鳳叮囑道：「我走了，你好自爲之。」

李金貴道：「大小姐……」

白金鳳目光一閃，道：「什麼事？」

李金貴道：「玉鳳……」

白金鳳點了點頭，身形一幌，便已騰飛而起。

李金貴仰首望去，只見她似是化作一縷縷輕烟，從帳上掠過，鑽出壁上的一個小窗。

那個小窗僅寬廣尺許，看來是用作通

風的，白金鳳毫無困難地出去，又將覆蓋窗上的碧紗合上。

李金貴想破腦袋，都想不出，以白金鳳的身軀，如何能在那樣一個小洞進出自如？

他楞了一下，只聽到有人在門口道：「清風師兄，你坐在地上做什麼？」

清風怪叫一聲，奇怪的道：「眞是碰到鬼了，我好端端的站在這裏，怎麼會睡着了？」

李金貴聽到那說話的聲音極爲熟悉，略一思忖，便知道那是整個觀裏，與他相處得最好的小道士。

那小道士笑了笑，道：「你跑了一上午，剛剛才回來，怎麼不歇歇，反倒在這兒站着睡起覺來了？」

清風罵道：「他媽的，還不是那兩個小妖女？我奉師父之命，來這兒找她們到丹房去，誰知道她們要我在這兒守着那小子……」

小道士「哦」了一聲，道：「阿貴醒過來了？」

清風道：「他睡得跟死豬一樣，怎麼會醒得過來？他媽的，我們眞苦命，平時在觀裏舒服得跟太爺似的，偏偏師父要開什麼秘會，忙得我們變成了兒子，侍候那些各派來人，如今好了，又成了孫子，替阿貴這小王八蛋守起門來……」

小道士笑道：「你看你，說話有多難聽？連我都被你損了。」

清風道：「本來就是嘛！你整天侍候茶水，不是忙得跟孫子樣？」

小道士道：「好了，別再發牢騷，你回房去吧！我在這兒替你守着，反正等會師父就要來把阿貴帶到丹房去審問……」

清風大喜說道：「清海師弟，謝謝你了。」

清海道：「一句話，誰叫我們是師兄弟呢？」

清風道：「那麼我走了。」

清海道：「你去吧，這兒有我呢！」

清風突然「咦」了一聲，道：「師弟，你別要什麼花樣吧？」

清海訝道：「什麼？師兄你……」

清風道：「你平時也從沒這樣勤快過，怎麼今天變成勤快起來了，莫非……」恍然大悟道：「哦！你跟那小子一向很好，莫非想要救他出去？」

清海道：「師兄，你胡說些什麼？我有幾個腦袋？敢救阿貴出去。」

清風詫異地道：「那你爲什麼……」

清海說道：「你不領情就算了，我走了。」

清風忙道：「嗨，我跟你開玩笑的，你怎麼當眞起來了？好，你在這兒守着，我去休息半個時辰，就來接替你。」

清海道：「那你快去吧！」

李金貴坐在床上，聽到清風道人的腳步聲漸漸遠去，知道清海馬上便會進來，連忙把手裏的蜡丸剝開，將那顆滌心丹含在嘴裏，躺了下去。

那顆滌心丹不知道是什麼藥草煉成的，含在嘴裏有股淡淡的苦味，却很快地溶化掉！

李金貴剛將滿嘴的津液吞下去，便聽到門扉一響，清海走了進來。

清海躡手躡足的走到了床邊，見到李金貴閉目睡着，伸出手來，輕輕推了推他的身子，低聲喚道：「阿貴，阿貴。」

李金貴不知小道士的來意，不敢答應，仍然裝睡如故。

小道士清海拍了拍李金貴的面頰，道：「阿貴，你醒醒，我是來救你的。」

李金貴猶疑了一下，不知該是繼續裝睡下去，還是睜開眼睛來。

他在觀裏的這些日子，跟小道士相處得最好了，不願意因爲自己之故，害得小道士被玄妙觀裏的人所害。

他暗忖道：「可是我若告訴他，我非得繼續留在這兒不可，恐怕他反會懷疑我有什麼用意，何況就算他是眞心要救我，他的力量恐怕也有所不逮……」

是以他決定繼續裝睡下去，讓小道士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放棄搭救自己的意念。

清海又喚了兩聲，仍然不見李金貴醒來，焦急地說道：「啊喲！阿貴你怎不快醒過來？若是到了丹房，吃了太虛師叔祖的離魂丹，恐怕以後一輩子都會變成白痴了！」

李金貴心裏頗爲感動，眞想告訴小道士，自己已經服下了滌心丹，不致有什麼危險……

可是他想了想，却覺得自己不能這樣做。

就在他心裏矛盾，意念難決之際，只聽清海自言自語道：「說不得我只好先把阿貴拉到假山洞裏去藏起來，等到那兩個小妖女走了，再救他出去了。」

清海掀開被子，便待將李金貴拉起來揹在背上。

就在這時，他的身後傳來一聲沉喝：「呸！還不快把阿貴放下來？」

清海轉首望去，只見屋裏不知何時，進來了兩個人。

其中一個身穿百補千綴錦袍，蓬髮大頭的叫化，他不認識，但在旁邊的那個穿着道袍的中年是玄月，可是他相處數年的師父——玄妙觀的三觀主玄月道長沒錯。

清海如遇雷殛，只覺腦門「嗡」地一聲，全身發軟，幾乎就要昏倒。

他顫聲道：「師……父……」

玄月道人沉喝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想縱放本觀的犯人？」

清海嚇得臉都白了，手按着床邊，囁嚅道：「師父，我……我不是……」

玄月道人一躍到床邊，右手一把抓住清海的衣領，將他整個身子提了起來，厲聲道：「無知的孽徒，還敢與爲師的狡辯？貧道若不……」

李金貴躺在床上聽得清清楚楚，再也不能裝睡了，趕忙爬了起來，道：「道長，你放了他，他是一番好意，可是……」

玄月道人的左手都已經舉起來，準備一掌斃了清海，突然見到李金貴醒了過來，不禁一呆，左手放在清海的頭上，沒有擊落下去。

李金貴話說到一半，便看到玄月身後立着凌三，不由也是一楞，把要說的話又嚥了回去。

凌三沒想到李金貴會在這個時候醒過來，也爲之一怔。

室內每個人的動作都停頓了一下，玄月手腕一轉，點住清海的睡穴，順手便將他扔在地上。

凌三躍到床邊，握住李金貴的手，大喜地道：「師弟，你醒過來了，很好，很好……」

李金貴見到玄月跟凌三在一起，眞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囁嚅道：「師兄，他……他也是本門中人？」

凌三哈哈一笑，道：「他是本門六師叔，不是玄月道人！」

李金貴哦了一聲，只見玄月右手在臉上一抹似是揭掉一層皮，現出一張瘦癯白淨的面孔，手法之快就跟變魔術一樣。

李金貴眨了下眼睛，眞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是事實。

那個白臉中年人將道袍一脫一捲，現出裏面穿的一襲錦袍，笑道：「金貴，好不好玩？」

李金貴親眼看到這等快捷的易容變身之術，幾乎呆了，聞聲頷首道：「太神奇了，眞是太神奇了。」

凌三道：「六叔是本門的巧手，易容之術天下無雙……」

那白臉中年人笑了笑，又伸手一脫錦袍，翻了過來，穿在身上，然後順勢轉了個身。

他轉身的速度只是跟常人一樣，可是一轉過來，却讓李金貴嚇了一跳。

因爲他看到的是另一個李金貴，無論面貌，神情都跟李金貴完全一樣。

若不是李金貴自己就坐在床上，並且親眼看到那叫六叔的白臉中年人轉身，他眞以爲見到鬼了。

凌三見到李金貴嚇得目瞪口呆，笑道：「六叔，你別逗金貴了，讓他嚇壞了，可不好辦。」

那中年人哈哈一笑，道：「金貴，你想不想學六叔這門功夫？」說着，將手裏的一張薄薄的面具覆在臉上，頓時又變成了玄月道人。

李金貴何時見過這等奇幻之事？雖然他眼前這副面貌也並非眞正的面貌，是經過白玉鳳替他易容過的，但是只不過塗了點藥物，讓臉色變深，眉毛變濃而已，並沒有改變整個的臉形輪廓。

像那中年人轉瞬之間變換幾種面貌，甚而連身軀的高矮，說話的聲音都隨時不同，可說是李金貴有生以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事。

他大喜道：「六叔，我要學！」

凌三道：「金貴，你回到本門之後，有的是機會向六叔討教，現在不用急！」

他話聲稍頓，又道：「金貴，這些道士沒怎麼爲難你吧？」

李金貴搖了搖頭。

凌三道：「我聽說他們要用邪術盤問你昨晚之事，唯恐你會吃到什麼苦頭，所以把鄭六叔請了來，準備萬一你無法應付，讓他老人家將你替換出來。」

李金貴心中一陣激動，道：「師兄，你對我眞是太好了，可是……」

他還要說白金鳳已爲他安排的事，轉念一想，認爲此時實在不宜說出來。

凌三道：「我後來跟師父一再商量，這麼做對你不好，還是應該讓你繼續留在這兒，經歷這一場刦難……」

李金貴點了點頭，道：「小弟也是這麼想。」

凌三道：「金貴，你該知道這些刦難都是你命中注定的，是無法逃避過去，所以你一定要忍耐，知道嗎？」

李金貴道：「小弟知道。」

凌三道：「師父掐指一算，知道玄眞雜毛去請了他的師叔太虛老道來此，要藉重太虛的離魂丹，逼你吐實，所以派我隨六叔來，給你一塊護心符。」

說着，他自懷取出一塊似鐵非鐵，似玉非玉的牌子，交給李金貴，道：「你把這塊護心符貼身掛在胸前，便可以不怕太虛老道的離心丹……」

李金貴接過那塊牌子，首先便覺得手一沉，接着，便是一股寒徹透骨的冰冷之感。

他輕咦一聲，眞不明白這塊小小的令牌，會有如此重的份量，仔細地凝目一看，只見整塊令牌雕的是一座面貌猙獰的神像。

那座神像頭束金箍，長髮披散，身上瓔珞飄帶，佩着許多怪異的飾物，雙脚赤裸，盤坐在一隻怪獸之上。

除了這些之外，最奇特之處，大概是那神像長着十幾隻手，和眉心之處的一隻怒睜的眼睛了。

因爲那些手臂長短形狀各有不同，有的持刀、有的拿劍、還有兩隻手是捧着火的。

而那隻長在雙眉間的眼睛，是嵌鑲着一顆碧藍的寶石，發出熠熠的光芒，閃爍不定，顯得那張臉孔更加猙獰可怕。

李金貴的目光一接觸那顆碧藍的寶石，似覺整個神像都在這一刹那，活轉了過來，隨着閃爍的光芒，那張可怕的面孔，變換了好些表情。

他駭懼地將雙掌合攏起來，不敢再繼續注視那座神像。

凌三問道：「阿貴，你怎麼啦？」

李金貴道：「沒……沒什麼。」

他瞥了手裏的令牌一眼，問道：「師兄，這是什麼神？眞恐怖。」

凌三道：「這是諸天神魔中權威最大的修羅神像，他具有千手千眼，神通無極，可衍化萬物，改變宇宙……」

李金貴可從沒聽過什麼諸天神像，但是聽凌三說的話活靈活現，不由驚呃一聲，問道：「師兄，照你這麼說，這個修羅不是跟觀世音菩薩一樣神通廣大了？」

凌三一楞，道：「這個……」

那個叫六叔的中年人道：「阿貴，現在時間寶貴，無暇跟你解釋許多，你快將這塊修羅令牌貼肉佩好。」

李金貴一面佩帶修羅令牌，一面笑着說：「師叔，這塊令牌比冰還冷，帶在身上，恐怕還沒等到那什麼太虛老道給我吃離魂丹，我就會凍死了……」

六叔叱道：「阿貴，不許胡說，修羅乃是本門至寶，怎會……」

凌三打斷了他的話，道：「六叔。」

六叔哦了聲道：「阿貴，你佩帶這塊令牌，可千萬別讓他人發現，等到太虛老道問完了話，我自會派人去向你收回。」

李金貴在拿到那塊修羅令牌之時，本

來覺得牌上發出一股冰冷的寒氣。但是當他把令牌貼肉佩好之後，却發覺就在這一會光景，令牌變得極是溫暖，掛在胸口，感覺非常的舒服。

他想不出其中的道理，正想要開口問凌三，却見到六叔目光一凝，伸出手指，作了個噤聲的手勢，道：「有人來了。」

凌三一個轉身，躍到了門後，六叔揮了下袍袖，道：「阿貴，你快躺下。」

李金貴只覺一股柔和的勁道湧上身來，再也無法坐得住，只好躺了下去。

他剛蓋好被子，便聽到門口傳來玄月道人的叫聲：「那小子躺在裏面，怎不派個人看看？」

另外一聲沙啞的聲音道：「是大師伯說阿貴絕不會醒來，所以……」

玄月道：「就算那小子不會醒，也該派個人守着啊！清雲，你在這兒等着，我去把那小子扛出來。」

李金貴躺着沒動，厚厚的棉被一直蓋到他的頭部，但是他却睜大眼睛，從棉被底端的隙縫偷覷出去。

因爲他要看看六叔和凌三如何能在玄月進門之前的刹那，從屋裏遁出。

他自幼聽過不少有關妖狐鬼怪的傳說，也看過很多傳奇演義說部，知道有所謂的五行遁法，以及隱形挪移的奇術。

是以他一直睜大眼睛要看看六叔和凌三到底要用那種奇絕的法術，走出這間屋裏，而不讓玄月道士發現。

豈知他所有的猜測都沒有對，那凌三和六叔兩人根本就沒有施術遁走。

他們只是躲在門後而已。

玄月道人推門入內，一眼便看到清海小道士倒在床邊，臉色大變，飛身撲到床前，急忙掀起被子。

當他發現李金貴仍然安睡如故，不由吁了口氣，這才轉身去察看清海的情形。

他剛一蹲下，便覺得身後風聲急響，似乎有人撲了過來。

玄月道人反應極快，蹲坐之勢不變，整個身子已倏移六尺，左手一撐牆壁，翻轉過來。

就這麼一個旋身的功夫，他已凝聚渾身功力，右掌平胸而已，擺了個「萬山矗立」的守勢。

依他的打算，這招「萬山矗立」乃是師門最森嚴，最緊密的一招守勢，此時他背靠牆壁，無論敵人從何而來，都無法對他構成威脅，就算來敵的武功比他强出許多，他也可以堅守數招……

豈知他一轉身過來，立刻便見到玄月就站在身前不足五尺之處，就像他面對着一面巨大的鏡子，從鏡子裏看到了另一個自己。

突然之間，他像是遇到雷殛，震懼無比，呆立在那兒。

他的腦海之中，有了刹那的空白，等到他定過神來時，他已發現自己全身穴道，至少有七八個被點住了。

六叔輕而易舉的一伸手，便將玄月道人制住了。這原是意料中的事，無論誰在看到眼前出現另一個自己，都會有一段時間陷入驚慌錯愕中。

六叔就利用這個人性的弱點，不費吹灰之力，擒住了玄月道人。

玄月道人雖然渾身受制，神智却依然清醒。

他睜大眼睛，望着站在面前的六叔，心中發出吶喊：「你到底是誰？怎麼長得跟我一模一樣？」

可惜他的啞穴已被點住了，再費盡力氣，也無法說得出話來。

六叔微微一笑，道：「得罪了！」

他右手抓住玄月，左手抓住清海，一古腦的將這兩個穴道被制的道士，塞進了床底下。

他一站直了身子，便見到李金貴睜大着眼珠凝望着自己，不由笑叱道：「兔崽子，還不快閉起眼睛，要去受審了。」

李金貴知道六叔要冒充玄月道人，帶自己進入丹房去，心中大定，忖道：「就算我露出了馬脚，六叔在塲，也不會讓我吃什麼苦頭，何况那兒還有金嬤呢！」

他依言閉上了眼睛，六叔輕輕的在他的臉上拍了一下，低聲道：「阿貴，一切要鎮靜，別害怕，有六叔在旁邊，絕不會讓你吃虧的。」

六叔扛起了李金貴，對站在門後的凌三做了個手式，然後走了出去。

清雲道士見到六叔扛着阿貴出來，忙道：「師叔，讓我來。」

六叔揮手道：「用不着了，還是我扛着比較好！」

清雲笑道：「師叔，在觀裏面，你還怕會有人把這小子刦了去不成？」

六叔叱喝道：「少廢話，走！回丹房去。」

清雲讓在一旁，道：「師叔，您請先走。」

六叔叱道：「叫你走，你就先走，說什麼廢話？」

清雲受叱，不敢再多嚕嗦，只得遵照吩咐，向丹房行去。

玄月道人乃是玄妙觀裏的三觀主，在觀中的地位極高，六叔扛着李金貴向丹房行去，一路上所經之處，遇到的一些道士齊都讓路躬身行禮。

他們每一個人都以詫異的目光望着清雲，不明白爲何三觀主扛着人，清雲反而空着手。

六叔看到那些小道士投來的目光，心中清楚，却又無可奈何，因爲他以玄月的面目出現，護送李金貴進入丹房，是臨時决定的，那是爲了害怕修羅令放在李金貴身上，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以前他並沒有來過玄妙觀，自然弄不清楚觀裏的環境和路徑，是以他非要讓清雲替他帶路不可。

他們穿過兩個月亮洞門，從一座很大的庭院走過，來到一條長長的迴廊之上。

清雲脚下稍頓，道：「師叔，你歇歇，還是讓弟子來吧！」

六叔眼睛一瞪，道：「幹什麼？」

清雲道：「師叔，馬上就到丹房了，若是讓師父見到我……」

六叔「嘿」地一聲，道：「原來你是怕你師父罵你，好吧，就讓你扛着阿貴，我也落得輕鬆。」

清雲接過李金貴，扛在肩上，道：「師叔，你請先走。」

六叔道：「你先走，我在後面跟着，

若是有什麼動靜，我好替你接應。」

清雲詫異地忖道：「師叔的胆子，怎麼越來越小了？現在觀裏戒備森嚴，加上各派的高手並沒有全部離開，還有那個不長眼的傢伙，敢侵入本觀不成？」

他心裏雖是這麼想，却不敢說出來，扛着李金貴，快步向丹房行去。

六叔隨在他的身後，向前行走，才走了幾步路，只見一個道貌岸然的中年玄眞，匆匆行了過來，老遠便道：「三師弟，你去帶阿貴，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出了什麼事？」

六叔不知道這個中年人是誰，略一猶疑，只聽清雲道：「師父。」

他笑了笑道：「就在觀裏面，還會出什麼事？師兄，你太担心了。」

那中年玄眞正是二觀主玄眞道人，他撫了下長鬚，道：「貧道有什麼好担心的？是太虛師叔等得不耐煩了。」

他見到清雲站立一旁，叱道：「清雲，你還不快走？等什麼？」

清雲應了一聲，扛着李金貴快步疾行而去。

玄眞等着六叔迎上，說道：「師弟，我原先預料的沒錯，果然阿貴是個問題人物。」

六叔吃了一驚，道：「哦？」

玄眞又說道：「你記得當年王屋雙英嗎？」

六叔仍是昔年修羅門中十大神魔的第六位，提起巧手神魔鄭君武，可說是名動武林，數十年前，黑白兩道無人不知。

因爲他以一手奇門暗器，一套幾可亂眞的易容術揚名江湖，尤其他對於機簧製作，武器的冶煉另有獨到的功夫，更是傳誦一時，這才博得「巧手」之名。

當時，在整個江湖上，只有四川唐門人唐天德的暗器手法，和王屋雙英中的金花女俠能跟他相提並論。

王屋雙英是師兄妹，又是夫婦，據說是昔日的前輩高人，以易容術稱霸武林的千面公子之徒。其中師兄張夢還除了雙鈎絕技之外，另有一手暗器，極爲厲害，但是比起他的師妹來，他又差得多了。

因爲金花女俠練就了一手極爲霸道的金花暗器，那些金花的每一片花瓣，每一根花蕊，都可以在發射之後，彈飛開來，殺傷力極爲强大，分佈的範圍又極爲廣闊，是以曾被目爲江湖上威力最大的暗器，其評價尤在唐門的毒蒺藜之上。

由於她嫉惡如仇，手段又毒辣，凡是碰上她的黑道梟雄，江湖惡霸，幾乎沒一個能落個全屍，因而她在江湖上的名氣，較之張夢還要大，那些武林敗類一聽金花女俠之名，可說是到了心驚胆寒聞之披靡的地步。

王屋雙英在江湖上出現了沒多久，大約只有三年不到的工夫，便不知什麼原因，便從此消聲匿跡，不復再現……

這件事與後來的修羅門的失踪，青城派的被滅，以及白衣神君的身世之謎，並列爲武林四大神秘，迄今爲止，數十年之久，還沒有人解破。

巧手神魔鄭君武身爲修羅門的十大神魔之一，自然知道本門爲何整個從江湖上失踪，但他對於其他的三大神秘依然不清楚。

是以當他一聽到玄眞提起昔年王屋二英，不禁爲之驚愕不已，頷首道：「當然知道，王屋雙英失踪之事，乃是江湖四大神秘奇事之一。」

他脚下一頓，詫問道：「可是，這跟阿貴又有什麼關係？」

玄眞壓低了聲音道：「師叔懷疑阿貴的奶奶是昔年王屋雙英中的金花女俠！」

巧手神魔鄭君武啊了一聲，道：「那有這種事！王屋雙英失踪了快四十年，又怎會……」

玄眞道：「師叔以前見過金花女俠大破君山十八寨，對她印象極深，所以當阿貴的奶奶來了以後，他老人家一眼便認出來了……」

鄭武君失聲道：「不可能的，事隔四十年之久，一個當年綺年玉貌的女孩，如今已變成了鷄皮鶴髮的老太婆，整個的面貌形像都已改變，怎麼可能認得出來？」

玄眞道：「是啊，大師兄也這麼說，可是師叔一口咬定，雖然事隔四十年，那金花女俠的眼神却沒有變……」

鄭君武道：「哦！眞有這種事……」

刹那之間，他的意念極爲紊亂，忖道：「如果阿貴的奶奶是昔年的金花女俠，那麼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了，因爲本門爲了要消滅强敵，稱霸武林，將李金貴作爲進入白氏家族的鑰匙，故此用盡手段吸收他，不過他若是金花女俠的孫子，那麼他之所以進入白家便有他的特殊動機，我們再利用他，豈不……」

玄眞見到他在發楞，拍了他的肩膀一下，道：「師弟，你在想什麼？」

鄭君武一震，道：「哦！沒什麼，只是覺得太奇怪了。」

玄眞道：「不管她是眞是假，反正師叔在此，一切都有他老人家作主，我們走吧！」

鄭君武不敢再多說話，抑下了滿腔的疑惑與困擾，隨着玄眞走進了丹房。

這間丹房並不很大，一張雲床就已佔了大約一半的地方，此外一個極大的青銅巨鼎立在地上，又佔了不少的空間，剩下的空地，擺了七八張椅子，幾乎把整個丹房都佔滿了。

鄭君武目光一閃，只見屋邊的椅子上坐着好幾個人，其中有一大半他都認得。

他暗忖道：「乖乖，這回玄妙觀可眞是花了大本錢，竟然把陰山蒜衣客，祁連烈火尊者，黑海雙熊都請來了，看來是野心不小……」

心念電轉而過，他看到坐在太白雙妖旁邊的一個額紮冲天辮子，身穿一襲紅衫的童子，不禁暗吃一驚：「這不是苗疆火雲魔童嗎？怎麼他沒有死？並且到了這兒，連三哥都不知道？」

敢情這火雲魔童天賦異稟，是苗疆十八峒總峒主金銀雙仙的獨生愛子，自從三十年前出道以來，一直保持一副天眞純潔的童子面貌，永不衰老，也不長大。

由於他心狠手辣，不僅精通苗疆的放蠱之術，並且得傳五毒教主藍蝴蝶的毒門絕技，舉手投足之間，皆可置人於死，是以出道之後，喪身於其手中的武林人士，不知有多少，在江湖上樹敵極多。

但是他的後台奇硬，本身武功又高，所學又雜，那些找他報仇的人，無不喪命於他的毒術與蠱下，以致使他闖下極大的兇名。

那時修羅門剛自西方東移，在洛陽開門立派，曾有門中弟子遇上北遊的火雲魔童而遭害。

爲此，修羅大帝極爲震怒，曾命十大神魔中的三位圍堵火雲魔童，欲置之於死地。

却不料就在那時，火雲魔童突然消聲匿跡，直到半月之後，修羅門才打聽出來，火雲魔童原來是惹上了白氏家族中的玉女白嫦娥，結果死於白嫦娥的少陽神罡之下……

這段往事距今將有三十年，在這段期間裏，修羅門的勢力擴展極大極快，終於與白氏家族發生衝突，雙方火併，結果導致修羅門自此絕跡江湖……

鄭君武心中大吃一驚，不知這個當年傳說已經死去的火雲魔童，此刻怎會又突然出現在玄妙觀？並且連本門暗中佈置在觀裏的綫樁都沒查出來，以致神算天魔林煌不知道情形，將他派到玄妙觀裏保護李金貴。

本來以鄭君武的巧手易容之術，絕不担心有人會認得出來，他也自信就算李金貴露出破綻，他也有能力將李金貴從參與秘會的衆多高手中救出去。

可是此刻莫名其妙的冒出了一個失踪近二十多年的火雲魔童，鄭君武知道自己的武功再高，身法再快，也無法抵得過火雲魔童的放蠱施毒之術。

因此他無論如何都不能讓玄妙觀裏的人發現他是冒牌的玄月，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無數紛亂的意念閃過他的腦海，一時之間，他爲這突如其來的火雲魔童，攪亂了腦筋，不知該如何應付才好，是以身形不禁一頓，腳下遲疑了一下。

好在這時清雲已將扛着的李金貴放在雲床之上，屋中所有的人都將目光放在他的身上，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剛走進室內的玄月道人。

鄭君武定了定神，隨在玄眞身後，走到雲床邊，盤膝坐在玄法道人的旁邊。

那張雲床正中坐着一個極瘦的老道，他的兩頰深陷，灰眉垂至眼角，頷下蓄着一綹山羊鬍子，如同一具骨架的乾瘦身軀上，套着一襲八卦水火道袍，細長的頸子上，頂着一個小腦袋，腦袋上偏偏又戴着一頂金光閃閃的道冠，使人看了眞替他担心，唯恐那頂道冠會把他的頸子壓斷……

鄭君武不用猜也知道，這個體形瘦高，貌相怪異的老道，便是來自茅山的太虛道長。

太虛道人目中冷芒乍閃，投落在李金貴的身上，說道：「玄眞，他就是這個孩子？」

玄眞恭聲道：「啓稟師叔，這就是阿貴。」

太虛道人伸手去，只是虛虛一招，李金貴的身軀突然飛了起來，緩緩落在他的膝前。

鄭君武心中怦然一跳，不知道太虛道人要如何對付李金貴，忖道：「該死的老三，竟然糊裏糊塗的把本門修羅令請出來，放在阿貴身上，若是被太虛雜毛發現，事情可無法收拾了。」

他見到太虛道人伸出有如鳥爪的右手，在李金黃身上摸了摸，一顆心幾乎都要跳到喉間。

在這個屋裏，除了他之外，還有太白雙妖也極爲緊張，劉翠娥見到太虛道人那瘦骨如柴的手上，五根指甲長達三寸，手背青筋浮動，一直放在李金貴的身上，不由得緊張地抓住了鄭霞的手，唯恐太虛道人會發現甚麼，而採取不利於李金貴的行動。

她此時心中極爲矛盾，一方面希望證實李金貴是無辜的，一方面又怕無法經過太虛等人的考驗，露出甚麼破綻。

鄭霞似乎明白她的情緒，輕輕拍了拍她的手。

「嘿嘿！二位姑娘爲何如此緊張？」

鄭霞和劉翠娥齊都一驚，只見那說話之人，正是隨太虛道人而來的火雲魔童。

火雲魔童露着雪白的牙齒在微笑，笑容極爲可愛，但是眼中却顯露出一股詭異的神色，凝望着太白雙妖。

劉翠娥秀眉一揚，却發現太虛道人投過一瞥冷厲的目光，頓時把要說的話又嚥了回去。

太虛道人的目光在衆人身上掃過，沉聲道：「此子根骨尙佳，但却也並非甚麼了不得的奇材，貧道不知道二位姑娘爲何會爲了他跟北崆峒朱施主發生爭執？」

劉翠娥道：「禀告道長，家師在命我們下山，曾要我們留意一下，帶幾個根骨不壞的年輕人回谷，所以……」

她話聲頓了頓，鄭霞接下去道：「此事本來經過玄月道長答應，誰知朱雲却硬要與我們姊妹爲難。」

劉翠娥道：「我們姊妹也是不得已的，爲了師門榮譽，不得不與朱雲交手，此事尙請老前輩明鑒。」

太虛道長微微頷首，道：「此事經過，貧道已經清楚，本來還以爲這個後生是甚麼了不得的良材美質，竟使得太白與崆峒兩派爲他發生爭執，如今一看，嘿！眞是失望得很。」

他見到太白雙妖滿臉都是一副不以爲然的樣子，淡然一笑道：「兩位姑娘或許不以爲然，事實上貧道一生所見的良材美質，何止千百，但是又有幾個有足夠的毅力通過許多困厄艱難，練成一身絕藝的？尤其貴派地處西北塞漠，更需毅力堅韌之人，依貧道的看法，兩位若是將阿貴帶回長春宮去，恐怕令師都不會中意……」

鄭霞問道：「爲甚麼？」

劉翠娥怔了一下，也跟着道：「老前輩，莫非你不肯將阿貴交給我們……」

太虛道長道：「玄月既已答應妳們，可以任意將他帶走，貧道當然不會推翻他的承諾，不過，妳們也明白，此子身上尙有許多疑竇未能解開，爲了與此次秘會的七派安危，我想大家都想弄清楚，他是否乃中原各大門派或其他敵人派來此窺探的奸細。」

他的目光掃過李金貴的身上，繼續道：「此子經貧道檢視，的確沒有練過武功，不過事關重要，貧道尙要以離魂丹一探

他的眞正的來歷，如果還不能解開疑問，那麼貧道準備請藍道友以苗疆神蠱一試，尙祈諸位道友保持鎭定。」

劉翠娥道：「老前輩，不久之前，玄眞道長曾以攝心之術試過阿貴一次，並沒有查出甚麼，如今再加上老前輩您的離魂神丹，如果阿貴確是外敵派來潛入本觀之人，一定可以查出來，否則……」

她拉長了話尾，却沒有繼續說下去。

玄眞道長長眉微揚，說道：「劉姑娘，妳的意思，貧道非常明白，說實在話，老夫也對本門的離魂丹很有信心，不相信有人會在服下丹藥之後，還不會吐露出實話……」

劉翠娥道：「那麼，老前輩爲何又要用苗疆的蠱術來折磨阿貴呢？他到底只是一個孩子而已。」

玄眞道長道：「貧道保證藍道友的本命神蠱不會傷害阿貴，更不會使他感覺任何痛苦。」

他側首望着火雲魔童藍雲道：「藍道友，你說對嗎？」

火雲魔童傲然地一笑，說道：「這個諸位可以放心，老夫的本命神蠱與我心神相連，我不命牠傷害人，絕無人會受到傷害！」

劉翠娥道：「可是——」

火雲魔童目光一燦，沉聲道：「怎麼？難道兩位姑娘信不過我火雲魔童的保證嗎？」

他那以金環束縛的長髮，突然豎直起來，臉上也泛起怒意，說道：「就是無極老魔在此，也不敢說信不過老夫的話，妳們……」

玄眞道長乾咳一聲，道：「藍道友，暫請息怒。」

那坐在鄭霞旁邊的陰山蔴衣客跟太白雙妖坐得較近，眼見劉翠娥秀眉一揚，還待說話，連忙道：「二姑娘，藍老前輩昔年與令師長春夫人乃是好友，妳不可出言無狀，得罪了藍老前輩。」

火雲魔童藍雲一聽蔴衣客提起長春夫人，那束豎起的頭髮又落了下去，笑了笑道：「哈哈，老夫是何等身份，怎會跟兩位晚輩計較？我是逗她們的，太虛道長，你辦你的事吧！」

太白雙妖的面上都泛起驚疑之色，沒有說話。劉翠娥在驚疑之中，更多担了一份心事，頗爲後悔自己要多此一舉，竟然看中了李金貴，以致惹來這一番風波……

那默坐一傍，一直沒有說話的烈火尊者，此刻也忍不住的道：「對！藍老兄說的不錯，老道長，你還是快開始吧，洒家可等得不耐煩了……」

火雲魔童霍地站了起來，哂道：「呸！小頭陀，誰是你的老兄？想當年你師父見到我，還得客客氣氣的叫我一聲藍兄弟，你怎麼敢稱我老兄？簡直是混帳！」

烈火尊者爲祁連一脈的掌門師弟，成名江湖有廿年之久，一身火藥暗器，在武林中獨樹一幟，平時罕得有人敢招惹他。

這次玄妙觀召開七派秘會，烈火尊者受掌門之命，趕來參加，由於玄妙觀的招待極好，並且針對他好色的弱點，給他準備了美女數名，使他頗有樂不思蜀之感。

由於祁連與太白相距不遠，烈火尊者深知來自長春宮的弟子，都曾得到長春夫人傳授的特殊「內媚」之功，自己犯不着去招惹她們，爲了一時風流而換來一生遺憾。

所以在開會的十幾天中，他都不敢與太白雙妖太過接近，事實上，他有玄月爲他準備的幾名美女，就已夠他承受了，也沒有多餘的精力和時間去惹太白雙妖。

可是不敢惹是一回事，要他當着太白雙妖這兩個美女面前丟人又是另一回事。

他開腔說話也是出諸一番好意，豈知火雲魔童仗着是老前輩的身份，硬是當面讓他難堪，這如何能使他嚥下這口氣？

烈火尊者滿臉脹得通紅，濃眉一軒，也站了起來，大聲道：「藍雲！你少在洒家面前倚老賣老，別人怕你的放蠱之術，洒家可不在乎。」

火雲魔童一楞，面上突地浮起微笑，道：「小頭陀，這是你自己說的……」

烈火尊者也知道苗疆放蠱之術厲害，施放之時無影無形，神色頗爲緊張的凝望着火雲魔童，沉聲道：「不錯，你不妨試試看，洒家會不會怕你！」

說話之間，他一抖身軀，不知怎的，全身起一幢烈火，迅速地將他罩住。

坐在他旁邊的太白雙妖駭然驚叫，飛身閃了開去。

烈火尊者全身浴在火中，却是一點痛苦之態都沒有，反而咧開大嘴，大笑道：「藍雲，你不怕變成焦炭的話，儘可以出手試試！」

他突然露出這一手，使得丹房之內的情勢，立刻變成緊張之極，藍雲臉色泛青，僵在那兒，不知該如何是好。

敢情他的放蠱之術，最怕是烈火，而烈火尊者全身浴在一幢火燄中，他就是出手放蠱也無法傷害到對方，假使施放毒藥暗器，則很可能招致對方的一身火器……

太虛道長兩道長眉斜飛而起，沉聲道：「兩位道友，暫請息怒，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話好說，何必動手呢？」

玄眞道人也趕忙自雲床躍下，攔在兩人中間，道：「秦兄，請將神火收起，免得波及小觀……」

烈火尊者顯然佔了上風，因而也就不太過份，道：「大觀主，你看得清楚，並非洒家挑釁，一切都是藍雲惹的事……」

玄眞尷尬地道：「兩位都是敝觀的貴賓，何必爲一點小事鬧得不愉快呢？」

烈火尊者目光一閃，見到藍雲已坐回椅子去，道：「大觀主，是洒家失禮，洒家向你道歉……」

話聲一頓，道：「太虛道長，洒家這就收起護身神火，不過若是洒家受到人用毒藥或毒蠱暗算，那麼洒家這一身的火器爆炸開來，恐怕這間玄妙觀會炸成粉碎，這個洒家不能不先打個招呼！」

太虛道長臉上的皮抽搐了一下，道：「秦道友可放心，貧道保證道友不會受到暗算……」

他見到烈火尊者身軀一轉，已將身上的一層火燄熄去，不由暗暗吁了口大氣，道：「本觀此次召開秘會，正是要促成我們七派團結，來對抗中原七大門派，怎麼可以先起內鬨？豈不讓天下人笑話嗎？」

（未完．七）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虬龍倚馬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婆婆因尋找岳小玉和練鷺虹會面，自己不幸遭到暗襲，因傷重而坐化死亡，岳小玉想也想不到單獨會見練鷺虹，眞是異數，而且還見到穆盈盈，他既非江湖出名人物，又非名門遺裔，本身又不懂武功，而能擠身於武林，受武林耆宿如公孫我劍收爲徒弟，練鷺虹認作義子，而且讚譽不迭，其油腔滑調，知情識趣，小小年紀，應對如流，與其天賦異質，近朱者而能迅赤，近墨者而不易黑的稟性有關，使江湖白道認爲可造之材，練鷺虹脾性古怪，竟能和他作竟日之談，痛斥徒兒南宮業之奸詐，南宮夫人想毀滅他的基業，更使岳小玉聆益不少……。

參觀碧血樓　師徒遭捉弄

練鷺虹道：「這位南宮夫人行事縝密陰險，以南宮夢那樣的人，自然不容易看清楚她的底蘊，但到最後，她處心積慮的陰謀還是敗落了，我倒不怎麼生氣，倒是南宮夢給她氣得當場吐血。」

岳小玉道：「若換上了小玉，決不吐血，吐痰便可。」

練鷺虹一怔，道：「吐痰幹嗎？」

岳小玉道：「這婦人陰險毒辣，在她臉上吐痰總比自己吐血好得多。」

練鷺虹嘆道：「可惜南宮夢沒有你這樣看得開。」

岳小玉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南宮前輩的想法跟小玉不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

練鷺虹道：「也許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南宮夫人陰謀敗露之後，不久就染上了一場大病。」

「她病死了？」

「不錯，她一病不起，死時最少瘦了一半。」

「這是上天的懲罰。」

「但最不幸的，還是南宮夢中了奇毒，唉，又有誰能知道天意到底是怎樣安排的？」

練鷺虹說到這裏，忽然握緊岳小玉的手：「業兒背叛了本宮主，他將來也一定會得到懲罰的！」

岳小玉道：「他會後悔。」

練鷺虹道：「但你拜了本宮主做義父，說不定將來也會後悔！」

岳小玉搖搖頭，道：「小玉決不後悔，也毋須後悔。」

練鷺虹喟然嘆道：「別忘記，你這個義父是鬼獨夫、斷腸人！」

岳小玉道：「是鬼獨夫又怎樣？是斷腸人又如何？小岳子人雖細小，但再大的担子也願意掮上！」

練鷺虹哈哈一笑：「說得好！果然不愧是血花宮的少宮主！」

「少宮主？」岳小玉登時嚇了一大跳，「誰是血花宮的少宮主？」

「是你！」

「我？我……」

「胡說！」練鷺虹倏地喝道：「你既是我的乾兒子，就得準備承受本宮主的一切！」

岳小玉愕住。

練鷺虹忽然袍袖一揚，只見右手翻飛之處，亮起了一道銀芒。

銀芒閃動時，奪人眼目。

銀芒靜止後，寒氣逼人。

練鷺虹的掌中，有一把劍，銀劍。

「拏着它！」

「小玉不懂使劍。」

「不懂也要懂，否則怎配叫我義父？」練鷺虹語聲忽然冷厲起來。

岳小玉只好握住銀劍，心中不由卜卜亂跳。

「盈盈！」練鷺虹又在吆喝。

「弟子在。」盈盈立刻回應。

練鷺虹道：「小岳子不聽本宮主的說話，妳把他殺了！」

盈盈吸一口氣，道：「弟子遵命。」

岳小玉一怔：「開甚麼玩笑？」

盈盈突然柳眉倒豎，冷冷道：「誰跟你開玩笑！快納命來！」

岳小玉怪叫一聲，道：「納命？納甚麼命？」

盈盈喝道：「當然是你這條……小狗的性命！」語聲甫落，手中也已亮出了長劍，劍鋒同時向岳小玉急刺過去。

岳小玉大吃一驚，急急閃躲，嘴裏同時大叫：「義父救命！」

練鷺虹冷冷道：「現在唯一可以救你的人，就是你自己。」

岳小玉急道：「如何自己救自己？」

練鷺虹道：「誰要殺你，你就反擊，把那人一劍殺掉。」

岳小玉一咬牙；終於奮力揮劍，擋了盈盈一招。

「還是不行！」他擋了一招又在大叫道。

「爲甚麼不行？」

「小玉武功是第十流的，怎抵敵得住師妹精妙的劍法？」

「拚了命，也許就會出現奇蹟。」

「不行，」還是一千一萬個不行。」

「你沒胆量？」

「小玉不是沒胆量，而是不能跟師妹眞的拚命！」說到這時，盈盈已一劍刺在他的脖子上。

× × ×

盈盈這一劍，一點也不像是開玩笑，就連岳小玉也以爲這一次非死不可了。

但倘若他眞的就此死掉，這種死法未免是太糊塗，正是「死而不知何解」。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岳小玉閉目咬牙，盲目地揮劍擋格。

這一劍並非任何招式，只是情急之下，不得不拚的一種自然反應。

驀地，只聽見「叮」一聲響，盈盈的劍居然又給他擊開了。

「好險！」岳小玉叫道。

盈盈還待進招，練鷺虹已揮了揮手，含笑道：「夠了！夠了！到此爲止！」

一聲「到此爲止」，岳小玉立時如釋重負，大大的鬆了口氣。

練鷺虹面上露出了滿意的神情，對岳小玉說：「很好，你現在已經是血花宮的一份子了。」

岳小玉稽首道：「多謝義父。」

練鷺虹道：「你跟我來。」

岳小玉說道：「義父要帶小玉往哪裏去？」

練鷺虹道：「碧血樓台。」

岳小玉心中一凜，他以前曾聽父親岳老石提及過碧血樓台這地方，岳老石甚至險些葬身於此地。

想到這裏，不禁暗暗叫了一聲僥倖：「我老子若死在飲血峯上，那麼我這個義父就得變成殺父仇人了。」

練鷺虹可不知道他心裏居然想到這一層去，雖見他面色有點異樣，還只道他方才經過一場「激戰」，血氣猶未平復過來所致。

岳小玉跟着練鷺虹向外面直走出去，不消多時，已來到了一座樓台之上。

這樓台四周遍植柏樹，但覺林木蒼鬱，景色頗爲不俗。

練鷺虹帶着岳小玉和穆盈盈來到樓台門外，道：「你們進去謁見樓台總調度沈大將軍，沒有本宮主的令諭，決不准擅自離開，知道沒有？」

盈盈躬身答道：「弟子知道。」

岳小玉遲疑半晌，道：「小玉也知道了，但不知義父要到甚麼時候才有令諭傳來？」

練鷺虹道：「快則一兩個時辰，慢則十年八載。」

岳小玉臉色一陣發白：「義父，不是開玩笑罷？」

練鶯虹倏地叱喝一聲，道：「誰跟你開玩笑？快進去，沈總調度早已等得不耐煩了！」

岳小玉見他面色沉重，的確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也就只好瞧一步走一步，和盈盈進入碧血樓台中。

只見樓台之內，氣象森嚴，在一條寬闊長廊的兩旁，都站立着雄糾糾的刀斧武士。

岳小玉忍不住悄悄地問盈盈：「小師妹，妳到過這裏幾次？」

盈盈答說道：「跟你一樣，這是第一次。」

岳小玉一呆，旋即再問：「那個甚麼沈……沈總甚麼……將軍的，又是何方神聖？」

盈盈道：「他叫沈必理，本來是朝廷武官，而且官職很大，曾被當今皇上封爲驃騎大將軍，所以，他這沈大將軍的稱號，是名副其實，半點不假的。」

岳小玉道：「既是朝廷命官，而且官銜又是這麼大，何以却會置身於此？」

盈盈道：「這個我就不怎麼清楚了，他如今是碧血樓台的總調度，連我師父也不敢輕易得罪他。」

岳小玉舌頭一伸，暗道：「連老宮主都不敢輕易得罪之人，老子這個剛混出名頭的少宮主，就更不消提也矣。」

心念未已，忽聽有人在頭頂上喝道：「站住，都給我站住！」

這人喝聲如鑼，好不嚇人。

岳小玉也不能算是胆小之輩了，但猛然聽見這下吆喝之聲，也不禁爲之嚇了一大跳。

他立刻仰首望去，只見在一條粗大橫樑之上，正斜斜地躺着一個人。

只見這人滿腮虬髯，大概四十來歲年紀，長相頗爲威武。

岳小玉望着他半晌，道：「你是誰？爲甚麼要我們站住？」

躺在橫樑上的漢子冷冷一笑，道：「你當這裏是甚麼地方？可以讓你隨便到處亂逛亂撞的麼？」

岳小玉心中有氣，正要頂撞，盈盈却暗中拉了他一把，低聲道：「還不拜見沈總調度？」

岳小玉一呆，道：「這位就是……沈……沈總調度？」

那人又是轟聲一喝，道：「我不是沈總調度，誰是沈總調度？」

岳小玉乾咳一聲，道：「如此倒是失敬之至，咳咳，你老人家躺在上面做甚麼的？」

沈總調度道：「靜坐尋思己過。」

岳小玉道：「但你不是坐着，而是躺着。」

沈總調度道：「因爲躺着比坐着更徹底！」

岳小玉脫口道：「死了豈不是更徹底嗎？」

沈總調度眼中閃出一絲冷厲的光芒：「你的嘴好刁辣！」

岳小玉道：「不是刁辣，是毒辣，你是不是想把我的舌頭割掉？」

沈總調度冷冷道：「只是割掉舌頭，那是不夠徹底的。」

岳小玉「哦」一聲，道：「要怎樣才夠徹底？」

沈總調度道：「割掉你的腦袋，那就差不多了。」

盈盈急道：「他現在已是我的師哥，而且還拜了我師父做義父。」

沈總調度嘿嘿一笑：「那又怎樣？須知在碧血樓台之中，權力最大的就是沈某，我若要殺人，又有誰能阻擋得住？」

岳小玉暗吃一驚，心想：「這傢伙眞不好惹，老子今番遇上此人，可算是大大的倒楣。」

沈總調度忽然從橫樑之上躍下。

岳小玉見他兇巴巴的，不禁嚇了一跳，失聲道：「你要怎樣？」

沈總調度兩眼一瞪，說道：「你害怕了？」

岳小玉道：「我有甚麼好害怕的。」嘴上雖然說得硬，心中早已怯了一大截。

沈總調度道：「你放心，我今天不想殺人。」

岳小玉說道：「明天呢？後天又會怎樣？」

沈總調度道：「不要說得這麼長遠，咱們現在是做一天和尚就敲一天鐘、唸一天經。」

岳小玉道：「我不做和尚，也不敲鐘唸經。」

沈總調度道：「我幾時眞的要你做和尚了？」

岳小玉道：「我不喜歡做和尚，天天吃齋菜，那是挺沒有癮頭的。」

沈總調度道：「你若不喜歡做和尚，就得跟我走。」

岳小玉一怔：「走往那裏？」

沈總調度道：「我走到甚麼地方，你就得跟我走到甚麼地方。」

岳小玉說道：「這豈不是萬事皆休了麼？」

沈總調度道：「怎會萬事皆休？」

岳小玉道：「萬一你決定不再做人，小岳子豈非要跟着你們嗚呼哀哉嗎？」

沈總調度面有慍色，道：「我怎會決定不再做人？」

岳小玉道：「人生如夢，又有甚麼事情是不可以改變的？」

沈總調度冷冷一笑，道：「你分明是對我沒有信心！」

岳小玉說道：「我爲甚麼要對你有信心？」

沈總調度道：「因爲我是沈總調度，又是沈必理大將軍。」

岳小玉道：「沈必理又怎樣了？我從來都不認爲，區區一個驃騎大將軍，就可以左右我的決定。」

沈必理臉色一沉，道：「你敢不聽我的命令？」

岳小玉說道：「你又不是我的師父，又不是我的義父，我爲甚麼要聽你的命令呢？」

沈必理忽然哈哈一笑，道：「你一定要師父或者是義父的命令，才肯聽從？」

岳小玉昂然道：「是又怎樣？」

沈必理又是大笑三聲，道：「你師父來了。」

岳小玉一怔，還以爲他在胡說八道，

誰知剛轉睛向後一望，就已看見了公孫我劍，同時屁股上還結結實實的挨了一腳。

這一腳踢得眞還不輕，岳小玉忍不住「唷」一聲叫了出來。

「師父，幹嗎踢我？」

公孫我劍拈鬚冷笑，說道：「因爲腳癢。」

岳小玉苦着臉，道：「你腳癢，我的屁股却要疼死了。」

公孫我劍道：「混小子，你還把我這個師父放在眼內嗎？」語聲甚是冷峻。

岳小玉道：「徒兒幾時不把師父放在眼內了？」

公孫我劍冷哼一聲，道：「你若還把我當做師父，怎麼居然認了練老魔做義父，也不向我禀告禀告？」

岳小玉悚然一驚，道：「師父已經知道了？」

公孫我劍冷然道：「你師父是甚麼人？豈會甚麼事情都糊裏糊塗，一切懵然不知？」

岳小玉道：「但徒兒拜練宮主爲義父，也只不過是一刻間之前的事。」

公孫我劍道：「時間長短遲早，那是不必多說的，爲師如今要問你一問，可還記得練老魔的外號？」

岳小玉不假思索，立時應聲回答：「茹毛飲血鬼獨夫，六親不認斷腸人。」

公孫我劍嘿嘿一笑，道：「你知道就好了，何以還肯拜此惡魔爲義父？」

岳小玉道：「徒兒拜練宮主爲義父，是因爲練宮主其實並不是那樣殘酷的大惡魔。」

公孫我劍說道：「你知道的事情有多少？」

岳小玉道：「不算太多，但已足夠證明，我義父爲人根本上並不算壞，而且還頗具俠義心腸。」

公孫我劍「呵呵」一笑，道：「這眞是天下奇聞了，鬼獨夫兼斷腸人，居然會是一個英雄俠士！」

岳小玉說道：「這又有甚麼稀奇了？世間上有無數僞君子，爲甚麼不能有假惡人？」

「假惡人！」公孫我劍「嗐嗐」一笑，道「你倒說得很妙！」

岳小玉眨了眨眼，說道：「我義父的確可算是一個妙人，就像師父您老人家一樣。」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道：「何以把我跟練驚虹相提並論？」

岳小玉道：「小岳子覺得你們兩位老人家都很好，那又何妨相提並論一番？」

公孫我劍怔怔地瞧着他，過了很久才長長吐一口氣，道：「你眞是個十分幸運的小混蛋。」

岳小玉一楞：「師父何出此言？」

公孫我劍道：「你能拜我爲師，已經十分幸運，如今連練老魔也要收你爲義子，這種機緣，更是難得之又難得。」

岳小玉眉梢一軒，道：「師父不反對這件事了？」

公孫我劍展顏一笑，道：「我爲甚麼要反對？」

岳小玉道：「但剛才師父……」

公孫我劍道：「爲師剛才只是想看看你怎樣說。」

岳小玉道：「徒兒說得怎樣了？」

公孫我劍道：「你說得很好，足證你並不糊塗。」

岳小玉喜道：「師父早已知道我義父並不是一個眞正的惡魔？」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我雖然知道，但却知道得很遲很遲。」

岳小玉道：「是誰向師父說的？」

公孫我劍道：「布狂風！」

「是布公子！」岳小玉連連點頭不迭，道：「布公子是個極精明的人，但武林皇帝却說他是個瘋子。」

公孫我劍哼的一聲，道：「瘋瘋癲癲的並不是布狂風，而是武林皇帝布北斗，還有公主軒的許不醉，也是個不知所謂的寃大頭！」

岳小玉忍不住抿嘴一笑，道：「依弟子看來，軒主爲人不壞。」

公孫我劍道：「他是天下第一等的笨蟲，想壞也壞不到甚麼地方去。」

岳小玉道「但他賭術精明，師父還不是他的對手。」

公孫我劍目光一閃，說道：「對付這種人，有一種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跟他賭博。」

岳小玉道：「但他若逼着自己非賭不可的時候，又該怎辦？」

公孫我劍乾笑兩聲，道：「不要老是往自己臉上貼金，自鳴得意！」

岳小玉道：「徒兒幾時往自己臉上貼金了？」

公孫我劍道：「我知道，你曾經賭贏過許不醉一次，而且賭的是喝酒。」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徒兒是逼不得已，才使詐賭贏許軒主的。」

公孫我劍淡淡道：「無論用甚麼法子，你能夠賭贏這兩個賭精，這已是大不簡單。」

岳小玉苦笑道：「但後來徒兒也給許軒主騙得好慘！」

公孫我劍乾咳了一下，說道：「老賭精居然輸給你這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他當然是深深不忿的，但他總算只是把你騙得好慘，可沒有存心，把你騙得當場死掉。」

岳小玉道：「那是託賴師父洪福，徒兒才屢屢逢凶化吉。」

公孫我劍道：「你能屢次化險爲夷，都是全憑道上的英雄豪傑相助相救，這些恩德，以後切莫忘了。」

岳小玉道：「這個自然，除了道上的英雄豪傑之外，還有道上的小英雄女豪傑，也是功不可歿。」說着，目光盯向盈盈的俏臉上。

盈盈面色一紅，接着却又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公孫我劍瞧着她，道：「小岳子是個油腔滑調的傢伙，妳要小心小心。」

盈盈臉色更紅，吶吶道：「他現在已經是我的師哥。」

公孫我劍道：「妳從前的南宮師哥固然十分混帳，現在這個岳師哥，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岳小玉苦着臉，道：「師父老是把徒兒說得有如狗屎垃圾般，這樣對你老人家

的聲名也不怎麼好罷？」

公孫我劍瞪眼道：「我是實話實說，並非故意把你中傷！」

沈必理在一旁瞧得甚不耐煩，忍不住插嘴道：「令高足已帶來了，何以一味只是絮絮不休？」

公孫我劍道：「沈大將軍，外面情況如何了？」

沈必理說道：「剛才你沒有問練宮主嗎？」

公孫我劍道：「剛才我和練宮主要談的事太多了，所以漏了這一節沒問。」

沈必理道：「既然沒問，就當作一切太平好了。」

公孫我劍道：「但神通教早已虎視眈眈，又豈可視之如無物？」

沈必理冷笑一聲，道：「你們正派中人，不是老早就想着看這場大火併嗎？」

公孫我劍嘆了一口氣，道：「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場火併，若眞是由兩大邪派展開，咱們當然樂得隔江觀火，但如今公孫某已明白，練老魔其實是練老英雄，血花宮也不是眞正的人間地獄，正是眞相大白，形勢急變，公孫某又豈能再作袖手旁觀之徒？」

沈必理哈哈一笑，道：「果然不愧是公孫我劍，練宮主能交着你這個朋友，眞是福氣。」

公孫我劍道：「神通教野心勃勃，若不是布狂風全力鎭壓，只怕萬層樓早已策動攻勢。」

沈必理道：「布狂風爲人極講義氣，而且精明老練，萬層樓要攻破血花宮，這位布公子是最大的絆脚石。」

公孫我劍道：「萬層樓老辣陰險，他若敢對血花宮動起手來，最少會有八分勝算。」

沈必理搖搖頭，道：「若由萬層樓親自出手，最少有九分九勝算。」

公孫我劍「哦」地一聲：「還欠那一點點是甚麼？」

沈必理道：「不可預知之變化。」

公孫我劍沉吟道：「萬層樓做事，向來愼重，他一定會計算得很準確才正式出手。」

沈必理道：「但神通教其他高手，却不一定有這種作風。」

公孫我劍道：「例如利硬？」

沈必理道：「不錯，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他行動極快，武功又高，可謂極難對付。」

公孫我劍道：「利硬若是神通教教主，只怕早已向這裏動手。」

沈必理道：「但神通教教主是萬層樓，不是利硬。」

公孫我劍道：「所以練宮主所担心的一戰，遲遲還沒有爆發。」

沈必理道：「但這一戰越遲爆發，也就越更凶險，越更可怕。」

公孫我劍道：「你有甚麼好主意？」

沈必理道：「要對付神通教，絕不能墨守成規，更不能有婦人之仁。」

公孫我劍說道：「這算是甚麼好的主意？」

沈必理道：「我的意思是說，神通教若眞的攻上飲血峯，我們非要用秘密武器不可。」

公孫我劍道：「甚麼秘密武器？」

沈必理道：「秘密武器就在這座碧血樓台之中。」

公孫我劍雙眉一蹙，默然不語，並沒有追問下去。

但岳小玉又怎按捺得住，聞言忙道：「小岳子倒想一開眼界。」

沈必理沉吟一會，道：「那秘密武器，我是可以作主，讓你們一開眼界的，但穆小姐却不能看。」

盈盈怔了怔，接着立刻就說：「既然這樣，我留在這裏好了。」

岳小玉怫然不悅，目注着沈必理：「爲甚麼她不能去？」

沈必理乾咳了一下，說道：「這是規矩。」

岳小玉道：「甚麼規矩？」

沈必理道：「碧血樓台的規矩。」

岳小玉又問道：「這規矩是誰定下來的？」

沈必理道：「前往碧血樓總調度守一大師。」

岳小玉一怔：「原來這裏的前任總調度是個出家人？」

沈必理點點頭，道：「守一大師雖然是出家人，但武功才智，都是一絕。」

岳小玉道：「這位守一大師定下了怎樣的規矩，居然可以不讓我小師妹去見識見識那秘密武器？莫不是這種武器，是女孩子不能參觀的嗎？」

沈必理道：「這種武器雖然厲害，雖然重要，但却不是不能讓女流觀看的。」

岳小玉奇道：「既然這樣，那又有甚麼顧忌了？」

沈必理道：「問題並不在於武器，而是在於黑石堂！」

岳小玉一呆道：「黑石堂又是甚麼所在？」

沈必理說道：「黑石堂乃碧血樓台的根。」

「根？」

「不錯，從外面看來，碧血樓就像是一棵大樹，而它的根，就在樓台之下。」

岳小玉道：「是不是小師妹不可以進入黑石堂？」

沈必理點了點頭，道：「不錯，這是守一大師當年定下來的規矩，無論是誰都不能違背，否則就會惹下瀰天大禍。」

盈盈「唔」一聲：「我明白了。」

岳小玉雙眉緊蹙，一副老大不服氣的樣子，但沈必理既然這樣說，他就算想力爭也是枉然的。

公孫我劍也嘆了口氣，對岳小玉道：「你現在懂了沒有？」

岳小玉茫然地望着師父，問道：「懂甚麼？」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說道：「這是個重男輕女，迂腐頂透的世界，凡夫俗子固然如此，即使是跳出三界之外，身在五行中的出家人，也是如此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岳小玉道：「是鱔哉也好，蛇哉也好，徒兒都懶得理會了。」

沈必理道：「你不打算進入黑石堂，參觀那種厲害的秘密武器？」

岳小玉本來想說：「是的。」但他生性好奇，却又不捨得放棄機會，終於還是無可奈何地說：「既來之，則看之，正是不看白不看。」

盈盈微微一笑，道：「這才是明智之舉。」

岳小玉不是笨人，立時明白她的意思，暗道：「對了，岳師哥進去瞧個清楚，然後回來向小師妹詳加描述，那麼也是一樣的。」

沈必理已拉着他的手，道：「不要再多想了，快跟隨着我進入黑石堂，保證你大開眼界。」

公孫我劍微微一笑，也跟着前往。

×　×　×

黑石堂這個名字陰陰森森的，但裏面却遍植奇花異草，一點也不像是地牢。

岳小玉嘖嘖稱奇，道：「眞想不到，此地原來別有洞天。」

話猶未了，一道鐵栅從天而降，恰好把沈必理隔開，但却也把公孫我劍和岳小玉困在一角！

看見這一道鐵栅，岳小玉的臉色變了，公孫我劍也是眉頭大皺。

「沈總調度，這是甚麼把戲？」岳小玉怒聲喝問。

沈必理緩緩地道：「這是用海底寒鐵鑄成的一千斤鐵栅，縱然有寶劍利刄，也難以損傷分毫。」

岳小玉怒道：「你好大的胆子！」

沈必理道：「人人都是這麼說，用不着你來提醒在下。」

岳小玉道：「我義父知道了，一定不會放過你！」

沈必理哈哈一笑：「你以爲練宮主不知道？你錯了，這本來就是他的主意。」

岳小玉怒道：「我不相信，你的說話，我連一個字都不相信。」

公孫我劍突然咳嗽一聲，用手接按住他的脖子，緩緩道：「好徒兒，你不必大動肝火，須知肝火旺盛之輩，是最容易看錯人看錯事，甚至連自己也會看錯的。」

岳小玉哼了一聲，說道：「這個甚麼沈總調度，徒兒早就看出他並不是甚麼好人。」

公孫我劍道：「既然你早已看出，爲甚麼不早一點向爲師說。」

岳小玉道：「就算徒兒說了，只怕師父也不會相信。」

公孫我劍道：「你不是爲了怕我不相信，而是連你自己也不會相信。」

岳小玉吸了口氣，再也答不上來。

沈必理淡淡一笑，目注着岳小玉道：「你雖然年紀小小，但不愧是個厲害之極的小靈精，可是，你還須多多向師父學習一下。」

公孫我劍淡淡地道：「他是小靈精，我是老靈精，他要向我學習，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岳小玉冷冷道：「但照小岳子看，還是向沈總調度學習的好。」

沈必理道：「學習甚麼？」

岳小玉瞪目道：「口蜜腹劍，暗箭傷人。」

沈必理說道：「我現在傷害了你們沒有？」

（未完・卅三）

關門弟子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王一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家莊一役，雷震天因掩護鍾展鵬撤退，結果鍾展鵬寧死不退，被南宮恩殺害，雷震天也被傷內腑，幸司空青和上官業勤將他救出，因傷重斃命，臨死前傳授上官業勤霹靂掌。上官業勤和司空青將噩耗轉告霹靂堂，並遵遺囑將霹靂掌傳授給雷震天的親信，然後按他的遺言到鍾山半山涼亭依約代門金不求，不見人來，正想在金陵第一樓進膳，却發現師姐呂金鳳，蓬首垢面扮成一個乞丐，一同回到客棧，追問別後情況，才知道金不求和飛鳳門有聯系，三師兄是飛鳳門的女婿，金不求準備搗毀霹靂堂，上官業勤和司空青商議，由司空青回去報訊……

先偷襲中伏　飛鳳門折兵

呂丹鳳道：「終南派怎能與飛鳳門相提並論。」

上官業勤咬牙道：「終有一日，小弟要提高師門地位，將飛鳳門壓下，讓三師兄後悔！」

呂丹鳳輕笑一聲：「他才不會後悔呢，他對那紫玉菁也不多知百依百順。」

「哼，仰仗女家勢力，豈是大丈夫好漢子所為！小弟相信三師兄不是愛她，只是愛飛鳳門的權勢而已！」

「終南派藉藉無名，武藝低微不入流使他淪為盜匪，但如今一貴為飛鳳門的嬌客，便可享盡榮華富貴，頤指氣使了！」

「好威風麼？」

「換作我是他，也會這樣！」

上官業勤心弦一顫，痛苦地道：「鳳姐，小弟知道你在說反話？他娶了紫玉菁，你一定十分悲慘，可是又捨不得他，所以千里跟踪……」

「住口……」呂丹鳳倏地怪叫一聲，隨即又嗚嗚地哭起來。

上官業勤呆呆地站着，良久才喃喃地道：「鳳姐，你哭吧，哭罷之後，心情會暢快一點。」

呂丹鳳這一哭，長達頓飯工夫才漸漸收淚，忽然道：「上官弟，愚姐跟你上山吧！」

「不，小弟暫時還不能回山！」

「為什麼？」

「小弟要助霹靂堂抵禦飛鳳門，否則無以報雷大哥對小弟之恩！」

「愚姐不想……再見到那畜生！」

「那麼待這件事辦妥之後，咱們便回山練武吧，鳳姐，你知不知道他們住在那裏麼？」

呂丹鳳想了想，好一陣才道：「你要去找他！」

「是的，請你告訴我。」

「危險……我不能告訴你。」

「你放心，小弟也不是魯莽之輩，自會小心，嗯，鳳姐，三師兄知道你跟着他麼？」

「他沒有表示，大概不知道吧，你眞的要去！」

「是的，小弟要罵醒他！」

呂丹鳳傷心地道：「這種事豈能勉强，你沒的反替愚姐丟臉，愚姐就算沒人要，也不會嫁給那畜生，」呂丹鳳頓了一頓，忽自身上掏出一枝鳳釵來，道：「你見到那畜生，便替我將這鳳釵交給他！」

上官業勤接過那枝鳳釵，心情十分複雜，暗道：「原來三師兄也曾送金釵給鳳姐！」耳中只聽呂丹鳳道：「他們住在望龍客棧，你小心金不求跟他們在一起！」

上官業勤佩上長劍，開門出去，道：「鳳姐放心，小弟去去就來！」他問了小二望龍客棧的方向，便快步走去。

望龍客棧離此並不遠，竄過兩條街便見到招牌了，上官業勤看那棟兩層樓的客棧，不禁有點猶疑，他不敢進去，免得碰到金不求，反為不美，因此，便在附近徘徊。

過了一陣，街上行人已甚稀疏，遠處傳來二更的更鼓聲，而客棧也關上了大門，上官業勤見附近無人便飛身躍上二樓簷上。

向街那面有條迴廊，上官業勤翻身上去，穿過迴廊，來到一條暗廊，這長長的暗廊兩旁便是客房，上官業勤一看，足足有二十間房子，却不知他們住在何處，何況尚有樓下的。

上官業勤躡手躡脚在暗廊走過，沿樓梯走落樓下。樓下客房比樓上的更多，還有幾座獨立小院，配以小花園，十分雅緻，他心中暗道：「三師兄貪慕虛榮，一定住在小院裏，我何不去探探！」

主意立定，他便向一座小院走去，就在此刻最近小院的那間廂房突然開門，上官業勤忙匿在柱後偷窺，一個漢子醉醺醺地歪斜着步伐走了出來，無巧不成話，竟然是羅方進！

羅方進走到一座假山後解手，大概是酒喝得太多，上官業勤閃到他房外，伏耳聽了一陣，房裏沒有呼吸，時月清星朗，房門又沒關上，上官業勤探頭悄悄看了一下，見房內沒人便閃了進去，立在門後。

過了一回，便聽到一個沉重的脚步聲，接着羅方進便進房了。他迷頭迷腦的走進去，後脚一直，將門踢上，上官業勤突然探身伸臂，一指戳在他麻穴上！由於這門點穴功夫，他新學不久，認穴不太準，因此羅方進雖被其點中，却發出哎唷的一聲！

上官業勤將劍架在他脖子上，道：「別叫，否則一劍結果你。」

羅方進吃了一驚，酒也被嚇醒了大半，結結巴巴地道：「好漢饒命……錢放在床頭……小的家裏還有老妻小……」

上官業勤冷冷地說道：「哦，還有師兄弟。」

羅方進一驚，脫口道：「你是誰？」

「輕聲一點，你要不要命？」上官業勤凝神靜聽了一下，不見有人來，便道：「想不到你這樣善忘！」

羅方進可憐兮兮地問道：「您到底是誰？」

「是你那小師弟！」

羅方進身子一抖，酒意更消。「你，你又來作甚？」

「我問你，你又跟着金不求幹壞事情了？」

「你又不教愚兄的武功，愚兄武功庸劣，不跟個大人物，那能生活？」

「胡說，多少無拳無勇的人，他們何嘗要跟壞人？」

羅方進道「問題是我羅方進命不好，偏偏落在終南派掌中，弄個高不成，低不就。」

上官業勤怒道：「叫你做人你不做，偏要做鬼，不如一劍結果你，替師父清理門戶罷了。」

羅方進驚道：「你怎能以下犯上，不怕別人非議麼？」

「大義滅親四個字你未曾聽過麼？」

羅方進惶然，急問道：「師弟，你待怎地？」

「唐翔在那裏？」

「在東院裏，摟着他老婆睡着了。」

「金不求呢？」

「在西院？」

「你去叫唐翔過來……且慢！」上官業勤想了一下，在衫上找到一顆飯粒，揑開羅方進的嘴巴，將飯粒拋了進去。

羅方進驚問：「師弟，這是什麼？」

「毒藥，你去找唐翔來，叫他一個人到客棧外見我，否則我不給你解藥。」

羅方進苦着臉道：「他身邊有很多飛鳳門的高手，他一來他們就會知道，而且唐翔那小子『飛上枝頭，烏鴉變鳳凰』，他現在也不會聽我的話！」

「你不要命了麼？」

「我要命，但他不會將愚兄這條賤命

看在眼中，奈何！」

上官業勤想了一下，問道：「你們幾時去常州攻打霹靂堂？」

羅方進道：「等飛鳳門召集齊人手便出發！」

「帶多少人？」

「我不知道，眞的，愚兄在他們眼中只是個小人物，他們不會告訴我。」

上官業勤覺得有理，便道：「好吧，我不用你去，我如今先去常州，如果有什麼消息，你便先來告訴我？」

「那我的解藥？」

上官業勤道：「別怕，半個月後毒藥才發作！」他又摸出那枝鳳釵來。「替我交給唐翔！」他順手解開羅方進的穴道，飛身出門。

上官業勤離開了望龍客棧，便急不及待地趕回客棧，到房外，見旁門虛掩着，他當場吃了一驚，輕聲叫道：「鳳姐，鳳姐！」

房內沒有應聲，上官業勤喚了一陣，忍不住輕輕推開房門，只見室內一片漆黑，他又喚了兩聲，然後亮起火熠子來，却不見呂丹鳳的踪影。

上官業勤心頭怦怦亂跳，正想去問司空青，目光一及，忽見桌上有一張紙，上面寫了些字，忙走前觀之，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娟秀的小字：上官弟，愚姐回山等你，請你保重，再者，請恕愚姐不問自取了你一錠銀子作盤川，你對愚姐的好意，愚姐永銘心中！」

上官業勤呆了一陣，但也放了一半心，只担心她在路上有危險，可是此間事未了，他不能追上去，陪她回山。

上官業勤吸了一口氣，收起了信，去敲司空青的房門，司空青開門問道：「什麼事？」

上官業勤將呂丹鳳回山之事說了一遍。「司空兄，咱們明早一齊上道！」

「好吧，愚兄叫醒你！」

上官業勤返回自己房間，躺在床上，鼻端猶似嗅到一股似蘭似麝的香氣，一會兒替呂丹鳳傷心，一會兒又自己高興，唐翔娶了紫玉菁，反使自己有了機會，天快亮，他帶着一股甜蜜進入夢鄉。

不久，司空青來喚醒上官業勤，兩人盥洗完畢，立即結帳出店，到市集買了兩匹駿馬，也買了乾糧，然後向常州方向馳去。

天黑之前，兩人已返回常州霹靂堂，梅映玉訝然問道：「兩位怎地這般快回來，上官護法夷然無損，必是將金不求打敗了。」

上官業勤道：「金不求失約，在下未曾與他交過手！」

「想不到金不求竟不敢赴約！」

「他雖然沒去鍾山，却跟了人去探取消息，不見雷大哥的踪影，便斷定大哥已喪在南宮恩手中？」

司空青接道：「不但如此，他還聯合飛鳳門準備來攻打咱們，是以咱倆立即趕回來報訊！」

梅映玉臉色一變，忙道：「黃賢弟，快通知他們到後院商討！」

不一陣，霹靂堂香主級以上的首領便齊集後院，梅映玉說了開場白，便由上官業勤將消息仔細地復述了一遍。「大嫂，飛鳳門的實力如何。」

「若外子在生，彼此實力相埒，但如今……而且他們還多了金不求相助，可不好對付！」

許陵道：「咱們也多了兩位護法。」

「但褚堂主已去天水帮，而且聽說飛鳳門最近多了幾位高手！」

許陵道：「咱們霹靂堂是絕對不會投降的，堂主你下命令吧，看咱們該如何抵禦！」

梅映玉沉吟道：「此戰關鍵多大，本座已想過了，一定要戰，也不能再避，因爲一退讓，將來其他仇家再聯合起來應付咱們，咱們更無立足之地。」她一抬頭問道：「上官護法和司空護法，你們有何善策？」

上官業勤望着司空青，司空青道：「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下對雙方情況實力都不了解，如何敢胡亂發表意見，還是由諸位先談吧！」

誠如許陵所說，他們都是些大老粗，七舌八嘴地說了一陣，都說不到骨節眼去。黃揚賢道：「咱們先估計一下，他們會採取偷襲，還是挑明來鬥？」

許陵說他們會採取前者，薛景平則認爲他們會採取後者，上官業勤見雙方爭持不下，便道：「目前還是作兩種準備吧，同時派人去摸飛鳳門的底，看看他們有什麼高手！」

梅映玉道：「上官護法的意見正合本座意思，黃賢弟，這件事便交由你去辦，許賢弟和薛賢弟兩位則請準備弓箭，和研究佈防之道，提防他們偷襲後室的家眷，散會！」

× × ×

一連過了七日，還沒有動靜，這天黃揚賢派去打探消息的人回來報告，飛鳳門幾乎傾巢而出，由鳳飛天親率大軍，已準備出發。

梅映玉連忙問道：「他們有些甚麼高手？」

那人說道：「除了她們原有的幾位堂主之外，還有兩位護法，年紀都已不小，聽說武功十分厲害，但詳細情況却打聽不到！」

梅映玉等人憂心忡忡。衆人苦思無計之下，上官業勤道：「爲萬全計，不由將宅內的老弱先送出去！」

司空青第一個贊成，梅映玉點頭道：「不錯，黃賢弟，你去安排一下，今晚之前便得將他們撤出去！」

黃昏時候，探子來報，飛鳳門的人已出發，估計明後天便會到。梅映玉等人更加焦慮，吃過晚飯，衆人都坐在廳裏，許陵忽然道：「堂主放心，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在江湖上打滾的人，難免刀頭舔血，也不是甚麼一回事，瓦罐不離井口碎，將軍難免陣上亡嘛！」

薛景平道：「堂主萬一不敵，咱們誓死保護你離開，你帶侄兒遠走高飛吧！」

梅映玉道：「本座既然接受代總堂主之職，便不能臨陣退縮！」

薛景平道：「堂主還得撫養侄兒，否則雷堂主九泉之下難以瞑目！」他不斷向上官業勤打眼色。

上官業勤接道：「薛堂主之言，未嘗無理，今日賊强我弱，不計後果硬拚，逞的只是匹夫之勇而已，最重要的是該留下一隻棋子，日後好報仇！」

「霆兒已離開常州，也有人照顧，不愁無人報仇！」梅映玉堅决地道：「本座主意已决，你們不必多言！」

衆人相對無言，但心中對梅映玉都甚是敬佩，就在此刻，忽然有個大漢匆匆走了進來，梅映玉問道：「鄭彪，有甚麼事情？」

鄭彪道：「外面有一個漢子自稱是上官護法的師兄，說有事要見上官護法。」

上官業勤心頭一跳，說道：「叫他進來！」

「他說他不方便進來！」

上官業勤道：「諸位且坐，待在下去見見他！」他隨鄭彪走出大門，只見羅方進瑟瑟縮縮地站在外面四周張望。

「二師兄，你來得倒快呀！」

「小師弟您好！」

「你氣派夠大，要我出來，大概有甚麼大事兒吧？快說呀！」

羅方進苦笑道：「小師弟，你何必明知故問？咱們到一旁說去吧！」

上官業勤道：「好，且隨我來！」他走到一條小巷，回頭道：「此處無人，說吧！」

「師弟，你解藥可有帶在身上？」

上官業勤抬頭向屋上看了幾眼，羅方進忙道：「您放心，無人跟着我來！」

「你答應了我的條件，我自然會將解藥給你！」

「飛鳳門幾乎傾巢而出，他們要一鼓將霹靂堂全部殲滅！小師弟，別怪我不關照你，你還是早點脚底抹油溜掉吧！」

「不用你担心！你來的時候，他們知道麼？」

羅方進囁嚅地說道：「是他們派我來的！」

「何事要派你來？哦，要你來探取消息？」

「是的！」羅方進苦笑一聲：「小師弟，那解藥……」

「別急，他們有那些高手？」

「有一對老頭，聽說武功十分厲害，外號叫『鹿鶴二仙』的，其他的都是飛鳳門原來的人手！」

「鹿鶴二仙？陌生得很，是從那裏來的？」

「據說他們隱在深山苦練了三十年，現在才下山！」

「他倆武功跟金不求比較如何？」

「他們沒比過，愚兄不知道，不過金老大對他倆客氣得很！」羅方進故意透着幾分神秘的語氣：「看來老大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上官業勤心念一動，冷笑一聲：「金不求有什麼了不起？我上官業勤也可以收拾他！」

羅方進問道：「小師弟，雷震天是不是死了？」

上官業勤哈哈的大笑，說道：「誰說的？」

「那他爲何不赴約？」

「這是秘密，小弟不能透露！」

羅方進再道：「就算他未死，你們無人能敵得住飛鳳門主和鹿鶴二仙之一！」

上官業勤說道：「二師兄，我勸你不用回去了，免得明天大戰時，你要喪命于斯！」

羅方進心中想道：「只要我拿到解藥，那還會死！」

上官業勤見他臉有不豫之色，續道：「鳳飛天可以找人助拳，難道雷大哥便不懂得找人助拳？」

羅方進心頭一動，忙問：「你們找到什麼人助拳？」

「不是小弟信不過你，實因此乃秘密，不便奉告！」

羅方進道：「愚兄也不敢叫你做個無信無義的人……嗯，這時候你該將解藥給我了吧？」

上官業勤道：「我還不知道你所說是眞是假，怎能給你？」

羅方進忙道：「愚兄生命捏在你手中，怎敢說假？」

上官業勤道：「反正你體內的毒藥還有五六天才發作，你緊張什麼？」

羅方進哭喪着臉道：「好師弟，你要到什麼時候才肯將解藥給我？」

「我已說過，待我證實你所說是確實的，一定給你，你雖不肖，但仍不致于要死在那『搜魂奪魄，生不如死』的毒藥之下！」

羅方進一臉登時青了，上官業勤道：「你不如跟我到霹靂堂去吧！」

羅方進忙道：「不不，愚兄過兩天才再來找你！」

「你好自爲之！」上官業勤言畢，轉身走進霹靂堂，羅方進灰溜溜地出城。

× × ×

羅方進騎着馬，一口氣奔馳了一夜，次日凌晨才到達飛鳳門駐紮的地方，那是一座樹林，歇着數百個精壯的漢子和妙齡的少女。

羅方進跳下馬，喘着氣問道：「兄弟，借問一聲，門主跟咱老大住在那裏？」

一個漢子認得他，問道：「回來啦？他們在林中間……」

羅方進將馬交給他，大步走進樹林，只見林內篝火處處，正中張着幾座帳幕，一個漢子攔在帳前，道：「沒有緊急的事，天亮了再說，門主睡着了，你也先歇一下吧！」

羅方進老大不高興地坐下，道：「喂，有沒有乾糧，晚飯也顧不得吃，拿點來充飢！」

那漢子抛了個饅頭給他，羅方進咬了一口，又問：「有水沒有？」

那漢子不由生起氣來：「你奶奶的，你道老子是你的奴才？哼，你不過是金爺的馬伕罷了！別臭美！」

羅方進心頭有火，可是又知自己武藝低微，加上人單勢孤，只好忍住氣，將饅頭抛掉，靠着樹幹假寐。他心中不由暗暗後悔：「他奶奶的，早知那天一早偷偷放走上官業勤，料他會將秘笈給我，說不定我現在的武功，也可以跟金不求爭一日長短，何須在此，受這骯髒氣！」他自艾自怨了一番便睡着了。

剛睡了一陣，忽覺腰上一痛，醒了過

來，睜開雙眼，便見那漢子用腳踢他，他連忙滾開，同時罵道：「操你奶奶的，你作甚踢老子？」

那漢子踏前一步，道：「你也敢在大爺面前，自稱老子？敢情是討打！」

所謂人要面樹要皮，羅方進爬了起來，怒道：「你也不過是個奴才而已，竟然作威作福踢我？好，你有種，老子現在便走！」

「站住！門主叫你去！」

「你去答覆她吧！」羅方進轉身要走，又被那漢子攔住。「你想動粗？」

「動粗還怕你這狗奴才！」

「你才是狗奴才！」

那漢子哈哈笑道：「不錯，俺是奴才，但俺是鳳門主的奴才，便比你這個連狗也不要的奴才值錢！」

話音一落，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你罵他是連狗也不要的奴才？好小子，俗語說，打狗看主人面，你却連主人也罵上了！」

那漢子一轉身便遇上了金不求那兩道凌厲如刀的目光，心頭一沉，陪笑不語，羅方進道：「老大您來得正好！」

金不求搖搖手，示意他不用作聲，對那漢子說道：「你莫以爲胯下有過人之長，陪門主睡過幾覺，便以爲自己了不起，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能耐！你給我自摑兩巴掌！」

那漢子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終於自己摑了兩巴掌，羅方進在旁邊，道：「太輕了！」

金不求冷冷地道：「聽見沒有？打得太輕了，再摑兩巴掌重的！」

那漢子不由怒道：「假如我不摑又如何？」

金不求聲音更加冰冷。「那麼金某唯有代勞了！」

那漢子胸膛起伏，慢慢地退着，金不求則緩緩踏前，忽然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來：「李大安，你不聽令莫非嫌命長？」

那漢子如逢大赦，忙道：「門主，他，他侮辱你……」

「他沒有侮辱我，侮辱我的是你！」鳳飛天臉上看不到一絲怒色。「將他拉下去——宮刑！」

李大安大叫一聲：「門主，你不念俺的功勞，也該念俺的苦勞……」他忽然變掌左右開弓，劈劈啪啪地給自己十多掌。

「你沒用，苦的是我，不是你！」飛鳳天道：「拉下去！」

幾個大漢如奉聖旨，如狼似虎地將李大安拉下去，羅方進心中暗道：「這女人貌美如花，騷如狐狸，毒如蛇蝎，乖乖不得了！」

金不求哈哈笑道：「門主何必生氣，剛才在下跟貴屬開玩笑而已！」

鳳飛天笑靨如花，格格地笑，說道：「金兄心腸倒忑軟，一條狗而已，何足掛齒！」

金不求道：「門主見識高人一等，在下不敢妄議！」

鳳飛天媚眼如絲地問道：「剛才金兄不是說他胯下有過人之長麼？等下小妹着人將他胯下之物拿來，讓你開開眼界！」

金不求乾笑一聲：「門主好會說笑，在下對這種東西却無興趣！」

鳳飛天笑道：「想不到金兄不敢面對現實，其實此乃自卑作祟而已！」

金不求雙眼閃過一絲殺機，暗道：「終有一日，老子要你這潑婦子付出代價！」當下道：「在下雖然不肖，但也不致自卑，門主想左矣！」

「也罷，咱們莫讓這些狗東西，倒了胃口，還是請貴价說說此行的收穫吧！兩位請來！」鳳飛天言畢在前帶路，一直走進一座巨大的帳幕裏。

帳裏已坐了好幾個人，五男三女，其中既有「鹿鶴二仙」，也有唐翔夫婦。唐翔大刺刺地問道：「方進，你探到什麼消息？」

羅方進心中暗怒，臉上却不敢有一絲顯露，當下道：「據在下探知雷震天並未死，而且他們也請了幾個助拳的人！」

鳳飛天問道：「你親眼所見，他們是些什麼人？」

「雷震天窩藏在霹靂堂裏，在下怎能親眼看到！」

唐翔不悅地道：「那咱們憑什麼相信你的話？」

羅方進吸了一口氣，抑住怒火，道：「在下到常州城，便躲在霹靂堂附近，見裏面的人出出入入，一片緊張，在下還不知如何探聽消息，想不到天助我也，上官業勤那小子竟由裏面走出來……」

金不求訝然問道：「那小子怎會在那裏？」

羅方進道：「在下也覺奇怪，便悄悄跟着他，到了一條小巷，在下忽然撲前將他制服……」

鳳飛天截問道：「且慢，上官業勤是誰？」

唐翔接答道：「門主，上官業勤是小婿的膿包師父的關門弟子，上山學藝才年多！」

鳳飛天那裏知道上官業勤無意中學成絕藝，登時釋了疑，說道：「好，你繼續說吧！」

「在下便問他裏面的情況，起初他不肯說，後來在我迫供下，他才說出實況，原來雷震天只是受傷還未死！」

唐翔問道：「以雷震天的性格，假如他未死，一定不會爽約！」

「他受傷嘛，而且……而且他還道金老大當日只是求脫身而已，根本無心應約！」羅方進抬頭一望，接觸到金不求凌厲的目光，登時將頭低下去，續道：「在下問那小子，霹靂堂有什麼動靜。他說咱們一離開宣城，他們便知道了！」

鳳飛天哼了一聲：「只兩天時間，他們怎來得及請人助拳？」

唐翔沉下面來，道：「方進，你是不是無法完成任務，故意騙咱們的？」

「誰說我無法完成任務呢？哼，我若沒有幾分把握，怎會毛遂自薦？」

鳳飛天道：「翔兒，聽他解釋！」

羅方進的確是胡謅的，事先料不到會露出馬脚，但他又不能說出實情，一時間竟無言以對，急得手心都濕了。

唐翔冷笑一聲：「如何，我沒有看錯吧？」

羅方進一急之下，脫口道：「他們根

本不用去請人來助拳？」

鳳飛天怒道：「你顛三倒四，到底用意何在？」

金不求哼了一聲，道：「羅方進，你老老實實說來！」

「在下沒有說錯嘛，因爲雷震天受傷之後，他的朋友都來探望他，一聽咱們要去攻打霹靂堂，所以便要留下來助拳！」

鳳飛天看了他一眼，問道：「那姓上官的小子，是這樣說的？」

羅方進硬着頭皮道：「是的，他是這樣說的！」

鳳飛天轉頭問道：「金兄，可信程度有多大？」

金不求不悅地道：「門主認爲羅方進說謊？」

「金兄誤會了，本座不是這個意思，小妹是怕姓上官的，故意騙貴屬！」

羅方進道：「他敢騙我，下次見到他，在下不扭斷他的脖子才怪！」

金不求斥道：「你出去吧，這裏沒你插咀的地方！」

羅方進出去之後，他又道：「未知招兄跟狄兄有何高見？」

「鹿鶴二仙」頭上都只剩四邊一圈的白髮，中間光禿禿的老人，鹿仙招靈風捋了一下白鬚，道：「以老朽之見，以不變應萬變！」

鶴仙狄長風接道：「不錯，以咱們數人之力，武林中還有什麼人可以阻擋得住的！」

金不求心中冷笑一聲：「山野之夫，井蛙之見！」當下道：「小弟武功低微，自然以兩位馬首是瞻！」

鳳飛天道：「但爲兵之道，還是仔細爲上，爲減少損失，增加成績爲目的！小妹爲此次行動，雖然可以想出很多戰術來，但歸納起來，不過兩項而已，一是偷襲，一是擺明挑戰，諸位，認爲那個辦法較好？」

唐翔道：「小婿認爲擺明挑戰較好一點！」

紫玉菁則道：「不，女兒認爲偷襲最佳！」

鳳飛天道：「你們別爭，都說出理由來！」

唐翔道：「反正咱們實力强橫，擺明挑戰，也有極大的把握，何不贏得漂亮一點，讓敵人心服口服？」

紫玉菁則說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何須理會別人服不服？女兒認爲偷襲，可以收攻其不備的效果，減少己方的損失！」

唐翔道：「對方既然知道咱們的行動，他們必已開始作好準備去偷襲，只怕反要陷進人家預先設好的陷阱！」

紫玉菁怒道：「你怕什麼？憑你的武功，根本也不會派你去！」

唐翔一呆，隨即低聲下氣地說道：「玉菁，咱們是在討論嘛，你幹甚麼生我的氣？」

「還討論什麼？你根本是有心跟我抬槓！」

唐翔忙道：「菁妹，我怎敢呢？」

金不求看在眼內，暗覺好笑，道：「還是由門主決定吧！」

鳳飛天道：「小妹決定雙管齊下，大隊人馬慢慢前進，然後派幾位高手進內偷襲，再配合時間，明攻暗襲！」

金不求鼓掌讚道：「門主果然是女中豪傑，巾幗不讓鬚眉，好計！」

鳳飛天嫣然一笑，問道：「金兄你認爲派什麼人去？」

金不求道：「狄兄招兄武藝超羣，自是最佳人選！」

鳳飛天道：「金兄客氣！金兄武藝何嘗不超羣？而且智勇雙全！」

金不求哈哈笑道：「門主這樣只怕狄兄跟招兄會不高興，他倆更是智勇過人，何況既然偷襲，主旨在于出其不意，狄兄跟招兄未曾在江湖上露過面，在此方可收極大的效果！」

紫玉菁道：「娘，女兒認爲金叔叔說得有理！」

金不求含笑道：「就怕狄招兩兄不敢耳！」

狄長風怒道：「金不求你敢看不起咱們？」

金不求忙道：「兩位肯去，小弟願意先奏凱歌！」

招靈風道：「小小一座常州城，何足道哉，待咱們回來再慶祝未遲！」

鳳飛天道：「兩位護法肯辛苦，本座放心之至，不過，兩個人只怕勢力比較孤單！」

唐翔說道：「不錯，那該再派兩個策應，依小婿之見以趙堂主及繆堂主比較適合！」

鳳飛天頷首贊成。「四位立即準備起程，今晚入夜便潛進去，咱們精銳三更左右必到這常州配合四位行動！」

狄長風、招靈風、趙仙虎和繆不羣應了一聲便出帳去了。紫玉菁道：「娘，女兒也有一個提議！」

「你說吧。」

「他們四個勇則勇矣，智則未必，女兒怕萬一發生意外時，會亂了手脚，被人逐個擊破，于咱們的勢力便大有影响矣！是故女兒建議由您女婿帶幾個幹練的人，悄悄跟着他，一來爲他們策劃，二來作接應！」

唐翔忙道：「愚夫選趙堂主及繆堂主便是考慮他兩個辦事比較仔細，不會有問題！」

「萬一有問題呢？」紫玉菁道：「翔哥，難道你自認智慧不如趙、繆兩位？你平日不是誇誇其談麼？自加入敝門以來，尚未立寸功，將來如何統率羣雄？」

唐翔被他搶白一番，臉色鐵青，喘着氣不敢吭聲！鳳飛天道：「我兒說得有理，翔兒便辛苦一趟吧，將來我要提升你，也省得別人閑話用人唯親！」

唐翔心中沒奈何，只好道：「小婿遵命！」

鳳飛天道：「隨從人員你自己挑吧，可不要帶太多人，以免引人注意！」

唐翔又應了一聲，轉身出帳，紫玉菁格格地笑了一聲。唐翔懷着一肚子氣出帳，狄長風等四人正要乘馬出發，唐翔連忙攔住他們，道：「門主有令，着你們接近常州時便得棄馬步行，而且最好兜圈前進，由東城門進去！入城之後，到迎賓客棧

等在下」

狄長風用鄙視的目光看了他一下，冷冷地說道：「聽見啦，走！」四騎絕塵而去。

唐翔見羅方進就在旁邊，便走了過去，問道：「二師先，你剛才說的話可是眞的？」

羅方進哈哈笑道：「小的，怎敢騙您？除非是上官業勤那小子騙我的？」

唐翔冷哼一聲：「一個山野小子，諒他有多大的見識，怎騙得了少爺！」言畢去挑選隨從人員了。

羅方進懶懶地走進金不求的那座小帳幕，只見金不求已端正坐在其中，他冷哼一聲道：「你的話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我！」

羅方進吃了一驚，連忙哈腰道：「老大原諒，小的因氣不過那婆娘，所以捏造了一些事實！」

「實情如何，你說清楚！」

「實際上是上官業勤在街上碰到小的，他又勸我改……勸小的離開你，自動說出霹靂堂的情況，一如剛才小的所說！」

金不求眼皮一跳，問道：「他自動說的？嘿嘿，不管如何，他們已有準備，狄長風招靈風那兩個老傢伙，這次去只怕沒好結果！哈哈！」

羅方進見他不再追究，放下心頭大石，也陪他笑了幾聲，金不求沉聲道：「不許你告訴別人！」

× × ×

唐翔武功雖然平庸，但他工於心計，帶着六個隨從，扮作藥材商人，那六個隨從則扮作鏢師和趟子手，駕着馬車前進，車上裝的不是藥材，而是一些硫磺引火諸物。

他自忖無人看出破綻，因此沿着大路而行，估計到常州城剛好是日落時分，然後在城內過夜，如此便不會引人思疑。

正如他的安排，他們進城恰好是在日落時分，唐翔帶着他們投到迎賓客棧，扮作趟子手的手下卸車搬貨。一切有如鏢行作風。

唐翔進了房，他獨自住一間，其餘六人則分住兩間，將他夾在中間，唐翔故意吩咐他們不要喝酒，叫小二送飯菜到房內，不可有酒。

吃過晚飯，他又吩咐小二準備洗澡，起更之後，趙仙虎便來找他，唐翔問道：「你們從何處進城？」

趙仙虎道：「由東城進來！」

「有沒有人思疑？」

「不見有可疑人注意咱們！」

唐翔道：「你通知他們，二更之後如此這般……」

趙仙虎應了一聲便回房去了，唐翔胸有成竹，上床假寐，專等大功降臨。

× × ×

二更的梆子聲響了不久，鹿鶴二仙身穿黑衣飛身投進霹靂堂的後院，不久趙仙虎與繆不羣各扛着一袋乾草硫磺來至附近，他們將那兩袋東西拋上屋頂，來至圍牆後觀察，既不見有人，又沒有聲響，鹿鶴二仙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

繆不羣問道：「老趙，要不要回去通知姑爺？」

背後傳來唐翔的聲音：「我來了，再等一會兒！」他放眼四看，道：「咱們到那座大屋頂兒觀看！」

眾人上了屋頂，俯首望下去，只見霹靂堂寂靜如死，沒個人影，不由有點奇怪，趙仙虎道：「莫非他們溜掉了？」

唐翔肯定地道：「假如雷震天在生，他寧死不屈，絕對不會溜！」

× × ×

鹿仙與鶴仙跳進圍牆，落在後院裏，起初還有幾分懼意，但穿過後花園，到了後院裏，見十室十空，沒有人影，而且房內諸物凌亂，在在顯示住客匆匆離家。狄長風道：「老大，沒人？」

招靈風道：「小心為上，不要陰溝裏翻船，回去要吃金不求的恥笑！」

「說得也是，咱們到前院看看！」

兩人穿過暗廊，到達庭院，裏面有四棵大槐樹，依然不見有人。招靈風吸了一口氣，提着鹿頭枴慢慢前進，忽然彎腰拾起一塊石頭，脫手向大樹拋出！

當石頭觸及樹葉，響起一陣沙沙聲時，樹上忽然飛來一陣箭雨！兩人反應極快，立即揮動枴杖，將長箭磕飛！可是箭雨一陣接一陣，令人擋不勝擋，幸好他們不是處身在中間，否則要應付由四個方向射來的箭便更加困難了！

招靈風道：「老二，先退回後院去再說！」

兩人一邊擋箭，一邊後退，終於來至後宅的暗廊上，樹上的弓箭手見再也射不到他們便停止射擊了，樹上跳下幾個漢子彎腰俯拾地上的長箭。

狄長風冷笑一聲，道：「他們在引咱們過去！」

招靈風道：「老二，你由後面退出去，再由旁邊進來，互相配合……」話音未落，背後忽然傳來一陣聒耳的「刷刷」之聲！

這一陣怪響，使得狄長風和招靈風魂飛魄散，忙不迭飛前，同時反手揮枴，護住後背。

他倆反應雖快，但仍慢了半分，狄長風背後無眼！只覺手背一痛，吃了一箭。

狄長風忍痛衝出暗廊，不料外面又有箭射過來，而背後的第二陣箭雨又至，狄長風與招靈風此刻連情況也未摸清便踏此險境，不由亡魂喪胆！

千鈞一髮之際，兩人分開，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撞破房門，衝進房內。

驚魂未定，狄長風與招靈風同時發覺勁風襲身，倉猝間閃身一讓，匿在房內襲擊招靈風的正是上官業勤，他長劍展開，一招緊接一招，不讓對方有喘息之機。

招靈風一上手便落於下風，莫說反攻，連防守也鬧得手忙腳亂。

「嗤」的一聲，上官業勤長劍過處，招靈風一個閃避不及，左臂着了一劍，幸好閃避得快，入肉不深。

上官業勤一招得手，攻得更加急勁，招靈風咬緊牙關，已退至近牆角，只得拚死反攻，他在深山苦練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反攻三招之後，陣腳已比較隱定，但仍處於下風。

狄長風一撞破房門，尚未站穩腳，忽覺眼前一暗，急促間不明所以，連忙後退

，但黑影去勢不盡，狄長風只覺小腹一陣疼痛，已着了一腳。

司空青一腳踢飛狄長風，抽刀撲前，狄長風單脚落地，仍止不住退勢，只見司空青揮刀而至，不敢怠慢，單足一曲一彈，身子順勢倒飛！

只聞「喀嘶」一聲，後背撞破窗櫺，身子向後飛出！

司空青大喝一聲，彎刀「刷」地閃電劈下！

狄長風雙脚連忙向上一曲，堪堪避過刀厄，可是由於他倉猝間改變姿勢動作，落地時，跌得灰頭灰臉。

司空青一掌震開窗櫺，也跳落後院過道，狄長風急忙爬起來，司空青「刷」的一刀便劈了過去！

狄長風舉枴一格，司空青手臂一掄，第二刀又橫削而至，「嗤」的一聲，將狄長風的一隻袖子劈了下來。

狄長風料不到自己甫下山，以為可以威震武林，却反而掛了彩，當下大叫一聲，揮枴反攻！但司空青十分靈活，彎刀不與對方的鶴枴相觸，同時利用身法步法！避重就輕反攻。

本來狄長風武功要在司空青之上！但他先是手背中箭，再而吃了一脚，加上失了先機，竟沒法扳回劣勢。

× × ×

當霹靂堂裏面傳來吆喝聲之後，唐翔便心知不妙，連忙吩咐趙仙虎及繆不羣各帶一個手下，帶一袋硫磺進去放火。

當上官業勤、司空青與狄長風和招靈風捉對廝殺時，許陵即帶着弓箭手向後宅推進。「派些人上屋頂監視，一有機會便發箭。」

弓箭手紛紛爬上屋頂，就在此刻，後面忽然升起一團濃烟，霹靂堂的人都叫了起來，「走水啦，走水啦！」

許陵喝道：「見人便發箭！」

眾手下沿屋脊奔跑，見後院有人影在放火，立即發箭，可是動作不劃一，輕易讓趙仙虎和繆不羣抽刀撥開：「這裏有奸細！」

許陵聞言立即提棍奔了過去，見到趙仙虎便一棍掃過去，趙仙虎揮刀格開，順勢標前一步，許陵斜退一步，長棍一壓，斜撞趙仙虎腰際。

趙仙虎也非弱者，揮刀擋格，許陵倏地踏前一步，一個「神龍擺尾」棍尾反掃過去，趙仙虎猝不及防，招格不及，連忙仰身閃過，接着伏地滾開，許陵連點數下，都擊在地上空處！

許陵不信邪，長棍越打越急，趙仙虎滾至一棵樹旁，去勢受阻，腰上吃了一棍，只覺脅下疼痛無比。

許陵正想痛下殺手，但趙仙虎的手下已飛前，舉刀接下三棍，許陵大喝一聲，如同半空響了個霹靂，那漢子氣勢一窒，雙脚被許陵的長棍掃斷！

趙仙虎已爬了上來，但許陵揮棍再上，而繆不羣也被幾個霹靂堂弟子圍住，他的手下則早已中箭身亡。

屋頂上忽然有人叫道：「閃開！」那幾個圍攻繆不羣的霹靂堂弟子依言閃開，繆不羣一怔，一排箭已向他射去！

繆不羣反應也快，寶刀上下翻飛，將射來的箭矢紛紛格開，冷不防背後又有三枝射過來，繆不羣聽得風聲，寶刀向後一揮，但仍漏了一枝，那枝長箭自後背直貫而入，原來已有三個弓箭手悄悄潛至他後面，匿在假山後發箭！

繆不羣中箭之後，身子向前一俯，一個霹靂堂弟子標前，手起刀落，「噗」的一聲，將其首級切下！

繆不羣的慘叫聲，令得趙仙虎心頭一顫，手一慢，許陵的長棍自刀網縫中透進，戮在其胸膛上，趙仙虎痛得怪叫一聲，上身也向後一仰！

許陵猛喝一聲，手腕一圈，長棍劃了半個弧圈，「啪」地一聲，橫擊在其頭上，登時腦袋迸裂，撲倒地上！

霹靂堂弟子齊聲歡呼，此刻後院的火亦已撲熄，許陵揮手道：「快去助兩位護法！」

× × ×

上官業勤急攻下，仍未能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反而招靈風越鬥陣勢越穩，但上官業勤體內眞氣流轉不休，氣力充沛，越鬥越勇，招靈風困身在險境，求勝之心更切，忽然揮枴掃開上官業勤的長劍，左掌挾風印出！

上官業勤不甘失却先機，咬一咬牙，左掌也蘊力拍出。「蓬！」兩掌相觸，掌風四處流竄，刮得衣袂獵獵作響！

上官業勤左足微跛，站立不穩，連退三四步才立定，招靈風只退了兩步即止，那是他內力的確比上官業勤深厚，二來退了兩步，後背已觸及牆壁，他表面無事，其實被反彈之力，震得氣血翻騰，可是他亦試出上官業勤內力不如自己，是故冒着內腑受盪，趁上官業勤未曾走前，便標前又是一掌擊出。

上官業勤咬一咬牙，也再度揚掌迎上，「蓬」的又一聲響，這次上官業勤又退了四步，後背將觸及牆壁，而招靈風只退了三步。剎那間，只見兩人同時標前，發出第三掌，這一次竟然不分勝負，只各退了三步！

上官業勤暗中提一提氣，不但內腑夷然無損，而且全身竟有舒暢之感，他信心大增，又發出第四掌！

第四掌仍然不分勝負，上官業勤緊接着發出第五掌，這次雖然仍是各退三步，但招靈風暗暗吃驚，體內氣血翻騰不已，不由駭然：「怎地這小子的掌力，一次比一次强？」

心念未了，上官業勤第六掌又至，他不信邪，提起九成眞力迎上。

「蓬！」震得兩人耳朵嗡嗡作響，招靈風退了三步，仍然止不住勢子，再退了一步，喉頭一甜，一縷鮮血，自嘴角汩汩淌下，反觀上官業勤，只退了兩步，神態自若，仿似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般！

上官業勤輕嘯一聲，道：「再接我一掌！」鐵掌如山，向招靈風壓去！

招靈風大悸，不敢硬接，連忙閃身避開，鹿枴順勢一掃，上官業勤掌一橫，將枴震開，長劍分心便刺！

招靈風鹿枴在外，招擋不及，急忙後退，他動上官業勤也動，長劍去勢不盡！

「嘩啦」一聲！招靈風後肩撞破窗櫺，退飛出窗！

（未完・八）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應約來至一土丘前，忽見土黃衣服的漢子裂土而出，那黃衣人領着蕭寒月來至一座民房，房內竟然坐着趙幽蘭，此刻的趙幽蘭語氣冷厲，不如以前的溫柔婉轉了，趙幽蘭蕭寒月的面前放出毒蛇，以證明自己的厲害，縱使蕭寒月武功再高，也無法抵禦毒蛇的……蕭寒月要趙幽蘭先救七王爺，趙幽蘭見蕭寒月堅持己見，只得答應了他……離開民舍，蕭寒月這才發覺這民舍之外佈置着很多的勁裝大漢，而更驚奇的是，文雀、武鳳也在其中，而常九早被人點了穴道，可見趙幽蘭這位不懂武功的纖纖弱女子在醫術、藥物的運用，再加上卓越的才智，已能縱橫江湖，這使蕭寒月由衷的佩服……

醋蒸氣蒸出毒血

張嵐高聲說道：「趙姑娘，王府中人，都願爲王爺盡忠効命，死而無怨……」

「張老前輩，不是生死的事……」趙幽蘭緩緩的說：「而是關係着成敗，一旦失敗，諸位力救七王爺的心願，豈不盡付流水？」

張嵐道：「這個，這個……」

蕭寒月道：「姑娘的意思呢？」

趙幽蘭道：「盡量調動人手，列陣以待，一旦二先生率人攻來，我希望你們能抗拒到天色入夜時分。」

蕭寒月抬頭看去，天已微明，點點頭道：「好！我們立刻準備强弓匣弩，分佈成四方蛇陣，以便相互支援。」

趙幽蘭道：「我沒有讀過孫子兵法，不知佈陣之法，不過，集中一些高手，趕援四面，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攻入醫救王爺的地方。」

蕭寒月道：「我們全力施爲，姑娘但請放心。」

蛇方陣防止敵攻

趙幽蘭道：「救助王爺的地方，是在厨房，以那裏爲中心，四週佈守。」

朱盈盈微微一怔，問道：「爲什麼要在厨房？」

趙幽蘭道：「要用竹籠蒸出王爺體內之毒，那必需借重厨房設備，當然，火候要控制得宜，不可太大，也不能太小，這不用你們費心，找一個好的火工，交我指導就成。」

蕭寒月道：「還要準備什麼？」

趙幽蘭道：「陳年老醋百斤，大型竹籠一個，老參半斤，童鷄三隻，兩個健僕，兩名女婢。……」

張嵐接道：「這些都是現成的，在下立刻調派……」

趙幽蘭接道：「男僕、女婢，都要王爺的親信，隨時帮王爺淨身。」

張嵐點頭。

蕭寒月道：「還有什麼需要？」

趙幽蘭道：「盡出可用之具，蓄滿清水，分佈各處，以防火攻。」

張嵐道：「立刻去辦！」

趙幽蘭道：「蕭兄，一切佈置完成之後，告訴我一聲，我再動手救人，現在，我要休息一會了。」

言罷，閉上雙目，伏椅睡去。

杏花突然開了口，道：「諸位也請出去養養精神，明日之戰，必將是慘烈絕倫。」

蕭寒月一拉朱盈盈，退了出去，張嵐也悄然退出，順手帶上了廳門。

× × ×

蕭寒月和閑雲大師、張嵐、常九、白玉仙等，研商了一陣，決定把所有的精銳人力，全部集中王府，本在趙府中養息的神刀唐明和向中天等，以及守護趙府的王守義和手下四十名捕快，也調入王府。

張嵐傳王府令牌，調入了巡守營兩百名兵丁，其中一百名弓箭手，由蕭寒月調度佈置，把厨房作中心，佈成了四方蛇陣，一切佈置，準備完全，已經是日升三竿時分了。

蕭寒月步入花廳，杏花早已清醒，但趙幽蘭和七王爺仍在沉睡未醒。

杏花擧手示意，要蕭寒月擧止小心，不要驚醒了趙幽蘭。

蕭寒月點點頭，行近杏花，道：「看上去，幽蘭姑娘很疲勞……」

「是的！……」杏花黯然接道：「自從老爺失踪之後，姑娘一直就沒好好的休息過，只要她能撑下去，她就不停在工作、思攷，以她身體的嬌弱，如何能負担起如此日以繼夜的工作，目前這些成就，都是她搏命苦拚換到的。」

蕭寒月點點頭，道：「實在是苦了她！」

杏花低聲道：「你如果眞的憐惜姑娘，爲什麼不帮助她？」

蕭寒月道：「帮助她，我能帮上忙麼？」

杏花道：「能，而且是唯一能夠帮助他的人，婢子好担心，……」

蕭寒月接道：「妳担心什麼？」

杏花道：「我担心她這等狂熱的工作，有一天會讓她性情大變，而陷入瘋狂……」

蕭寒月無限關懷的說道：「會有這樣嚴重麼？」

杏花道：「她胸有塊壘，情無所寄，成就越大，危險越高，蕭公子，你要救救她呀！」

錦帳中的七王爺突然睜開了眼睛，瞧瞧帳外的蕭寒月和杏花，重又閉上雙目。

蕭寒月道：「寒月極願盡力，但却不知從何着手？」

杏花歎息一聲，道：「唉！蕭公子本是聰明絕倫的人，怎麼會變的這笨。」

蕭寒月道：「在下眞的想不出來，姑娘有以教我？」

杏花道：「你眞的不知道，小姐一腔柔情，早已傾注於你麼？」

蕭寒月呆了一呆，才說道：「從未聽她說過。」

「這種事，你要她一個女孩子如何開口……」杏花苦笑道：「你應該從她的言行中感受得到才對？」

蕭寒月想了一下，忖道：不錯，她對我確有不同之處，我怎麼就想不到這方面去？

只聽杏花接道：「蕭公子，我知道她已經準備好了救助老爺的計劃，約你見面，是希望你能助她一臂之力，料不到的是反而被你逼她來救七王爺……」

蕭寒月吃了一驚，道：「眞的？」

杏花道：「我爲什麼騙你！……」

蕭寒月接道：「我沒有逼她呢？」

杏花道：「要怎麼才算逼呢？你詞鋒銳利，逼的她連找你的目的也說不出口，……」

蕭寒月接道：「想不到我蕭寒月竟是如此的咄咄逼人……」

杏花接道：「當然囉！天下除了你之外，大概再沒有人能夠逼她就範了，她不忍忤逆你，才改變了心意，來救七王爺……」

「這一點，在下十分感激，……」蕭寒月有些愧咎的說：「此間事了，在下自當全力以赴，救出趙神醫。」

杏花微微一笑，正容道：「還要救幽蘭姑娘！」

蕭寒月道：「要怎麼救呢？」

杏花低聲道：「愛惜她，娶她爲妻……」

但聞張嵐的聲音，傳了進來，道：「蕭公子，趙姑娘，諸事齊備，……」

他的聲音很大，伏椅沉睡中的趙幽蘭竟被吵醒，挺身而起，見太陽高照，不禁怒道：「杏花，妳這丫頭，爲什麼不叫我？……」

趙幽蘭餘怒未息的，接說道：「二先生中午過後，一定會發動攻勢，王府外面那數百兵勇，如何能阻攔得住，我們時間寶貴，寸陰必爭，妳不叫醒我，可能會誤了救助七王爺的大事。……」



杏花道：「婢子看小姐難得有如此一場好睡，不忍驚擾。」

蕭寒月道，「幽蘭，別怪杏花，我們也是剛剛準備好。」

這時，兩個宮女，捧着面水進來。

蕭寒月低聲道：「幽蘭，妳盥洗一下，我在廳外等候。」

去了姑娘的稱呼，只是幽蘭兩字，而且一聲比一聲親切，只叫得趙姑娘心頭亂跳。

「不用走了，我洗下臉咱們立刻行動……」趙幽蘭簡單洗把臉，道：「你先點了七王爺暈穴，叫人抬到廚房去。」

蕭寒月道：「一定要點穴道麼？」

趙幽蘭點點頭，道，「醋中蒸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貴爲王爺，幾時受過這種痛苦，只怕他忍受不了。」

蕭寒月道：「穴道被點，不會影响到治療效果麼？」

趙幽蘭道：「不會，但你手法要輕。」

蕭寒月點點頭，行向榻前。

七王爺早就醒了，每句話都聽得清清楚楚，但他閉目不睜，裝作未醒，任憑蕭寒月點了穴道。



位極人臣的七王爺，心中早已準備妥了，他明白，這是他唯一求生的機會。

廚下的一切準備，經已就緒，籠已上鍋，籠中的竹篦，已都取下，七王爺被脫光衣服，放入大蒸籠中。

籠下大鐵鍋內，滿盛了一大鍋百年陳醋，鍋底已燒起熊熊大火。

趙幽蘭行近蒸籠，踏上早已備好的木椅道：「扶起七王爺！」兩個侍候在鍋台邊的王府忠僕由籠中扶出七王爺。

趙幽蘭取出金針，連刺了七王爺十二處穴位，道：「照顧着，只要鍋中冒出陣陣熱氣就行，火不能大，也不能斷，看到金針刺中之處，有些黑血向外冒出來，立刻叫我。」

兩個忠僕應了一聲，小心翼翼的照顧着。

七王爺汗出如雨，全身的肌肉都在顫動，看樣子似是相當的難過，但他穴道被點，無法掙動說話。

趙幽蘭在廚房中不停的來回走動，焦急之情，溢現眉宇。

蕭寒月緩步行了進來，點點頭，道：「幽蘭！辛苦了。」

趙幽蘭霍然停下脚步，探首望望天色，道：「什麼事？」

蕭寒月道：「沒有事，七王爺的情形，怎麼樣？」

趙幽蘭道：「別騙我，告訴我，我才知道控制七王爺的病情、變化！」

蕭寒月道：「看來，什麼事，想瞞過你，都不太容易了！」

趙幽蘭道：「說吧，情勢怎麼樣了？」

蕭寒月道：「發現了敵踪，不過，還沒有入侵行動。」

趙幽蘭沉吟了一陣，突然由衣袋中取出了一瓶藥物，道：「這一瓶有五十粒丹丸，人選由你決定，但不要人數太多，以這座小院防守的需要爲主。」

蕭寒月道：「妳的意思是……」

趙幽蘭道：「我至少還需要三個時辰，你們要拒抗敵人，若然被他們攻進來，撤入這小院落的人，每人給他們一粒丸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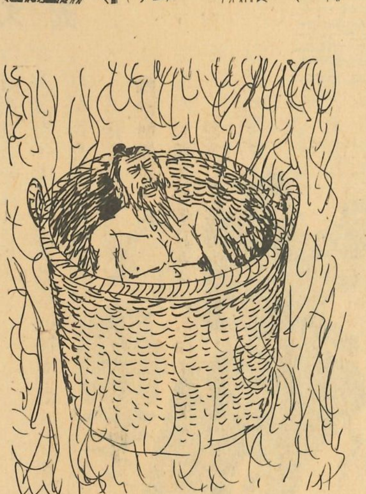
蕭寒月接道：「我明白了，這藥丸可以拒擋毒蛇攻襲……」

趙幽蘭道：「實在抵擋不住時，招呼杏花一聲，但這是最後的手段，因爲，藥丸太少，我不能每個人都給一顆，這些東西可以傷人，但却無法分辨敵我，他們一視同仁，可能的結果是，王府中受傷的人，比敵人還要多些，除此之外，秘密外洩，必將引起很多怪異的傳說，雖然，這些東西傷人之後，會很快死亡，但未死之前仍有傷人之能……」

杏花突然接着說道：「姑娘，白天放出，牠們會爬、飛很遠，只怕要傷到很多的無辜百姓。」

趙幽蘭道：「能不用，最好不用，但七王爺在療治毒傷時，很容易受到傷害，個中利害，你蕭大俠自己去酌量吧！」

蕭寒月頓感心頭沉重，點點頭，道：「我明白，幽蘭，以保護七王爺爲主，我再去調整



一下佈署……」

目光轉注到杏花的身上，接道：「杏花姑娘，聽到我的招呼時，妳就不要猶豫。」轉身向外行去。

趙幽蘭道：「還有一件事……」

蕭寒月停下脚步，道：「姑娘吩咐！」

趙幽蘭忍不住微微一笑，道：「你幾時變得如此多禮了……」

蕭寒月尷尬一笑，道：「幽蘭，我一直很敬重妳……」

杏花歎口氣，道：「姑娘不要你敬重她，而是要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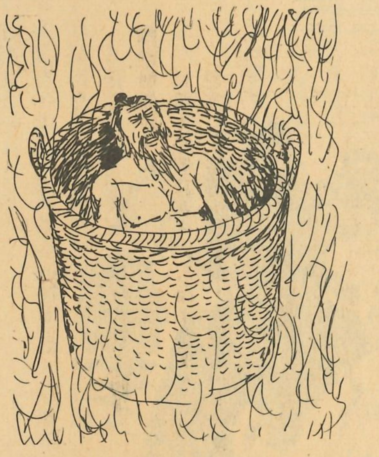
「杏花，不說話，沒有人認爲妳是啞吧……」趙幽蘭望着蕭寒月，說：「百密一疏，二先生可能有逃過毒虫的方法，所以，要幾個武功高强的人，守在這廚房內外。」

蕭寒月道：「在下立刻去安排。」轉身一躍而去。

但聞一個男僕高聲說道：「姑娘，針口處冒出黑血了。」

趙幽蘭吁一口氣，說道：「快些扶王爺出來。」

兩個男僕應了一聲，把七王爺扶出蒸籠。一個男僕疾快的把一條圍巾，圍住七王爺的腰上。



廚房中早已搭好一張臨時的軟榻，把七王爺放在榻上。才招呼趙姑娘。

醫者父母心，趙幽蘭很勇敢的轉過身子，查看七王爺身上的傷勢。

這時，七王爺身上只圍了一條毛巾。

趙幽蘭指揮兩個女婢，用白綾拭去針刺處溢出來的黑色血液。

只見金針刺中之處，都隆起了一個黃豆大小的紫色肉球。

十二處金針刺中之處，全都一般模樣。

趙幽蘭低聲道：「我拔出金針之後，你們擠出那隆起部份的紫色中毒血，不要手軟，一定要擠出紅色血液，才能停手。」

拔出七王爺身上十二枚金針之後，兩僕兩婢也開始動手。

他們心中明白，此事關係着七王爺的生命，果然下手很重，直到十二處紫色消失，擠出紅色血液，四個人已累的滿頭大汗。

七王爺臉上有着很痛苦的表情，但他穴道受制，無法呼叫出聲。

趙幽蘭查看過傷口情形，點了點頭，說道：「用清水替王爺靜身，然後穿上衣服，再叫我。」



緩步行出室外。

這是個小天井院，王府中人口衆多，雖是廚房，也單獨成一座院落。

蕭寒月飛落院中，低聲道：「幽蘭，王爺的傷勢如何？」

趙幽蘭道：「剛剛擠出部份毒血，正在淨身更衣。」

蕭寒月道：「那很好，可不可以，把王爺移入書房，那裏地點適中，防守容易……」

趙幽蘭搖搖頭，道：「不行，你先去解開他身上穴道，讓他服藥，休息一個時辰，重新換過竹籠陳醋，還要再蒸一次。」

蕭寒月怔了一怔，道：「好吧！那就不移動了。」大步行入廚房。

七王爺剛剛穿上衣服。

蕭寒月解開七王爺的穴道，躬身說道：「王爺……」

七王爺吁口氣，道：「謝謝你了，寒月，逆賊可有行動？」

「不瞞王爺，他們已開始進攻王府，不過，寒月已有佈署，相信可以抗拒得住。」

七王爺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蕭寒月看出王爺似是有話要說，低聲道：「王爺有事，儘管吩咐。」

七王爺苦笑一下，道：「其實說了也是沒有什麼用處，他們都是江湖高手，就算調集一些兵勇來，也是無用。」

蕭寒月道：「王爺安心養息，俟毒傷痊癒之後，再調集重兵，一鼓蕩平。」

「對那些江湖高手，大軍恐也無用！」七王爺說：「只怕要勞動你的一千朋友了！」

蕭寒月道：「王爺放心，寒月會全力以赴的……」

這時，趙幽蘭緩步行了過來，接說道：「民女趙幽蘭，叩見王爺。」輕提羅裙，向下拜去。

七王爺急急揮手，道：「趙姑娘，不用行禮，本王還未拜謝妳的救命之恩呢？」

趙幽蘭淡淡一笑，道：「民女不敢當……」取出一個玉瓶，接道：「王爺，先請服用藥物。」

七王爺道：「好，好……」接過玉瓶，倒出兩粒紫色的丹丸，吞了下去。

「休息一個時辰之後，民女再診察一下，如果餘毒未清，恐怕還得再上蒸籠。」

七王爺道：「行！姑娘覺着應該如何，本王一定遵從。」

蕭寒月接道：「兩位談談，我先走一步了。」轉身一躍，飛出廚房。

蕭寒月的拒敵之策是能把敵人排拒在王府外面最好，但如第一道防綫無法守住，立刻撤入府中，以七王爺養息的廚房作中心，集中全部人力在方圓百丈之內，和敵人決戰。

他以兵法佈下了四方蛇陣，以弓箭、匣弩，配合現有的高手力量，以阻止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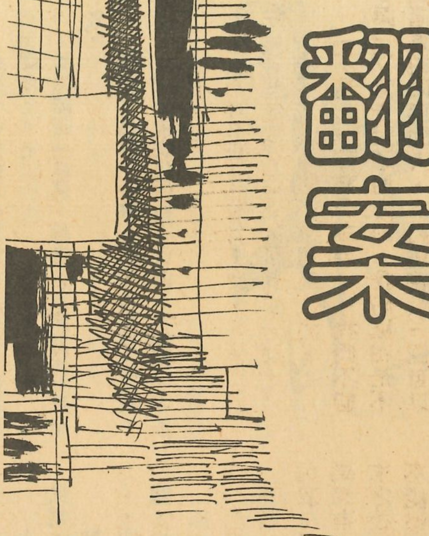
蕭寒月去後不久，三條人影，疾奔而入。

七王爺閉目躺在軟榻上休息，人却尚未睡着，但他却裝作睡去，有些事，不理不問，可省了不少事情。

（未完・六十八）

司馬洛奇俠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潛入地道

救出囚犯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思來找鱷魚聊天喝酒，高思在談話中提到章理夫來，說是盧根要把章理夫養好身體後就不可把他再關在那小房間中，鱷魚答應盧根提議……在街上橫衝直撞的靈高等人給警長帶到警局去，盧根不但不罰他們，而且還請求他們參加當地的賽車，表演一些花式，使當地的賽車更爲熱鬧，以吸引大量遊客的來臨，靈高等人都是些喜歡找尋刺激的人，所以便答應了盧根的要求……財政部長爲盧根開了一個海外銀行戶口，而盧根也替財政部長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他女兒的窮男友暗殺了，司馬洛和莎莎公主回來了，他們要找盧根，但並不易找……

「這眞奇妙，」司馬洛說：「我以爲我是很難進來的，但是我又進來了！」

莎莎公主的思潮則似乎已飄到了別處去了。她說：「我的爸爸和媽媽一定都很担心，我眞希望能通知一聲，讓他們知道我是安全的！」

「千萬不要！」司馬洛連忙說：「把她帶回來，他最担心的也正是這一點。」

「你放心好了，」莎莎公主說：「我也不是一個傻瓜！」

他們看了一陣，又開車走了。

路上亦有不少其他的跑車在試車。賽車的日子已很近，也因此很快就要過去。賽車的熱鬧過去了之後，假如他們仍未成功，就很難了。

第二天晚上，司馬洛與莎莎公主就去探那條隱道。

之所以要第二天晚上去，乃因要移開盧根的注意力。

因爲盧根的行動神秘莫測，他們亦不知道，盧根是不是會跟踪着，監視着他們的。所以，必須肯定另有一件事情，是必然會把盧根的注意力吸引住的。而這件事情，就是那些大學生們忽然舉行一個狂歡派對。

盧根最怕的就是這些人齊集在一起，令他頭痛，所以他是必然密切注意，以防止他們攪事的。

這樣，司馬洛可以較爲放心了。

而且，他們的目的地，亦不是遊客會常常到達的。

那裏是一個貧民區，沒有什麼可以遊的地方。

司馬洛的車子，在這裏會是很刺眼的，於是他們就祇好假裝車子是已經壞掉了而停在這裏的。

他們下車在弄着，有一個附近的居民走了過來，問他們道：「你們需要什麼帮忙嗎？」

「我們的車子出了毛病，」司馬洛說：「你懂得修理嗎？」

「別開玩笑，」那人說：「我們連坐汽車的機會也不多，怎麼能夠有本事修理車子呢？不過，你們自己是賽車手，也不懂得修理嗎？」

「在這裏沒有修理的工具。」司馬洛說。

「要不要我替你回去拿呢？」那人問道。

「不必了，」司馬洛說：「現在是馬達太熱，停在這裏涼一涼，就可以再開動，捱得回車廠去。不過，我還是很多謝你的好意！」他掏出一張鈔票交給那人，因爲那人顯然是想找一個賺錢的機會，那就讓他賺一點錢好了，否則他不會心息。

這個人拿了錢之後，亦會告訴別的人車子是爲了什麼而停在這裏，那麼，其他的人亦就不會有什麼奇怪的推測了。司馬洛又問那人：「我們在這裏散步一下，沒有問題吧？」

「當然沒有，」那人說：「你們是受歡迎的！」

「那幾間屋子，」莎莎公主說：「看來像是沒有人住的。」

「的確是沒有人住，」那人說道：「這裏有許多屋子都已經沒有人住了。你知道，這裏沒有什麼好做的事情，謀生不容易，有些人就是把屋子丟下來，到城裏去了！」

「那麼，」莎莎公主把頭枕在司馬洛的肩上，顯出情意綿綿的樣子，「假如我們進入一間屋子裏休息一下，也不會有人介意了？」她是正在暗示，她希望有一個清靜的地方，與她的男伴溫存一下。

「當然不會有人介意，」那人說：「這一點我還可以保證呢！」假如他不是得到了這些酬勞，他就不會保證這個了。

「那很好，」莎莎公主說：「我們去散步一下！」

司馬洛再給那人一張鈔票：「痲煩你替我們看守着車子，別讓小孩子們亂攪好不好？」

「這個一定！」那人說：「這個一定！」他是十分高興得到了這一筆意外收獲的。

於是司馬洛與莎莎公主便一起步行着，走向那些空屋，而進入了其中一間。

「是不是這一間？」司馬洛問。

「不是，」莎莎公主說：「我們不能夠第一下就走對了地方的，我們現在是不熟這裏的情形的人，我們正在找一個可以避開別人的地方。我們會發覺，這間屋子是不適合我們的，於是我們就得另外找一間！」

「好主意！」司馬洛說。

他們進入了那間屋子裏，看到事實上那間屋子對他們也是並不適合的，裏面發霉，而且也太骯髒了。

於是他們從後門出來。

莎莎公主伸手指道：「看！那邊那一間！」

那一間屋子，看來則是結實得多的，似乎本來乃是一間豪華大宅，後來不知如何給棄下了。

莎莎公主說：「這屋子本來屬於一個貴族，許多年前他被他的政敵謀殺了！」

「也是政治的風險！」司馬洛說。

「他倒是該死有餘的，」莎莎公主說：「他就是那罐頭廠的創辦人，但那時還沒有罐頭事業，罐頭廠所在的地方祇是屠場，屠宰豬牛羊之類，不過用途也是一樣，間中有些他所不喜歡的人，亦是會給送到這裏面來宰掉的！後來，科學發達，這裏也添置機器等等，變成了罐頭廠了。」

「唔，」司馬洛說：「奇怪你怎麼還是沒有養成吃素的習慣，你明知道在這裏是常常吃到自己的同類的肉的！」

「你吃素好了，」莎莎公主說：「我們早已習慣了！」

司馬洛講了這句話，還以爲可以令她倒胃，其實却是無效的，反而他自己的胃裏又有一些不妙的感覺，因爲他到了這裏來之後，膳食多數是由官方供應，而他又不能夠不吃。

莎莎公主繼續說：「這位殘忍的貴族，因爲屠場本來是他所建的，所以他的屋子裏就有一條秘密隱道通到那裏去。你看，距離這裏並不很遠。」

「步行去却是不近的。」司馬洛說。

「那個時代的人，」莎莎公主聳聳肩道：「他們有的是時間！」

「唔，」司馬洛說道：「你們知道有這條隱道，然而管理罐頭廠的人却會不知道！」

「這是歷史的問題，」莎莎公主說：「盧根這種人，也是常常換的，管理罐頭廠的人，也是常常換的，卸任的人，多數都是不得善終，沒有機會把有關這罐頭廠的秘密透露出來，因此，新任的人對罐頭廠的歷史知道得不多，而且他們也不是對歷史更感興趣，他們祇是對用途感興趣吧了。」

「那麼，」司馬洛說：「你又怎麼知道呢？」

「首先，」莎莎公主說：「我是皇室的人，對這種事情，我們比別人知道得多，其次，我們是讀書的，我們研究歷史，從歷史的記載上亦發覺到一些有關這件事情的蛛絲馬跡，第三，我們大學生到這屋子來研究過。」

「你們——來這裏研究過？」司馬洛幾乎梗住了。

「我們是來研究歷史的！」莎莎公主說：「什麼地方我們都可以去！」

「哦，對了！」司馬洛說。這樣，他才放心一點。假如給盧根知道了他們是到這裏來的話，他們就糟了。即使是以賽車手的身份來這裏，也是不妙的。

司馬洛跟着莎莎公主在屋中走來走去，巡視着。這間屋子是結實得多了，而且亦是大得多了。

莎莎公主說：「而且，這裏傳說有鬼，就更值得我們這些不知死活的人來研究了。」

「有鬼嗎？」司馬洛問。

「那個屋子原主的貴族是給謀殺的，」莎莎公主說：「而且他們又殺過非常多的人，所以人們就傳說這屋子裏有許多寃鬼了。這也就是爲什麼那些人不願意住到這間屋子裏來，雖然這裏的環境是好得多的！」

「哦，」司馬洛說：「那麼你們有沒有找到鬼呢？」

「至今還沒有，」莎莎公主搖了搖頭道：「這種事情，相信也是心理作用居多的。」

她領着司馬洛，沿着梯級下去，到了地下室中。她又領着司馬洛到處參觀，後來，到了一座酒窖中，找到了牆壁上的一塊石頭，就用手去拉。

司馬洛連忙說：「讓我來吧！」

但是，莎莎公主已經把那塊石頭拉開來了。司馬洛手中拿着電筒照射着，他知道這是一度暗門，但想不到這暗門可以如此輕易地拉開。

這可以見到，昔日這度暗門的建築手法是非常之好的，如此沉重的一度石門可以如此輕易地拉開，而且一直到多年之後的今日，都還是如此。

莎莎公主說：「我們進去，把這門關上，就不會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裏面了！」

他們進入了隱道之內，司馬洛用電筒照射着，看到這裏面有很多蛛網，但是塵則並不多，因爲灰塵不能從外面進來的。

司馬洛與莎莎公主撥開那些蛛網前進，一面用電筒照射着。這路是很好走的，因爲這隧道是上下左右都嵌了石板，而稍爲向下斜的地方有石階讓人走下去，向上斜的地方亦有石階讓人走向上面。

他們談話，都是盡量壓低聲音。

莎莎公主告訴司馬洛，她曾經沿着這隧道進入過那罐頭廠的裏面，而且沒有給人發現，不過她那樣做，也祇是存心玩玩而已，又不是進去做什麼，所以她很快又再離開了。

這一次，她進去則是有事情做了。

到了差不多隧道的盡頭，司馬洛拿出了手槍來。因爲，他們這一次去，未必祇是探一探而已，假如有機會，就是會立刻行事的，他們可能遭遇很大的變動。

他們終於到達了盡頭，前無去路了。那裏又是一度石砌的牆壁，而顯然這裏就是一度暗門。

這度暗門，應該也是很易打開的。這時，莎莎公主就伸手去把門拉開。司馬洛忙提醒道：「小心一點！」

在這裏，莎莎公主則是知道自己是在幹什麼的，她很容易就把那暗門拉出來了。這度暗門也是很容易打開的，亦是從裏面拉出來。

這度石門也是十分之圓滑的，雖然是那麼古老的建築，還是保持艮好的狀態。而莎莎公主也果然是很小心的，她祇是把門開了一綫，司馬洛向裏面望望，望不到什麼，祇是看到一陣黑暗。

莎莎公主說過，這裏的入口也是一座地下儲物室。他們看不到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他們由於知道這裏是經過改建的，不知道有了什麼改變，所以要小心一些。但現在看來，這裏面並沒有人，所以他們就再把門開大了。

仍然是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這裏是沒有任何光源的，除非司馬洛開亮手中的電筒，否則就甚麼都看不見了。

但是很奇怪，這裏面却是空氣頗爲流通的，並不窒悶，似乎在設計的方面是另有更精妙之處的。司馬洛開亮了手中的電筒。

莎莎公主就失望地發出「噢！」的一聲。

因爲，擋在他們前面的乃是一座木櫃的背面。

看來，這座儲物室是巳經用着某種用途了，有一座木櫃靠牆擺在這裏。由於木櫃是靠着牆，便剛好把這隧道的出口堵塞了。

莎莎公主低聲說：「看來是一座很大的木櫃，把整堵牆壁都遮住了，不然是不會剛巧遮住這個出口的。」

司馬洛試試把這木櫃推推，也是推不動分毫。

這就證明，這個櫃子果然是很大的了，正如莎莎公主所講，並不是一座小木櫃偶然碰巧把隧道的入口遮住了，而是一座大木櫃，裝設在整座牆壁上的。

莎莎公主喃喃着：「豈有此理，爲什麼我們的運氣偏偏要這麼糟呢？」

「不要緊，」司馬洛說：「先看看這櫃子是裝什麼的！」

「怎樣看呢？」莎莎公主問。

司馬洛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他巳帶來了一些工具，其中有一把瑞士多用軍刀。這是童軍最喜愛的東西，就是因爲一把刀子兼有十幾種用途。他就用這把刀子在那木櫃的背後開刀起來。他一開刀就是大開刀，原來凡是木櫃，都是有木框的，每一塊木板嵌在木框上，如此就不必應用一整塊大木板。他就沿着木櫃的邊緣割了一條縫，把整塊木板都割了下來。如此，他就是在木櫃的後面開了一個大窗口。這反而勝過割一個小洞，因爲一個小洞不易掩飾，而一大塊整齊的木板，又是貼着木框割開的，裝回了之後，反而不容易察覺了。

他把這木板取了下來，發現裏面是放着許多瓶瓶罐罐等的東西。這是罐頭中雜用的用品。

司馬洛把一隻瓶子拿出來，用電筒照照，笑道：「很好，是一瓶萬能膠，這正好方便我把這木板裝回！」

他雖然帶來了不少古怪的用具和武器，但是也不可能應有盡有，膠就是他沒有帶來，然而正需要的東西。

他把那些瓶罐搬開一些，就試試把櫃門推開。

假如櫃門是在外面鎖着的，那就是困難一些了。但是，照常理而言，櫃門不應該鎖起來，因爲這罐頭廠是一個閒人免進的地方，要到這裏面來偷東西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這櫃子裏面放的，也並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不值得偷的，爲什麼要鎖起來呢？

果然，司馬洛很輕易就把那門推開了一綫。

他們現在才可以眞正看到櫃外的地下室，在此之前，他們是還不知道櫃門外面究竟有沒有燈光，現在推開了一綫，就知道沒有了。那外面仍然是漆黑一片的。

這樣黑暗，就應該是沒有人在了。但司馬洛還是細細傾聽，聽出了連呼吸聲都沒有，他才把櫃門推得大開，然後再開了電筒向外面照射。

他們果然看不到有人。這裏巳經成爲了儲物室，原來四壁都是放着櫃子，而且放了許多雜物。司馬洛用電筒照射着，看了一陣，說：「這些都是用不着的東西，放在這裏，因此有人進來拿東西的機會不高。現在我要進去了！」

「小心一點！」莎莎公主低聲說。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向來都是胆大心細，不怕危險的！你在這外面等我！」

司馬洛再小心地搬開櫃內的雜物，就爬了出去。他割開的乃是櫃子最下層的背面，因此他爬出去，亦沒有把櫃子的橫板壓斷之虞。

他出去了之後，莎莎公主也帮不了他什麼忙，祇好在那裏等着了。

司馬洛爬出去了之後，就登上地下室的樓梯，試試那地下室的門。

他相信這門亦是沒有什麼需要鎖上的，而果然，他也可以輕輕拉開。外面就是一條走廊。

司馬洛並不太担心。因爲，這個地方，祇是難進大門吧了，祇要進來了，就不會有什麼大危險。這裏面不應該會有如何緊密的戒備，戒備應該祇是注重在入口的

方面而已。而且，他也知道了這內部的形勢。雖然最近這裏曾經大興土木而可能改建過某些部份，但大致上的地勢是不改的，譬如裏面這些走廊，就應該不會改。裏面也應該不會有什麼人在巡邏着。有什麼好巡的呢？

也許，這個時間，大部份的人都是應該巳經睡覺的了，他可以相當自由地在這個地方來去。

但是，事實却又不是如他想像的那麼順利。他剛剛轉了走廊的轉角，就忽然聽到有皮鞋聲和人在談話的聲音。

司馬洛大吃一驚，連忙縮回頭，但他知道他是沒有時間逃回走廊的盡頭了，因爲這一段走廊太長，而前頭那一段走廊則太短。他退到一半，來人就會轉角而看見他了，而這走廊兩邊又是沒有門口可以讓他躲的。

司馬洛聽見那些來人的講話，知道來者有好幾個。事實，來的乃是四個帶着槍的守衛，其中的一人說道：「不必巡了吧？那邊不過是地下室，轉過去，連燈都沒有！」

是的，直通地下室這條走廊根本沒有燈，還是在轉了角之後才有燈光的。

但是另一人却說：「也不必差這一步了！」

他們都沒有停下來，就繞過了走廊的轉角。但他們却沒有看到司馬洛。其中一人開亮了電筒，向這段黑暗的走廊照射一下，一眼就看到了走廊的盡頭，也知道那裏面是沒有人在着的。於是他們就轉身離去，一面還在討論着一些與此行無關的事情。

他們沒有看見司馬洛，司馬洛則是看見他們的。

原來，司馬洛沒有地方可躲，就祇有向上。

那走廊不太窄，也相當之高，走廊的天花板與地面是有一段距離的，走廊的牆壁是用石頭砌成，相當凹凸，這就可以讓司馬洛爬上去，當然，這也是需要有近乎壁虎功的本領才能夠做到的。而這上面也有幾條水管橫着，可以讓司馬洛扳扶住，於是司馬洛就可以停留在上面。

那些人是不會向頭頂上望的，尤其是在黑暗之中，也不容易看到什麼。同時，他們亦不是有意來找尋什麼，就更加不會看見什麼了。

司馬洛在他們走了之後，便又飄然落下來，心中甚感迷惑。爲什麼會忽然加緊巡邏呢？這個地方也要巡到來？照他所知，那些莎莎公主所得的情報，以及曾經在這裏過過日子的章理夫的妻子所講述，裏面的情形向來不是如此的，而且他們所知道的最近也不是如此的。

司馬洛相信他會有些困難了。

他小心翼翼地繼續前進。

再轉走廊，登上稍高的一層，隨時準備再碰到巡邏隊。

然後再轉了一條走廊，他的去路就給一度鐵門擋住了。這走廊的盡頭乃是一度大鐵門，是從裏面鎖住了的，司馬洛無法將之打開。

而這門一看就知道是新設的，因爲那金屬還是閃閃亮的，一點銹都還沒有。舊了的門，即使打抹和保養得很好，樣子還是不同的，這度門就設在最重要的走廊處，把上層與下層隔開了。司馬洛的腦海中立刻出現那張這裏罐頭廠的形勢的手繪地勢圖。他記得圖中是沒有這鐵門的，不過，新設了這鐵門，倒是剛剛好把他擋住了。爲什麼要設這樣一度門呢？這下面給這樣一度門一隔隔住了之後，就是孤立了，留在這下面的人，會是像給關在監獄裏似的，假如那度鐵門不打開，就不能够離開這屋子。

眞奇怪，爲什麼會如此呢？又有人巡邏，又有鐵門隔着，防範什麼？當然不會是防範有人從那秘密隧道進來，否則的話，祇要把隧道口封掉就是了。

司馬洛在心中惡毒地咒罵着，一面在這一層走來走去，視察情形。這一層是有許多房間的，這些房間有些是空置着，亦有幾間乃是用來給工人們工作的，裏面放着一些手操的機器，還有些未完成的材料放着。這裏夜間當然是沒有人在開工了，不過可以看得出日間是有工人在這裏爲罐頭的招紙盒加工的。那麼，有了那度鐵門豈不是很不方便？把那些工人鎖了起來？假如不是用以把工人鎖起來，那是爲了什麼？爲了夜間鎖起來？關一些什麼呢？

這一度鐵門使司馬洛無法立刻實現他的計劃，因爲章理夫並不是給囚禁在這下面的。他焦急而又生氣地在這下面跑來跑去，跑到有窗口的地方，也祇是能够望向外面，而不能出去，因爲這裏的窗口也是有鐵柵攔住的。而這一層是有一半在地面之下的，所以窗口亦是在高處，近屋頂的地方，望出去，也剛好是外面的廣場的地面。

也許，這門在白天是會打開的吧？但是白天有什麼用處呢？白天會有許多人在這裏面開工，而且白天也沒有人睡覺，沒有黑暗作掩護，就不方便行事了。

司馬洛走了一遍，毫無辦法可想，就祇有循着原路離去。

他爬出那隻櫃子，又與莎莎公主會合，一面把他的發現告訴她，一面拿了一些萬能膠把那塊櫃子的背板黏回原處。他祇是在幾個地方用了一點點的膠，把背板穩住，假如有人開櫃子，是看不出來的，但他要再弄開，則祇要用刀子在有膠的地方割一割就行，不必像開始的時候那樣麻煩的。

莎莎公主也是感到很失望，她呶着咀說：「那怎辦好？這本來是一條很好的路，却又給他們在無意之中堵住了！」

「再想辦法吧！」司馬洛說：「先調查一下他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必要時，把這門炸開，攻進去也是可以的，不過需要用許多人！」

他們祇好先行離開。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回到車子那裏時才發覺寃家路窄。

他們正上了車子，準備開走的時候，忽然一陣吵耳的馬達聲響，四部摩托車從樹林中出來了，這些摩托車顯然是正在等着的，而現在開出來，就把他們圍住了。

「是靈高他們！」莎莎公主低聲說。

「鎭定一點！」司馬洛說：「我們認得他們，他們不認得我們！」由於司馬洛

與她都是經過化裝，是另外的身份。

不過雖然如此，他的心裏也還是難免有恐懼感，因爲事情已經够痲煩了，還再來了這些痲煩人，那些摩托車雖然攔住去路，司馬洛祇要一開車就可以把它們撞開的，不過司馬洛又暫時不想惹這種痲煩。

靈高的車子滑過來，到了莎莎公主這邊的車窗外。他低頭說：「我聽說你們的車子有了毛病！」

「是呀，」司馬洛說：「馬達太熱了，要涼一涼，就可以開回去修理！」

「要不要帮忙？」靈高問。

「謝謝你，不必了！」司馬洛說。

司馬洛現在是用另一種聲調講話。他除了能化裝之外，並且也能够改變聲音，所以，靈高應該是不會認得他的樣子，也不會認得他的聲音的。莎莎公主則不會變聲，所以祇好不出聲了。

靈高又低下頭窺窺司馬洛，說：「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們嗎？」

「也許吧，」司馬洛說：「我們常常開車出來試行！」

「你當然也認得我！」靈高說。

「對不起，」司馬洛說：「不大有印象！」

「但是我認得你！」靈高說。

「是嗎？」司馬洛極力保持着鎮靜而說道：「嗯！這也不出奇，許多人都認得我！」

「我是靈高！」靈高說。

「哦，幸會，幸會！」司馬洛說：「你也是來參加賽車的嗎？」

「你們是曼紐爾與莎蓮娜，對嗎？」靈高問。

「是的。」司馬洛說。

「那你有什麼理由不認得我呢？」靈高問。

莎莎公主說：「我們有什麼理由認得你？」

司馬洛已來不及制止莎莎講這話，莎莎公主實在是不該開口的，第一是因爲當她一開口，她的原來的聲音就暴露出來了。第二就是靈高那句話是問得不尋常，一定是有頗重要的原因的。

靈高小心地看了莎莎公主一陣，說：「我好像聽過你的聲音，很熟，一次我不能忘記的印象之中。」

司馬洛冷酷地說：「你究竟想要什麼呢？開口好了！」

「沒有要什麼，」靈高說：「我祇是在奇怪，曼紐爾是我爸爸的朋友，他來過我家很多次，還指導過我駕駛摩托車的秘訣，怎麼他會不認得我呢？」

這時，司馬洛就知道果然是寃家路窄了。他沒有出聲，但是已經從車門的暗格中拿出了手槍。

靈高似乎知道他會有武器，又說：「我現在是受聘於盧根，表演花式飛車。你殺我，你是一定逃不掉的！」

司馬洛的腦筋也是非常之快的。他說：「既然你是爲盧根工作的，爲什麼你要來冒險呢？你大可以不動聲色，去向他告密的！」

「我剛才也是有這個打算的，」靈高說：「不過，在我聽過了莎蓮娜的聲音之後，我就醒悟起來了。你們兩位，都是跟我見過面的，也認得我，不過不是在我的家裏，我爸爸的宴會中，而是某一次——」他得意地微笑起來，「在某一處的路上，我跟一位女孩子開一個玩笑，却有一位英雄開一部汽車來救了她，把我們的車子撞壞了。你們對這件事情有印象嗎？」

司馬洛說：「正如我說，爲什麼你在這裏冒險，而不向盧根告密呢？」

靈高說：「我們來了之後，在我們的上級高思的寫字間裏看到了一張照片，才知道原來那個女孩子就是這裏的莎莎公主，而高思告訴我們，莎莎公主給人縛去了，要把一個叫章理夫的人換回去。奇怪，原來莎莎公主回來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假如你把這秘密告訴盧根，」司馬洛說：「你可以領到大功！」

「我不喜歡盧根，」靈高說：「他請我們表演，我們是很感興趣的，但是他却把我們的旅行證件沒收了。這樣，他認爲可以控制我們。但是他却沒有想到，這樣做是很令人反感的。我不喜歡你，因爲你撞壞我們的車子，但我更不喜歡盧根！」

「你究竟想怎樣呢？」司馬洛問。

靈高又狡猾地微笑着，說道：「你是不會殺我的，這一點我已經肯定了，是不是？」

「我可以殺死你，」司馬洛說：「但是我不想殺死你，你想怎樣，你乾脆講出來好了！」

「我想知道你究竟在攪些什麼鬼，」靈高說道：「然後我才選擇與你們合作好，還是與盧根合作好！」

「現在情形不是已經很明顯了嗎？」莎莎公主說：「我們就是要設法把章理夫救出來！」

「我還以爲你是已經給被縛走了！」靈高說。

「本來是的，」莎莎公主說：「本來是用我來交換，不過盧根却在拖，不管我的死活，而我知道了眞相之後，對章理夫感到同情，我決定合作，回來帮忙把他救出來！」

「你們打算怎樣把他救出來呢？」靈高問。

司馬洛說：「祇要你不管這件事情，我們就自有辦法！」

「我不管這件事情？」靈高又微笑道：「假如我答應你不管，就此離去，你能放心嗎？」他這個問題是問司馬洛。

「你似乎是正在逼我殺你！」司馬洛說。

「你是不會殺我的，」靈高說：「我不很喜歡你，不過，莎莎公主肯跟你合作，而你的目的又是要把章理夫救出去的，那你一定不會是一個很壞的人，而你最能保證我不壞事的，就是讓我參加，與我合作！」

「你又能帮我們一些什麼忙呢？」司馬洛問。

「我們現在的上司就是高思。」靈高說。

「那麼呢？」司馬洛又問。

靈高說：「高思以前是那罐頭廠的廠長。」

「但他現在已經不是了。」莎莎公主說。

靈高說：「他也不是一個好傢伙，能做那個職位的，怎麼會是好人呢？不過很奇怪，他對你却是很好的。他在寫字間掛有你的照片！」

「我？」莎莎公主說：「我根本不認識他！」

「在這個國家裏，」靈高說：「很多人都是你不認識他們，而他們認識你的。他們要尊敬他們的皇室，而高思就是這樣一個人！」

「高思？」莎莎公主難以置信地說。

「是的，」靈高說：「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對皇室是非常尊敬的，他知道你被捉去了，而盧根把章理夫收藏在那罐頭廠裏，仍然不肯交換，這使高思很不開心，而這也是爲什麼他會給盧根調了出來的原因！」

「這倒是相當有用的情報，」司馬洛說：「但你是怎麼知道的？」

「高思自己講出來的，」靈高說：「他一喝了酒之後就很多話講！」

「唔，」司馬洛說：「你又認爲怎樣可以帮我的忙呢？」

「我不知道你需要我們做些什麼或者需要不需要我們，」靈高說：「不過，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高思爲了公主的事，情緒很不穩定，他很有可能自己動手去把章理夫弄出來的！」

「你在開玩笑！」莎莎公主說。

「這是眞的，」靈高說：「他飲了酒之後很多牢騷，他很可能決定這樣做，而當他決定這樣做的時候，他很可能是叫我們來動手！」

「假如他叫你們動手，」司馬洛說：「那你們會怎樣呢？」

「我不知道，」靈高說：「總之那時就眞難應付了。」

「你不是剛剛說過，很有興趣做一些冒險的事情嗎？」司馬洛說。

「找刺激是一件事，」靈高說：「送死又是另一件事。假如替他做了這件事情，我不相信他會把我們放走，而且他還極可能會拿我們來做替死鬼！」

「你還算懂得爲自己設想。」司馬洛說。

「另一方面，」靈高說：「假如我們乘他喝多了酒之後慫恿他一下，他可能會更快決定動手！」

「這個問題，還是先考慮清楚才好，」司馬洛忙說：「你現在是選擇與我們合作嗎？」

「是的，」靈高說：「祇有兩個選擇，而我們是不可能不作選擇的。」

「你看，」莎莎公主對司馬洛說：「我老早就對你講過了，他們幾個都是不如你猜的那麼壞的！」

「是了，」司馬洛說道：「我承認看錯了。但是，靈高，爲什麼你要選擇我們呢？」

「因爲我相信你們在事後也會把我們弄走，而決不會把我們留下來去做替死鬼的！」

「哦，」司馬洛說：「你對我很有信心！」

「因爲我對公主有信心，」靈高說：「而且，你也是很有辦法的人。上次你把公主帶走了之後，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找到你們。你們沒有可能逃得那麼快的，一定是有一架飛機接應！」

「你看見嗎？」司馬洛問。

「當然沒有可能看見，」靈高說：「不過我猜得到，因爲就是祇有這一種可能性而已。」

「你很聰明，」司馬洛說：「現在，你既已決定和我們合作了——」

「等一等，」靈高說：「我有一個問題要先問你的，那就是，你假扮了賽車手曼紐爾了，那麼原來的曼紐爾呢？」

「曼紐爾是令尊的朋友，所以你担心他的安全，是嗎？」司馬洛問。

「這是當然的了，」靈高說：「而且他也是我的朋友！」

「曼紐爾和莎蓮娜都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而他們亦知道這件事情，自願合作，」司馬洛說：「我不能够證明，因爲他們必須躲起來，不能露臉，所以你祇能够相信我的話了！」

靈高想了一陣，聳聳肩，說：「看來我也是祇好相信你了。其次，假如你決定與我合作，你也得告訴我多一些。我對你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

這一次，輪到司馬洛考慮了。

莎莎公主則說：「你知道得太多，你能守秘密嗎？」

靈高說：「現在我也知道得不少，對你們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脅了。再知道得多些，似乎也是不大成問題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看着莎莎公主，「你認爲我們可以告訴他嗎？」

「你早已經講過，你是一切都要做主的，」莎莎公主說：「既然如此，那你又何必問我呢？不過我猜，到了現時這個地步，告訴他也的確是沒有關係了！」

於是，司馬洛就把大致的情形對靈高講出來。

「這很有趣，」靈高說：「你們是來救章理夫的，而高思也很有意思把章理夫弄出來。不過是動機不同吧了。但是，我不認爲你應該與高思合作！」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高思不是那種可以合作的人，太反覆了。他可以今天跟你合作，明天就把你殺掉！」靈高說。

「不錯，」司馬洛說：「你講得很對，這是很理智的。你也是因爲同樣理由不選擇他。」

「是的。」靈高說。

「沒有問題，」司馬洛說：「我們一定可以把你弄出去的，你也用不着取回證件，我們有把握替你補辦，就當做遺失了好了！」

「很好，」靈高說：「但是，我們要做一些什麼才能够帮得到你呢？」

「首先得要向高思打聽一下，何以那裏面會多了一度鐵門，他雖然已離開了，他是應該會知道的。」

「我可以刺探一下。」靈高說。

「小心一點。」莎莎公主說。

「你放心好了，」靈高微笑道：「我也不是那麼笨的人，我不會讓他知道我對這件事情感到興趣的。事實上，他這個人

太喜歡講話，祇要稍爲引導，尤其是使他飲了一些酒之後，他就大講特講了！」

「很好，」司馬洛說道：「你盡你的能力吧。但是你得記着，在時間方面，我們是很受限制的，賽車一過去了，我們就得走了，必須在這之前，把我們的事情做好！」

「我明白，」靈高說：「這個我會盡力的！」

司馬洛向他伸出右手，說：「以前的過節，我們不要記住如何？」

「那是小事，」靈高說：「你是有苦衷的。」他與司馬洛握了手，而且亦叫他的幾個手下與司馬洛握了手，以表示不究既往，一切都和好。

在大約十分鐘之後，他們的摩托車首先駛出了樹林外，跟着，司馬洛和莎莎公主的跑車亦駛出來了。

他們各自回去。

他們已經約好了如何聯絡。

靈高是會盡力向高思刺探的，不過，高思此時却是已在爲他們盡力了，雖然高思並不知道，靈高他們回到了宿舍之後一陣，高思才回來。原來高思又是到罐頭廠去，與那新的廠長鱷魚飲酒談天發牢騷。他在的時候，也正是司馬洛潛入時，不過有鐵門隔住，未有機會相遇。

高思回到來時，靈高等正在喝着啤酒，他們本來是應該睡覺的了，但是爲了等高思，而他們是不能够就這樣不睡等高思的，必須找一個藉口，而最好的藉口就是先享受一下啤酒才睡。

這樣，高思回來時，他們亦很有理由游說高思也喝一些。他們却用不着高思喝，高思一進來就說：「這些算是酒嗎？來，我給你們喝一些眞正的酒！」

他把他們召到他的寫字間裏，拿出幾瓶上好的白蘭地和威士忌來。

靈高說：「我看你還是不要喝那麼多的好，你已經醉了！」

高思豪氣地揮揮手：「我是從來不醉的，我祇是越喝得多，就越多話講！」

靈高等人就陪他喝，而高思滿腹牢騷，用不着他們引導，也自己開口講了。他講出他和鱷魚談了一些什麼。

章理夫在那罐頭廠內又不再受到優待了。他又給關回了那黑暗的房間裏。

高思舉着杯子，憂愁地看着牆上掛的是皇室照片，說：「看樣子，盧根是不打算把公主換回來！」

「這是他的事情，」靈高說：「你是管不着的！」

「有許多事情都不是我管的，」高思說：「但是，公主有難，我就有責任要管，事實上，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要管！」

靈高等不出聲，但他們的表情却比講話更有力。

靈高們的表情是表示，不相信高思有管這件事情的能力。

高思說：「這件事情，我要解決的話，實在很容易！」

靈高說：「你們貴國的事情，我們實在是不願意管的，不過既然你提起來，我們就也不妨討論一下——假設你把這個章理夫找了出來，那又怎樣？你不認得那些捉去了公主的人，你不能交換！」

「用不着交換，」高思說：「祇要把他放回家去就行了！我對這件事情一直都了解，章理夫放出去，公主就會給放回來了。」

「我們既是朋友，」靈高說：「我當然關心你的安全，因此我就勸你還是不要亂來好些。首先，你已經不是管理那個地方的了。」

「祇有我仍然隨時可以進去！」高思說。

「那你如何對你的朋友鱷魚交代呢？」靈高說：「章理夫是他的責任，他雖然與你是好朋友，他也不能够爲了交情就把章理夫交給你的！」

「我可以殺掉他！」高思說：「爲了公主的安全，任何人都不惜犧牲！」

「還有你這上司盧根——」靈高說。

「盧根要殺我，他得自己來找我，」高思說：「他得和我決鬥！」

「我不相信盧根會與你決鬥，他會派別人來的，」靈高說：「不過無論如何，那罐頭廠也是守衞森嚴的，鱷魚上任之後，防守的方式一定亦已改變了！」

「是呀，」高思說：「鱷魚這傢伙，一上班之後就大興土木，這裏也改律，那裏也改律！」

「那麼即是說他們是特別小心，提防有人要把章理夫搶走了！」靈高說。

「小心個屁！」高思不屑地揮揮手道：「你不明白鱷魚這個人，他就是喜歡攪攪。他上任了之後，就要改改這個，改改那個，這才能表示他是新的主持人，證明他是有做事的！」

「你是說，」靈高說：「他的改動，是沒有用處的嗎？」

「有什麼用處？」高思說：「那裏穩如泰山，外面的人不能攻進去，又不能偷進去，我管了許多年都是如此了，怎麼忽然之間會需要改呢？放屁！」

「呃——」靈高說：「他的改動，總不會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吧？應該是有一定用處的！」

「讓我告訴你改了些什麼吧，」高思說：「我可以畫出來給你們看！」

他拿出紙筆來，在紙上畫了許多草圖，指出鱷魚所改動過了的地方，以及指出這些改動何以沒有用處。

靈高對這座罐頭廠的內部形勢是完全不懂的，所以根本不知道高思在講些什麼。不過，當高思講到接近地下室的那部份時，他們則是懂了，因爲這是司馬洛去過的部份，而司馬洛提起過。

而且，高思亦講出那度大鐵門何以是多餘的，他說：「這是用以把在下面工作的工人鎖起來。」

「工人爲什麼要鎖起來？」靈高說。

「就是因爲鱷魚認爲這些土人不專心工作，」高思說：「所以他加建了許多鐵門，把各個部份都隔開了。如此，那些工人不能够從這個部門走到那個部門去談天說地，就可以增加工作效率！」

靈高說：「呃——提高工作效率，這似乎沒有什麼不對吧？」

「提高工作效率！」高思說：「這是放屁！那些人，有多少工作可做的？你有很多機會吃到我們出產的罐頭嗎？」

「呃——還沒有。」靈高說。他立刻開始覺得倒胃，那是因爲，他也是在不久之前，司馬洛告訴了他，他才知道此地生產的罐頭是可能含有一些什麼「雜貨」，他慶幸自己並未吃過。但是，是眞的未吃過嗎？

高思又說：「你沒有機會吃過，就是因爲生產不多。銷路不太開，提高工作效率有什麼用？多產了也賣不出去的！」

靈高說：「不過，多幾重鐵門，在保安方面是有些好處的！」現在，他已知道了，原來鐵門還有許多道新設的，把各個部份都隔開來，司馬洛弄開第一度，也不能够弄開第二第三度。

高思又說：「而且他還要守衞們每晚巡視各處！有什麼好巡的？他就是不喜歡人家空閒下來，同時也說明他有能力指東劃西！」

高思却不知道，鱷魚這樣做，剛好是歪打正着，假如不是如此，司馬洛剛才可能就已經把章理夫救了出來了。

靈高說：「我看，你還是去休息吧，酒喝得太多了。」

這是以退爲進的方法，也是一種激將法，靈高表示不想聽高思講下去，高思就是偏偏要講下去。

高思說：「我得把章理夫救出來。他留在那裏面，他是會死掉的！」

「你關心的是公主，」靈高說：「又不是他？」

「怎麼你還不明白？」高思說：「章理夫死掉了的話，公主也不能活着回來了。我必須把他弄出來，而且要快！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就要動手！」

「明天晚上？」靈高說：「呃——我們——你用不着告訴我們呀！你使我們的處境很困難！」

「我不告訴你們，你們如何能帮我呢？」高思說。

「我們帮你？」靈高說：「這件事情——我們是外人，假如弄糟了，你也許不會有事，但我們却是死定的！」

「假如弄糟了，」高思說道：「我也是死定的，因此，我們祇許成功，不許失敗！」

「我……我想不出我怎樣可以帮助你。」靈高說。

「我把章理夫救出來，」高思說：「你們把他運走，運出邊境！」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大堆鈔票來，「我可以給你們很豐厚的酬勞。你們一定得跟我合作，否則——否則——唉！你們總之是一定要合作的！」

「我們怎麼有辦法把什麼人運出邊境呢？」靈高說。

高思說：「我開一部車帶領你們過關就行了！」

靈高不出聲。事實上他與他的同伴們都不由得感到陰冷，從心中戰慄出來，因爲，高思這樣講得太容易了，到時行不通，那就是他們先送命。

「怎麼了？」高思說：「你們沒有胆量辦這件事情嗎？原來你們祇是有胆量在街上駕車橫衝直撞，欺負那些沒有車子的行人？」

「這個——呃——」靈高說：「不如等明天再詳細研究好不好？你先想清楚了細節，假如我們是可以帮你的話，我是一定帮你的！」

「好吧，」高思說：「現在，你們也得睡覺了！」

高思拿着他的酒瓶繼續喝，靈高等離開了。

靈高等人上床，過了一陣，靈高「睡不着」而出來，在外面的廣場上散步。

他是借這個機會與司馬洛通話。

司馬洛已交給了他一小型無綫電通話器，可以藏在身上的，因此，高思對他講的話，司馬洛已經從無綫電中聽到了，不過，靈高則一直不方便與司馬洛通話，因爲這裏有什麼監視的方式監視着他，那是很難講的。

他到廣場上去，那是最好的了，因爲廣場上不可能有什麼偷聽的設備。

司馬洛亦已教過他如何使用這無綫電。這無綫電不過是一隻包了鱷魚皮的香烟盒，外表看來，是看不出有什麼異狀的。

這東西，就可以通過裏面與司馬洛講話。

當然，司馬洛也是不可能每一分鐘都用這東西收聽着的，不過剛才，當高思與他們講話的時候，靈高已經按了烟匣上的暗掣，通知司馬洛，司馬洛得到了這個訊號通知，就收聽着了。

現在，靈高說：「他叫我們帮他，這怎辦？這人是有槍的，以他的能力，他根本不可能做到！」

「他倒是供應了一些有用的情報，」司馬洛說：「現在我知道了罐頭廠裏爲什麼有鐵門，和知道這並不是眞爲加强防守，祇做做樣子吧了！」

「但是，」靈高說：「他說明天晚上我們就要與他一起動手！」

「這個你就依他好了，」司馬洛說：「我也是明天晚上就動手。也許他不會成功，但我會成功的。無論如何，我們明天再算吧，你放心好了！」

「你明天又打算如何動手呢？」靈高問。

「我知道了眞正的情形，我就有新的辦法，」司馬洛說：「總之，一切都是明天再作最後決定吧，現在來談還是太早一些了！說不定他明天又改變主意呢？」

靈高祇好聽司馬洛所講，暫時睡覺去了。

不過，高思這個瘋子，却是眞來的。

第二天晚上，他就已經與靈高約好了，靈高等在罐頭廠外的附近等着接應他，他會把章理夫帶出來。然後，他會帶着章理夫與靈高離境。

這使得靈高他們甚爲害怕，不合作又不是，然而合作的話，前途又是殊不樂觀的。

他們祇是希望，假如萬一弄糟了的話，司馬洛可以解救他們——假如司馬洛眞是如他們所自稱的那樣，有那麼通天的本領的話。

他們就是這樣在外面等着，而鱷魚與高思則是在裏面一起飲酒。高思不是一個好人，他的忠於皇室，也與一般人民的動機不同，可以說，那祇是他的一種怪癖而

已。他這種怪癖，已經到了狂熱的程度，所以他才會做這一件對他的事業前途與生命都有危險的事情。

他與鱷魚一面飲酒一面談着，後來，他又問及章理夫。

高思說：「他還好嗎？」

「不大好。」鱷魚說：「今天又餓了一天。我不給他吃東西！」

「究竟爲什麼這樣做呢？」高思問。

「這是盧根先生的命令。」鱷魚說。

「我知道，」高思說：「但是盧根爲什麼忽然又改變主意呢？」

「我不知道，」鱷魚說：「我們嘛，就是祇有資格服從命令吧了，最好是不問太多問題！」

「我和你之間是無所不談的，」高思說道：「我和你是好朋友。你不能夠一猜嗎？」

「我猜？我猜就是盧根不服氣放章理夫走，因爲他對章理夫是深仇大恨的！」

高思說道：「那麼公主的問題又如何呢？」

鱷魚聳聳肩：「公主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公主的問題是這國家裏的每一個人的問題！」高思說道。

「我們是一級管一級的，」鱷魚說：「管我們的人是盧根，我們就祇能夠向盧根一個人交代和負責！」

「你聽我說！」高思說：「我們得幹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我們得把章理夫放走，讓公主給放回來！」

「別傻吧！」鱷魚說：「太過份的事情，我們是不能做的！」

高思是站了起來，走來走去，手舞足蹈地對鱷魚講話的，這時他却一轉過身來，手上就有一把槍指住鱷魚了。他說：「我已經跟你講過許多次了，鱷魚，你總是不聽。現在，我要採取強硬手段了！」

「我早知道你是瘋了！」鱷魚說：「我也有一把槍在桌子下面指着你！」

高思愕了一愕。他看鱷魚的姿態，也的確像是正在桌子下面拿着一把槍的。

鱷魚說：「你把槍放下來吧！」

高思說：「假如我們都開槍，就兩敗俱傷了，爲了忠於盧根這種豈有此理的行爲，值得嗎？」

「別跟我講這個，」鱷魚說：「這罐頭廠也根本是豈有此理的地方，你却幹了那麼久！」

「我可以射你的胸，」高思說：「你却祇能射中我的腿！」

鱷魚說道：「這樣一來，你還是逃不掉的！」

「這又未必，」高思說：「這裏的人，以前本來是我的手下——」

兩個人此時各懷鬼胎，他們顯然都是知道，槍一出來，就不可收拾了，所以都是盡快伺機放槍。而他們兩個人，也是差不多同時放槍的。

兩把槍「轟」地響了。兩個人都沒有講錯，鱷魚胸部中槍，連同椅子向後倒翻了，高思則是腿部中槍，一時蹲了下來。

他忙一拐一拐地走到桌子後面去看看，看見鱷魚已經死去了。果然，他們兩個人的推測都是準確的。

這時，就有人敲門了。這裏面的守衛聽到槍聲而來。

高思一拐一拐着走過去，把門開了一綫。外面那個守衛是他認識的，因爲以前就是他的手下。

「高思先生，」那人說：「有什麼不對嗎？我聽到槍聲！」

「沒有什麼，」高思說：「我們祇是在比賽眼界。你們別管，去睡覺吧！」

「我呃——還在當值，不能睡覺！」那人說。

「那你去當值吧！」高思說着把門關上了。過了一陣，高思又開門出來，這時他巳經用撕破了的衣服（是從鱷魚身上撕下來的）把腿子紮住了，以便流血不會太多。不過他走起路來仍是很困難。

他一拐一拐，沿着無人的走廊而行。

他知道章理夫是給囚禁在何處的，他在這裏管理了多年，對情形比鱷魚是熟悉得多了。那些新設的鐵門，也是難不倒他的。不過，守在章理夫的囚室門外的守衛，則是沒有那麼容易對付。他們有兩個人，首先看見高思的腿子正在流着血，他們就覺得情形甚爲不妙。其中一人問道：「高思先生，你怎麼啦？」

高思說：「沒有什麼，呃——情形有點不妙，可能有人攻進來了。我得把章理夫帶走！把他交給我！」

「對不起，高思先生，」那人說：「這件事情，最好由廠長下令，你知道的，雖然你也是一位有權力的大人物，但是實際管的不是你，在手續上……」

高思已經把槍收起來，此時又再拔出，連放了兩槍，那二個守衛都倒下來了。

高思把他們的槍踢開，拉開了那度門的門閂，就把門打開了。果然，章理夫就在裏面。高思開了燈，章理夫仍是作着瑟縮之狀，顯得很軟弱的。

高思說：「快來！我救你出去！」

章理夫仍是做出呆呆的樣子。他認得高思，因爲高思是虐待他的人，也是曾經虐待他的妻子的人，高思是沒有什麼理由會救他出去的。他不明白實在是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那其中一個垂死的守衛用了最後一點氣力擧起手來按響了警鐘。

那監房的門外是裝着警鐘的，一按之下，就整個地方都警鐘大鳴起來。

高思咒罵着，跳出門外，向那守衛加了兩槍。這其實是不需要的，因爲那個守衛巳經死掉了。

高思把那守衛的槍拿起來交給章理夫，說：「快！我們快走！」

章理夫不明白高思究竟是在攪什麼鬼，不過他也覺得這的確是一個逃走的機會，反正沒有什麼其他的大損失了，不宜放棄，於是把槍接過來。

這個時候，由於警鐘響，有兩個守衛就轉過走廊衝過來了。

他們看見高思和章理夫站在一起，而章理夫的手上拿着槍，雖然覺得情形很不妙，却也不敢亂動，戰戰兢兢地問道：「高思先生，發生了什麼？」

「沒有什麼，」高思說道：「你們回去吧，把那該死的警鐘關掉！這是誤觸吧了！」

但是那二個人同時亦看見地上那二個死去了的守衛，覺得高思這句話不能相信，雖然高思曾經是他們的舊上司。

其中一人說：「我看，我們還是一起去見廠長吧。這件事情——請你明白，高思先生，我們是很難交代的！」

高思手中的槍響了，那二個人也中槍倒了下來。但是祇是死了一個，另一個則負傷滾回了轉角後面。

高思對章理夫一招手，忙說道：「快來！」

但走廊那邊又有人聲，有人說：「發生了什麼？」

那個負傷的叫道：「是高思先生……我不大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他把章理夫放了出來，又殺了門口守着的……」

來的守衛說：「他喝得太多了！他巳經把新廠長殺了！我們必須制止他！我巳經通知了人，盡快與盧根先生聯絡！祇有盧根先生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章理夫在高思的身邊說：「你眞妙！你究竟在幹什麼？」

章理夫對高思的奇怪心理是一無所知的。

高思說：「他們把公主捉去了，要交換你，盧根却不肯！這是不對的！公主是我們國家的精神，是我們的靈魂。沒有了精神和靈魂，我們還有什麼？」

章理夫對高思這表現，感到頗爲難以置信，不過他看着高思殺人，那又不由他不信了。章理夫說：「精神和靈魂有沒有，還是其次的事情，現在最重要的還是，我們連逃路都沒有！」

「你跟我來好了！」高思說：「這地方以前是我管的，我對這裏很熟！」

他帶着章理夫回身沿着走廊逃走，一面喃喃地咒罵着：「豈有此理，通知盧根！否則我是有辦法指揮他們的！他們以前都是我的手下！」

他們轉了角，却剛剛看到一度鐵門「砰」的關上了，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媽的！」高思又咒罵着，「笨蛋！裝上這些鐵門幹什麼？無中生有！沒事找事做！」

也許鱷魚這些新設備確是無中生有，但就是剛好制住了高思。

「走這邊吧！」章理夫說。

「這邊沒有用！」高思說。

「這鐵門我們可以打開，」章理夫說，「門閂是在這邊！」

「沒有用的！」高思說：「這門是通到地下的！地下沒有路逃出去！」

這樣說着時，他們都詫異地看到，那門上亮起紅煤似的光，跟着門閂就熔掉了，門給推門，出現的就是司馬洛。司馬洛手中拿着之外，亦拿着一件奇怪的工具，好像吹風筒，也像一把太空人用的槍。

高思愕愕地說：「你是誰？」

「靈高的朋友！」司馬洛說：「他託我來的！」

「你怎麼進來的？」高思詫異地問，跟着又說：「靈高的朋友？靈高又另有朋友？」

「剛剛交的，」司馬洛說：「我也是來救章先生的，所以說是志同道合，至於我怎樣進來——地下室有隧道，可以通出去！」

「假如有，我怎可能不知道？」高思說。

「似乎有些事情你確是不知道的，」司馬洛說：「假如不是眞有隧道，我又怎樣進來呢？」

「你——你們會把公主交還嗎？」高思問。

「我們就是想把公主交還，所以才來救人！」司馬洛說：「嚇盧根不到，沒有辦法，難道割些頭髮或割一隻手指寄回來威脅嗎？我們不能對一位公主這樣做！」

司馬洛則是摸得準高思的心理的！這是由於靈高巳經對他作過了提示。

「你說得對！」高思說：「盧根這個人就是太低級趣味了！他簡直是一隻野獸，完全不明白的人是要有一些原則的！」

司馬洛覺得很可笑：高思這個人，居然也講起什麼原則來了。但是，既然高思這套原則是可以利用的，他亦不會笨到去與之辯論了。他對高思說：「來吧！快走吧！」

「你手中這是什麼東西？」高思問。

「我這是一件特別的工具，」司馬洛說：「可以把鐵門燒穿，就是一呎厚的石壁也一樣可以弄穿！」

這件工具，也是由「翻案組」供應的，其實也並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巳經有了多年，是北歐一個囚犯在獄中發明的，但由於用途太犀利，所以一直受到各國官方的嚴格管制，祇是在礦場或某些其他必須的場合准許應用，司馬洛拿到了一隻，這一次來，鐵門就不能制止他了。即使高思不發難，他一樣可以成功，而且會更順利。不過這一次，高思來了，他怕高思亂攪一通，以後他就沒有機會，所以不能不同時動手。

高思說：「這東西給我！我去對付他們！你們走吧！」

「似乎不必作無謂的犧牲吧？」司馬洛說。

「這些人，多年來都是我的手下！」高思說：「現在居然不聽我指揮！我必須去把他們教訓一下！」

他伸手把那東西奪過來。

司馬洛不認爲他需要制止高思如此做，而事實上他相信他亦可能制止不來。他祇是說：「祇是可以再用一次，下一次就要找個電制插插！」

這樣的東西，總是用電力的，而電池的電力，是一定不足以支持的了。

高思揮揮手，說：「行了，你們走吧，我把他們拖住！」

司馬洛拉拉章理夫，說：「走吧！」

章理夫祇好跟着司馬洛沿走廊而行，通過兩度被燒破而打開了的鐵門。章理夫說：「我眞想殺死高思！」

他是很有理由的，因爲高思曾經侮辱他的妻子。

（未完・七）

~~~~~~~~

賽馬答案：田忌採用了孫臏的辦法，以自己的下等馬對齊威王的上等馬，輸掉第一場，以自己的上等馬對齊威王的中等馬，贏了第二場，以自己的中等馬對齊威王的下等馬，贏了第三場。
~~~~~~~~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誘雙方厮殺　使兩敗俱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手鬼王和蛇神膝鳳等人爲一撥，向武顯揚、凌雲天等人圍攻，要耿若殿作响導從隱道直通十三陵，羣邪懷着鬼胎，懷疑百毒宮羅素蘭，凌雲天有攫取軒轅秘笈的野心，而羣魔本身亦互相傾軋，尤其是白骨殃神柳南、痲烱父子和秦中九怪更甚，他們正在擾擾攘攘之際，八皇子帶了一批弓弩手在林外包圍，幸凌雲天施計解圍後，衆人由耿若殿引路直落隱道，分批組合入內，發現隱道藏有石室，雖然有耿若殿引路，羣魔死了幾個，痲烱被武顯揚擊斃，衆人總算通過隱道，抵達十三陵，大內高手已嚴尊戒備，官廷鷹犬滿佈，一番劇鬥，又要開始……

白鳳棲右劍左掌，劍影飄起，掌招奇詭，秦中三怪，六掌同出，掌勢沁湧，奔電呼嘯。

轉瞬之間，大內高手傷亡了三人。

七皇子肩頭一皺，道：「瞧那少年武功，似出身百毒門下，待小弟問他來歷。」雙眉未動，人已平空飛出，身法絕快，肩頭長劍離鞘，青虹疾閃，已攻出三劍，逼得白鳳棲退出四五步，才喝道：「你是百毒門下麼？」

白鳳棲茫然不答，旋身朝宮廷鷹犬撲去，劍揮掌劈，又是三人傷在他那百毒陰風掌下。

七皇子不禁心神一震，暗道：「此人在叢林中曾傷在我劍下，怎麼功力又比前高了許多？」身形騰空拔起，一招「天外來鴻」，夾着驚虹匹練，勢如狂瀉天河，臨頭下擊。

「叮」的一聲，擊中白鳳棲劍身，迸起一串火花。

白鳳棲只覺如受千斤重擊，虎口發痲，短劍幾乎把握不住，身形震撼不止。

七皇子身未落地，劍勢疾變，一式「分龍剝甲」，只見寒光一閃，已劃開白鳳棲胸衣，劍尖點在「七坎」死穴上，只微一着力，白鳳棲便即橫屍劍下。

顯然，白鳳棲已罹乾坤居士武顯揚陰毒暗算，迷失本性，他似泯不畏死，獰笑一聲，兩道懾人目光注視在七皇子臉上。

七皇子沉聲說道：「尊駕若肯說出由何處進入十三陵，同行幾人，便可饒你不死。」

白鳳棲突然一吸胸，滑身而退，展開一路奇詭迅猛的劍法，幻出千萬藍星。

七皇子心中暗驚，道：「此人不除，必成大患。」長劍洒開，流芒電奔，勢若驚濤駭浪，滔滔不絕。

只見千重劍浪中夾着兩條身影，激搏猛烈。

那邊秦中三怪本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功力已臻化境，招招俱是殺手奇招。

轉眼連傷數名大內高手，但傷者尚鼓其餘勇猛拚。

竚立旁觀的四皇子忖道：「秦中九怪向來同進同退，今日進入明陵中絕不止他們三人，不如先除去他們，以免養虎成患。」殺機倏萌，右手倏地按向肩頭。

一聲清脆龍吟過處，逼人寒虹奪鞘而出，人隨劍起，撲向秦中三怪，右腕疾振，九朶寒星分襲秦中三怪。

只聽一聲悶哼，一劍點中大怪甘谷脈門要穴，鮮血箭射起尺許高下。

四皇子武功劍法極爲辣毒，翻腕斜揮一招「三星捧月」，三點寒星飛落在三怪六怪面門上。

三怪六怪忙仰身避躍開去。

豈料這是誘敵奇招，四皇子目中殺機暴射，沉腕飛出一招「萬花吐蕊」，爆射出流芒金綫。

三怪六怪同聲發出悽厲慘嗥，流芒穿體透腹，屍橫墮地，血染袍幅，目瞪口張，死狀猙獰。

四皇子此着算盤竟打錯了，留下大怪甘谷性命逼問口供，怎知甘谷神智已失，脈門要穴點傷，猶自兇心未泯，猛的滑步欺身，左掌用出十二成眞力，望四皇子右臂印去。

掌沉力猛，排空銳嘯，威勢絕倫。

四皇子身形詭幻，移星換斗，避開甘谷掌勢，左手兩指飛落在甘谷「命門」穴上，大喝道：「拿下！」

宮廷鷹爪奮力撲上，抓住大怪甘谷，只覺甘谷全身火燙如焚，膚脹欲裂，不禁大感驚駭。

只見甘谷大叫一聲，面膚裂開，溢出紫黑血液，猙獰恐怖。

四皇子見狀不禁一呆。

大怪甘谷眶眥盡裂，血流如注，昏死過去。

這時七皇子與白鳳棲勝負已判，七皇子一劍「天河垂釣」削斷白鳳棲左肩。

白鳳棲獰笑出聲，手中淬毒短劍忽脫手飛出，奔矢般射向七皇子胸腹要害，掌心吐力，百毒陰風掌跟着擊出。

兩招同出，狠辣至極。

七皇子如非機警及時閃開，萬難倖免，斜身出指，迅如電光石火點在白鳳棲「期門」穴上。

白鳳棲應指倒地，與甘谷一般，膚裂溢血，死狀慘不忍睹。

七皇子不禁一呆，暗道：「我有心留他活命，並未點在死穴上，怎麼會如此慘死，分明內有蹊蹺。」

四皇子亦是同一心意，大喝道：「展開搜索，格殺勿論。」

宮廷鷹犬猛地四散掠去。

……

乾坤居士在甬道中吩咐分批潛入十三陵後，猛然面色一變，倏地停身止步。

霹靂尊者陶彥詫異道：「武老師爲何不行？」

武顯揚答道：「甘老師自恃武功高絕，搶先奔出，必然僨事，大內高手佈伏十三陵，步步殺機，他們一定凶多吉少，若我等立即尾隨而出，自投羅網無疑。」

千手鬼王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似武老師這般畏首畏尾，就寸步難行了。」

武顯揚淡淡一笑道：「如不相信，閣下不妨先去察視甘谷四人命運如何？」

陶彥目露不信之色，道：「明陵雖然高手如雲，但秦中三怪及白鳳棲四人機智武功均登峯造極，陶某看來武老師之言跡近誕妄。」說着人已電閃奔去。

武顯揚微笑道：「諸位稍安毋躁，陶老師絕不敢以身犯險，片刻自回，便知老朽之言不虛。」

凌雲天暗道：「此人行事眞個難解，無法察出其眞正用意，這倒是異常棘手之事。」

武顯揚忽長嘆一聲道：「我等三十二人，僅剩下八名，未免實力薄弱，倘我等尚存私慾，難免凶危。」

千手鬼王道：「兄弟凡事聽命武大俠如何？」

武顯揚略一沉吟，面露憂容道：「這個老朽不敢，只須諸位不要妄逞意氣，當前急務，不在宮廷，而是偵知無量賊道潛跡確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擒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凌雲天道：「老前輩言猶未盡，何妨請道其詳。」

武顯揚目光微變，笑道：「唐少俠眞深知我心，眼前明陵中雖宮廷高手雲集，却彼此暗鬥若水火，互相監視，老朽之見，不若施一詭計，引起各皇子間殘殺，我等可趁隙而入，易於奏功。」

千手鬼王道：「此計甚好，但何人可勝任？」

武顯揚目注凌雲天微笑道：「唐少俠機智絕倫，非少俠不能勝任。」

凌雲天道：「在下願受驅策，請老前輩吩咐。」

武顯揚附耳密語數句。

凌雲天連連點頭。

此刻。

霹靂尊者陶彥疾奔趕回。

武顯揚道：「陶兄，秦中三怪及白少俠無恙否。」

霹靂尊者陶彥面色陰沉，答道：「俱遭慘死！」

羣雄面色不禁一變。

羅素蘭星目中不禁一酸，兩顆晶瑩淚珠奪眶而出，只覺白鳳棲雖淫邪無行，但對自己却是一往情深，他之死係自己一手促成，愧對恩師，神明內疚，能不無動於衷。

凌雲天却一閃奔去。

千手鬼王詫道：「他們武功卓絕，因何悉數斃命。」

陶彥道出目睹詳情。

千手鬼王武功淵博，見識豐富，聞言略一思索，不禁面色猛變，目光巡視了諸人一眼，沉聲道：「四皇子七皇子俱有一身卓異曠絕武學，盡人皆知，但秦中三怪及白鳳棲情狀，顯然事前已罹受了陰毒暗算，神智失聰，無法發揮精練武學，致遭屠戮。」

八指閻羅耿若殿道：「如此說來，是指我等八人中有人暗施毒手所致，不妨明指出是何人所爲。」

千手鬼王笑道：「耿兄與王老師面壁悟解風雷八卦，羅姑娘與白少俠雖非同門，却如出一師，都不在此嫌。」

武顯揚微笑道：「那僅有老朽等五人了，閣下也不無嫌疑。」

千手鬼王聞言暗中一凜，忖道：「老奸巨滑，反被他咬了一口。」目注了武顯揚一眼，冷冷一笑道：「別人無此怪異陰毒武功，除了武老師並無旁人。」

乾坤居士面色肅冷，道：「想不到這無中生有之詞竟出在天南怪傑口中，閣下能指出秦中三怪及白少俠死在何怪異陰毒武學之下，才能使老朽心服口服。」

千手鬼王雖認定係武顯揚所爲，却是並無明證，聞言不禁語塞。

忽聞來路傳來一片衣袂急風之聲，只見是胡錦春、匡齊華、鄧子元、秦魁四人奔來，目中泛出怨毒神光逼放在白骨殃神柳南面上。

羅素蘭以眼色制止四人，嫣然嬌笑道：「武前輩，事實眞相終有水落石出之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古往今來，看蒼天饒過誰來，眼前作何行止，還請明決。」

武顯揚長嘆一聲道：「交淺莫可言深，安能同衷相濟，老朽深悔此行。」

千手鬼王冷笑道：「武老師分明有意將兄弟等人葬在明陵中，無須出此清高之言。」

武顯揚淡淡一笑道：「薰蕕不可同器，過失誠在老朽，急流勇退，尚不失爲明智之擇。」雙肩一晃，身形迅疾隱入來路甬道中。

千手鬼王大怒，呼地一掌劈出，勁風如潮湧襲而去。

八指閻羅耿若殿忙道：「來時有路，去時無路，閣下無須憂慮武顯揚逃去。」

千手鬼王道：「令師弟此去必然凶險異常，耿老師無動於衷麼？」

耿若殿搖首嘆息，道：「耿某知閣下話中用意，唐師弟若喪命明陵，係受武顯揚詭言驅策，但唐師弟機智絕倫，心計尤工，必定安然無恙返回，武顯揚究竟有無與宮廷勾結，意圖將我等殺害，尚無法斷言。」

陶彥說道：「然則我等陷身在此，進退維谷，如爲宮廷鷹犬偵知，無異甕中捉鼈。」

耿若殿道：「唐師弟必回，何妨稍待須臾。」

陶彥冷笑道：「老朽不能坐而待斃。」說着望前疾奔而去。

蛇神滕鳳欲言又止，他始終如置身局外，不置一言。

耿若殿發出一聲嘆息，送入陶彥耳中，只覺心神一震，不禁身法放慢，忽見遠處暗中似有黑影疾閃如魂，暗感凜駭，忙貼壁側立，兩道冷電眼神凝視在遠處，屛息蓄勢相待……

且說凌雲天出得墓道之外，身形疾如流星電閃遠離出口，倏地身手一變，飄然慢步走去。

驀地。

寒風中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站住！」

四條迅快身影，電疾風飄落下，將凌雲天阻止，四人都是太陽穴高高隆起，年在五旬開外的老者，一望而知俱是內家名手。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四位請領在下去見四殿下。」

一個面如重棗，目光森冷老者，打量了凌雲天兩眼，沉聲問道：「尊駕是何來歷，請將姓名賜告，想謁見四殿下爲了何故？」

凌雲天微笑道：「在下唐子建。」衣襟一翻，露出一方金牌，接道：「在下奉命離京甚久，昨日才趕返藩邸。」

「尊駕奉命離京，前往何處，有何公幹？」

凌雲天答道：「奉命前往長安，爲了何事礙難奉告。」語聲冰冷，目中逼射出一縷懾人精芒。

那老者冷笑，道：「尊駕至此，仍傲氣凌人，如要去見四殿下，最好是有問必答！」

凌雲天劍眉微微一剔，道：「這話是閣下說的麼？」手出如風，一把扣在老者「曲池」穴上，沉聲喝道：「閣下倚勢狂妄，無禮已極，恕在下得罪了。」五指一緊，咔嚓聲響，錯開老者臂骨。

老者痛得悶嘷一聲，滿頭冒出豆大汗珠，身形搖搖欲傾。

其餘三人不禁大驚失色。

凌雲天冷笑道：「如在下據實稟明四殿下，四位應受何罪。」

三人聞言胆寒氣懾，相視了一眼，一人含笑抱拳道：「唐老師，這也難怪我等，片刻之前秦中三怪及一白姓少年侵襲明陵，雖俱被格斃，但迄未查明他們係由何處進入，爲此我等奉命森嚴，倘發現可疑人物，立即格殺勿論。」

凌雲天冷笑道：「在下已報出名姓，求見四殿下，也算是可疑人物麼？三位不必多說，在下也無意爲難，煩速通稟四殿下。」五指一鬆，將錯開臂骨還原。

四人如遇大赦，急急奔去。

凌雲天卓立不動，負手仰望灰黯雲天，衣袂瑟瑟飄舞，似跌入一片沉思中。

須臾。

泰陵東峯之下，疾如流星掠來五個衣着華麗，氣宇嚴肅的天潢貴冑。

只聞一聲朗笑道：「四阿哥，聽說此人武功詭異迅辣，小弟倒要見識見識。」

一道寒芒疾閃，指向凌雲天咽喉重穴。劍到中途，突然一震，爆幻數十點金星，人身要害大穴，無不在劍勢之下。

凌雲天身形一閃，不知用的什麼身法，竟脫出劍勢之外，落在四皇子身後。

只聽四皇子沉聲道：「五弟，他如何能敢與你動手，何況他亦非你之敵。」

五皇子寒着一張臉，凝視了凌雲天一眼，暗道：「盛傳四阿哥門下藏龍臥虎，就以此人神奇的身法，居然能避開我威力絕倫劍勢之外，可知一斑。」

四皇子轉面過去，望了凌雲天一眼，道：「唐子建，長安之行如何？」

凌雲天躬身答道：「順利辦妥，趕回覆命，屬下來時獲知一項驚人之事，是以趕來向殿下稟明。」

「什麼事？」

「乾坤居士武顯揚糾集羣雄大舉侵明陵。」

「這個我早經獲悉已有萬全準備。」

凌雲天搖首肅容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一則乾坤居士武顯揚蘊有異謀，並非志在軒轅秘笈，志在殲除異己……」

四皇子不禁詫道：「這話怎說？」

凌雲天似大感爲難，目光望了其他皇子一眼，答道：「殿下明知故問，據聞乾坤居士武顯揚是受一位殿下密令，其中圖謀不難測知。」

五皇子厲聲道：「唐子建，風聞之言，豈可憑信，何不直指其人。」

四皇子微笑道：「五弟無須如此，莫非作賊心虛，否則，武顯揚所圖謀者未必不是你。」

五皇子不由臉紅耳赤，綻顏笑道：「小弟如何能做下此事，不過四哥不要輕信無稽謠諑。」

凌雲天道：「屬下向來實事求是，武顯揚現已進入十三陵，何況……」

四皇子道：「何況什麼？」

凌雲天低聲與四皇子耳語道：「武顯揚並非眞正乾坤居士，係易容僞裝，其與眞正乾坤居士並無絲毫不同。」

四皇子不禁色變，道：「那你爲何知其有僞？」

凌雲天低聲道：「據屬下風聞一位與乾坤居士極爲熟稔的武林同道，他親眼目擊武顯揚坐化仙去，而且親手殮葬，顯然這事內中大有蹊蹺。」

四皇子不禁一怔，冷望諸皇子一眼，朗聲道：「你們有否與乾坤居士武顯揚相識麼？」

當然他們不敢承認與乾坤居士武顯揚相熟。五皇子皺眉答道：「乾坤居士昔年乃武林卓著盛名人物，名滿江湖，却恨也生晚，緣慳一面，此次復出，以華家莊莊主柬邀綠林羣雄，在秘林茅屋中聚會意圖不軌，七弟八弟似俱見過他，但林外我已佈下伏樁，嚴密看守，唐子建說武顯揚已潛入十三陵，分明危言聳聽。」

四皇子森厲眼神望了凌雲天一眼。

凌雲天知四皇子故意作做，躬身稟道：「屬下天大胆子，也不敢當殿下之面說謊，五殿下責屬下危言聳聽，屬下極爲不服，既然在林外佈下伏樁，爲何秦中三怪與白姓少年能安然混過伏樁，潛入十三陵中。」

五皇子厲聲道：「你是妄自議論我麼？秦中三怪又非與武顯揚同路。」

凌雲天說道：「不敢，但秦中三怪與乾坤居士武顯揚是同路，受武顯揚驅策而來。」

五皇子厲聲道：「武顯揚現在何處？諒你必然知情。」

凌雲天正色道：「在下如不知武顯揚現在何處，豈敢無的放矢。」

五皇子道：「那麼你領着我等前往擒拿武顯揚。」

「且慢！」四皇子沉聲喝道：「武顯揚並非易與之輩，怎能草率恃勇行事，我還有些話要詳細問明唐子建再作計議。」用手一招，領着凌雲天向守陵人之住宅奔入。

諸皇子不禁面面相覷，這時只見九位衣着華麗的皇子奔來，聚議紛紜。

二皇子兩道獅眉濃聚，道：「唐子建是何來歷，我從未聞過四弟手下有這麼一個人物，其言是否屬眞？」

五皇子道：「誰也不知唐子建是何來歷，四阿哥城府深沉，行事向來莫測高深，武顯揚已潛入明陵，看唐子建振振有詞，似非捕風捉影，且待四阿哥與唐子建出來當有分曉。」

各皇子心頭似均有一塊疙瘩一般，懷有鬼胎，彼此猜嫉，不知乾坤居士武顯揚奉了何人所命，秘謀殲除異己，這一着，凌雲天顯然收效甚宏。

此是武顯揚授與凌雲天計策麼？不是，與武顯揚之計竟是南轅北轍，但挑撥離間之計，比原定者更爲毒辣。

十三陵中氣氛，灰黯肅殺，隱藏着一場無盡殺機。

這時，四皇子與凌雲天在密室相談，四皇子又問道：「武顯揚係易容僞裝是實麼？」

凌雲天道：「屬下怎敢謊言欺騙殿下，此人易容之精，武林羣雄中不會有與武顯揚極爲稔熟者，竟絲毫不察有假。」

四皇子詫道：「易容之精擅，莫過於千面神儒石誠，少俠，我意欲將石誠派來參與其事，石誠或可察出武顯揚眞正的面目。」

凌雲天點點頭，眉宇之間泛出迷惘之色。

四皇子察覺，不禁眉頭微微一皺，道：「莫非石誠與武顯揚大有關連？」

凌雲天躬身答道：「屬下對石誠所知不深，未便妄論，目前殿下應如何揭穿武顯揚是受何人主使爲當務之急。」

「如何揭穿是誰家阿哥主使？」

凌雲天低聲與四皇子獻計，四皇子連連點頭，忽聞屋外傳來高聲喚呼道：「四弟！」

四皇子一撩衣衫，快步趨出，只見諸皇子肅容巍立屋外，目中含有敵視之意，不禁面色一寒，冷笑道：「你等莫非疑心唐子建所言不實，存心挑撥離間麼？如今危在眉睫，無暇解釋，你等若問心無愧，即同我去擒捕武顯揚。」

在此情景下，誰都不敢持有異議。

四皇子又道：「請愼選能手同往，一場激烈拚搏難免。」

衆皇子即向遠處肅立的宮廷侍衞一招手，人影如飛而來，各人吩咐下去召集人手。

唐子建領着諸皇子及大內高手朝東疾奔，只見一片長長的墓道，墓道之側有隻睡駝，整體爲青石彫琢，具體而微，製作不精，又經數百年風雨剝蝕，更顯得形像醜陋。

凌雲天縱身一躍，落在那隻睡駝之前，手指伸向駝嘴內按向喉內暗鈕。

驀地——

只見那睡駝自動前身仰豎上揚，露出一穴，有石級步下，暗黑深邃。

諸皇子不禁一怔，暗道：「難怪搜索不出秦中三怪由何處滑入明陵，原來有此暗道。」

七皇子目露疑容道：「唐子建，你爲何知道這般清楚？」

凌雲天道：「偶遇機緣，獲知蘊秘而已，詳情非一言可盡。」

七皇子沉聲追問，道：「武顯揚在內麼？」

凌雲天答道：「在下入內誘使武顯揚等人現身，殿下等人宜從速佈伏，以免措手不及。」說着身形疾趨奔下。

八皇子道：「我看此人有詐，意欲將我等葬在武顯揚之手。」

四皇子淡淡一笑道：「我平生無他長，但知人善用，用而不疑，你等若懷疑有詐，可及早抽身返回大內。」

諸皇子聞言暗怒，却不敢形於顏色，更不願示懼，二皇子冷笑道：「八弟不能胡言亂語，有傷弟兄間和氣，事實終有水落石出之日。」回面吩咐手下佈妥伏樁。

諸皇子乘機自下台階，各命手下等隱伏。

耿若殿羅素蘭王澤及鄧子元等七人與千手鬼王、陶彥等羣雄自乾坤居士武顯揚隱去各有心事，見凌雲天久久未返，大感憂急，陶彥目凝着去路一瞬不瞬。

羅素蘭等七人忽聞凌雲天傳聲道：「你等七人均疾隨耿若殿老師藏身秘處，待在下誘武顯揚現身。」

耿若殿趁機長嘆一聲道：「時至如今，妄動什麼意氣之爭，耿某還是勸說武前輩現身出見。」疾步奔入隱向暗中。

羅素蘭等六人如影隨形奔去。

千手鬼王等羣雄不禁一怔，面色猛變，暗道不好，只聽凌雲天傳來朗朗笑聲道：「武前輩！」

陶彥心神猛凜，沉聲道：「唐少俠麼？你似未走出甬隧之外，就在近處藏身不動，此刻現身施弄詭計，哼，老夫眼中不揉砂子。」他片刻前察覺似有人影如魂閃動，心疑就是凌雲天，眼前耿若殿等人乂藉故隱去，更是深信不疑。

凌雲天疾閃而至，目中逼射懾人寒芒，怒道：「陶老師何出此言，在下對陶老師無須使用詭計，倘不見信，在下可使陶老師三十招內落敗。」

霹靂尊者陶彥不禁大怒，呼的一掌直劈了出去，勁風潮湧，排山倒海，威力萬鈞。

凌雲天冷冷一笑，雙掌平推而出。掌力交接，蓬的一聲大震，凌雲天雙肩微撼，陶彥踉蹌倒出數步，血逆氣浮，心神震凜不已。

千手鬼王忙道：「自家同道何必傷了和氣。」

凌雲天道：「在下逼不得已，力求自保，武前輩不在，宮廷皇子現已佈下羅網，靜候我等入伏。」

千手鬼王忙將武顯揚忿而隱去之事道出。

凌雲天詫道：「耿師兄羅姑娘等人乂往何處去了。」

千手鬼王道：「耿老師等爲了顧全大局，前往勸說武老師……」

語尚未了，凌雲天猛一頓足，朗聲道：「武前輩若引發禁制，自誤誤人，如今萬無後退之理，在下探出大內高手似已偵出無量賊道潛跡之處，倘無顧忌，無量賊道早落在大內高手手中，我等如不先發制人，恐賠了夫人乂折兵。」

須臾，只聽送來乾坤居士武顯揚蒼邁語聲道：「唐少俠，老朽深悔此行，再有失誤，老朽有何面目與武林羣雄相見。」

凌雲天暗道：「好狡猾的老鬼，我若不揭穿你眞正面目，誓不爲人。」

但見武顯揚身形冉冉而出，一臉嚴肅之色，如罩冰霜，道：「唐少俠，老朽相囑之事辦得如何？」

凌雲天搖首道：「明陵經秦中三怪及白鳳棲一鬧，予大內高手警惕，戒備森嚴，無可乘之機，在下恐弄巧反拙，故又匆匆返轉。」

武顯揚聞言目光一巡，發覺耿若殿及羅素蘭等不見，詫道：「令師兄及羅姑娘何往？」

「他們見前輩負氣離去，故前往尋覓前輩，墓道岔徑甚多，既然不遇，諒片刻即回。」

武顯揚長嘆一聲道：「秦中三怪雖遭不幸，但爲我等非但帶來一場凶危，而並與原定之計背道而馳，此去明陵，必然凶多吉少，焉可不萌急流湧退之念。」

久久沉默的滕鳳笑道：「此刻箭已在弦，不得不發，何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等同行已傷折過半，武大俠此時抽身不顧，恐內疚神明，外遭非議，盛名將毀於一旦。」

武顯揚默然良久，徐徐太息道：「老朽倘不將軒轅秘笈携出，淪入韃靼鷹犬之手，武林蒼生塗炭，未免愧對故友。」語聲略頓，望了白骨殃神柳南一眼，接道：「如不出老朽所料，一出明陵必陷入重伏中，老朽意欲借重柳道長施展攝魂魔笑，重創大內鷹犬，我等亦可減免傷亡，望道長暫棄前嫌俯允如何？」

柳南頷首道：「貧道遵命。」

凌雲天道：「在下守候耿兄等返回，立即趕上。」

霹靂尊者陶彥冷笑道：「唐子建，你師兄弟心懷叵測，意欲將我等葬送在明陵，何以耿若殿久久尚未返回……」

凌雲天面色一寒，沉聲道：「不用說了，在下亦深悔此行，既存猜疑之心，何能同道，但陶老師恐後悔莫及。」說着率先望出穴方向走去。

霹靂尊者陶彥見狀不由一呆，目露怨毒之色。

武顯揚等人一現身茫茫玉雪，粉琢銀粧的十三陵中，狂風怒吼，衣袂飄飛，四顧闃無一人。

他們均是江湖名宿，閱歷豐富，見狀知越是如此，益更凶險。

武顯揚望了白骨殃神柳南一眼。

柳南當即會意，調勻眞氣，振吭發出魔笑。

笑聲由低轉昂，攝人心魄。

在白骨殃神柳南攝魂魔笑之際，四面雪地陵丘之後紛紛冒出人影如鬼魂，以一張網般收攏過來。

但笑聲狂烈，播揚四外，震耳欲聾。大內高手慌不迭地掩耳，遠處屏峙雪峯立起崩雪，宛若天崩地裂，冰雪狂瀉，轟隆之聲不絕於耳。

攝魂魔笑果然厲害已極，大內高手不少人氣血逆翻，內腑重傷，紛紛倒地。

只聽一聲如雷，喝道：「何物妖孽，竟敢施展邪術。」一道驚天長虹震幻漫空寒星，挾着一條迅快絕倫身影，凌空疾撲而下。

乾坤居士武顯揚從側一躍而出，雙掌推出一片淡紅色狂飆迎去。

那條人影似覺武顯揚掌力怪異，兩足一踹，仰身凌空，騰起兩三丈高下，疾翻了回去。

那條人影一落在七八丈外，現出目露精芒的七皇子。

這時七皇子身後如風閃電掠至，甚多衣着華貴皇子，大內高手湧來有增無已，均用厚厚布絮塞入耳中，不使笑音侵入。

白骨殃神柳南笑聲仍是未歇，令人胆裂魂飛。

大內高手受傷者不下四十餘人。

諸皇子均目露悖容，面色極爲憤怒。

驀地——

笑聲戛然而止，峯嶺雪崩之勢仍是轟隆塌瀉如雷。

諸皇子中走出五皇子，面如秋霜，拔出塞耳布絮，眉泛殺機，沉聲道：「誰是乾坤居士武顯揚。」

武顯揚微微一笑道：「老朽正是。」

五皇子冷峻地望了武顯揚一眼，道：

「武大俠昔年在武林中德高望重，胸襟磊落，爲何與宮廷爲敵？」

武顯揚微笑道：「老朽並無與宮廷爲敵之意。」

五皇子面色一沉，冷笑道：「死傷多人，非武大俠之咎麼？」

武顯揚說道：「老朽並不諉過，但大內高手嚴陣相待用心爲何？老朽等人所來目的，志在搜覓無量賊道及取回軒轅秘笈，與宮廷風馬牛不相關涉，但殿下等竟勞師動衆，捲入江湖是非中，恐無法自圓其說。」

五皇子聞言不禁語塞，半晌才冷笑道：「看來，武大俠是知道無量道長潛跡何處了？」

武顯揚微笑道：「老朽只是搜覓，並未斷言確知。」

七皇子突一躍而出，森厲目光凝注了武顯揚一眼，道：「你眞是乾坤居士武顯揚麼？」

武顯揚不禁心神一震，朗笑道：「老朽眞假，唯有自知，與殿下何干？」

七皇子面色一變。

大內高手蓄勢待發。

只聽七皇子冷笑道：「武顯揚，你好一張利嘴。」猛的右臂向肩頭一挽，嗆啷龍吟過處，寶劍出匣，一道奪目青霞逼射，四外寒氣驟低。

武顯揚暗道：「怎麼宮廷皇子俱有此奇遇，能獲得多柄稀世寶刄。」面色鎭定如恒，心下却不敢怠慢，暗自蓄聚功力凝神待敵。

四皇子目光四巡，未發現凌雲天身影，暗道：「莫非他已遭武顯揚毒手不成。」心內異常憂急。

乾坤居士武顯揚傳聲與千手鬼王，蛇神滕鳳，霹靂尊者陶彥等人說明衆寡懸殊，稍時應全力出擊，以求必勝。

七皇子突然一招「鳳凰三展翅」揮出，銀浪寒飇中飛出點點銀星，襲向乾坤居士武顯揚要害重穴。

武顯揚只覺七皇子劍招委實太過辣毒，右掌呼地一招劈出，左手五指奇詭無比扣向七皇子肩井穴。

一式兩招出手如電，巧妙的身法避開那斬金斷玉、如同摧枯拉朽的劍勢之外。

武顯揚這一出手，千手鬼王、霹靂尊者陶彥及蛇神滕鳳均身形倏動，共同聯臂合擊。

白骨殃神柳南又振吭發出攝魂魔笑。

大內高手及諸皇子心神一震，身形暴退。

七皇子旋身揮劍，劍尖射出一道罡氣，嘶一聲，陶彥一截袖管化作蝴蝶飛去。

陶彥不禁殺機猛萌，正待施展霹靂掌力，七皇子嘿嘿冷笑聲中飄身而退。

白骨殃神柳南笑聲突然中止，面色大變，噗通倒地，只見柳南肩頭插着一支蛇頭柳葉鏢。

武顯揚見狀，不禁目光大變，未曾察覺蛇頭柳葉鏢由何處射來。

千手鬼王、蛇神滕鳳、霹靂尊者陶彥心頭頓冒出一股奇寒，這蛇頭柳葉鏢係百毒宮獨門暗器，邇來已震懾武林，羅素蘭奉命而來，亦是爲了查明蛇頭柳葉鏢係何人竊用，顯然並非羅素蘭所爲。

這時，大內高手已退了一乾二淨，四顧茫茫如銀，連受傷大內高手俱已撤去。

武顯揚長嘆一聲道：「蛇頭柳葉鏢之毒非羅姑娘莫解，羅姑娘尚未現身，恐藏身穴內……」突發覺大內高手盡撤一空，不禁一怔，目露憂容道：「大內鷹犬盡已撤去，分明蘊有惡毒陰謀，我等不如暫退守於墓隧內。」在懷中取出一隻手套戴上，抓起白骨殃神柳南率衆轉回。

千手鬼王冷笑道：「若宮廷高手湧至，無異甕中捉鼈。」

武顯揚搖首道：「老朽料他們必不敢涉險進襲，只株守四外嚴密監視，宮廷皇子志在軒轅秘笈，何況他們彼此勾心鬥角，自顧不暇，怎能兼顧。」

睡駝之側一條人影疾閃現出，正是百毒門下王澤。

武顯揚道：「羅姑娘何在？」

王澤答道：「我等已目睹柳道長罹受蛇頭柳葉鏢，羅姑娘與四位同門追踪那持鏢嫁禍賊徒去了，臨行之時，留下一丸解藥命轉交武大俠。」取出一粒清香撲鼻翠綠丹藥遞在武顯揚掌內。

「耿老師呢？」武顯揚接過解藥道：「唐少俠仍留存墓隧內麼？」

王澤搖首道：「耿老師認爲我等人手太少，宜聲東擊西，分頭行事，可收實效，他已隻身潛入踩探無量賊道潛踪確處，唐少俠謂禁制已發，需一個對時始停，此處萬不可藏身，是以唐少俠另覓藏身之處，再需探明宮廷鷹犬爲何撤去，以便商討對策。」

武顯揚目光閃爍，分明疑心王澤之言似不盡不實，倏又面色一肅，微笑道：「唐少俠睿智果斷，老朽自愧不如，後浪前催，人才輩出，老朽等耆矣。」

千手鬼王等聞言默默不語，王澤知武顯揚並非由衷之語，暗暗竊笑。

……

大內高手盡撤後，五皇子道：「柳賊道顯然慘罹重創，正好一網打盡，爲何反盡撤容武顯揚等從容逃去？」

四皇子沉聲道：「五弟可曾目睹柳南賊道係何物重傷麼？」

五皇子不禁一怔，答道：「蛇頭柳葉鏢。」

四皇子冷笑，道：「鏢係何人所發，不言而知定爲我等中人所爲，數日來受盡蛇鏢困擾，是以我等之危不在外患而在內憂。」

七皇子亦冷冷出聲道：「據聞武顯揚同行即有百毒宮高手在內，白鳳棲一身武學，亦是出於百毒宮主嫡傳，安知不是百毒宮所爲？」

四皇子哈哈大笑道：「無論七弟之言是否對，焉有大敵當前自相殘殺之理，愚兄料測武顯揚必不甘心就此退去，我等不如張網守候，讓他找出無量賊道藏處，可收漁翁之利。」

七皇子冷冷答道：「但願四哥算無遺策，不然我等恐一敗塗地。」

四皇子道：「七弟無須心懷不忿，若眞如我所言，百毒高手既然心辣手狠致柳南死命，便有恃無恐，七弟武功雖高，却對蛇頭柳葉鏢未必無懼。」

七皇子道：「那唐子建呢？」

不僅是七皇子，其餘皇子均對唐子建懷有疑慮。

只聽四皇子身後凌雲天朗聲答道：「在下在此，不知殿下有何吩咐？」

七皇子不禁一怔，衆目睽睽之下，竟無人察覺凌雲天何時返回四哥身後，遂淡淡一笑道：「我就憂唐少俠慘遭武顯揚毒手，既安然無恙，便可放心了。」

凌雲天道：「承蒙殿下關注，感激不勝。」

七皇子嘴唇嗡動，欲言又止。

四皇子心神大震，凌雲天雖被自己命石誠害死，但唐子建所學，却襲之凌雲天，人心難測，唐子建終不為他用，尤其千面神儒石誠精擅易容之學，機詐多智，使他寢食不安，如今經唐子建提起武顯揚係易容偽裝，更令他如芒刺在背，回面望了凌雲天一眼，問道：「如今武顯揚作何舉動？」

凌雲天躬身答道：「殿下睿智，武顯揚心懷叵測，必不甘就此退去，我等暫株守不動，以逸待勞。」

四皇子點點頭道：「你先回去監視武顯揚，若有舉動速報我知。」

凌雲天道：「屬下遵命。」略一躬身，箭射而出。

忽地，五皇子七皇子八皇子身後掠出數人，疾如流星尾躡凌雲天身後而去。

四皇子似若無睹，回面密令心腹武士去調石誠趕來。

凌雲天察覺有人尾躡，微微一笑，身法放緩，飄然如行雲流水走去。

尚未至睡駝前，人影疾閃，現出千手鬼王，目中逼射懾人殺機，厲聲道：「葛厚麒，老夫今日踏入明陵，志在報殺徒之仇，難得你自找死路。」

葛厚麒聞言心神暗凜。

凌雲天忙閃身斜飄開去，回面向葛厚麒微笑，道：「債主臨門，恕在下無能為力。」

葛厚麒淡淡一笑道：「葛某生平未與任何人結怨，閣下似聞聽無稽中傷之言，令徒是誰？可否見告？」

千手鬼王厲聲道：「攝魂手余獨非，喪生你佛家降魔大乘金剛神功猝襲暗算之下，老夫不管你是否少林叛逆改名，但殺徒之仇，不共戴天，誓當必報。」

此言一出，與葛厚麒同行的大內高手聞悉不禁面色大變。

他們藩邸之間，互相監視，對方蓄養武士無不清楚無遺，但對葛厚麒却摸不準底細，經千手鬼王一言提醒，均知少林名宿中有這麼一個姓林的叛逆。

葛厚麒似無動於衷，面色鎮靜如恒，微笑道：「閣下誤聽謠諑，捕風捉影，歸咎葛某，請問閣下可曾親眼目擊？」

千手鬼王冷笑道：「老朽在場，葛老師還有命在麼？自然有人在場。」繼而將當時的情形歷歷如繪敘出。

葛厚麒沉聲道：「證人何在？」

千手鬼王曾應允凌雲天要求，不要指出他在場目擊，嘿嘿發出一聲懾人冷笑道：「大丈夫行事敢作敢當，以你如此有愧出身名門大派。」雙掌一式「日月迴環」推出。

掌力陰柔，出手如電，其中含蘊無數奇幻變化。

葛厚麒久聞千手鬼王一身武學詭絕，絲毫毫敢怠慢，揮掌迎敵。

千手鬼王施展一身絕學，逼使葛厚麒露出少林禪宗武功，兩人掌風逼起漫天冰塵，排空倒海，威勢駭人。

凌雲天料知他們必兩敗俱傷，暗暗一笑，悄然離去，掠至一片幽森陵地，參天松柏，虬柯翳結，晦暗如暮。

他望了四外一瞥，低聲道：「羅姑娘在麼？」

羅素蘭及耿若殿等人一閃而出。

凌雲天道：「耿老師，可曾查出無量賊道潛跡之處麼？」

八指閻羅耿若殿搖首道：「老朽尋遍賊道可能藏身之墓穴，迄未發現，宮廷鷹犬伏樁密佈，老朽不敢多事宕延，避免露出形踪。」

凌雲天嘆息一聲道：「耿老英雄，無量賊道既為七皇子羽黨，豈能留此束手待擒，七皇子心術陰險，樂得將計就計，藉此一機會，將武林羣雄一網打盡，說不定武顯揚乃七皇子心腹死黨……」忽的面色一變，右腕迅如雷光石火向肩頭一按，一道奪目青虹離肩飛起，冲望一株參天古木枝葉密翳中。

驀地——

一聲悶嗥響起，劍虹疾斂，一條屍體叭噠墜地。

這一手真氣馭劍之學，令耿若殿羅素蘭等人幾乎驚得呆住。

八指閻羅耿若殿道：「少俠師承必大有來歷，不知可否見告？」

凌雲天微微一笑，取出神木令。

耿若殿一見神木令，立即肅然改容抱拳道：「原來少俠是前輩奇人俠丐木尊者衣缽傳人，老朽失敬了。」

凌雲天說道：「不敢，目前情勢，我等只能置身事外，羅姑娘不如回山覆命，『蛇頭柳葉鏢』究竟係何人持有，稍假時日，在下必定查出，親往梵净拜山面見令師。」

羅素蘭凄然一笑道：「此刻白鳳棲巳死，我是無面回見家師，倘家師逼問詳情，恐難謊言騙過家師。」

凌雲天不禁一怔，道：「事實俱在，白少俠慘死在七皇子手中，令師焉可見責於姑娘。」

羅素蘭幽幽嘆息道：「既然同行，家師問我何以讓他輕身涉險，又何以見危不救，叫我如何回答，稍一不慎，必遭廢除武功之苦。」

凌雲天聞言呆得一呆，道：「看來，姑娘是無法自明了。」

羅素蘭答道：「除非查明擒住主持用蛇頭柳葉鏢之人，借他之口，可使家師釋疑。」

凌雲天聞言微微頷首道：「在下欲查明其事，但事不在急，姑娘先退出十三陵外，避免捲入這場是非殺刦。」

忽聞傳來嚦嚦鶯聲道：「賤妾吳黛青朱寒容求見少俠。」一雙嬌俏身影，驚鴻疾閃掠至凌雲天之前，盈盈一福。

羅素蘭見兩女貌美如花，翦水雙眸流露出情深一注之色，暗道：「唐子建其貌不揚，為何深博兩女青睞，其中必另有原

因？」

凌雲天道：「兩位姑娘此來不怕八皇子生疑麼？」

吳黛青嫣然一笑道：「少俠早被起疑了，賤妾等人奉命搜覓少俠，見林中伏樁俱被制住，就知少俠在此。」

朱寒容道：「賤妾此來懇求少俠代報殺父之仇，少俠前曾面允，故不辭冒昧前來。」

「二位姑娘殺父之仇人是誰？」

「七皇子。」

凌雲天心神一震，微笑道：「七皇子武功卓絕，並不遜在下，但在下巳面允二位姑娘，豈可食言，二位姑娘暫留此相陪羅姑娘，在下去相機行事如何？」

忽地，凌雲天面色微變，示意羅素蘭等人避去。

羅素蘭吳黛青朱寒容王澤等人迅疾隱入暗中。

只見遠處陰翳林木中三條身形如鬼魂掠來，身形停在三丈開外，目光森冷如電，逼視在凌雲天面上。

來人一為頭大如斗，額突蟹頤，糝糝青毛披覆面頰，蒜鼻蟹口，目光如炬，穿着一襲土黃色長衫，肩插一雙卍字奪。

另一人是一禿頂尖頦老叟，手捧一柄紫金鉤，瞇着小眼，面含陰笑。

尚有一人虎背熊腰，彪形大漢，勁裝捷服，除背搭大環刀外，腰脅隆起，不言而知乃一暗器能手。

凌雲天面色冷漠如冰，只望了三人一眼，即旁視側顧。

禿頂尖頦老叟陰惻惻一笑道：「唐老師，這屍體可是你殺害的麼？」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在下奉命搜覓無量賊道潛跡之處，即發現林外伏樁均被制住，此人亦巳身死，尊駕緣何無的放矢，誣屈在下所為？」

老叟冷笑一聲道：「唐老師好一張利口，死者片刻之前與老朽分別查視此處，如非唐老師所為，豈能令人置信。」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那麼三位既然認定在下所為，何不出手。」

三人雖摸不出凌雲天武功深淺，但死者武功乃江湖一流好手，凌雲天武功之高自不言而知。

老叟陰惻惻一笑道：「看來唐老師決不會認罪，但老朽三人須代死者報仇，唐老師請亮出兵刃吧！」

凌雲天左臂緩緩抬起，伸手向右肩長劍拔去，兩指才一按簧，老叟紫金鉤倏一招「銀龍出海」攻出，幻出漫空鉤影，密如撒網罩下。

其餘二人亦亮出兵刃夾襲而來，勢沉力猛，三方合擊，迅雷不及掩耳欲將凌雲天一擊斃命。

凌雲天身法奇幻無比疾閃開去，滑溜如魚脫出圈外，劍巳執在手中，冷笑道：「三位手段忒歹毒陰狠，在下以牙還牙，看劍。」

三人不禁大駭，疾飄開三丈。

凌雲天一柄緬鋼長劍仍執在手未動。

三人不禁面紅耳赤，目中怒火如熾。

凌雲天劍指老叟前胸，道：「尊駕若能避開在下一招，永不再掣。」

老叟怒道：「好狂妄的……」

語尚未了，一道寒光閃映眼前，竟無法閃避開去，驚叫之聲未出，頂門一涼，生生被劈為兩半，血流遍地。

其餘二人，不禁胆寒魂飛，只見凌雲天劍式一變，虹飛電捲而至，忙兩足一踹，玄鶴冲天拔起。

豈料劍虹如附骨之蛆跟蹤而至，只覺兩股一冷，寒芒掃體而過，雙腿墜地、鮮血如泉瀉落。

兩人只慘嗥得出聲，青虹巳絞身四分五裂，撒下滿天血雨，紛紛墜地。

陰暗陵墓中瀰漫着刺鼻血腥氣味，更增加了幾分陰森恐怖，砭骨寒風，天外送濤，似發出嘆息悲憫。

千手鬼王與葛厚麒拚搏百合以外，互無軒輊。

突然千手鬼王大喝一聲，雙掌一式「日月交輝」緩緩平推而出。

葛厚麒知對方掌罡乃畢生功力所聚，絲毫不敢怠慢，雙掌平推，展出禪門奇學大乘降魔千剛掌力。

兩人掌勢虛抵，只見雙方髮際毛孔中冒出熱汗如珠，面色嚴肅凝重。

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只見兩人雙肩劇烈震撼了，一下各自踉蹌倒退出四五步，跌坐於地，顯然內腑巳受重傷。

大內高手紛紛搶出，欲待生擒活捉千手鬼王。

驀地一聲春雷似地，大聲喝道：「站住！」

乾坤居士武顯揚牽着霹靂尊者陶彥，蛇神滕鳳白骨殃神柳南疾躍而至。

白骨殃神柳南振吭發出攝魂魔笑。

這攝魂魔笑最耗人真元，白骨殃神柳南非至必要，不輕易施展，今日一再施展，可見巳至生死關頭。

武顯揚身形如鳥飛撲而出雙掌疾揮。

大內高手只覺一股奇熱如焚，掌風觸倒，紛紛悶嗥出聲，翻身倒地。

蛇神滕鳳巳召來羣蛇及陶彥展出霹靂掌力攻出。

遠處大內高手潮湧撲來，殺聲震野。

原來乾坤居士武顯揚退回墓道，發現王澤突告失蹤，心知受愚，既後退無路，不如孤注一擲。

宮廷皇子也是彼此心懷妒嫉，互相監視，均疑心凌雲天之言有點不盡不實，又防「軒轅秘笈」為他人趁間攫去，為虞生變，不願守株待兔，各自密遣高手尾隨凌雲天。

這一來，再度遭遇到激戰猛烈，乾坤居士大顯神威，施展怪異掌力，當者披靡，慘嗥過處，連傷十數人。

白骨殃神柳南攝魂魔笑雖然厲害，但此次大內高手早有準備，戴上皮耳罩杜絕魔笑入耳，却無人敢逼近。

霹靂尊者陶彥見宮廷高手勢衆，傳聲滕鳳柳南道：「我等無必勝之望，對方顯然存心使我等力竭被擒，不如救起鬼王衝出明陵捲土重來！」

滕鳳柳南亦是同一心意，架起千手鬼王，發出攝魂魔笑驅策羣蛇，由霹靂尊者陶彥重開路，望錦屏峯衝去。

僅賸下乾坤居士孤軍奮戰，察覺陶彥三人離心，暗中怨毒無比，振吭發出一聲長嘯，撲向東南而去。（未完．廿）

十君子傳奇故事

晉身爲盟主　從此是非多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爭盟大會上，擂台比武順利地進行，最後剩下六個人，分三組進行比鬥，第一組是過曉梅對「九幽痴道人」，第二組，蕭秋風對「玉掌」白楓，第三組，雷嘯天對雷神婆，過曉梅對「九幽痴道人」時，過曉梅有意輸招，很快就分勝負，蕭秋風對白楓，雙方鬥得激烈，白楓「蝕骨掌」雖凌厲，蕭秋風却也輕易避過，白楓自知巳經無能達成恩師的希望，只得及時退讓，接着最後一場是雷嘯天對雷神婆，姑姪擂台上相對，台下羣豪議論紛紛，只見雷嘯天上台之後，突然跪下叫姑姑，雷神婆也臉色數變，忽然暴喝一聲，問雷嘯天何以知道她是姑姑，雷嘯天遂把父親所說一切告知，並說父親巳遭人暗算致死……

這位老婆婆眞是火爆的厲害！一串數罵，只罵得雷嘯天淚如雨下！

「姑姑，被人所害的，不止是我爹一人……」

雷嘯天話沒說完，雷秋娘巳經大吼道：「不止一個人又怎麼樣？莫非殺父之仇，還要靠別人來報麼？雷家有你這混帳子孫，眞是臉丟到家……」

雷嘯天不敢辯！

當年這位姑姑一怒離家，就是因爲那個作弟弟的「霹靂震天」雷三爺跟她開玩笑而賭上了氣才走的，由此可知，這位老人家的脾氣有多倔强。

雷嘯天低聲道：「姑姑，十君子中，有八個人都被對方所害，所以，侄兒等名列『十君子』的後人，才遵奉了老人遺志，召開『武林大會』推選武林盟主，一方面主持武林公道，一方面爲『十君子』尋仇……」

雷秋娘聽得冷冷笑道：「很好，這是你們的事，我不管……」話鋒一轉，又道：「你跪在這兒幹嗎？」

雷嘯天本來以爲姑姑既然爲了父親之死而動怒，一定會再談及如何報仇之事，不料她却一句話，又把彼此給踢開了！顯然，她對爹爹的誤會，雖然巳經過了四五十年，却依然並未消除。

雷嘯天暗中長嘆了一口氣，口中却低應道：「孩兒叩見姑姑啊！」

雷秋娘跺脚道：「起來，你少認我做姑姑……」

雷嘯天却不肯起來，悲聲道：「姑姑，雷家只有你是孩兒的唯一親人了……」

雷嘯天這句話說得台下有人落淚！

但雷秋娘却無動於衷！只見她狂笑三聲道：「我不認識你，雷堡主，咱們還是動手見個高低吧！如果你想爭奪武林盟主，你得先贏了我！」

「姑姑……」

好生分！雷嘯天的心頭滴血了！

他不死心！

雷秋娘眞火了！

陡然一脚，把雷嘯天踢得滾出丈許，喝道：「你要是雷鳴的兒子，就乖乖地給我站起來動手！像你這種沒出息的樣子，雷家堡的臉都讓你丟光了。」

雷嘯天這一脚挨得不輕！

但他却並沒有絲毫恨他姑姑，他揉揉被踢的右肩，從地上一躍而起，大步向雷秋娘走去。

雷秋風嘿嘿一笑，道：「這才像個人樣子……」

雷嘯天的臉色十分嚴肅，他走到姑姑身前，忽地長長一揖，大聲道：「姑姑不認孩兒，孩兒並無怨恨之心，但孩兒仍把妳老人家看作孩兒唯一的親人……」他話鋒一轉，沉聲道：「幼不犯上，少不犯上，孩兒不願作不孝之人……」

雷嘯天突然再度跪了下去，再拜了三拜。

雷神婆臉色一變，大罵道：「混帳東西，你眞是沒出息得很！給我滾！」

喝罵聲中，一掌向雷嘯天拍去。

雷嘯天沒有讓，這一掌又將他打了個筋斗。

但他依然咬牙忍痛，從台上掙扎着站起來。不過，他這一回可沒有再向雷神婆走去了。

雷嘯天舉步維艱的走向那兩位掌門人的面前。

台下羣豪的目光跟着他在移動。

這些眼神中都包含了複雜的情緒；同情、憐憫、不平、憤怒，甚至有人還流露出鄙視之色。

一代大豪的雷家堡堡主，怎可如此窩囊？

當然，大部份的人，還是爲雷嘯天的悲壯情懷痛苦。

適時，雷嘯天抱拳向兩位德高望重的掌門人一揖道：「兩位前輩，這一場在下認了輸……」

心禪、玄天二老心中雖是早有預感，這位雷堡主可能會放棄這一場爭盟主之戰，但他們却實在不大願意雷嘯天退出。

是以，雷嘯天的話音甫落，心禪已搶先說道：「堡主，此事尚請三思！」

玄天道長也道：「堡主，武林盟主關係重大，堡主莫要免戰……」

雷嘯天虎目中淚光連轉，低聲道：「兩位前輩的關懷，在下心領了……造化弄人，在下決不能爲了盟主之位而做犯上的不孝之行……」

雷嘯天話鋒一頓，又是一揖道：「兩位前輩，請恕在下認敗告退了……」

魁梧的身軀一轉，咬着牙下台而去。

誰也留不住他，親近如蕭秋風、曉梅姑娘也只好相互一嘆！

雷嘯天剛自下得擂台，聞文巳大聲吆喝道：「第三組中雷神婆獲勝！」

台下只有數聲稀落的掌聲！

雷神婆却是桀桀一笑，向台下大聲道：「老婆子是勝了……你們可是認爲我勝得不夠光彩？老婆子可不在乎這些，那位不服不妨上台來試試……」

她這等狂傲口氣，幾乎激怒了十二門派全體掌門。

「萬刧門」的女主人「旋風魔女」費三姑霍然自席中站了起來，「丐帮」帮主「窮神」呂化也排衆而出。

這兩人一旦有了舉動，倒是使得與會羣豪悚然一驚！

「窮神」呂化這時候巳經走到擂台之前。

雷神婆目光射向呂化，大笑道：「呂帮主，你不服麼？」

呂化朗聲一笑道：「不錯，不止老夫不服，就是十二門派的掌門，恐怕全都不服呢！」

雷神婆嘿嘿一笑道：「呂化，你想用十二門派來嚇唬老婆子麼？」

呂化剛自大笑，尚未答話，費三姑巳尖聲喝道：「雷神婆，你如是想擾亂這『武林盟主』大會，我十二門派的弟子早巳有言在先，決不坐視。」

雷神婆怪笑道：「決不坐視又待如何？嘿……嘿……」

她冷笑連連，目光在台下一轉，又道：「還有八位掌門人呢？你們怎不出來答話？」

這個火爆的老婆子眞夠狂了。

人家都忌諱犯衆怒，而她却要自己主動去找！

台下的華山、峨嵋等八位掌門人無不爲之霍然作色！一個一個自那席位之中站了起來。

雷神婆桀桀大笑道：「到底是十二門派宗主，果然有些兒胆量！」

笑聲一頓，忽然目中寒芒四射，又道：「老婆子等着你們哩！你們剛才不是說過，誰要違反大會規矩，就難免要遭到你們十二門派聯手合擊麼？老婆子已經是違反了大會規矩，你們何不上台來聯手一試呢？看看老婆子强，還是你們十二掌門聯手更强？」

這簡直狂得不像話了。

雷神婆話音一落，台下的八位掌門頓時紛紛搶出！

這批一派的宗主，就算修養再好，也受不了這等奚落，盛怒之下，全都騰身撲向擂台！

適時，心禪大師忽然出聲喝止：「各位掌門施主，請還座入席！」

老和尚這聲大喝，宛如春雷乍發，震人心肝！

搶出身形的一干掌門人，立即就地止步。

白髮蒼蒼的「天山奇俠」狄雷，瞪目叫道：「大師何故阻止老夫等人？」

心禪大師合十道：「狄老施主請暫時息怒，老衲甚望各位應以武林大會爲重，雷神婆雖然出言不遜，但在盟主未曾選出之前，老衲認爲我們十二大門派不應另起風波，以致阻撓了大會進行……」

狄雷冷哼了一聲，一言不發的走回原席。

狄雷聽心禪大師所勸「以武林大會爲重」之言，按下心頭怒火，一言不發的走回原席，但是「崆峒派」的玄武眞人却修眉一揚，冷笑道：「大師好耐性，少林子弟有這份寬宏大量，做得到唾面自甘，但我崆峒門下，却是辦不到！」

玄武眞人的話音一頓之際，「長白」掌門人「摧心奪魄刀」公孫玄也嘿嘿冷笑着，接口說道：「長白一門，決不容人侮辱！」

這兩位掌門人可是頂上了。

心禪大師白眉倏皺，回顧了玄天道長一眼，合十向「崆峒」、「長白」兩位掌門人一笑道：「兩位掌門施主的話，本來並沒有錯，但此時此地，爲了『武林大會』着想，却是不宜爭這口閒氣！」

武當掌門人玄天道長也道：「玄武道兄和公孫道兄務請以大局爲重才是，我等昔年與蕭大先生共同約定之事，若因兩位道兄逞一時之忿，而受到阻碍，兩位道兄將何以面對天下英雄和武林兒女呢？」

玄天這幾句話，份量相當的重，重得令玄武眞人和公孫玄半晌無言可對。

心禪大師微微一笑，突然大聲道：「老衲有請『九幽』道兄和蕭少俠登台！」

這位大師雖然不曾用過心機對人，但此刻形勢逼人，他也不得不拿出一點手腕出來了。

蕭秋風、九幽痴道人在心禪大師話音甫落之際，立即同時自擂台前的席位之上站起，飛躍上了擂台。

台下的幾位掌門人縱然還想說什麼，格於那「阻擾武林大會」的高帽子，一時也不敢冒此大不韙了。

台上，心禪大師却在與蕭秋風，「九幽痴道人」和「霹靂神婆」雷秋娘三人小聲商談着。

那雷神婆倒也沒有再說什麼。

移時，心禪大師白首連點的向台口走去。

台下羣豪個個瞪大了眼，等着這位老和尚說話。

他們相信，少林掌門人適才必是與這三位可能就是今後武林盟主的競爭者，討論及最後一戰的比門方式。

不論是誰碰誰，這都是十分驚人的苦戰。

尤其是有蕭秋風出場時，他們更急於見識這位據稱天下無敵的少年人，是否名符其實。

他是不是眞的已經天下無敵？

而他又憑那一類武功才能天下無敵？

期待、盼望，在台下一干羣雄胸頭沸騰！

心禪大師說話了。

「武林盟主之戰，已到决戰階段，依照規定，本當由最後三人採循環方式，各比一場，而决盟主誰屬……」

老和尙說到此處，台下湧起一片叫好之聲！

心禪大師頓了一頓，又道：「當經老衲與三位施主商討結果，爲了節省時間，好早一點選出盟主，特將規定略作修改，把循環三戰，改爲抽籤方式，抽籤時輪空之人，再與獲勝者决定盟主之戰，是以只要兩戰即可定出盟主誰屬……」

大師話音未已，台下已有人大叫反對了。

羣衆之心，最爲難以控制，這台下旣然有人一吼，頓時就引得羣豪們起了鬨，「反對」之聲，不絕於耳。

心禪大師在台上可爲了難。

他明白反對的原因，是羣豪難得有機會目睹這等當代第一流高手的拚力狠搏，如果用循環方式比鬥，他們可以多看一場高手的搏擊。

改用抽籤，則他們要少一次眼福。

論理，羣豪的要求，並不爲過。

但「九禪痴道人」却是不主張循環的最力之人！

心禪大師沒有把握能說得服這位痴道士。

不過，他答應願意盡力而爲。

少林掌門人合十恭身，向台下道：「請台下施主少安毋燥，老衲這就去與三位施主商討……」說着，正待轉身，那反對最力的「九幽痴道人」忽然間走了過來，向心禪大師笑道：「掌門人，看來這些朋友倒眞瞧得起人……」

心禪大師笑道：「正是，正是，正是，不知九幽兄肯不肯多搏一次？」

「九幽痴道人」雙目一翻道：「我老痴無所謂！」

心禪大師楞了楞暗道：「你這個老道眞正豈有此理！剛才一力反對，此刻却又並無所謂，這不是誠心拿我開心麼……」

只是，心禪大師口中却十分客氣的說道：「九幽道兄旣不反對，老衲認爲仍照原定規章進行吧……」語音微停，又向蕭、雷兩人道：「兩位施主想必沒有異議的了！」

蕭秋風當然沒有意見。

他此時已是趕着鴨子上了架，雷大哥代自己奪取盟主之事旣已告吹，自己就必須幹上此一苦差事了。

故而聞言只是一笑道：「晚輩毫無意見……」

雷神婆却怪笑道：「老婆子最愛打架，各打一場，正好舒舒筋骨！」

心禪大師聽得放心的一笑道：「如此就仍照原定規章比鬥便是……」

老和尙話音一落，台下立時轟然喝好！鼓掌、呼叫之聲，直可遠聞十里。

玄天道長一笑，攤掌亮出三個紙團道：「請三位抓鬮，輪空的一位，少時先對獲勝的一方，再戰失敗的一方，兩戰皆勝者，是爲盟主。如果三人均爲各勝一場，則重新抓鬮，以較量內力决定勝負……」

蕭秋風含笑上前，自玄天道長掌中拈起一個紙團。

「九幽痴道人」和「霹靂神婆」雷秋娘也各自抓走一個。

就在三人拈鬮之時，木頭僧忍不住口中唸唸有詞道：「菩薩保佑，蕭盟主一定要輪空……阿彌陀佛……」

曉梅姑娘看了木頭僧一眼笑道：「你在唸什麼經？」

木頭僧兩眼一翻道：「盟主兄定是抓得輪空的鬮了！」

曉梅姑娘一笑道：「你怎麼知道？」

木頭僧道：「我佛已示先機……」

古存文聽得失笑道：「和尙兄弟，你通神了？」

木頭僧道：「小僧不知何謂通神，但盟主兄定然輪空就是……」

他們爭論不休，台上的玄天道長已大聲喝道：「蕭施主輪空，請暫時休息！」

曉梅姑娘不禁回頭笑道：「木兄弟，你眞是有些神通了……」

木頭僧低聲一嘆道：「小僧幸甚！其實，我自己還出了一身冷汗……」

蕭秋風此時已退下台來。

雷嘯天一手撫胸，神情不安的道：「二弟，九幽痴道前輩能勝麼？」

蕭秋風搖頭笑道：「很難說，這兩位老人功力，正是五五之比！」

雷嘯天皺眉道：「如是痴道士落了敗，二弟，你可別管愚兄的事，必須全力以赴，奪得這武林盟主之位才是！」

蕭秋風早有成竹在胸，笑笑道：「大哥，除了你，這盟主之位小弟是不肯承讓的！」

雷嘯天旣感嘆，又滿意的一笑道：「有你這句話，愚兄總算放了心！」

曉梅姑娘此時忽然道：「二哥，你瞧，痴道長似已佔了先機！」

蕭秋風等人擧目望去，那「九幽痴道人」此刻悉如曉梅姑娘所言，已然佔了八成先機。

而雷神婆的臉色，這會兒可眞十分可怕！

她那兇猛狠毒的掌法，宛如怒海狂濤，在「九幽痴道人」的胸前飄來飄去，招招不離要穴。

可是，「九幽痴道人」的掌法則十分奇特。

看來是慢得如同練武喂招。

但每一掌發出，必然迫得雷神婆變色閃退！

台下有大半以上的人看不出雷神婆何以憑那麼兇的掌法，還壓制不了那痴道人的還擊之勢！

當然，他們也更看不出已經佔了先機了。

蕭秋風目光閃電般暴睜，笑向雷嘯天道：「大哥，痴道長的掌法你見過麼？」

雷嘯天搖搖頭道：「愚兄倒是未曾見過！」

曉梅姑娘道：「二哥，你見過這套怪異的掌法麼？」

蕭秋風笑道：「伍叔曾經說過……」

他目光在伍重遠身上一轉，笑道：「伍賢弟知道這套掌法麼？」

伍重遠微微一笑道：「是不是『嘯天伏波掌』？」

蕭秋風點頭道：「不錯，這套掌法正是『嘯天伏波掌』！」

雷嘯天道：「二弟，這套掌法除了出掌極慢，可能內力極强以外，愚兄看不出它有何等驚人之處！」

蕭秋風道：「大哥，這套掌法過人之處，正在於他的不見得有什麼驚人之處，大哥，你看，雷神婆的那等犀利掌勢，却無從破得了這種掌法！」

雷嘯天點頭道：「二弟說得不錯！」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這套掌法，如是由大哥施展，定然別有功效！」

雷嘯天一怔道：「三妹，妳以爲愚兄强得過痴道長麼？」

曉梅姑娘笑道：「那倒不見得！不過，我說的决不是假的！」

雷嘯天不解的皺眉道：「三妹，妳別賣關子好不好？」

曉梅姑娘道：「大哥，你何不想想這套掌法的名稱，也許就明白了！」

雷嘯天果眞低下頭想了一想道：「愚兄想不出有何怪異之處！」

曉梅姑娘抿口一笑。

蕭秋風却應聲道：「大哥，三妹的用意，我可能猜出來了！」

曉梅姑娘抬眉一笑道：「二哥，你猜出來了何不說出來呢？」

蕭秋風道：「三妹，是不是這套掌法與大哥有同名之雅？」

曉梅姑娘笑道：「不是麼？」

蕭秋風道：「三妹，這與掌法的威力又有什麼關係呢？」

雷嘯天這時忍不住按肩頭傷腫之處，皺眉而笑道：「三妹，你眞是跟愚兄玩笑了！」

曉梅姑娘道：「大哥，二哥，這可是心理上的作用啊！」

雷嘯天搖頭道：「三妹，妳越說越叫我糊塗了！」

曉梅姑娘笑道：「其實，這道理十分簡單，大哥，這套掌法與大哥同名，大哥在施展這套掌法時，一旦想到自己的名號，就必然會豪氣頓生，神威奮發，試想，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大哥必然會爲了個人名譽而激發出生命潛力，是以，這套掌法在大哥手中施展，必然會增加一倍威力了！」

她這一番大道理，可把雷嘯天說得笑了。

蕭秋風也頷首笑道：「三妹，妳眞是越來越黠慧得令人……」

那「愛煞」兩個字，他可沒有說出口來。

但這樣就已夠曉梅姑娘的粉臉通紅了！曉梅姑娘偷偷的瞥了他一眼，心中却是很甜。雷嘯天沒發覺，適時笑道：「三妹，妳說了這麼一大篇，其實都是白費，愚兄根本就沒有練過這套掌法啊……」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等到盟主選出以後，不出三天，我包保大哥就可以練會了這一套同名之雅的掌法！」

雷嘯天猜不透曉梅姑娘葫蘆中賣的什麼藥，只好笑道：「三妹，你往日倒是言無不盡，這一會麼，愚兄倒要看看妳會不會因此而砸了金字招牌了！」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你且拭目以待吧！」

蕭秋風忽然一笑道：「大哥，痴道長已經勝了！」

果眞台上的聞文已大聲喝道：「停手，九幽痴前輩勝了。」

雷神婆聞言，氣得一跳三丈高的叫道：「誰勝了？誰勝得了我？痴牛鼻子，你勝在什麼地方？你……」

雷神婆的話聲，忽然自止。她呆呆的望着自己那短襖的下擺，半晌沒有說出話來。

敢情那兒已擊穿了一個碗大的洞口！

九幽痴道人何時擊穿自己棉襖，自己都不知道，眞是叫雷神婆大大的洩氣。

九幽痴道人此時却一掀那花白長髯，痴笑着向台下走去。口中却是在邊走邊嘀咕道：「秋姑娘，承讓！承讓……」

雷神婆頭髮白得像銀子，痴道人叫她秋姑娘，這眞令台下的一干羣豪聽起來大爲忍俊不禁。

適時，玄天道長稽首喝道：「痴道兄請勿下台，你還得跟蕭少俠動手！」

九幽痴道長聞言似是楞了一楞！

玄天道長又道：「如果道兄需要休息，請在台上調息半個時辰也可！」

九幽痴道人忽然搖了搖頭道：「不必休息！」

玄天道長道：「如此，貧道有請蕭少俠上台！」

蕭秋風應聲飛上擂台。

他那銀衫一現，台下就是一片喝采！

玄天道長一笑道：「這一場請蕭少俠對痴道兄一搏！」

蕭秋風十分謙恭的向九幽痴道人一揖道：「九幽前輩請……」

九幽痴道人忽地哈哈一笑道：「好！好！我走，我走……」

說着，轉身就走向台下。

老道士這一手可把台上台下的人都弄傻了。

心禪大師連忙上前一攔，合十道：「道兄怎麼走了？」

痴道人兩眼一翻道：「那蕭秋風不是要我請麼？他旣然下了逐客之令，請我滾蛋，我還賴在這擂台之上幹嗎？」

心禪大師聽得幾乎忍不住發笑。幸而他一向爲人十分嚴正，心性又極其堅定，才不曾笑出聲來。

可是，台下却是笑成了一片！

心禪大師合十一禮道：「痴道兄，蕭施主不是請你走，是請你先行發招啊！」

這位老和尙明明知道九幽痴道人是有心裝痴，但他却不能不把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說明一遍。

九幽痴道人先前並未顯露一絲一毫痴態，但他此刻忽然變得無比又痴又呆起來，聞言一怔道：「發什麼招？要我跟那小子打架麼？」

心禪大師笑道：「道兄不是在爭『武林盟主』麼？你如果不贏得那蕭施主，又怎能夠恭任武林盟主呢？」

痴道人忽然一笑道：「我幾時要爭奪『武林盟主』了？」

他竟然把自己幹的什麼都忘了。

心禪大師皺眉道：「道兄，你只剩下這最後的一戰了啊！」

痴道人搖頭道：「我不打了！」

心禪大師楞了一下道：「道兄不肯與蕭施主動手麼？」

痴道人大笑道：「管他是誰？我也不肯跟他打架了。」話音一頓，雙拳一抱，不倫不類的一揖道：「有違，有違，我要下去吃月餅了……」

說着，竟是看也不看任何人一眼，就下台自去。

心禪大師會心的一笑，道了聲：「道兄好走……」

一轉頭，心禪大師面色立即又顯得十分木納的大聲道：「玄天道兄，痴道兄不戰而退，該怎麼算？」

玄天道長皺眉道：「依照規章，判作失敗！」

心禪大師合十一笑。

聞文應聲喝道：「九幽痴道前輩不戰自退，判作敗陣，這第二場應是蕭秋風少俠獲勝！」

他話音鏗鏘有力，聽起來十分扣人心弦。

台下，隨着他的話音也響起了一片喝采！

玄天道長修眉適時一揚道：「雷神婆，妳是否要略作調息？」

這位老道可也用上了心機了。

試想，以雷神婆這等輩份，面對武林末學如蕭秋風者，她怎好意思說得出自己必須調息半晌，再行應戰的話來？

劇戰慘敗之餘，立即再戰，不論在體力上，在鬥志上，她都要比蕭秋風打了一個對折。

玄天道長這個忙，可算帮得不着一絲痕迹了。

雷神婆果然落入了算中。

她兩眼一瞪，怒道：「對付這個娃兒，老婆子尚有餘力！」

玄天道長可是打鐵趁熱，生怕蕭秋風提出異議，雷神婆話音一落，他立即哈哈一笑道：「神婆果是豪勇無雙，蕭少俠，請即與雷神婆作今日武林大會的最後一場爭盟之戰吧！」

蕭秋風能再說什麼呢？

他只有抱拳一笑，說道：「晚輩遵法諭……」

銀衫一擺，大步走向擂台中心。

雷神婆此時也移步上前，站在蕭秋風五尺之外。

蕭秋風劍眉一揚，朗聲道：「神婆請出手吧！」

雷神婆明知這個年輕的對手，高明無比，眞想先行出手，搶上一個先機，但他格於自己的身份，只能桀桀一笑道：「娃兒，你豈能叫老婆子先行出手之人！」

神態狂傲無比，只看得雷嘯天在台下掌心出汗。

蕭秋風却十分坦然的一笑道：「老前輩不肯佔先，晚輩只好放肆了！」話音一落，揮袖抖出一股勁風，直襲雷神婆。

雷神婆嘿嘿一笑，捨身上前，雙掌穿風直入，快疾無比的已然遞到了蕭秋風的胸前。

這一式可說是神奇已極，台下幾乎無人看得出這雷神婆是怎樣穿過了蕭秋風揮出的勁風，襲向他的胸前。

一時，連曉梅姑娘也為之變色！就在她幾乎要失聲驚叫的刹那，她那嬌靨之上的驚駭之色，忽然又一變而成了滿臉的笑意。

擂台上面，摔出去的人影，不是她所關心的那一位。

蕭秋風依然卓立擂台之上，神采飛揚，面含淺笑。

他似乎根本就沒有動過手一般，若非他那隻右臂剛才緩緩的收回，任何人也不知道雷神婆怎生會突然一摔倒在擂台之上呢。

雷神婆楞極，駭極！

她明明已然穩獲勝算的擊中了蕭秋風前胸，但却不明白為何自己竟被對方單臂一揮，摔出了丈許？

而且，怪的是對方竟是不懼自己那足可開山裂石的兩掌掌力！

傳聞之中的「芝血神丹」，果眞不假了！作為執法的「神通雙俠」似也未曾料到，這盟主爭奪的最後一戰，僅僅是在一招接觸，便告結束！是以，聞文、金成兩人也忘了喝叫勝負！

一時，整個雷家堡前，彷彿靜得沒有半個人。

最後，還是蕭秋風開了聲：「雷老人家，晚輩承讓了……」

這等於說，雷神婆，我贏了。

雷神婆的臉色，比豬肝還要深。

她沒有想到，自己在「蟠龍谷」苦修四十年，結果依然徒勞無功，連蕭大先生的兒子都鬥不過。這還不氣人，最氣人的，莫過於自己這大年紀，竟然連這個乳臭未乾的娃兒的一招都招架不了……

活着還有個什麼勁？

誰也想不到的，這位「霹靂神婆」竟然想死。

適時，聞文、金成兩人聽得蕭秋風的話聲，而同時大喝一聲，向台下宣佈了戰局結果：「蕭少俠兩戰全勝，榮膺武林盟主！」

「好……」

台下是一片暴雷般的喝采，高叫！

展翼雲等人，更是跳了起來。

照理，蕭盟主應該走向台口向天下的武林同道們說幾句話。

可是，他沒有。

蕭秋風此刻却是在台下的一片叫好聲中，臉色十分凝重的注視着雷神婆，一瞬也不曾瞬……

莫非他已動了疑心？

這時，所有的人都忘我的興奮狀態之中，連台上的心禪、玄天兩位掌門人，也不例外。

當然，蕭秋風本人，是唯一腦筋冷靜的人。

而台下呢？台下也有一個十分冷靜的人。

那是曉梅姑娘！她沒有任何衝動的情緒，她只是十分嚴肅的凝視着台上的二哥，包括他的一舉一動，甚至嘴角眉梢……

她心中明白，蕭秋風這等沉肅，必有原因。

至於原因何在，她却想不出來了！

「武林盟主」選出來了，羣豪情緒歡欣，那本是十分合理的事，但如蕭秋風這等情形，就未免有些意外。

所以，曉梅姑娘為他躭心。

台上的兩位掌門人，臉上罩滿了笑意，緩緩走向台前。

看樣子，這兩位得道的高僧賢道，是要向天下羣豪宣佈「武林盟主」選出，武林大會到此為止的了！

可是，就在兩人走到台口的刹那。

蕭秋風陡然發出了一聲清叱！「雷老人家，使不得……」

隨着這一聲清叱，銀衫電掠而起！

那坐在擂台之上，尚未站起來的雷神婆，一隻右手正高高舉起，被蕭秋風一把托住。

雷神婆的臉上，是一片凄厲之色！

破鑼一般的嗓子，直嚷嚷道：「好小子，你要幹什麼？老婆子的事，誰要你來管？」

蕭秋風的嚴肅神態已然頓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臉淡淡的微笑。

他左手托住了雷神婆，朗朗笑道：「雷前輩，勝敗乃兵家常事，你老怎可遽尋短見？」

這麼一對一答，才使台下的人發覺到，那位雷神婆居然失手之後，要尋死尋活了。

霎時，那陣歡呼又變成了驚訝和不屑的嘆息。

曉梅姑娘，却鬆了一口氣！她心中不禁暗道：「二哥越來越細心了……」

此時羣小之中，雷嘯天的神情最是尷尬！

他為這位姑姑感到極大的不安，這武林大會是在雷家堡舉行，但結果險險垮在姓雷的人手上。

雷嘯天十分激動的幾乎奔上擂台。

幸好此刻那雷神婆已在聞文、金成的護持和半拖半拉的勉强情況之下，抬下了擂台！

雷嘯天站起來就想迎上前去！

曉梅姑娘忽然一笑道：「大哥，你不要去！」

雷嘯天濃眉皺起，嘆息道：「三妹，她老人家總是我的姑姑啊！」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此非其時，她老人家仍然不會認你的！」

雷嘯天微怔道：「那我該怎麼辦？」

曉梅姑娘道：「大哥應該專程去一趟『蟠龍谷』才是！」

雷嘯天道：「三妹，據說那裏不許男人進去的……」

曉梅姑娘：「你如在谷口求見，神婆不會見責！」

雷嘯天只好眼巴巴的望着雷神婆回到那角落的一羣女人[illegible][illegible]之中，低低一嘆，搖頭道：「這眞是……三妹，我也想不出別的辦法了……」

蕭秋風此時向台下正朗朗說道：「小可蕭秋風倖獲武林盟主之位，內心深感惶恐，但維持武林正義的職責所在，小可當然不敢推卸，今後凡我武林同道，如有什麼受害被擾之事，小可決不坐視……小可今日不想多說廢話，只想向各位提醒一句，武林人物要講究光明正大的人格，保持青天白日一般的心胸，多為俠義之舉，少作爭忿仇殺之行，小可今日在此對月信誓，凡是衞道降魔之事，小可雖犧牲性命，亦將勇往直前！此乃小可信念，也是我武林朋友今後行動方針，小可當盼各位至親好友支持……」

他話音一頓，目光一掃台下的羣豪，又道：「武林大會至此已告結束，現在，夜雖深，月光却更為皎潔，堡中備有水酒薄餚，尚望各位暫勿離去，小可兄弟將陪各位痛飲至黎明時分……」

他話音未已，台下掌聲已如雷動。

堡中弟子，也穿梭般送上了酒菜。

蕭秋風又是一笑道：「各位豪飲之餘，如有什麼對武林中降魔衞道之事的高見，不妨直截來找小可說明，小可定當衷心接受……」

他話鋒一轉，朗聲道：「小可的話，到此處為止，謹此一揖，恭祝各位康健威猛……」

蕭秋風一揖到地，抬頭又是一笑道：「明晨小可要請十二門派掌門人在雷家堡稍作一日勾留，尚望十二位掌門前輩賞光！小可告退，各位請開懷暢飲吧……」

話落，在雷動的歡呼聲中，他又是一揖，方始退下。

霎時，雷家堡外，燈月交映，酒氣凌雲。

這是一個不平凡的「中秋」！

這也是一個武林不平凡的盛會！

× × ×

而盛會已經十分圓滿的達到了目的。

蕭秋風，這位身懷絕技的少年，終於登上了「武林盟主」之位。

「十君子」的後人，沒使寃死的先人遺憾……

但是；他們的心中還有一個結！他們知道；這個結如不解開，蕭秋風不會安心當他們的「武林盟主」的。

是以，他們在尋思着如何解決這個「結」了……

「武林大會」結束以後的第五天！

雷家堡中正駛出了一輛輕俏華麗的馬車。

趕車的車把式，氈帽低垂，看不清嘴臉，車廂則是棉簾低垂，從外面看不出車內坐的何人。

馬車離開了雷家堡以後不久，堡門大開，又衝出了三匹駿馬，馬上人的身手，乾淨俐落，一韁在手，操縱自如，堡門前丈許多寬的護堡小河，在馬上人雙手一領之下，三匹駿馬已六蹄齊飛，飄然躍過！

三馬出堡不久，堡門中緩步走出了兩人。

這兩人因是安步當車，故而看得十分清楚，乃是「神通雙俠」聞文和金成兩個人。

聞、金二人出得堡門，就一直往南行去。

在他倆的神色之間，看不出什麼可異

之處，一路談談笑笑，倒頗像是踏春遊客，好不逍遙！

聞、金二人的背影，在天際消失不久，堡門中又出現了人影。

而這一會，正是那位豪邁絕倫的雷堡主。

雷堡主似是在送客。

客人是誰？

會不會是十二門派的掌門人？

不是。

那只是一僧一道！

如果你仔細的瞧上一眼，你會發現，這一僧一道，乃是來自積石山的「浪僧」和「痴道」！

隨在雷堡主身後的「十君子」後人，只有四位。

這四位是展雲翼、尙自强、古存文、强百柔！

另外五位不曾露面。

他們那裏去了？

沒有人知道，也許，他們懶得慌，在屋裏睡覺。

但，這不合理。

以「浪僧」「痴道」的身份而言，「十君子」的後人如果都在堡中，沒有理由不出來相送。

唯一的原因，除非他們不在堡中。

也許，你還記得剛才有一輛車，和三匹馬離堡而去。

「十君子」後人中的另五位，會不會就是坐車，乘馬而去了？

車簾低垂，車身俏麗，看來似是專爲內眷乘坐而備的馬車，是不是載了曉梅姑娘和蕭盟主！

而那趕車的，是不是抓五爺？

三匹駿馬上的好手，會不會就是「十君子」後人中的另外三位小俠，木頭僧、過萬乘和伍重遠呢？

這倒是局外人不得而知。

而局外人却不肯說出。於是，形成了所謂的「謎」！

當然，「謎」終有解開之時。

× × ×

這一天的中午，那輛馬車駛進了蘇州「天下武林店」的後堂，但店中之人，却並未見到車中下來的是誰？

似乎神秘得很。

而稍後幾天，在八粵惠州城內的「天下武林店」分店之中，也有人發現了那來自雷家堡的三匹駿馬。

馬是看到了。但是人呢，却自從進店以後，就杳如黃鶴一般！

× × ×

大約在這兩批馬車進駐兩處分店以後的五六天吧，「神通雙俠」在金陵「天下武林店」中，碰上了惡客上門。

金陵總店的總管是昔年武林中的一名獨行怪客，在南七省綠林道上，算得上是頂尖的高手！

此人名喚狄慕青，江湖上道了他一個綽號叫「聖手仙猿」！一身輕功，在武林中可稱罕見！

這天中午，店中輪値的執事，是大洪山的「三俠莊」中三俠老二「雷霆手」石仲飛，輪値試技的則是老三「開碑手」石仲明。

石氏兄弟依照店中往例，陪着住在店中的武林朋友午餐，偌大前廳之中，充滿了一片歡笑、熱鬧！

但這份賓主歡樂的場面，却被一名自外面闖進大廳，神色十分驚慌的弟子所打擾破壞掉！

住在店中的武林豪客不下百人，他們只見這位店弟子匆匆的向石氏兄弟耳畔低聲說了幾句，石氏兄弟竟然立即放下碗筷，變色而起！

這百多名武林中朋友，睹狀心中一震，大部份人怔怔的放下碗筷，望着石氏兄弟跨身向大廳之外行去。

他們都想不出，在這高手如雲的總店之中，會有何等驚人之事。使得這兩位執事的大俠，如此緊張？

這時，石氏兄弟已跨到大廳之前的天井之中。

怪的是，他兄弟倆忽然站住了。

在石氏兄弟身前丈許之處，此時已出現了五人。

這五人長得都十分怪異，看來令人心驚！

爲首的那個，身高八尺以上，年約四十出頭，禿頂、斷眉，眼似銅鈴，鼻如塗紅的蒜頭，穿着一件杏黃長衫，滿頭黑髮，亂亂的披到肩下，一雙大手就像兩把蒲扇，赤着一雙大脚，站得倒是十分沉穩！

肩後斜背着一支長劍，沒有劍穗，但看上去要比普通的劍長上三分之一，也寬上了三分之一。

此人目光轉動之間，神采不凡，倒是相當威武！

在這名黃衫大漢身側，左邊，站着一位白髮白鬚，神情相當陰鷙，中等身材的黑衫老人！

右邊，是一位年在六十以上的灰衣和尙。

這和尙十分矮，比那黃衫大漢要矮上一半，背後多長了一個大肉峯，使他看來橫直都幾乎相等！

那和尙的臉色倒是很慈祥，滿含了笑意。

黃衫大漢身後，還有兩個人。

一個是大概只得十三四歲的黑炭般的小厮。

另一個，則是位富團團，笑嘻嘻，衣飾郁麗，手執一個烏木算盤，神態可親的大腹賈！

那黃衫大漢，似是五人中的首腦，此時在天井中站定以後，環目在石氏兄弟身上一轉，呵呵大笑道：「這兒可是『天下武林店』麼？」

石氏兄弟聞言，心中一楞，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但石仲飛仍然含笑應道：「尊駕問的正對，此處乃是『天下武林店』總店！」

黃衫大漢笑容一斂道：「爾等兩位，是店中的什麼人？」

石仲飛依然一笑，應道：「老夫兄弟乃是今日輪値執事！」

黃衫大漢濃眉忽皺，怒道：「爾等是對我說話？這老夫兩字給我收回去！」

石仲飛聽得哈哈失笑！

石仲明面色一變道：「尊駕是誰？可曾聽說過老夫兄弟名號？」

黃衫大漢似是料不到有人在自己已經命令他收回所說之話以後，又從口中冒出「老夫」兩個字來，神情一怔之下，陡地怒喝道：「你們胆子不小……」

此人似是不大喜於說話，是以雖然大怒，却不知道要怎樣說話，才能折服石氏兄弟，故而說了半句就自動停止！

石仲飛笑聲一斂，也沉聲怒道：「尊駕是來此住店？還是來此生事的？須知這『天下武林店』，向來不容人撒野的！」

黃衫大漢陡然呵呵一笑道：「我們是來住店的，夥計，你們趕快爲我打掃一棟潔淨的樓房，二爺要與你們的主人敍談敍談哩……」

他可把石氏兄弟看成店中打雜的下人了。

石氏兄弟互望了一眼，石仲飛掉頭發話道：「尊駕可有名號？」

黃衫大漢掉頭向身旁白髮老人笑道：「大叔，住店還要報出名號麼？」

那白髮老者似是對這「天下武林店」中的事，知道得不少，聞言微微一笑，低聲道：「二爺，住這『天下武林店』是要報出名號的！」

黃衫大漢道：「這倒眞是奇聞了！我們一路之上，住了不下數十家棧店，他們不都是沒有要我們報出名號麼？」

白髮老人笑道：「二爺，那是普通客棧，自是不必報出名號的了！但傳聞中這『天下武林店』有三不收，五等級，不報出名號，就是列在那『三不收』的規定之中……」

黃衫大漢仰天一笑道：「大叔，那三不收？你可知道？」

白髮老人笑道：「三不收據說乃是：一不收任何費用，二不收非武林人物，三不收門戶不明之客！所以，住店之人必須報出名號來歷！」

黃衫大漢環目暴睜道：「甚麼是五等級？」

白髮老人道：「這『天下武林店』中的客房，據說分爲『維、武、威、揚』，和敝房等五個等級……」

那黃衫大漢忽地插口叫道：「客房爲何要分五個等級？」

白髮老人道：「分等列級，乃是便於招待武林中功力不同之人！」

黃衫大漢笑道：「我們應該住甚麼等級？」

白髮老人沉吟一笑道：「這個……這個……」

黃衫大漢濃眉忽揚道：「大叔，你也不知道麼？」

白髮老人道：「據說這五個等級所住之人，敝房是招待一般江湖朋友，『揚』級則供給有名望之人，『威』級屬於當代高手，『武』級則接待身懷絕技之人或爲德高望重的前輩豪俠……」

黃衫大漢迫不及待的喝道：「那麼『維』級呢？」

白髮老人笑道：「這『維』級客房，據說須是身爲一派宗主，各派掌門，或是公認天下無敵的高手，方可進住！」

黃衫大漢聽完白髮老人之話，忽然大笑着說道：「大叔，我們就住那『武』級吧！」

好輕鬆，他們只住「武」級樓房！好像他這口氣中，還帶了幾分委曲似的。

石氏兄弟不禁楞了一楞！

適時；那名黑炭般的小厮，忽然越衆而出，叫道：「喂，夥計，給大爺們準備『武』級住處吧！」

石仲飛灰眉倏皺，看了小黑炭一眼喝道：「你們旣知本店分有等級，也知本店三不收規定，未報門戶，未試功力之前，豈可在此呼喝吵鬧？」

那個小黑炭聞言傻不楞登的瞪眼說道：「你講的甚麼？我……你老爺怎地不明白？」

才多大？就自稱起老爺來了。

石仲飛氣得只好發笑！石仲明却沉聲道：「黑小子，話未說明之前，還是由你家主人出面吧！」

右臂一探，就往那黑小子抓去。

在石仲明的心意，只是想把他拉開。

但黑小子却似錯會了意。

石仲明右臂甫出，他立即大叫一聲道：「幹嗎，想打架？」

那黑腦袋一轉，人已經像條泥鰍般滑出丈許！

這小子溜得快，但回來得也快！一眨眼，兩隻小黑手已遞向石仲明身前！

同時，叫着罵道：「黑老爺要揪你的鬍子……」

石仲明探臂沒能抓住黑小子，心中已是一凜，等這小黑炭飛身而回，探手就抓自己頷下的三綹長髯之際，石仲明不禁大大的吃了一驚！

一個小厮已這等溜滑，主人該不想可知，格外高明的了。

但他總不能讓這細小娃兒當眞揪到自己的鬍子，是以，身形微閃，雙掌倏然拍出，口中喝道：「閃開了……」

那小黑炭被石仲明的雙掌拍向兩隻小手之上，雙方內力一發，黑小子到底年輕，不禁退了三步。

他可不服氣，大叫一聲，又猛撲了過來！

適時，一聲暴喝傳來：「黑炭，退下去！」

小黑炭耳中聽得黃衫大漢喝聲，倒是十分聽話，前撲的身子一扭，斜刺裏縱出丈許，然後，退回原處！但他那炭般的臉上，却充滿了不服。

黃衫大漢此時濃眉一展，沉聲道：「住店一定要報名號麼？」

石仲飛回答道：「尊駕，這是本店規矩！」

黃衫大漢又道：「住在何級，還要試功麼？」

石仲飛道：「這也是本店規矩！」

黃衫大漢忽地一笑道：「如果二爺旣不報名，也不試功，你們又將怎麼辨？」

這人倒是直得很，要問甚麼，一下子就說出來了。

石仲飛笑道：「果是如此，本店概不接待！」

黃衫大漢道：「那就是攆我們走路的意思了！是麼？」

石仲飛笑道：「本店立規如此，老夫兄弟依命行事！」



黃衫大漢道：「店東何在？」

石仲飛笑道：「住店之事，老夫兄弟可以作主，不必主人出來！」

黃衫大漢大笑着道：「你作得了主？你……」

他似是忽然想起這石氏兄弟又說了幾句「老夫」，一時忽然大怒變色，笑容一歛，暴聲道：「不許再稱老夫，否則二爺要你好看！」

石仲飛聽得心中十分憤怒！可是，爲了「天下武林店」的仁義信譽，也只好强自忍下了這口氣，淡淡的一笑，應道：「尊駕，老朽改口便是！」

黃衫大漢面露喜色，說道：「這還差不多……」話鋒一轉，大笑道：「二爺的名號倒是可以報出來，不過，你們是誰，二爺得先聽上一聽，看看夠不夠格問我名號！」

石仲飛目光一寒道：「老朽石仲飛，人稱『雷霆手』！」

黃衫大漢聽得回顧身旁老人道：「大叔，武林中有這字號麼？」

那白髮老人似是對武林人物，十分熟悉，聞言笑道：「有！大洪山有座『三俠莊』，莊中三位主人，武林中號稱『大洪三俠』，這石仲飛，就是二莊主！」

石仲飛兄弟聞言，不禁心中一驚，多看了老人一眼。

黃衫大漢却哈哈一笑道：「大叔既是聽說過，想必他們是有資格的了！」話音一頓，大聲道：「石老兒，二爺我姓史名平！要住『武』級客房，夠了麼？」

他倒十分坦直，痛快！

可是，石氏兄弟却認爲不夠。

石仲飛一笑道：「尊駕雖然報出名姓，不說武林門派，仍然不合本店規章！還有，這幾位也得一併說明才行……」

黃衫大漢狂笑道：「零碎的規矩可不算少……」

顯然，這史平已然大爲不耐煩了。

石仲飛應聲抗答道：「本店規定之事，住店之人必須遵守！」

那史平環目一睜，正待怒喝，他身旁的又矮又駝的和尙，忽然裂開了嘴，嘻嘻一笑道：「二施主，入鄉隨俗，你可不許動怒！」

史平聞言，按捺住心頭怒火道：「大師有何高見？」

駝和尙笑道：「二施主向來不善辭令，何不改請商大老闆出面，跟這兩位石施主打交道，二施主也好省些氣力！」

史平濃眉一展道：「大師說的是！」

轉頭向那位一團和氣的商賈模樣中年人一笑道：「商兄，勞你大駕，全權處理吧！」

那中年商賈，此刻正雙手攏在長衫袖中，烏木算盤，夾在脅下，聞言拱了拱手，諂笑道：「二公子，屬下遵命！」

說着，邁開方步，越衆而前！

這一身錦綉的中年商賈，臉上神態變化極快，剛才對那史平說話，乃是一臉諂媚笑容，此刻却又換了一臉奸笑。

他雙手依然攏在袖中，向石氏兄弟拱了拱手道：「在下商必利，兩位石兄定然聽見過在下的字號了！」

這不起眼的看來似是一個市井之徒，報出了名號以後，倒是叫石氏兄弟在心中大大的吃了一驚！

「羊城魔賈」商必利！這名頭不小！武林中傳言，此人不但在商場之中無往不利，而且武功之高，已可算得身懷絕技之士。

是以，石仲飛連忙抱拳道：「原來是商大俠，老朽失敬了……」

他口中說着，心中更是在想；這商必利居然對那史平自稱屬下，足見這史平更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羊城魔賈」商必利嘿嘿一笑道：「好說，好說，商某的二東主要住進貴寶號，除了石兄剛才所說的以外，不知還有沒有什麼其他零碎？」

石仲飛笑道：「沒有了！」

「羊城魔賈」商必利笑說道：「既是只有這些規矩，看來這筆生意可望成交的了！」

話鋒一轉，又道：「石兄所謂武功之事，不知是否對我們同來之人，人人皆要試過，方可進住到貴店之中？」

石仲飛道：「不錯！」

商必利搖了搖頭道：「那多麻煩？石兄，商某講個情，討一個價，石兄可否免了這一套呢？」

石仲飛沉聲道：「不行！」

商必利一怔道：「石兄何必這麼認眞呢？」

石仲飛道：「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商大俠豈可强人所難？」

商必利道：「看來貴店是個眞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了！」

石仲飛道：「商兄說對了！本店向無還價餘地！」

商必利謙恭的笑道：「這樣說，商某得向東主請示了……」

一轉身就和史平低低耳語半晌。

史平點頭不已，並且哈哈大笑道：「一切都依商兄辦理便了！」

商必利卑怯的笑着，一連拱了幾次手，才轉過身來。

石仲飛冷冷一笑道：「商大俠請示得如何？」

商必利面容一整，抹去了那股諂媚神情，也冷冷應聲道：「石兄想知道麼？」

石仲飛道：「老朽就是等待商大俠一句話！」

商必利大笑道：「我們姓名可以說，來處也可以說！」

石仲飛笑道：「老朽洗耳恭聽！」

商必利笑道：「商某和東主姓名，石兄已經知道，不必再提，這位白髮老前輩，商某說出來，石兄必然知道！」

石仲明冷哼一聲道：「閣下請講！」

商必利目光在石氏老三身上一轉，嘿嘿一笑道：「石三俠，武林中有一位『璇璣客神手仙翁』，不知石三俠可曾聽人提過？」

石氏兄弟聽言，不禁呆了一呆。

「璇璣客神手仙翁」陳飛，他們怎會沒聽說過？

此人名頭之響，聲譽之濃高，遠遠凌駕十二掌門之上。

石氏兄弟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會在此出現。

（未完卅一）